
武俠世界
第37年
32
$20.00

編者話 今刊登煮酒客先生撰著的都市奇情續集之四「豪客闖天涯」。省港旗兵霍超生與女朋友苗美嫦偸渡來港作案，找軍佬勁協助解決槍械問題，不料因美嫦胞兄苗世雄挾持熊抱王的女朋友杏娟，而軍佬勁又曾受過熊抱王的救命之恩，故生意談不成，祇好轉而去找……笠原被殺，雷博禮的寶座岌岌可危，番叔、老刀之流初勾結苗世雄圖謀，後又欲殺之……煮酒客先生撰著的故事撲朔迷離，欲知黑幫之間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的關係如何？霍超生來港的動機是甚麼？請閱本文。

*　　*　　*

龍乘風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槍霸傳說」刊在本期。龍乘風先生的作品向以流利清新、故事曲折動人稱著，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喜歡龍乘風先生作品的讀友請繼續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傲劍蘭心」；「俠女遊龍」結局篇；「一條藍褲子」，篇篇精采，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2期

（總號189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之四／

煮酒客•文　可飛•圖

豪客闖天涯

省港旗兵　蠢蠢欲動

江湖路，風起雲湧。

笠原是黑道上的老大哥，卻神秘地遇刺！

此人一死，形勢更見混亂。

誰能取其位而代之？

目前，似是雷博禮這青年人暫可穩住大局。

但在暗地裏，暗湧極大！

以番叔爲首的一系勢力，對雷博禮不斷施以強大的壓力！

番叔的野心，是明顯的！

與番叔一系掛鈎的另一股勢力，是苗世雄。

苗世雄也同樣是野心勃勃，番叔可以把他操控於指掌間嗎？

另一方面，苗世雄的親妹苗美嫦，也和心存大慾的悍匪霍超生南下香港。

霍超生需要軍火！

而且是數量相當，威力龐大的軍火！

苗美嫦爲了此事，不斷暗中穿針引線。

她求助於兄長苗世雄！

這是很重要的，要是沒有充足的軍火，霍超生和她的計劃就無法實現。

她只希望苗世雄能夠把軍火順利地交給霍超生。

* * *

今天，已經是「第三天」！

在今天之內，董三爺不死，杏娟死！

這是苗世雄對熊抱王的威脅！

對熊抱王來說，金錢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朋友！

他是一個眞眞正正可以爲朋友而犧牲一切的人。

杏娟，是他的紅顏知己，她旣身陷險境，以熊抱王的性情而言，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

但他並沒有打算去刺殺董三爺。

快將凌晨時份，大概還有三十分鐘，便到了最後期限，在這半小時之內，董三爺不死，杏娟即死！

苗世雄是個怎樣的人，熊抱王是很清楚的。

他斬釘截鐵地說明：這是「鐵價不二」的條件，那就絕不會只是在虛張聲勢。

可是，熊抱王絕不會爲了救人而胡亂殺害別人！

董三爺雖然和他沒有甚麼交情，但熊抱王尊重董三爺。

董三爺是江湖上極具身份的老叔父輩人物，他過往的事蹟，都顯示出他是個以義氣爲重的硬漢！

雖然，如今他已年紀老邁，但卻仍然能夠擋邪惡勢力，扶持雷博禮，穩坐在笠原老大哥的寶座上！

對於笠原，熊抱王是有太多誤會，更有太多仇恨的。

但笠原已死，以熊抱王的性情，一切恩仇自當泯滅。

反而對於番叔一系勢力，熊抱王越來越是憎惡。

自始至終，熊抱王絕對沒有考慮過要行刺董三爺。

他只是另行部署另外的一項計劃……

* * *

十一點四十五分，苗世雄和一名黑衣男子來到了灣仔一間酒吧裏。

這黑衣男子臉上有刀疤，一臉兇悍之色。

雖然他身材比苗世雄矮小，但卻渾身是勁，一望而知並非善男信女。

他就是軍佬勁！

軍佬勁有門路，可以供應槍械、子彈、手榴彈！

在七八年前，他也曾跟苗世雄聯手做過案。

兩人進入酒吧，在角落一張卡座裏會見霍超生、苗美嫦。

軍佬勁甫坐下，就對苗世雄說：「生意可以慢慢談，但救火要緊！」

苗世雄瞪了他一眼：「救甚麼火？」

軍佬勁嘿嘿一笑：「這個還要問嗎？當然是腹中慾火啦！」

苗世雄兄妹，以及霍超生都不禁爲之驚詫。

這軍佬勁在搞甚麼把戲？

霍超生首先作出反應，沉聲叫道：「你是軍佬勁嗎？」

軍佬勁點點頭：「好說！有甚麼指教？」

霍超生道：「我們是甚麼人，彼此心中有數吧！」

軍佬勁道：「當然，要是甚麼都不清楚，我怎會浪費時間跑到這裏來！」

霍超生道：「旣然是談正經事，就請閣下不要扯到別的話題上去！」

軍佬勁並不理會他，卻把目光凝視在苗美嫦的俏臉上：「小姐，照我看，妳早已不是個處女吧？」

此言一出，霍超生、苗世雄兄妹不但立時齊齊臉色驟變！

霍超生更是忍耐不住，一拳便向軍佬勁臉上直轟過去，但卻給眼明手快的苗世雄伸手單掌托住。

「小霍，你瘋了！」苗世雄沉聲喝道：「難道你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嗎！」

「他侮辱我的女朋友！也侮辱你的親妹子！」霍超生兩眼似在噴出火焰，「他是你帶來的，他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他就是軍佬勁！」

「是軍佬勁又怎樣？你瞧，他





簡直把自己當作嫖客，但美嫦卻並非不三不四的女人！」

「這個我明白，但萬事以和爲貴，也許軍佬勁只是開開玩笑罷了，你又何必太認眞？」苗世雄儘量壓抑住霍超生的怒火，但實際上，他對軍佬勁這種態度，也是十分不滿的。

好不容易，總算把霍超生强自壓制下來。

苗世雄鐵青着臉，一手把軍佬勁拉出酒吧門外：「兄弟，我們出去談談！」

軍佬勁擺出一臉滿不在乎的神情。

苗世雄眉頭緊皺，怒聲喝問：「你這樣做算是甚麼意思？」

軍佬勁「哼」一聲：「你可以做初一，別人也可以做十五！」

「別人？你在說誰？」苗世雄立刻察覺到事情大有蹺蹊，但一時間卻還摸不着頭腦。

「最近這幾天，你自己做過甚麼事，大概心中有數吧？」

「哼！最近幾天，我不是打牌便是玩女人，天天都在滾紅滾綠，但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苗世雄語氣含糊地說。

「唉！都是老搭檔了，何必掩飾？你連老胖子的女人都敢動，眞是色膽包天！」

「你兜來轉去，原來是爲着雷博禮的事找我這個兄弟的晦氣！」

苗世雄的臉色十分可怖，他想不到軍佬勁不但知道這件事，而且看情形，分明是偏幫着熊抱王來找自己的麻煩！

軍佬勁嘿嘿一笑：「老搭檔，我們雖然有十年八載的交情，但你可知道，在十二年前，要是沒有老胖子插上一手，把我從旺角九流之地，由十幾把西瓜刀大陣中救出來，你根本沒有機會認識小弟！」

「想不到熊抱王曾經是你的救命恩人，可惜到現在你才把這段歷史告訴我！」

「且別說甚麼恩人不恩人，單以杏娟姐這一件事情而論，你的手法實在卑鄙，令人齒冷！」軍佬勁冷笑不迭，「杏娟姐也是一號人物，凡是出來行走江湖的，誰不尊敬她三分？你用這種手法對付她，可知道後果有多嚴重？」

「食得鹹魚抵得渴，我自己做的事，自己心中有分寸，用不着勁哥教我怎樣做人！」苗世雄悻悻然地說！

「好一句『食得鹹魚抵得渴』，但你這樣做，很可能會禍及美嫦！」

「嘿嘿！你在恐嚇我嗎？」

「說到恐嚇的手段，你才是老行尊，小弟又豈配在你老人家面前班門弄斧？只不過，老胖子既然找到了我，這碼子事，好好歹歹也要向熊先生交代交代。」

「少兜彎抹角了，你想怎樣？」

「放了杏娟姐，我給你們所需要的軍火，以往的事，一筆勾銷！」

「一筆勾銷？這四個字是你說的？還是熊抱王說的？」

「誰說的都是一樣！」

「好狂妄的口氣！」苗世雄冷冷一笑：「你以爲只有你才能供應軍火嗎？」

「世間上比我公司更龐大的軍火供應商，當然是多得不可勝數的，但你再不放人，只怕你妹子也會有杏娟姐那樣的麻煩！」

苗世雄大怒，一拳揮抽向軍佬勁的小腹！

軍佬勁不閃不避，任由他這一拳重重擊中自己的小腹。

也就在這時，酒吧裏面傳來了苗美嫦的慘叫聲。

* * *

苗世雄震驚極了！

軍佬勁並不是虛言恫嚇，他是有備而來的！

苗世雄怎樣想，也絕想不到軍佬勁竟然會變成了自己的敵人！

他匆匆折回酒吧，只見昂藏七尺，身形健碩的霍超生早已給人用硬物擊暈！

而在苗美嫦的粉頸上，也有一把鋒利無匹的鋼刀架着。

「他媽的！快放開她！」苗世雄兩個箭步衝前，怒目瞪視着手持利刀脅持苗美嫦的一個中年漢子。

中年漢子一臉都是兇悍之色：「他媽的，快給我滾出去，有甚麼事，跟勁哥談好了！」

苗世雄雖然不是善男信女，但形勢沒人强，苗美嫦身在險境，他又怎敢貿然發難。

只好忍氣吞聲，找軍佬勁講數！

「勁！你果然夠勁！這一仗，我敗得心服口服！」苗世雄冷笑着。

軍佬勁攤開兩手，道：「其實，在你我之間，本來只有友情，並無任何半點過節，至於如今箇中關係，你是應該明白的！」

「明白！明白！我甚麼都明白！」苗世雄道：「這一件事，我不會怪你，就算換上了我，也會這樣做！」

「算了！經過這件事之後，在你我之間畢竟是有一條難以彌補的裂痕，但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我仍然要提醒你一句，你妹子和她的那個男友，絕對不是幹大買賣的材料，就算有充足的軍火供應給他們，到頭來也只會悲慘收場！」軍佬勁語氣凝重，絕對不是跟苗世雄開玩笑的樣子。

苗世雄也是跑慣江湖，見慣風浪的人物，軍佬勁這番話，正好說入他的心坎裏！

「你的忠告，我會緊緊牢記的，你放了美嫦，至於杏娟，我保證她在十五分鐘之內，就可以重投熊胖子的懷抱中！」

「一言爲定？」

「放心，姓苗的還要在江湖上混下去，絕不會在這種事情上出爾反爾！」

「好！我相信你！但你還欠我一拳！」

* * *

霍超生醒過來的時候，已是黎明。

他感到頭頂上陣陣劇痛。

苗美嫦就在他身邊，很小心地呵護着。

「美嫦！妳沒事吧？」他關心美嫦的安危遠遠多於自己。

苗美嫦搖搖頭：「我沒事，軍佬勁還不敢跟我哥哥撑到底！」

霍超生大爲憤怒：「妳大哥到底怎麼搞的？居然帶一個這樣的人在酒吧和我們見面……嗯……這裏又是甚麼地方？」

他環顧四周境物，感到很陌生。

那是一間很普通的房子，而且看來相當殘舊。

苗美嫦告訴他：「這是蟹爪的老巢！」

「甚麼？蟹爪就在這裏嗎？」霍超生一聽見「蟹爪」這兩個字，登時爲之精神大振。

就在這時候，房門被推開，一個身形瘦削，但卻眼神炯炯生光的男子走了進來。

「阿生！」他一進來就用力握着霍超生的雙手。

「蟹爪！」霍超生興奮極了！

蟹爪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已在七八年前離開了中國大陸。

豈料在這時候，卻與蟹爪異地重逢。

蟹爪對霍超生說：「你放心在這裏休息三兩天，你們的事，我和手足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你放心，我們一定會爲你討回公道！」

「蟹爪，我們的事，我們會親自解決！」霍超生卻固執地說。

蟹爪淡淡地一笑：「也好！你的性格，我是很清楚的，但無論事情演變到甚麼樣的地步，我一定會大力支持到底！」

「多謝！」

「呸！老朋友一場，別這樣婆媽好嗎。」

霍超生笑了，但心情卻沉重得像是一塊鉛！

* * *

蟹爪走了之後，美嫦仍然在床邊看着霍超生。

霍超生是强壯的，雖然他曾經暈迷過一段時間，但現在已漸漸康復過來。

他輕輕撫摸着她的手，她在他身邊，令他感到有着無限的溫暖。

「需要嗎？」她忽然在他耳邊輕輕吐出了三個字。

「當然需要！」他把她抱入懷中，沉聲說道：「我需要妳遠遠多於其他任何東西！」

「我是個人，不是個東西！」她嬌笑起來。

她是美麗的，也是活力十足的。

在床上，她並不像個漂亮的花瓶，而是像一條美麗燦爛的花豹。她有異常的誘惑力，令男人完全無法抗拒！

尤其是一直深愛着她的霍超生。

他抱着她，吻她！

她的身體在顫動……而且散發着足以熔化一切的熱力……

* * *

翌日上午八點半，蟹爪已在外面拍門。

蟹爪哈哈一笑：「喝早茶吧！別老是光着身子，小心着涼。」

「好，十分鐘之內出門！」

蟹爪「唔」的一聲：「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須商量，爽快一點！」

雖然還沒到上午九點，霍超生已狠吞虎嚥地吃了一大堆點心，還有幾隻「珍珠雞」。

霍超生指着這些「珍珠雞」，罵道：「糯米雞本來是最頂肚的東西，但現在卻弄得如此袖珍，吃來吃去都塡不飽肚子，眞是他媽的鬼主意！」

蟹爪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阿生，時代不同了，以前的一套，現在不一定適合！」

霍超生把一顆牛肉燒賣塞入嘴裏，兩眼卻瞪着蟹爪：「甚麼意思？」

蟹爪沉吟半晌，道：「最近幾個月，械劫的大案減少了不少，你可知道是甚麼緣故？」

「是有膽量有本領的江湖好漢買少見少嗎？」

「當然不是，而是風聲太緊，而且一般銀行、珠寶金行、首飾鑄造工場的保安設施，也越來越先進，要下手比以前困難得多……」蟹爪向霍超生分析。

「要發財，當然要冒風險！」霍超生有點固執地說。

「這是必然的，正是富貴險中求！」

「話雖如此，但每個人畢竟只有一條性命，搏命還不打緊，有如賭博，有得賭便有得博，但若是擺明送命，那可划不來！」蟹爪語重深長地說。

「一見面，你就不斷用冷水潑過來，算是甚麼意思？」霍超生寒着臉。

蟹爪眉頭一皺，道：「好兄弟，你千萬不要誤會！除非你懷疑我對你有不軌的企圖！」

霍超生一怔，隨即陪笑不迭：「那裏的話了，我明白，忠言逆耳，苦口良藥，你不愧是我相識多年的好兄弟，好朋友！」

蟹爪沉吟半晌，才道：「實不相瞞，軍佬勁那邊的貨源，頗有問題，別說你現在跟他有了過節，就算沒有，他手上的軍火，未必就能夠滿足你的要求！」

「哼！不要再提那個混蛋，這筆帳，我遲早會找他一筆清算到底！」霍超生悻悻然地說。

「這就不對了！」蟹爪不住的在搖頭，「你冒險到這裏來，究竟是求財還是鬥氣？你若全心全意要發大財，就不應該在別的事情上節外生枝，招惹不必要的麻煩！」

霍超生想了想，覺得蟹爪的話也很有道理，只好說：「好！就憑你這番忠告，我不再跟他計較便是！」

蟹爪笑道：「這才是聰明人的態度……但那些槍械，你必須另想辦法！」

「你在這裏早已落地生根，可有甚麼門路？」

「門路當然是有的，只不過……」

「我是公私分明的人，你有甚麼條件，不妨直說！」

「唉！真是越說越不像話，憑我和你的交情，還談甚麼條件不條件，你這樣說，豈不是看低了蟹爪嗎？」

「對不起……我……」

「不要再婆婆媽媽了，今天晚上，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也許對事情會有幫助！」

「為甚麼要到晚上才能找這個人？現在不可以嗎？」

「現在她躲在被窩裏，甚麼人都不會接見。」

「好的，晚上再見吧……」

* * *

晚上十點三十分，蟹爪駕駛着一輛房車，接載霍超生去見那人。

霍超生咕噥着道：「為甚麼不能讓美嫦一起去？為了這件事，她很不愉快！」

蟹爪微笑着：「她若跟着咱們一起出發，只會有兩個可能性出現。第一：事情一定談不攏。第二：她會比現在更不愉快！」

「甚麼意思？你要帶我去見的到底是甚麼人？」

「一個女人！」

「女人？」

「而且是一個非常性感，非常惹火的女人！她的綽號是『風騷萍』。」

「為甚麼帶我去見一個這樣的女人？」霍超生眉頭大皺，「我並不是個尋芳客！」

「我知道，你是個循規蹈矩的男人，但人在江湖，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霍超生搖搖頭：「也許，你在香港太久了，因此你所說的一切，只有你自己才會完全明白！」

這時候，蟹爪已把汽車停在一幢大廈的停車場。

一個管理員沉着臉，氣衝衝的走過來：「喂！這是住戶的專用車位，你怎可以隨便停泊？」

蟹爪木無表情地迎上前，左手拈着一張百元鈔票，右手緊握着拳頭，冷冷道：「你要鈔票還是要拳頭？」

管理員是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聞言立刻陪笑不迭：「對不起！對不起！請隨便……」

蟹爪悠然一笑，把鈔票塞入管理員手中：「你放心，要是住戶的車子回來，請通知我，鈔票上有我的傳呼機號碼。」

蟹爪帶着霍超生進入電梯，霍超生奇怪地問：「你有傳呼機嗎？」

「沒有，那個號碼只是胡亂寫上去的。」蟹爪笑着回答。

* * *

風騷萍住在這幢大廈的十五樓。

她大概二十七八歲，果然身材惹火，性感之極。

她是穿着一條黑色短褲，上披一襲男裝睡衣走出來開門的。

她的大腿不算修長，但卻雪白而豐滿，別具一番吸引力。

她一看見蟹爪，就伸出了手掌：「上個月欠我的麻將數，請你幫幫忙還給我好嗎？」

蟹爪連想也不想，已把一大疊千元鈔票放在她的掌心裏。

「總數是六萬六千八百，這裏是七萬，免找！」

「喲！蟹爪哥，你近來意氣風發了？」風騷萍睨視着他，但卻不時把視線斜斜地瞄向霍超生。

「沒疤沒痕，打麻將不爭氣，但推牌九莊運不錯，前晚在肥冬的架步裏大殺三方，斬獲三十萬！」

「賭徒本色！」

「人在江湖，本來就是一連串永不停止的賭博。」

「只要賭得起，大大殺起！」風騷萍果然騷味十足，眉目間孕育的笑意，堪稱銷魂蝕骨。

「他叫阿生，姓霍。」蟹爪介紹霍超生給風騷萍認識。

「從上面下來多久？」

「好眼力！一眼就看出他不是香港人。」

風騷萍把一大疊鈔票隨隨便便拋入酒櫃中，順手抓起一瓶路易十三。

這是還沒開瓶的貴價酒。

但她若無其事的就把酒瓶打開，總共斟了三大杯。

「我叫阿萍，請霍先生多多指教。」她把滿滿的一杯酒遞給霍超生。

霍超生才呷了一口酒，但風騷萍已把她那一杯酒喝個點滴不留。

霍超生一怔，只好依樣學樣，也跟着她乾杯。

「你的手雖然粗一點，但看來相當穩定。」

「擅於開槍的人，雙手必然穩定！」蟹爪說：「他需要一批軍火！」

「一批軍火？」風騷萍嬌笑着：「想發動戰爭嗎？」

「別取笑了，他有計劃，要幹一票大買賣！」

「下手的目標是那一類型的店舖？是銀行？珠寶金行？」

「對不起，這是我的秘密，不能透露！」霍超生截口說道：「為了我和我的兄弟安全着想，在目前階段，我甚麼都不會說！」

風騷萍黛眉一蹙：「霍先生，別以為只有你才冒險，向你提供軍火的人，也同樣地冒險……」

「我認為，這兩件事不應該混為一談！」

風騷萍望了蟹爪一眼：「你這位朋友，似乎硬梆梆的，這算是一條硬漢？還是毫不知情識趣？」

蟹爪聳了聳肩：「我只懂得欣賞女人，對於男人，請原諒我毫無判斷的能力！」

風騷萍嫣然一笑：「不要裝糊塗了，你是怎樣的人，我很清楚。」

「同樣地，妳是怎樣的人，我也很清楚！」

「老實說，若不是蟹爪哥親自登門造訪，這件事，恐怕再也談不下去。」

「但現在又怎樣？」

「談，仍然是可以繼續談的，但兩男一女，未免太熱鬧了，我想清靜一點！」

霍超生立時道：「好！我出去，在樓下等你們談判後的消息……」

「生哥，你誤會了，」風騷萍向霍超生挨近過來，「需要軍火的人是你，並不是蟹爪哥，對嗎？」

蟹爪呵呵一笑：「當然！阿生，你在這裏好好跟萍姐談談，我在樓下等你！」

* * *

萍姐雖然風騷，但有時候，她也有冷艷的一面。

當蟹爪離去之後，她忽然變得完全判若兩人。

她不再搔首弄姿，反而冷若冰霜地對霍超生說：「蟹爪走了，你為甚麼還留下？」

霍超生一怔：「是妳要和我談談呀！」

萍姐冷然一笑：「你是甚麼人？我和你只是第一次見面，有甚麼好談的？」

霍超生心念電轉，心想：「這女人原來真的絕不簡單！」

為了顧全大局，他不能不忍耐着。

在此之前，他已和另一個軍火集團的頭目軍佬勁發生了衝突，這一次，也許是他唯一機會，他不可以再度錯失良機。

「萍姐，我是個粗人，要是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妳，請不要見怪。」

「你這算是忍氣吞聲，跪地餵豬乸嗎？」萍姐冷笑不迭，「對不起，你走吧！」

「蟹爪若見我空手而回，一定會以為在他離去之後，我冒犯了妳！」

「哼！你敢把我怎樣？是不是要向我施暴？」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萍姐寒着臉：「虧你還說有事求我，但擺出來的一副嘴臉，卻像個暴發戶一樣！」

霍超生嘆一口氣：「也許我真的不懂溫柔，但我自己真的不知道，這是不知者不罪，萍姐大人有大量，請不要見怪，好嗎？」

萍姐仍然寒着臉：「你是個大男人，思想一定早已經很成熟，難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不懂得應該怎樣做嗎？」

霍超生連忙點頭：「我懂！我懂！我是應該向萍姐表示衷心的歉意……但不曉得怎樣才能令妳滿意？」

萍姐坐在一張真皮的沙發上，把雙腿交疊着。

她的一雙大腿，膚白賽雪，看來極其誘人。

霍超生是個生理正常的男人，若說他看了這雙肥白的大腿而毫不動心，那是騙人的。

他本想避開，把視綫放在別的地方。

但不能。

因為那是沒有禮貌的，而且，老實點說一句，他也捨不得放過欣賞這美麗大腿的機會。

萍姐仍然一臉冰霜似的，但卻拍了拍沙發(梳化)，命令式地對霍超生說：「坐下來！」

「這張沙發……坐不下兩人……」

「還就一點就可以！」

霍超生只好坐在她身邊。

他一坐下，就聞到她一身醉人的幽香。

「我的腿美不美？」她睨視着他，一字一字地問。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很美。」

「跟你的女朋友相比，怎樣？」

「妳比她白淨，也比她豐滿。」

「你是說我太肥胖？」

「不！妳並不肥胖，妳……另有一股誘人的美態。」

「是敷衍着說說，還是眞心的話？」

「請相信，我說的都是眞心話……」

萍姐還是冷冰冰的樣子，但她這種表情，反而襯托起她的臉龐另有一種迷人的氣質。

但他有點不甘心。

他是昂藏七尺的大漢，卻給一個女人頤指氣使，像是木偶般不斷的擺佈。

可是，另一方面，這萍姐卻又是一個非常有誘惑力的女人。

他看着她的大腿，越看越是爲之怦然心動。

他看了她大半天，才輕輕的嘆了口氣：「妳果然絕頂聰明。」

「怎見得？」

「妳很擅於掌握男人的心理，而且表情十足。」

「眞的這樣嗎？」她在他臉上吻了一下，「你若不想在這時候談論自己的女朋友，我是絕不會勉强的。」

「不，既然妳想知道，我也不妨照實告訴妳，」霍超生緩緩地說：「妳和她都是很漂亮的美人兒，但在妝扮方面，妳是比她優勝的。」

「換而言之，我是一個合格的狐狸精，對不？」她吃吃一笑。

「豈僅只是合格而已，簡直就是大超班，出色得很！」

「你也同樣是大超班份子，可惜……」

「可惜甚麼？」

「你已有了女朋友！」

「不錯，今晚的事，只可偶一而爲之。」

「你對她很忠心？」

「不見得！」霍超生長長地嘆一口氣。

「我若是她，一定不會怪責你，因爲你是被動的，甚至可以說，你是受到了性騷擾！」萍姐嫣然一笑。

「別把我形容得太窩囊了。」

「不要再說了！」萍姐鼓起了香腮，「這世界上，男人靠不住，女人也同樣靠不住，男女之間容易結合，也容易分手，女人和女人之間的情況，似乎也是不相上下的……」

她苦笑起來。

霍超生看着這個美麗而奇怪的女人，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你放心吧，你需要的軍火，我會在三天之內給你辦妥，但你的計劃，必須謹愼進行，同時，千萬不要隨便相信別人的話。」

「我會的。」

「你是個很不錯的男人……以後若有機會的話，再見吧！」萍姐似乎對他有點依依不捨。

霍超生又再吻了她一下，然後才告辭。

蟹爪一直都在樓下等候着。

他一看見霍超生，立刻面露會心的微笑。

霍超生卻只是不斷的在苦笑。

「好朋友！好介紹！他媽的！」他咕噥着說。

* * *

凌晨兩點三十五分，飽歷驚險憂患的杏娟，終於回到熊抱王身邊。

她早已給釋放出來，但卻遲遲沒有會見熊抱王。

到了這時候，她才跑到酒吧裏……

熊抱王已等了她大半天。

她臉上有瘀傷，手脚亦然。

熊抱王勃然大怒，一跺脚惡狠狠的罵道：「那個姓苗的雜種，這一筆帳，老子非要找他清算不可！」

杏娟連忙搖手：「不！現在並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

熊抱王臉色一沉：「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居然向女人打主意，算是甚麼，他太卑鄙了，要是不好好把他教訓一頓……」

「熊！」杏娟緊握着他粗大的手，態度誠懇地說：「事情並不簡單，而且牽連之廣闊，更非局外人所能想像的，要是輕舉妄動，只怕牽一髮而動全身，反而更爲不妙，熊，你明白嗎？」

熊抱王看着她瘀傷的臉，心情說不出的沉重。

杏娟說的話，他當然是明白的，可是，他又怎甘心就此作罷？

苗世雄這一筆帳，他是非要清算不可的，但目前，他只能强忍！

杏娟捧着他闊大的臉，忽然長長吐一口氣，說：「熊，你比從前蒼老了……」

熊抱王胖大的身體似是猛然一震，彷彿給人在臉上刺了一刀！

刀鋒能傷人，說話更能傷人！

杏娟是熊抱王最鍾愛的女人，但她這一句話，仍然是刀鋒一般傷害了他。

只是，他沒有惱怒。

並不是給人傷害，就會既驚且

怒的。

他只是無奈地苦笑。

他想告訴杏娟一些內心的感受，但卻沒有說出來……

他不說，杏娟卻說了。

她並不是用口來說，而是以行動代替。

她吻他，全神貫注，一心一意地吻他。

她在傷害了他之後，給他甜蜜的一吻。

熊抱王的苦笑，給這一吻迅速溶化。

但在這時候，他忽然詫異起來。

那是因爲杏娟不但吻他，也同時把一枚戒指套在他左手無名指上。

定睛一看，那是一枚璀燦奪目的男裝鑽戒。

「杏娟……這鑽戒……」

「是我向你求婚，可以嗎？」她緊抱着熊抱王，語氣認眞地說。

熊抱王大爲愕然，但他是喜悅的。

「爲甚麼不是我向妳求婚……而是倒轉過來？」他眨着眼睛問。

她也眨着眼：「現在不是男女平等時代嗎？」

熊抱王凝視着她的臉：「我現在才結婚，是不是太遲了一點？」

杏娟沒有說話，只是不住的在搖頭。

熊抱王笑了。

他忽然感到心境說不出的愉快。

「我答應妳的求婚！」他笑着說。

杏娟依偎在他胸前，但笑而不語。

* * *

夜星稀疏，露台上有醇酒、美人，還有高凱。

神采俊朗的高凱，又再出現在齊籐麗的眼前。

這一次，是高凱主動找她的。

夜色下，她的衣着仍然是那末高雅動人。

她有足夠的吸引力，可以令任何正常的男人爲之蠢蠢欲動。

但這時候，她看來彷彿只能孤芳自賞。

雖然高凱就在她身邊。

「在你眼中，我也許是一件透明的物體，可是，你畢竟又再出現了。」她伸了伸腰肢，使她玲瓏浮凸的曲線，更令人陶醉。

「妳是漂亮的女人，但我已有了太太。」

「這種對白，是最無奈也最沒趣的，爲甚麼偏偏要挖出來掃興？」

「我這一次來，是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又是你眼中的公事？」齊籐麗怔怔地凝視着他。

她那嬌艷的紅唇，和充滿着渴望的眼神，實在很要命。

很要男人的命。

但高凱克制着，極力自我克制着。

「聽說，妳要支持一個神秘的企業集團？」

「何謂之神秘的企業集團？」齊籐麗閃動着長長的睫毛，「你採用的詞彙，着實令人費解。」

「妳是心中有數的，」高凱沉着臉，「那個企業集團，表面上是經營出入口貿易，但暗地裏，卻是一個無所不爲，無法無天的犯罪組織！」

齊籐麗嘆一口氣：「聽你的口脗，似乎是一位高級警官，難道是我認錯人了？」

「不要裝模作樣，也不要開玩笑！」突然抓住她的右臂，「小心玩火自焚！」

「越用力越好！」齊籐麗蕩笑着，「這才能顯出你這種男人的威風呀！」

她一面說，一面身子向旁一側，整個人都依靠在高凱的胸膛上。

高凱要推開她，但不知怎樣，他一推之下，竟然未能把她推開去。

他呆住，呆呆地看着她漂亮而年輕的臉孔。

他知道，齊籐麗在誘惑自己。而且，她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開始這樣做。

他沒有刻意抗拒，只是每一次都感到有點不妥。

在第一次的時候，她還太年輕，年輕得使他不忍採摘這朵幼嫩的花朶。

第二次，齊籐麗已和運動會女學生時代的她判若兩人。

她更美麗，而且成熟。

花開堪折當須折……這種道理他是明白的。

可是，他已婚，他不想瞞着敏敏跟別的女人廝混，除非有着迫不得已的理由……

但這是他抗拒齊籐麗的眞正原因嗎？

不！這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高家二公子是風流不羈的，世上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把這浪子束縛。

一紙婚書的「合約」，當然也絕不可能把他變成「住家男人」。

但最少，他確是收斂多了……

他對敏敏是認眞的……在某種時刻、某種角度之下，他眞的很渴望自己能永遠對她忠誠。

可以嗎？以他這樣的男人，是否眞的可以在婚後再也不與任何女

人上床？

這是不可思議，難以想像的事情。

但第二次，他仍然拒絕了齊籐麗。

他在她赤裸的胴體面前，毅然離去！

但過不了多久，他又再和她見面。

她對他仍然有着濃厚的興趣，這一點，大可以由她的眼神看出來。

「麗！爲了一個已婚男人，值得妳這樣做嗎？」高凱苦笑着問。

她摟住了他的脖子，露出了迷惑的神情：「也許眞的不值得，但又有誰能爲男女之間的愛與恨，作出肯定的價值評價？」

她的神態，令高凱心跳加速。

她是嬌嗔的、痴迷的，也是略帶兩三分妖媚的。

他情不自禁，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

她令他的身體酥軟……

這種酥軟，彷彿有千百隻螞蟻，一起爬入他的心窩裏……

她臉上嬌媚如醉的淚態，又怎不令高凱爲之怦然心動？

* * *

纏綿良久，終於漸漸平靜。

她感到難以形容的刺激，也感到難以言喻的滿足。

她蜷伏在高凱身旁，吶吶地說：「我沒有看錯，你果然是一個精壯的男人。」

「是不是像一頭野牛？」

「不！你是個君子，就連在床上，也是一個君子。」齊籐麗說。

「妳是個聰明的人，今天我的來意，妳是應該很清楚的！」

「對不起，我沒有猜啞謎的習慣和興趣。」

「好，我現在說出一個人的名字，應該會令妳更清楚我今天的來意。」

「那個人的名字是？」

「苗世雄！」

「苗世雄！」齊籐麗吁了一口氣，「他是一個很有幹勁的男人，但我只欣賞他的工作能力，絕不會和他上床！」

「妳認爲他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和他合作發展？」

「不是合作，而是支持！」

「但妳可知道苗世雄的底細？」

「當然很清楚，」齊籐麗眨着眼，淡淡地說道：「他是個危險人物，而且，很有機會可以威脅到兩個年輕的大企業家。」

「妳說的這兩位大企業家是誰？」

「一個是雷博禮，另一個就是你！」齊籐麗悠然地一笑。

高凱看着她。

「喝杯咖啡好嗎？」

「妳不要再玩火好嗎？」

「火？火在那裏？」

「我就是火！苗世雄也是火！」高凱抓住她的手，「妳若還不收手，小心還有另一團火燒過來！」

「你是說雷博禮？」

「妳明白就好了！我知道，妳背後也有大靠山，但這一場賭博，妳是玩不起的，更輸不起的！」高凱沉着臉對齊籐麗說。

齊籐麗沉默着。

她是聰敏的，對人對事的判斷，都很精明。

但這一次，她將會作出怎樣的抉擇？

* * *

黎明將至。

在一間卡拉OK夜總會的廂房裏，有一枱牌九正在賭得十分燦爛。

推莊的是軍佬勁。

這是最後一手牌，贏輸盡地一保！

雖然只開四門牌，但三門的押注都很驚人。

頭門三十萬，穿門二十五萬，尾門最勁，押注八十餘萬！

賭了通宵，軍佬勁初時手風大旺，其後卻輸得七董八素，直至差不多五六點，才逐漸收復失地！

這一手牌，是最後一鋪，也是關鍵性的一鋪。

押注在尾門的，是一個大胖子。

他並非別人，赫然竟是熊抱王！

* * *

熊抱王並不嗜賭，他這一次參加賭局，當然另有目的。

軍佬勁知道他就是熊抱王，也知道熊抱王的底細，但在賭桌上，永遠都是六親不認的。

既無情，也不能有太多顧慮。

軍佬勁當莊，而且講好是最後一鋪牌，誰也想不到熊抱王那一門牌，忽然會押上了最重的一注。

軍佬勁枱面有錢，這一口莊，最少有一百三十多萬！

就算賭不起，也不會相差太遠。

這是最重要的一口牌！

「龍頭鳳尾！」軍佬勁大喝一聲，打骰！

各門牌分好，熊抱王連看也沒有看，只是把四張牌九牌隨便一摸，然後就擺好了牌放在桌上。

軍佬勁卻很認眞。

他先把兩張牌用力翻開。

一拍之下，是一張長衫六、另一張高脚七！

推牌九，五、六、七、八這幾張牌，都被視爲「牌九忌」！

手揸五六七，慘過周身虱！

軍佬勁一攤開這兩張牌，已經臉色一沉。

當然，推大牌九只開兩張牌，是不能作準的！

這副牌究竟是龍是蛇，還得看其餘兩張牌究竟是甚麼東西！

他用力一甩第三張牌。

一甩之下，臉色更不好看。

竟然眞的是一張雜五！

五、六、七三張牌拼湊起來，這一手牌最大也只能擺出三點頭。

只好寄望第四張牌好一點！

豈料第四張牌，是銅槌六！

五、七、一對鴛鴦六！

那是差勁之極的一副牌。

兩點頭，兩點尾！

這一口莊，當然統賠！

最氣結的，就是尾門的牌也好不到甚麼地方去，只是三點頭、四點尾！

但已足夠贏軍佬勁有餘！

* * *

賭局散了，軍佬勁自然是沒精打采的。

熊抱王卻在這時候叫他去喝早茶。

軍佬勁輸了百多萬，心情欠佳，一口拒絕。

但熊抱王卻把一大叠鈔票塞入他的手裏。

最少有一百萬！

軍佬勁臉色一沉，瞪視着熊抱王說：「這是甚麼意思？是瞧不起我？還是可憐我？」

熊抱王也是臉色一沉，他的回答是：「我若瞧不起閣下，又何必把一大叠鈔票送給你？說到可憐，又有誰會可憐一個賭徒？」

軍佬勁呆住，他想反駁，但一時間想不出有甚麼道理拒絕熊抱王。

熊抱王輕輕的嘆了口氣，說道：「不要婆婆媽媽了，喝早茶去！」

喝完了早茶，熊抱王結了帳便走。

竟再也沒有半句其他話說。

軍佬勁大感意外，他以爲熊抱王把一百萬現鈔送給自己，必然會有某些條件提出。

但熊抱王只是和他喝完一頓早茶，頭也不回便離去！

這是軍佬勁難以想像的怪事。

軍佬勁並不是輸不起，但他目前的確很需要一些現金……要是沒有這一百萬，他也許會很痲煩……

最少也得絞盡腦汁去想想辦法。

可是，在賭局散了之後，熊抱王卻無條件地把一百萬現金送給他！

這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

但軍佬勁知道，無論怎樣，自己總是欠了他一個人情……

* * *

在短短兩個星期內，苗世雄遭遇到一連串不愉快的經歷。

雖然苗美嫦到了香港，但兄妹倆在這樣的情況下重逢，非但未能給苗世雄帶來喜悅，反而增添不少痲煩和隱憂！

還有，跟高凱、熊抱王交手的過程，也不順利。

他感到自己處處都是屈居下風的！

他很想到外地旅遊幾天，讓緊張的情緒得到一些舒緩。

可是，他到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計劃。

他認爲在目前的局勢下，他絕不適宜離開香港。

在這個星期的周末，他約了一個久已沒有見面的女朋友喝下午茶。

她叫莎蓮娜，二十三歲，是一個任性的千金小姐。

苗世雄曾經喜歡過她。

他甚至考慮過要和她結婚，可是，莎蓮娜卻有好幾個男朋友，而且玩世不恭，到最後，苗世雄不但放棄和她結婚的念頭，而且還逐漸跟她疏遠。

這天下午，他才再度把這位千金小姐約出來。

「大小姐，您好！」

「喲！大情人，不見兩年，環境不錯吧？」

「人在江湖，每天都在風浪裏掙扎！」

「只怕是每天都在床上跟女人拚命，不斷咿咿喲喲的在掙扎吧！」

「妳還是和從前一樣喜歡開玩笑！」

「人生太沉悶了，要是每天都過着刻板沉悶的生活，那麼跟出家人有甚麼分別？」

「妳若眞的出家，恐怕會是世間上最迷人的尼姑！」

「哈！你這個人，越來越是口花花了！」

「正如妳所說！人生太沉悶了！」苗世雄長長的嘆一口氣。

「雄哥，你若要找尋刺激，門路可多着哩！」

「妳認爲我想找尋一些怎樣的刺激？」

「男人找尋刺激的花樣很多，例如狂飲、豪賭、開快車、打一場架，或者是參加一些充滿刺激性的比賽，都可以達到目的！」

「爲何偏偏略去重要的性愛不說？」

莎蓮娜又「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別在我面前裝出可憐兮兮的模樣，你要找一個理想的伴侶，決不會是一件難事！」

「怎麼？妳轉行做了扯皮條嗎？」

「你這個人眞是的！怎麼一張嘴巴越來越刻薄！」莎蓮娜跺了跺脚。

「妳明知道我是跟妳鬧着玩的！」

「好哇！你既不尊重我這個朋友，那麼你滾回老巢『食自己』好了！」

「不要生氣，我向妳鄭重道歉好嗎？」

「唔，這才像話！」

「嗯，妳有甚麼好介紹？」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姊妹，最近跟男朋友鬧翻了！」莎蓮娜一面說，一面把一張照片遞給苗世雄，「就是她，目前在歌壇上最有潛質的年輕新秀。」

苗世雄看了一眼，不禁爲之眼前一亮。

「她不是袁玉青嗎？」

「喲！難得連你這樣的大忙人，也能夠一眼認出她！怎麼？你對她有深刻的印象嗎？」

「早一陣子在電視上見過她的歌唱表演，她的歌喉很不錯……」

「爲甚麼不說她的身材？」

「要是我沒有看錯，她有三十五吋以上的胸脯！」

「不是三十五，是三十七！」莎蓮娜吃吃一笑，「三十七、二十五、三十六！」

「她還很年輕吧？」

「當然年輕，才十九歲半，她是水瓶座的。」

「妳不是逗我高興吧？說句眞的，這女孩，很對我的胃口！」

「她比我更富吸引力嗎？」

「當然不是，妳有獨特的美態，那是任何女孩都無法比擬的！」

「不要把我捧上半天了，」莎蓮娜笑得花枝亂顫，「我們是老朋友，你心裏想着些甚麼，我比你更清楚！只是，想得到玉青，可不能猴急！」

「妳是說，慢慢來，文火煎魚……甚至要送她一大束玫瑰，和她共進燭光晚餐？」

「唔……說得差不多了……但你是調情高手嗎？你會花費大量時間和心思，眞眞正正地去追求一個女孩嗎？」莎蓮娜忽然又冷笑起來。

「哈！不是妳這位大小姐叫我慢慢來嗎？」

「凡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也同樣用不同的手法去處理。」

「我不喜歡猜啞謎，可否說得直接些？」

「玉青最近失戀，跟她的男朋友鬧翻了，情緒很低落。」

「喔！那又如何？」

「照我看，與其扮演情聖的角色，不如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喜。」

「怎樣才算是意外的驚喜？」

「不做情聖，做猛男！而且是一個出手闊綽的猛男！」

「用銀彈攻勢？有效嗎？」

「不要給她現金，她並不是爲了鈔票而出賣自己的女孩。」

「我明白了，但妳打算怎樣爲這件事情鋪橋搭路？」

「給你兩小時，你用甚麼方法改變自己，請閣下費點腦汁。」

「兩小時後在甚麼地方見？」

「就在這裏！」

「一言爲定！」

＊　＊　＊

兩小時後，苗世雄準時到達。

喝下午茶的地方，已開始爲人客準備當天的晚餐。

莎蓮娜果然已帶着袁玉青出現。

「對不起，我遲到了！」苗世雄以道歉作爲開場白。

他的衣着還是沒有改變，只是很普通的T恤、牛仔褲，只是右腕上却戴着一隻鑽石手錶。

識貨的人，一眼就看得出這種鑽石手錶，最少超過五十萬元以上。

能夠戴着幾十萬元名貴手錶的男人，當然有點來頭。

但莎蓮娜卻毫不在意，她心裏在想：「在我和玉青面前，這算不了甚麼。」

曾經追求莎蓮娜的男人，固然不乏名流巨紳、公子哥兒，她本身就是出身於豪門望族的千金小姐。

至於袁玉青，她已開始走紅，而且又是標緻的美人兒，追求她的富家子弟，也並不少數。

苗世雄並不是甚麼大商家，更不是豪門富戶中人。

但他是個江湖人。

而且是一個既心狠手辣，也揮金如土的江湖人！

在賭桌上，軍佬勁之流賭一兩百萬，已經心驚肉跳。

但苗世雄卻曾經一口牌賭兩千萬美元而面不改容！

他是見慣大場面大風浪的江湖人！

爲了賺取金錢，他不擇手段。

而當他有錢在手的時候，卻也會毫不吝嗇，甚至是拚命地去花掉！

他一看見袁玉青，就把一條鑰匙交給她：「請收下它！」

袁玉青接過鑰匙，一臉莫名其妙之色。

苗世雄接着說：「從報章上的花邊新聞，知道妳剛考到了車牌。」

袁玉青仰起了臉，她的臉色白裏透紅，皮膚更是嬌嫩得令人憐愛。

「這是……」

「送給妳的見面禮。」

袁玉青更是驚訝，莎蓮娜已嬌笑起來：「是不是從經紀潘那邊弄回來的新車？」

「除了小潘，還有誰能在一小時之內把這樣的新車交到我的手上？」苗世雄悠然一笑。

他是粗獷的男人。

不但外形粗獷，作風更是豪邁不凡。

他送袁玉青的見面禮，是一輛價值超過一百五十萬元的跑車。

＊　＊　＊

莎蓮娜很知情識趣，她把袁玉青送到跑車旁邊後，很快就告辭。

苗世雄看着玉青。

她穿着一套大方得體的晚裝，一雙眼睛充滿着迷人的魅力，和她那漂亮的臉形輪廓十分合襯。

「這是我曾經夢寐以求的跑車。」她坐在駕駛座位上，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妳也是我曾經夢寐以求的女孩子。」苗世雄也倣傚她的表情，長長吁一口氣。

他並不算英俊，但卻很有「猛男」的味道。

玉青開車了。

她開得很快，遠遠超乎苗世雄意料之外，但他只是靜靜的在她身邊，除了嘴角不時露出笑意之外，並沒有說甚麼。

他也不理會她把車子駛到甚麼地方去。

想不到她居然會把車子駛到飛鵝山。

當她把車子停下來之後，她摟着苗世雄的脖子，悠然地一笑：「性能很好。」

「妳是說這輛跑車？」

「當然，你想到那裏去？」她眨着靈活迷人的大眼睛：「難道你以爲我在形容你的性能力？」

「車子的性能，是經過妳試用了，所以妳才會作出判斷，說它的性能很好。」

「不錯，要是沒有試用過，單靠眼睛是不能作出正確判斷的。」

玉青凝視着苗世雄，接着又說：「就像幹我這一行的，在灌錄唱片之前，首先要經過訓練，而在訓練之前，又必須經過試音……」

「試音！很動聽的名詞。」

「名詞動聽又有甚麼用，最重要的是聲音美妙……」

玉青嫵媚地一笑。

她忽然吻他，而且是火熱的一吻。

可是，在一吻之後，她輕輕推開了苗世雄，又把車匙交還給他。

「苗先生，很感謝你的見面禮，可是，無功不受祿，而且，我並不是個隨便的女人。」

「我從沒認爲妳是隨便的女人……祇是……」

「祇是你很需要一個女人，來給你發洩獸慾，對嗎？」她冷冷一笑：「要找女人，香港多的是，你用不着大洒金錢……這輛跑車，也許足夠你玩五十個，甚至是一百個以上的美女。」

她要離開苗世雄，離開這輛跑車。

她更要離開飛鵝山。

但她怎樣離去？用兩條腿走回市區嗎？

苗世雄看着她苗條的背影，一步一步遠離自己而去，內心的感受，當然很沒趣。

但他忍耐着。

他想看看，這個傲氣十足，也倔强十足的女郎，怎樣離開飛鵝山。

就在這時，另一輛名貴的跑車駛上了飛鵝山。

這輛跑車，甚至比苗世雄這一輛跑車更名貴。

駕駛着這輛跑車的，是一個戴着墨鏡，臉色蒼白但却飛揚跋扈的青年人。

苗世雄是江湖人，他向來都瞧不起這些紈袴子弟，公子哥兒。

這公子哥兒顯然是認識袁玉青的，而且看來還很熟絡。

他甫把車子停下，就已把車門打開。

袁玉青飛奔向他，投懷送抱。

要是這公子哥兒就此帶着玉青離開，苗世雄也許還不會怎樣。

可是，這青年人却一派傲氣凌人的模樣，居然指着苗世雄的跑車，冷笑着說：「這是車王嗎？嘿嘿！祇有那些暴發戶，才會把它視爲寶物吧！」

他的話才說完，冷不防一條黑影有如獵豹般迎面飛撲而至！

他還沒有看清楚，左邊臉頰上已重重的中了一拳！

要是他捱了這一拳便算，也許事情也不會變得更糟。

可是，這位公子哥兒，是練過空手道的，而且還是黑帶高手。

以他的身手，怎麼說也不可能一下子便給敵人重重擊中面頰。

可是，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偏偏發生了，他又怎會服氣？

他立刻一手推開玉青，全力反擊。

他要對方知道自己的厲害，他是空手道的黑帶高手，並不是個孱弱少年。

要是換上一般人，恐怕立刻就會給他重創。

可是，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

這位自以爲不可一世的公子哥兒，今次遇上的並不是等閑之輩，而是苗世雄。

連雷博禮、高凱那樣的人物，也絕對不敢小覷的苗世雄。

苗世雄面對着反擊兇猛的空手道功夫，非但毫不慌亂，而且能覷準對方來勢，借勢把他一頭撞向他的跑車。

「蓬」然一聲，跑車的擋風玻璃竟然給這一撞之力，撞穿了一個大洞。

袁玉青驚叫起來。

那公子哥兒，經這一撞之力，撞得頭破血流，天旋地轉，不知人間何世。

他敗了，而且是慘敗。

苗世雄卻連看也不再看他一眼，拖着玉青便走。

玉青的眼神變了。

她的眼神不再高傲，而是變得既美麗又可憐。

苗世雄把他推入自己的跑車，但這一次卻不再讓她開車，而是自己駕駛。

玉青開車到飛鵝山的時候，車速已經很快很快，但這時候和苗世雄一比，卻是變得有如小巫見大巫。

「你瘋了！連雙白線也爬頭（超前）！」她終於忍不住發出了尖叫。

「袁小姐，別以爲妳才會玩命，要是眞正玩起命來，我比妳兇狠千百倍。」

「不！我要下車！」

「妳現在就可以從那邊打開車門直跳出去。」苗世雄冷笑。

袁玉青連臉都白了。

「你是個瘋子！」她怒叫起來。

苗世雄冷冷道：「我是給妳這種女人逼瘋的。」

「我們見面至今，還沒有兩小時。」

「這更足以証明，妳有多厲害，那個富家子弟，不是對妳很好嗎？妳爲甚麼還要出來見我？」

「都是莎蓮娜搞出來的禍。」

「莎蓮娜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妳的好姊妹，妳不要冤枉好人。」

「最好的大好人還是你，一出手就是百多萬元的見面禮。」

「可惜妳早有安排，預先叫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有錢仔跟在後面，然後有機會給他施展空手道功夫，作爲充滿刺激性的娛樂。」

「……你……胡說！」

「妳知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苗世雄忽然把跑車駛入一條幽暗的小徑。

「你想怎樣？」玉青驚呼起來。

「我要妳知道，甚麼是眞正的男人。」

「你要强姦我嗎？」

「不！我從不强姦女人！」

苗世雄又把車匙塞在她手裏：「我送出去的禮物，從來都不會收回來。」

「你是個狂人！」她在他的手臂上輕輕咬了一口。

苗世雄嘿嘿一笑，沉聲道：「對我的敵人來說，我的確是個狂人。」

「你有很多敵人嗎？」

「不多，連一億也沒有，充其量祇得八九千萬個。」

傳出婚訊　倏然失踪

黎明。

露台上，高凱獨自在喝酒。

敏敏忽然在他背後出現，而且像是一條蛇兒般纏住了他。

「有心事嗎？」她柔聲問。

「我有了別的女人。」高凱居然立刻坦率地回答。

但她並沒有感到震驚，反而淡然一笑：「你是說齊籐麗？」

她沒有震驚，高凱反而驚詫起來。

他猛然回頭，凝視着她的臉：「妳早已知道？」

敏敏神色自若：「這個女人，遲早也會介入我們的集團，你和她發生某種關係，對明眼人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嗯，難道你一直都以爲自己的妻子是個糊塗蛋嗎？」

高凱笑了，但他的笑是充滿歉意的。

「敏，對不起……是我對妳不忠！」

敏敏哂然一笑：「你不是普通的男人，我也不是一般的婦人，雖然，愛情總是自私的……」

「妳嘴裡不在乎，心中卻已打算向我報復，對不？」高凱試探地問。

「你害怕我會紅杏出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她笑笑說。

「不！我不是這種意思，妻子要向丈夫報復，是有很多種方法的。」

「包括用剪……」她大笑起來。

「妳會這樣做嗎？」

「放心！你的妻子並沒有血腥暴力的傾向！」

「敏，妳是世間上最完美的女人，我能夠娶妳爲妻，眞是前生修來的福氣。」

「哈！好肉麻……」

「妳眞的不怪我嗎？」高凱抱着她：「妳要我怎樣補償這種過失？」

「就用你唯一最擅長的技能吧！」

「噢！妳今天胃口大開嗎？」

「不，這祇是正常的要求，但你若太疲倦，可以立刻向我申請暫免。」敏敏俏皮地說。

高凱卻摸着她的小腹，柔聲道：「妳甚麼時候才會爲我生育下一代？」

敏敏瞪了他一眼：「這算是討價還價嗎？」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祇是正常的要求。」

「拾人牙慧，不要臉！」

「在嬌妻面前，就算是跪圈頂痰盂，也不能算是不要臉。」

「甚麼時候變得像條軟皮蛇一樣？」

「上個月，我們不是去過番禺嗎？」

「你是說飛龍世界？」

「對啦！一下子看見數以萬計，大大小小的蛇兒，不多不少總會沾染到一些蛇氣。」

「你看我像不像白素貞？」

「白素貞對許仙一往情深，是個女中情聖，妳怎能跟她相比？」

「我也許眞的沒法子跟白娘娘相比，但兩者都有一個不大靠得住的男人。」

「許仙膽小多疑，我不是。」

「你當然膽子不小，而是色膽包天，猖狂可惡！」

高凱呵呵一笑，把她抱入房內，吻她……

＊　＊　＊

熊抱王要結婚了，新娘子當然是杏娟。

但很奇怪，他一直都沒有把婚事告訴給高凱知道。

而最奇怪的，就是他幾乎每天都和這位高家二少爺見面，祇是一直隻字不提。

婚禮是在星期六舉行的，而且似乎除了高凱之外，每個人都知道了這個喜訊。

到了星期五晚上，高凱和熊抱王在尖東宵夜。

高凱終於問道：「熊！明天是你的大日子，爲甚麼還在這裏陪我？」

熊抱王苦笑一下：「你早知道了？」

高凱呷着一口紅酒，緩緩地說道：「對外界所有人來說，這並不是甚麼秘密。」

熊抱王沉默着。

高凱凝視着他：「但你偏偏瞞着我……也許，這並不是刻意的隱瞞，你祇是不願意把這件事向我提起……熊，可以給我一個理由解釋嗎？」

「沒有甚麼好解釋的，」熊抱王又再笑笑了一下，「每個人都有他的難處！」

「那麼，你更要清楚一點的告訴我，你有甚麼難處？當然，要是眞的有甚麼難言之隱，我是不會勉强你的。」

「二少爺……」熊抱王沉吟着，過了很久很久才繼續說：「我……我是不應該結婚的！」

高凱怔住。

「這是甚麼道理？」

熊抱王搖了搖頭，欲言又止。

高凱緊盯着他，但沒有逼他。

熊抱王也沒有再說甚麼，忽然叫侍應結賬。

他的眼神是怪怪的，彷彿有許多解不開的死結埋藏在心內。

高凱神情木然。

一直以來，他以爲自己很瞭解熊抱王，但到了這時候，卻又忽然感到和這一個身形胖大的江湖前輩十分陌生。

結賬後，熊抱王默然地走了。

他走得很快，甚至沒有向高凱道別。

高凱忽然感到事態並不尋常，立刻上前叫喚熊抱王，但熊抱王卻已匆匆截停一輛的士走了。

＊　＊　＊

凌晨兩點，杏娟在睡夢中接到了一個電話。

那是熊抱王的聲音。

「娟，對不起……明天的婚禮，我不能來了……」

「熊哥！你在哪裏？」杏娟睡意全消，換上了充滿驚惶的一張白臉。

她不敢相信這是熊抱王說的話。

但她聽得分明，這確是熊抱王的聲音。

「妳不必找我了，我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隱形人！」

「隱形人？熊哥……你在開玩笑嗎？」

「不！我是認眞的！」

「好！就當你的話，每一個字都百分之百認眞，但你在哪裏？這件事情，咱們當面說個明白好嗎？」

「不必了！總之，是我不對，是我辜負了妳……」熊抱王的聲音聽來一片黯然，「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須及早解決，而在事情還沒有解決之前，我不能結婚，也不應該結婚，妳明白嗎？」

「不！我一點也不明白！」杏娟哭了起來。

她並不是多愁善感，動輒哭泣的女孩。

她是江湖兒女，從來都是流血不流淚，但這一次，她哭了，爲了熊抱王的一個電話而失聲痛哭。

熊抱王已擱斷了電話。

杏娟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更不知道他正在做甚麼事情。

不但她不知道，全世界人都不知道。

熊抱王忽然失踪了，就正如他所說的一樣。

他變成了一個「隱形人」！

這個「隱形人」，究竟要到甚麼時候才會再度現身？

＊　＊　＊

凌晨三點十五分，在一間清吧的鋼琴左面，坐着了一個神態雍容的女子。

她薄施脂粉，神態嬌慵，似是有點慵倦。

在這清吧內，沒有任何人知道她的來歷，祇知道她一身黑衣，膚色却是欺霜賽雪。

她在等人。

可是，就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在等待着的，是個怎樣的男人。

她並非一般風月女郎，她是雪姬。

她從不認爲自己是多愁善感的女子。

即使在當年，她有十幾年悠長的時間和笠原分手，但她仍然能夠獨立地過活。

而且，她認爲自己生活得相當愉快。

雖然，她是寂寞的，但她挺得住。

可是，到了她與笠原復合，以至笠原遇害身亡之後，她感到一切都已改變。

整個世界都不再和以前一樣。

她再也不願意忍受孤寂的滋味，她要過着熱鬧的日子，不斷找尋娛樂。

更尤其是性愛的享受。

食髓知味，她找過第一個年輕的男性伴侶，很快就有了第二個。

玩膩了，開一張令對方無法拒絕的支票，一脚踢開他，然後又再尋覓另一個對象。

她知道，這是不正常的！最少，對一個正常的女性來說，這是放蕩的行爲。

而且，她還有一個女兒——安妮！

可是，她對異性的渴求，越來越是不可抑制。

當然，她是花費得起大量金錢的。

有錢的男人可以玩女人，有錢的女人爲甚麼不可以玩男人？

這是她唯一可以向自己解釋的藉口。

在這深夜，她坐在鋼琴旁邊等人。

那是一個才二十三歲的年輕人，他叫邦尼。

邦尼穿了一條黑色緊身褲子，外披大花色彩繽紛的夏威夷恤，胸口間少扣了兩顆鈕扣，露出了粗大的金項鏈和黑茸茸的胸毛。

他是個相當有型的男孩。

在以前，雪姬對這種類型的異性，十分抗拒。

但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

現在的雪姬，她對男人的看法，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她要享受多姿多采的性生活，而像邦尼這樣的年輕人，正是她心目中的最佳玩物之一。

邦尼也很知情識趣，居然是帶着一束鮮花走進來的。

他把名貴的鮮花，輕輕遞到雪姬胸前：「祝妳快樂，天天都快樂。」

雪姬笑了起來。

「你又遲到了。」

「我們才第一次見面，怎麼說我『又遲到了』？」邦尼動作優美地坐在她旁邊，嗓子充滿着磁性魅力。

「是何小姐告訴我的，」她淡然一笑，「你還沒有正式自我介紹。」

「我是邦尼，兩個月前還是個處男。」他在她的耳邊輕輕說：「妳是一定不會相信的，但偏偏是鐵一般的事實。」

「誰說我一定不會相信？」她瞟着他。

「這裏空氣太污濁，我們到外面兜風去！」

「我沒有開車來。」

「我有，而且保證車子性能一流，足以令妳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 * *

邦尼的車子，並不是一輛跑車，而是一架人力車！

雪姬驚訝極了，她笑着問：「你是怎樣弄回來的？是不是片場的道具？」

「當然不是，這是我最新訂造的。」

「你訂造一輛這樣的人力車，有甚麼用？」

「爲博佳人一笑！」他展露出迷人的笑容，隨即把雪姬輕輕抱入座位中。

他不但年輕俊俏，而且孔武有力，並不是一般白領文員之流的男士可比。

「你懂得拉這種車嗎？」

「不太懂，但也不太困難。」

「聽說人力車也是要領牌的，你這輛又怎樣？」

「哈！妳不要多問，就當我是無牌駕駛好了！」

「要是遇上警察怎辦？」

「不怎麼辦，大不了被送入青山精神病院！」

「連送去警察局都不怕？」

「不錯，就算是一男一女瘋瘋癲癲的都市插曲吧！」他大笑起來。

* * *

拉着一輛載上美女的人力車，在現代化大都市的街道上走動，的確是一件怪得不可思議，也怪得妙不可言的事。

但更怪的事情，陸續而來。

邦尼把人力車拉了三四條街道之後，忽然有一輛貨櫃車在他面前急停下來。

貨櫃車的貨櫃門迅速被打開。

邦尼居然把人力車拉入貨櫃之內。

雪姬沒有驚呼，祇是不斷在笑。

貨櫃內，並不是漆黑一片，而是燈光柔和，裏面更有一張柔軟的大床。

* * *

離開邦尼，天色依然未亮。

雪姬的心境，也像是這街角夜景一般漆黑。

風流過後，她的內心世界有着重大的改變。

她越來越感到痛苦。

那並不是肉體上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痛苦。

夜風並不冷，但她自己却自心底裏冒出了寒意。

她在想：「雪姬，妳怎麼了？難道妳以後一直都這樣繼續下去嗎？不！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她在掙扎！

她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掙扎！

她很希望有人能幫自己一把，但又有誰能幫助她？更尤其是這種事情？

街上沒有的士，祇有一些晝夜不分的頹廢青年，用詫異的眼光盯着她。

她是美態撩人的，縱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她看來仍然是美麗而且高貴。

說不出的美麗，說不出的高貴。

她又在想：「是誰把我變成現在這樣的？」

答案很快就在她腦海中浮現：「是阿棠！那個可惡的麵包師傅阿棠！要不是那個該死、可惡的東西……」

阿棠是低賤的男人！跟笠原相比，他連地底下的泥也不如！可是，這粗鄙的男人，似乎有足夠的影響力，可以改變雪姬的一生！

要不是當晚……

她想起了阿棠向她施暴的情景！

雖然，到最後，阿棠並未能成功地佔有她的身體，但那一幕景像，却把她的內心世界徹底改變過來！

對雪姬來說，這是無法解釋而又偏偏發生了的事實，她一直都在深切痛恨阿棠！

可是，到了這一個接近黎明的黑夜裏，她腦海中忽然又冒起了另一種念頭。

另一種截然相反的念頭！

她想起了一句話。

一句非常古老的話：「解鈴還須繫鈴人！」

在雪姬心目中，事情是由麵包師傅阿棠引起的，現在出了岔子，何不嘗試找他解決？

但這是否可行的法子？

雪姬不知道，但她已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阿棠揪出來。

* * *

天色漸亮，阿棠仍然沒有睡覺。

他打牌，打足三十二圈，贏了三千六百元。

平均每一圈牌贏一百大元多。

他在那一枱牌，算是個大贏家，但他根本不在乎這區區三幾千元的數目。

在元朗的那一間餅店，他早已頂讓給別人，現在，他是個無業游民。

沒有人知道他的踪跡。

原來，他獨自溜到西環，租了一層舊樓，並且與外界斷絕來往。

和他打牌的，是一些新結識的街坊鄰里，他們都是小販、搬運工人、街市肉檔伙計之類的草根階層，雖然各有獨特不同的性格，但誰也不會擺甚麼架子。

這是很容易相處的一羣人。

阿棠，現在可算是一個流浪天涯般的人物，他手頭上有錢，生活絕對不成問題。

他只是不想給番叔、老刀、熊王等江湖中人發現自己的行踪。

牌局散了，輸得最慘的一個搬運工人，開口向他借錢，阿棠連眼睛也不眨一下，就借給他三千。

「坤哥，你有家庭負擔，雖然收入也不錯，但都是血汗錢，打牌消遣。還不怎麼樣，但賭馬推牌九，動輒逾萬上落，長此以往，決不是辦法！」

那個叫阿坤的搬運工人，聽得不住地點頭，但當阿棠離去之後，却「呸」的一聲罵道：「多管閒事！」

阿棠並不是正人君子，他對朋友也不是經常那麼豪爽的。

他對別人，甚至對自己怎樣，全看心情而定。

回到他自己的巢裏，他開了兩罐啤酒，很快就喝得乾乾淨淨。

他很疲倦，但他却不想睡覺。

笠原之死，番叔、老刀、熊王與他之間的糾葛，都令他大感煩躁！

本來，笠原死了，對他是「有利」的。

因爲他最傾慕的雪姬，本來就是這位黑道大亨的禁臠。

此人不死，又有誰能有機會一親雪姬芳澤？

事實上，阿棠已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侵佔雪姬。

可是，在最後關頭，他還是功敗垂成！

他傷害了雪姬的心靈，但雪姬

卻狠狠的傷他的身體！

然而，阿棠並沒有因此而痛恨雪姬，相反地，他比從前更思念她。

可是，他再也提不起勇氣找她！

他並不怕任何懲罰，也不相信世間上有報應這回事。

他只是崩潰下來！他再怎麼思念雪姬，那是另一回，但却不敢再去找她！

* * *

當他喝完兩罐啤酒後，忽然有人敲門。

這人敲門的手法很特別，就像是一種密碼。

阿棠一聽之下，不禁爲之愕然。

那是鍾太！一定是鍾太！除了她之外，再也沒有人會用這種手法敲門！

她怎會在這時候摸上門呢？

她怎知道自己搬到這裏。

鍾太雖然是個姣媚美艷的少婦，但阿棠並不怎麼喜歡她。

他皺着兩條濃眉，老大不情願地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果然是一個女人，但出乎意料地，她並不是鍾太。

來者居然是雪姬！

看來冷艷、高貴，但仍然足以令阿棠立刻爲之瘋狂的雪姬！

而且，她只是獨自前來。

最少，在打開門之後，出現在阿棠眼前的，只有雪姬，並沒有鍾太！

阿棠呆住了，他呆楞楞地看着雪姬，又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一雙眼睛。

他在想：「這是不是一場謊謬絕頂的夢？」

* * *

這不是個夢，雪姬眞的來了，而且她是獨自找上門來了。

無論她爲甚麼而來，對阿棠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驚喜。

縱使她來意不善，她畢竟還是活生生地出現在自己的眼前。

「是妳，眞的是妳？」阿棠喃喃地說。

「怎麼？你不歡迎我嗎？」雪姬站在門外，輕輕的問，美目流盼地凝望着他。

「不！怎會不歡迎，只是地方簡陋，到處都亂成一片！」阿棠吶吶地說。

雪姬已落落大方地走了進來。

她穿一襲紫色短袖衫裙，露出了一雙粉藕般的玉臂。

她是艷光四射的女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那樣令人矚目。

阿棠招呼她坐下。

她坐了，她的坐姿很迷人，令阿棠爲之目眩。

「上一次……是我不對……也許……是喝醉了！」阿棠首先說。

「不要放在心上，我明白，一切都很明白。」她淡淡地一笑。

她看來並沒有半點芥蒂，也不像是對阿棠有甚麼懷恨之心。

這是不合常理的。

阿棠並沒有忘記，當天雪姬怎樣反抗，怎樣向自己施以重重的還擊。

但他早已被雪姬迷住。此時他怔怔地看着她，半晌才又說道：「妳若眞的要向我報復，也是應該的……但你怎會找到這裡來？」

雪姬悠然一笑：「你不是有一位紅顏知己嗎？」

阿棠楞住：「甚麼紅顏知己？」

「是鍾太呀！你眞的把她完全置諸腦後了嗎？」

「妳怎會知道那個女人？」阿棠聽到這裡，有點怔忡不安。

「雖然你已把元朗的餅店頂讓出去，但她對你還是念念不忘，」雪姬緩緩地說道：「你搬這裡來，她是知道的，只是一直提不起勇氣來找你。」

「那又是爲了甚麼緣故？」

「她知道，你半點也不喜歡她！」

「她……她知道些甚麼？」阿棠咕噥着。

「她是女人，憑着女人的直覺，她很清楚自己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樣的！」雪姬輕輕嘆息一聲，「她知道，你不但不喜歡她，也看不起她。」

阿棠沉默下來。

他並不是無話可說，只是不願意在這時候和雪姬爭辯。

雪姬忽然緩緩地站了起來，把身體挨向阿棠：「你好大的膽子！」

阿棠看着她美麗的臉龐：「爲甚麼到這裡找我？」

雪姬也看着他。

「你可知道，我若要向你報復，你此刻必定已給砍爲肉醬？」

* * *

這一天，是艷陽天。

在一個環境恬靜的沙灘上，霍超生顯露出一身古銅色的肌膚。

而在旁邊的苗美嫦，却又是一種動人的美態。

他倆難得在這海景怡人的沙灘上，享受着海浴的樂趣。

他倆是乘坐遊艇來到這沙灘。在浮台外的一艘白色遊艇，是屬於苗世雄的。

苗美嫦向他借取，他並沒有一口應承。

他並不是吝嗇，而是不放心讓他倆出海。

「你們是偷渡到港的，到海上遊玩，隨時都有可能給水警截

查。」

「少擔心，我們既有冒險精神，也有齊天鴻福，決不會出事！」美嫦向他撒嬌。

苗世雄無奈，只得說：「我派阿全、阿青兩個陪你們去！」

「不必了，這是我和阿生的二人世界，況且阿生是最好的船長兼水手！」

就是這樣，苗美嫦和霍超生出海了。

在大海上逍遙自在地遊玩，當然是無上的人生樂趣，然後又在沙灘上悠閒漫步在偷得浮生半日閒之餘，美嫦仍然掛念着他們釐訂下來的計劃。

「軍火都已準備好了嗎？」她問。

「昨晚都已運到倉庫，不但數量充足，而且質素一流，可堪大用。」

「計劃不變？」美嫦關注地望住霍超生。

「當然不變，除非是妳對我變了心！」

美嫦緩緩地站了起來，她穿的是比基尼泳衣。

「我知道自己有多靠得住，」她說：「但男人心，海底針……」

她一面說，一面步向海中。

霍超生跟着她，看着她身材美妙的背影。

「妳聽了些甚麼瘋言瘋語啦？」

她倏地回頭，臉色一沉：「分明是作賊心虛，我又沒有說你出去滾！」

「滾？滾甚麼？」霍超生一個箭步衝前，抓住她的右臂：「這句話，顯示出妳對我極不信任！」

「怎麼了？只是一兩句話，你這張臉就變成了猪肝一般的顏色！」

「美嫦！我對妳怎樣，妳是心中有數的，是不是蟹爪對妳說過些甚麼閒話？」

「好極了！是你首先提起蟹爪哥這個人的！」

「蟹爪是個好人，但他的話，往往都是信口開河的……」

「難道連風騷萍這個女人，都是他杜撰出來的？」

「萍姐……她是江湖上的……女中大將！」

「你是形容她在床上跟你欲仙欲死的情景嗎？」美嫦鐵青着臉咬牙冷笑。

霍超生的臉色也變了。

他突然一個耳光重重的摑在她的右頰上。

這一記耳光，十分兇猛，竟把美嫦震跌。

她跌倒在海灘上，一個巨浪突然掩至，把她全身弄得濕透。

她一臉都是水。

既有海水，也有淚水。

「姓霍的，你沒良心。」

霍超生看着自己粗大的手掌，就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竟然會這樣對待美嫦。

他面露歉疚之色：「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美嫦哇啦哇啦的叫了起來：「不是有意，已經這麼兇，要是有意出手，豈不是要打死人了？」

霍超生忙道：「是我不好，妳懲罰我吧！」

「我不會像你一樣，你是個花心蘿蔔，又心狠手辣，我再也不要見到你了！」美嫦哭了起來。

她一哭，霍超生的一顆心就亂了。

「不要哭！不要哭！妳不懲罰我，我自己懲罰自己好了。」

他一面說，一面用拳頭撞擊自己的胸口。

他並不是隨便地撞擊，而是兇狠萬分地，一拳又一拳地自我轟擊。

那是「蓬蓬」有聲的重拳。

「你瘋了嗎？」美嫦給嚇得跳了起來，急急拉住他的手：「你以爲用這種苦肉計，我就會原諒你嗎？」

霍超生道：「我知道妳不會原諒我，但却一定會拉住我的手。」

美嫦「呸」一聲：「可惡的無賴！」

「我有甚麼地方可惡了？難道妳眞的不瞭解，我這樣做是爲了我們的將來嗎？」

「這祇是你的藉口！」

「不！請妳相信我，我並不是忘恩負義，寡情薄倖的男人！」

「生……」她抬起臉看着霍超生，那是她生命中唯一最愛的男人。

她終於心軟下來：「你不要騙我……否則，我會恨你一輩子的。」

「當然不會……」霍超生把她緊緊擁抱着。

她祇是感受到他的體溫。

她並沒有看到他的眼神。

此刻，霍超生的眼神，是非常怪異的，竟然彷彿像是一條可怕的毒蛇。

但美嫦並沒有看見，她完全沒有察覺到這個和他一起偷渡抵港的戀人，究竟是個怎樣危險的人物。

* * *

黃昏。

在一間工廠大廈的地庫停車場內，苗世雄親自指揮手下把一批貨物運載出外。

這是一個極秘密的行動，事前，除了苗世雄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這行動會在甚麼時候開始。

即使是苗世雄最親信的心腹手

下，也祇是略知箇中梗概。

事前，那一批貨物存放的地點在甚麼地方，也祇有苗世雄才知道。

那是一批印製得十分精細，可以以假亂眞的僞鈔！

苗世雄怎樣和印製僞鈔集團拉上關係，這也是一個謎。

把這批僞鈔運載到另一個地點的行動，必須絕對保密。

可是，這批僞鈔還沒有駛出停車場，已給一批來歷不明的伏擊者截劫。

這批伏擊者，全部都用絲襪罩住臉孔。

苗世雄也不是沒有作防範，一場黑幫火併，立刻展開。

但最後，苗世雄一方勢孤力弱，抵擋不住對方猛烈的槍火襲擊，死傷纍纍。

甚至連苗世雄小腿也中槍，鮮血染紅了一大片。

他震驚莫名，想不到竟然會在自己的地頭上，遇上了這批不明來歷的槍手的突襲。

而且，對方軍火配備之精良，出手之冷靜和兇狠，都絕對不是一般盜賊可比擬的。

苗世雄幾經艱險，才能抽身而退，保住一條性命。

可是，他受了槍傷，而且損失了一批價值驚人的僞鈔。

這是雙重打擊。

他既驚且怒，同時也滿腹疑團。

他絕對可以肯定，這是極不尋常的黑吃黑大火併，但對方是甚麼人，他不知道？

* * *

一小時後，番叔已接獲情報，知道苗世雄那邊出了岔子。

對一般廣大市民來說，這消息固然很哄動，但却還遠遠及不上番叔那麼震撼。

他實在不敢相信，竟然有人斗膽動苗世雄的主意。

他立刻找老刀緊急商議。

老刀一坐下，就對番叔說：「這是一個可怕的陰謀，而且矛頭是指向我們的。」

番叔臉色一變：「何以見得？」

老刀沉聲說道：「外界已有傳言，說這一樁黑吃黑的血案，幕後策劃人正是番叔。」

番叔大怒，重重地一拍桌子：「荒謬！我爲甚麼要抽小苗的後腿？」

老刀壓低嗓子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擺局者既然存心嫁禍，當然會編造一些足以令苗世雄入信的理由……」

「你認爲會是怎樣的理由？」

「目前還不能肯定，但很可能會說是妒才！」

「他媽的，苗世雄算是甚麼東西，老子幾曾把他放在眼內，我操他奶奶祖宗十八代！」番叔盛怒之下，一連串粗話罵將出來。

但他的話，當然瞞騙不了老刀。

苗世雄的崛起，幾乎可算是黑道上的「奇蹟」。

但在這「奇蹟」的背後，却還是有不少「歷史因素」才能造成的。

番叔若從來不把苗世雄放在眼內，又怎會有如此激動的反應？

老刀是番叔的老拍檔，番叔的性格怎樣，老刀是最清楚不過的。

「番記，這樁事，急也急不來，照我看，還是採取主動爲上。」

「採取主動？」番叔目光大亮：「你的意思，是……向他說明一切，表明此事跟我們無關？」

「這當然也是辦法之一……」老刀沉吟着，然後欲言又止。

番叔是走江湖的，當然明白這並非上策。

「會不會弄得越描越黑？」

「這是很難說的……要是不想糾纏下去，不如索性把他幹掉！」

「這個……」番叔沉吟着，良久才道：「實不相瞞，這姓苗的，一直都對我們存有極大的威脅！可是，誰能找得到他？」

「事在人爲，他決不會長久躲藏下去的。」

「好！這樁事就交由你全權處理。」

黑幫火併　局勢急轉

江湖路，處處都是戰場。

而老刀，在江湖路上已走了大半輩子。

驟然看來，他似乎比熊抱王年輕，也更有幹勁。

但實際上，老刀的年紀，和熊抱王是不相伯仲的。

和番叔分手後，老刀回到粉嶺一幢古老大屋。

那是他出生和長大的地方，在最近幾年，他很少回到這裡來。

但這一天，他回來了。

他要好好清靜一下，好好部署下一步的策略。

要對付苗世雄，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他和番叔都知道，一天不除掉苗世雄，他們就沒有一天的安寧。

但怎樣才能把這人揪出來一刀解決？

頗費思量。

老刀在床上不斷苦苦思索，又喝了一些米酒，終於進入夢鄉。

那是不可思議的夢境，似乎一切都祇有在仙境中才可以目睹。

夢，畢竟是夢，夢醒之後，老

霍超生突然打了苗美嫦一巴，把她震跌……

刀仍然祇是孤零零地獨自躺在床上。

老刀「呼」的一聲吐出一口氣，心想：「是不是太躁熱了？」

他再也睡不着覺，獨自溜了出外。

他看見隔鄰一間屋子裡，亮着燈光。

他想起了月蓮。

月蓮是他的表妹，她比他年輕二十歲。

早一陣子，聽說她快要談婚論嫁，但後來不知怎樣，婚事告吹。

老刀對月蓮是很有點感情的，要不是因爲雙方年紀懸殊，也許老刀會向她展開追求。

月蓮不但是他的表妹，也是他的鄰居。

他走到屋外，正想敲窗。

敲窗是他和月蓮之間的一種「默契」，在這條村莊裏，除了老刀之外，誰也不會像他那樣敲窗。

他敲窗並不是用手指的指頭，而是用一枚五元硬幣。

但他找遍全身，也找不到任何硬幣。

就在這時候，窗子打開了，在月色映照下，很清楚地可以看見一張清秀嫵媚的臉。

「月蓮！」老刀微笑一下：「老表哥回來了。」

月蓮抿嘴一笑：「你終於肯認老了嗎？」

老刀苦笑着：「老並不可怕，最怕的還是寂寞。」

月蓮看着他，沉默片刻才說：「你在外面的世界，不是很多姿多采嗎？」

「不要提了，正因爲外面的事情太令人討厭，所以才回來。」

「把老家當作是避難所嗎？」

「不要老是提起我的煩事，妳不是說要嫁人嗎？怎麼到現在還獃在閨房裏？」

「遇人不淑，賠了貞操出去，豈料他是個姑爺仔。」

「妳是說眞的？」老刀愕然。

月蓮幽幽的嘆了口氣，「你看我像是跟你開玩笑嗎？到了今時今日，本小姐還沒有淪落火坑操其皮肉生涯，已算萬幸。」

老刀勃然大怒：「那個混蛋在甚麼地方？」

「你要教訓他一頓嗎？」月蓮冷笑。

「祇要妳不反對，我可以把他砍成肉醬。」

「老表哥，別再爲過去了的煩惱事情而煩惱啦，倒不如進來，陪我喝點酒吧！」

「這……個……方便嗎？」

「家裏就祇有我一個人，你說方便不方便？」

* * *

月蓮比以前豐滿了一些，尤其是她穿着睡衣的時候，一雙乳房脹卜卜的，倍添誘惑。

兩杯清酒下肚，老刀全身燙熱起來。

「這是一級清酒，而且是用『宮水』釀製的。」老刀讚嘆地說。

「你倒識貨，祇不知你又把我當作是第幾級的女人？」月蓮笑嘻嘻地，把臉龐擱在老刀肩膊上。

「表哥老啦，妳不要這樣好嗎？」

「但照我看，你是老而彌堅！」

「甚麼堅不堅的，也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

「還記得我十七歲生辰那一晚的情景嗎？」

「當然不會忘記，那一晚，妳吃了很多東西，更喝了不少清酒。」

「那時候，我還是處女。」

「妳不懂事，但却熱情澎湃……」

「我要和你做愛，但你沒有勇氣，在最後掉頭溜了！」

「那時候，妳太年輕！」

「我已十七歲！」

「但看來好像十五不到似的……」

「你錯失了機會，我的第一次，本來是應該屬於你的！」

「眞是傻話，要是眞的幹上了，一旦把肚子弄大，豈非天翻地覆一塌糊塗嗎？」

「你是江湖上的硬漢，但在這碼子事情上，却比軟皮蛇還更軟三分！」

「好馬不吃窩邊草，要找女人，外頭多的是！」

「這是你當年的想法？」

「不錯……」

「今天又怎樣？是不是又嫌我這個表妹……」

「不要再說了！妳想怎樣，悉隨尊便好了！」

月蓮紅酡着臉：「這樣說，倒像是我要强姦你似的！」

老刀搖搖頭：「不！這一次，應該說是我這個老表哥自動獻身！」

月蓮「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妳以後有甚麼計劃？」

「我打算投考女警。」

「說說笑還是認眞的？」老刀眉毛一挑。

月蓮橫了他一眼：「老表哥，我是說笑的，但你却很認眞，是不是我若眞的去投考女警，你以後就再也不理睬我啦？」

老刀的眼神，倏然掠過一陣深切的傷感。

他嘆了口氣：「是我過分敏感，但……也許這是自卑感形成的！」

「爲甚麼要自卑？你又不是個賊！」

「做賊的人，才不會有甚麼自卑感……」老刀說到這裏，倏地用力搖了搖頭，「不要再說了，時候不早，還是休息吧！」

* * *

在一艘停泊在避風塘的躉船裏，躲藏着一個受了傷的人。

他曾經中了一槍，子彈幾乎射入小腿骨裏。

這人正是苗世雄，他並不是第一次中槍，早在十幾年前，他的右胸已吃過一顆子彈。

那時候，他以爲自己必死無疑，可是，他熬過去了，那一顆子彈，非但未會奪走他的性命，反而把他磨練得像個鐵人！

他常對自己說：「反正這條命是拾回來的，就算天塌下來，也不必害怕！」

他比以前更具膽色，這種性格，使他成爲江湖上大名響噹噹的人物。

十幾年後的今天，他再度中槍，雖然槍傷位置並非要害，但要是處理不善，同樣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這是黑吃黑的火併，苗世雄當然不敢到醫院求治。

他並沒有驚惶，祇是感到憤怒！極度的憤怒！

如此機密的行動，竟然給躲藏在暗角裏的敵人猛然撲出，以致賠了夫人又折兵，損失慘重！

他咬緊牙關，自我檢討！

一個挽着藥箱的黑市無牌老醫生，老態龍鍾地爬入船艙。

「老姜！怎麼到……現在才來？」

「天氣潮濕，風濕嚴重發作……要不是看在你這張金臉份上……八人大橋也抬我不動……」

「少嚕嗦！快動手！」

「少擔心，既已來了，總不會眼巴巴瞧着你流乾血液！」

「血沒有再流，祇是傷口……有點疼！」

「廢話！子彈還沒有取出，傷口又沒有癒合，怎會不再流血！」老姜一面咕噥着，一面開始爲苗世雄治理傷勢。

在避風塘附近的一座停車場，有一輛小型貨車緩緩地駛入。

駕駛這輛小型貨車的，是一個滿臉痲子的大漢。

在駕駛座位旁邊的，是一個騷態十足的少婦。

「恒哥，我們不是去九龍塘嗎？但這裏是避風塘呀！」少婦嗲聲嗲氣地說。

大漢臉色一沉：「原來的節目，必須改變，妳在這裏下車吧！」

少婦「喲」的一聲：「恒哥，你發甚麼神經？我不依！剛才是誰給你的電話？」

大漢把手提電話一揚，吼叫起來：「快滾！我的事，妳少過問！」

少婦被他這麼一吼，登時花容失色，急急打開車門，咬碎銀牙地走了。

大漢把小型貨車停泊好之後，匆匆趕往避風塘。

他叫阿恒，是苗世雄最信任的心腹手下。

* * *

小腿內的子彈已取出，老姜的臉白得像是紙張一樣，彷彿大量失血的並不是苗世雄，而是這位年紀老邁的無牌醫生。

「你……好好休息吧……祇要傷口不發炎……相信一定會沒事……」

「要好好休息的，也許是你而不是我！」苗世雄怪笑起來。

「小苗……照我看……你這一次失手，極可能是壞在自己人的手上！」

「除了子彈必須由你老人家取出之外，其餘的事，我會解決，用不着你費心！」

苗世雄一面說，一面掏出一大疊千元鈔票，拋給老姜。

老姜接過鈔票，看了大半天才說：「這是甚麼意思？這疊東西，大概是五萬還是六七萬？」

苗世雄道：「我也不知道，但這區區小數，是你老人家應得的。」

老姜冷哼一聲：「小苗，你看錯人了，老姜雖然又老又窮，但却不是那種見錢開眼唯利是圖的人，這些錢，我是不會要的，以免給你甚至是我自己，都瞧不起老姜這個人！」

語畢，把那一疊千元鈔票拋還給苗世雄，然後巍巍巔巔地爬出船艙外。

豈料他還沒有爬出艙外，突然感到左邊小腿一陣寒涼，回頭一望，猛然看見一把短小的飛刀，直插入小腿之內！

他莫名其妙地望着苗世雄。

他不敢相信，這一把飛刀是苗世雄射出來的。

但船艙內除了苗世雄之外，還會有誰？

除非是鬼！

「這裏……有鬼嗎？」老姜忍不住呻吟地叫了起來！

「如果說射出這一刀的不是個人，那麼，我承認自己是一隻鬼！」苗世雄的表情，看來十分陰森怪異，「凡是不肯接受我好意的人，都得吃這一刀，老姜，你能體諒和明白嗎？」

老姜怔呆半晌，隨即苦笑不迭：「我明白！完全明白！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苗世雄神情淡漠地揮着手：「祇要你走得動，當然可以離去！」

老姜的臉更蒼白了，但却居然沒有半點怨懟之色，反而又笑了一聲：「小苗不愧是小苗，這一刀，好不爽快，好不痛快！」

他終於走了。

他沒有接受苗世雄數萬元的「診金」，祇是要了他的一把飛刀。

* * *

要瞭解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事。

但苗世雄很瞭解老姜，老姜也很瞭解他眼中的「小苗」。

所以，這一刀，老姜沒有怨恨，苗世雄也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在別人眼中看來，這是絕對無法可以理解的。

就連跟隨着苗世雄多年，多次共同出生入死的阿恒也不瞭解。

他是親眼看着老姜血淋淋地離開躉船的。

苗世雄也沒有隱瞞事實，把事情向阿恒坦白相告。

阿恒聽了，祇是說：「我一定不會要刀，我會要錢，無論雄哥給我多少，都一定會收下。」

苗世雄哈哈一笑：「這正是你遠比老姜聰明的地方……可是，像老姜那樣的老頑固，世間上畢竟越來越少了。」

阿恒道：「不管我要的是金錢還是飛刀，我對雄哥是忠心不二的。」

「這個我比誰都更明白，可是，在我們當中，出現了叛徒！」

「不錯……」阿恒欲言又止。

苗世雄冷厲的眼神立刻射在他的臉上：「爲甚麼吞吞吐吐，是不是已經查出叛徒是誰？」

阿恒遲疑半晌，臉上立刻吃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是誰抽我的後腿？快說！」

「是……霍先生！」

「霍先生？那一個霍先生？」

「是美嫦的男朋友霍超生！他這一次從上面偷渡抵港，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對付你！」

「霍超生！果然是這渾蛋！」

「雄哥，也許我的消息來源並不太可靠，希望你可以從其他方面加以求證！」

「我會的！我一定會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 * *

凌晨三點半。

萍姐甫從酒吧回到寓所，她是個江湖中翻滾多年的女中豪傑，雖然近來已盡量減少無謂的應酬，但每星期總還是有一兩次無可避免的夜歸。

夜歸人，不一定是指男人。

男人可以是夜歸人，女人也同樣可以是夜歸人。

有一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夜歸人」，那是萍姐最喜愛的一首歌。

當她從踏入電梯開始，就一直在哼着這首歌：「無端湧起了霧一層，霎時遮斷了月一恨，我悄悄地望，我悄悄地等，又送走了一黃昏。

「眼看穿過了霧一層，也有模糊的燈一城，我帶一份怨，我帶一份悶，又數遍了夜歸人……」

當她哼到這裏的時候，電梯門打開。

一陣令她感到陌生而又令她大爲驚詫的歌聲，同時接着响起。

那是一個她感到陌生的歌聲，但歌曲曲詞和旋律，却又是她最熟悉不過的。

那是「夜歸人」的下半闕：「這茫茫的霧，像堵上的門，怕夜歸人路也難問，這沉沉的夜，像失去了魂，怕早睡了夢也難穩。

「眼看穿過了霧一層，也有模糊的燈一城，我帶一份怨，我帶一份悶，又數過了夜歸人。」

最後一段，是萍姐和那人一起合唱的。

萍姐的嗓子很不錯，每每在卡拉OK場合中，大出風頭。

但那男人歌聲，也很出色，不但沉渾有力，而且富於感情，充滿着磁性魅力。

這人赫然竟是霍超生！

＊　＊　＊

萍姐雖已有五六分酒意，但距離喝醉的階段還很遠。

她是頭腦清醒的，但眼眸間却似是升起一層濃濃的霧。

「是你？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她睨視着這高大粗豪，渾身是勁的男人。

「用自己的一雙腿走來。」霍超生牢牢地凝視着她的臉。

「這是第九流的幽默。」

「但我有第一流的感情。」

「你不是已經有了女朋友嗎？」

「那是以前的事，但今夜，我寂寞。」

「你寂寞，關我甚麼事？嗯……你怎會懂得唱這首歌呢？」

「我懂得唱這首『夜歸人』，是因爲知道這是妳最喜歡的歌曲，所以急急惡補。」

「你在暗中調查我的一切嗎？」

「談不上這麼嚴重，有關於萍姐的喜好，隨便問問蟹爪哥，已略知一二。」

「蟹爪是個多事的人，但你比他更多事。」

「現在的香港，本來就是多事之秋。」

「要不要進來喝杯酒？」

「妳還沒喝夠嗎？」

「客人既已在門外恭候多時，再陪君多喝兩杯，却又何妨？」

＊　＊　＊

夜更深，客廳中播放着旋律優美的音樂。

萍姐在浴室門外，用髮刷梳動她那一頭烏黑柔軟的髮絲。

她剛沐了浴，胸前裹着一條色彩繽紛的大毛巾。

大毛巾只能把她的胸脯遮掩一半。

她是體態豐腴，膚色欺霜賽雪的女人。

「我來幫妳。」霍超生一手捧着酒杯，一手摸向她的粉頸。

「你來幫我些甚麼？」萍姐冷冷地瞥他一眼。

「妳喜歡我怎樣幫妳，我便照着妳的吩咐怎樣去做。」他說。

「你想扮演男僕的角色嗎？」

「反正今晚說不出的寂寞，那又有何不可？」

「但我需要的並不是一個男僕，而是一個奴隸。」

「好的，妳喜歡我做奴隸，我現在便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奴隸。」

「奴隸是不會忠心的，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叛變！」

「就算叛變，也是將來的事，但今晚……」

「今晚你願意服從我的命令？」

「絕對願意。」

萍姐嬌笑起來：「你眞多心！」

霍超生道：「爲甚麼不說我多情？」

「多情？」萍姐在他臉上狠狠的抓了一把，「你有了女朋友，還在外面風流快活，簡直是寡情薄倖的臭男人！」

「別再提美嫦了。」

「又是她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對嗎？」

「我沒這樣說，只是……」

「因你這個臭男人貪新忘舊，移情別戀？」萍姐用試探的語氣問。

「妳若一定要這樣說，我是不會否認的。」

「你喜歡我嗎？」

「當然喜歡。」

「你不是爲了我這種女人而忘記美嫦吧？」

「妳，也許只是其中一半的原因。」

「另一半的原因呢？」萍姐立刻追問。

霍超生陡地面露複雜而古怪的表情，他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說：「我這一次到香港，目的只是爲了要對付一個人。」

「這個人不會是我吧？」

「當然不是！」霍超生臉色漸漸

顯得有說不出的凝重，「我是專程抵港對付苗世雄的！」

他說的話很認眞，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萍姐呆住了，她呆楞楞地看着眼前這男人。

這人說的話，令她有着難以置信的感覺。

但她知道，霍超生說的話是眞的！

這男人帶着苗美嫦潛入本港，其目的竟然是要狠狠地對付苗美嫦的兄長苗世雄！

＊　＊　＊

江湖路，風雲起伏。

雖然已近黎明，但雷博禮仍然睜大眼睛，紋風不動地坐在辦公室的大班椅上。

這是笠原以前的辦公室，而這張大班椅，也是笠原每天都坐在這上面的。

從第一天坐上這大班椅開始，雷博禮就感受到無窮無盡的壓力，從大班椅的四周籠罩而至。

位高勢危，樹大招風，這張椅絕不容易坐得穩。

但雷博禮並沒有退縮。

既然坐了上去，就絕對不能輕萌去意。

笠原是在生前把雷博禮送上這黑道寶座上來的。

有人說笠原好眼光，但也有人猛烈批評笠原用人不當，遲早壞了偌大的基業。

擁護雷博禮的人雖然不少，但抗拒者亦大不乏人。

最少，笠原之死，對雷博禮來說，就是一項沉重的打擊，也是極嚴峻的挑戰。

是誰有這麼大的本領，斗膽行刺笠原？

這是一樁懸案。

在警方而言，固然是尚未破解的懸案，對雷博禮來說，此一血案的嚴重性，更是難以形容的。

＊　＊　＊

辦公室門外，忽然响起一陣清脆的脚步聲。

很明顯地，那是女人高跟鞋所發出的聲音。

沒有人能單憑高跟鞋的脚步聲，從而判斷女子是否一個出色的美人兒。

但雷博禮却可以肯定，來者並不是安妮。

安妮的脚步聲，他是最熟悉不過的。

但在這時候，除了安妮之外，又還有誰會走到這辦公室門外？

答案很快就出現了。

她是一個氣質高雅的東方女郎——齊籐麗！

對於這位女强人，雷博禮是絕不陌生的，他知道，這女郎有着不可思議的背景。

她是有丈夫的，但她的丈夫，從來不在公開場合中出現，以致許多人都以爲，她還沒有結婚。

但無論怎樣，她擁有强大的實力，那是無可置疑的。

「爲甚麼到這裏來？請坐下慢說。」雷博禮仍然坐在大班椅上，連欠一欠身也懶得。

顯然，他是在擺高姿態。

他在齊籐麗面前擺出姿態，是因爲他知道，她也是一個傲慢的女郎。

他不想一接觸，自己就處於下風。

齊籐麗是美麗的，也是傲慢的(也許只有在高凱面前才例外)。

齊籐麗落落大方地坐了下來，嘴角露出了一絲讚賞的微笑。

「果然是很聰明的男孩！」她緩緩地自手袋裏取出一個銀亮的烟匣。

她抽出了一根香烟。

雷博禮只是把一個打火機推向她面前。

但她看也不看一眼，就把手裏的一根香烟揑碎。

「這是不禮貌的動作。」他在提醒她。

齊籐麗目光閃動，她臉上沒有太濃艷的化粧，更顯得臉龐輪廓清雅動人。

「你是否對笠原絕對忠心？包括對他的女兒安妮，也同樣忠心不二？」

雷博禮不答。

她在摸自己的底，她並不是個簡單的女人。

齊籐麗並不急於再度進逼，她只是幽幽的嘆一口氣：「可惜無論對笠原怎樣忠心，都是多餘的，因爲直到現在，你仍然未能爲他洗雪沉寃！」

「這是我們組織中的事，毋庸旁人置喙。」

「衆口悠悠，又豈是一句『毋庸旁人置喙』便可以輕輕化解得了的？」

「聽說高家二公子，最近和妳常有往來，難道又不怕外間悠悠衆口，蜚短流長嗎？」

「這是我和他的事，毋庸旁人置喙。」她嬌笑着，詞鋒既似刀一般利，又似是帶着無限迷人的嬌俏。

「妳若以爲高凱在妳指掌間頭暈轉向，不辨東西南北，恐怕會是一件錯得離譜的事。」

「不要再說高凱了，何不談談我們之間的事？」

「妳我之間，清淡如水，又有甚麼好談的？」

「大可談談生意經。」

「敝公司暫時沒興趣跟外間任

何人合作。」

「我們可以談談的生意經，並不是一般商務事宜，而是一份絕對機密的『江湖人檔案』，其編號是MWBQ399。」

「『江湖人檔案』？」雷博禮的臉色立時變了。

「不錯，你是江湖中人，大概不會對『江湖老莊』的名號感到陌生吧？」

江湖老莊！

一個絕不尋常的名號。

那是一個組織的名號，也可以說是「特種私家偵探」。

但這種「私家偵探」卻又有其特異之處，因爲「江湖老莊」從不接受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社團組織的僱聘。

但只要是「江湖老莊」有興趣的事，這組織中人就會鍥而不捨地努力追查到底。

而且，只要事情一被列入「江湖人檔案」，其可信程度幾乎是百分之一百。

這是跡近乎現代都市的神話故事傳說，使對這種神話傳說深信不疑者，卻大不乏人。

「這檔案的主要內容是不是和笠原先生有關？」

「聰明！」

「妳怎會有這份檔案的？」

「『江湖老莊』把一切功夫做妥了，當然要把貨品銷售出去。」

「就算『江湖老莊』要把檔案出售，也應該找我才對，怎會和妳這個局外人扯上了關係？」

「因爲『江湖老莊』知道，我的出手會比你闊綽得多。」

「笑話！妳未免把我們這個集團瞧得太渺小了。」

「論財勢，笠原老大哥遺下來的基業，當然不弱，但你一直不敢胡亂花錢，一直以來，都抱着穩紮穩打的保守態度，戰戰兢兢的艱苦經營，對不？」

「……」雷博禮的臉色已變了。

這東洋女子，果然不比尋常，甚至比想像中更加厲害。

「難道妳肯爲了這份檔案而大灑金錢嗎？」

「廢話！五千萬的現金，早已送給了『江湖老莊』，只是你這位龍頭老大仍懵然不知罷了！」

「五千萬！」

「怎麼？連你聽了也覺得嫌貴嗎？」

雷博禮長長的吐一口氣，沒話說。

他感覺得到，自己已給這個傲慢的女子「看死」了。

他轄下的集團公司，當然不會連五千萬也花不起，但問題是花在甚麼樣的用途上。

要是爲了一份「檔案」而一擲五

千萬大元，這責任他恐怕還是負不起的。

齊籐麗冷笑着：「雷先生，你甚麼時候生日？」

「還有三個月……」

「好吧！我可以把這份檔案當作是你的生日禮物，但卻有一個條件。」

「請說！」

「你對笠原老大哥的忠心，那是沒話說的，反正他已作古人，但他的女兒安妮……」

「她是我的太太。」

「笑話！你和她祇是胡攪在一堆的男女。」

「我抗議你出言侮辱安妮！」雷博禮忿然站立起來。

「我偏就是要侮辱她，你敢把我趕出去嗎？我肯定，她是個淫娃蕩婦，男人無數，是個爛賤粗貨！」

齊籐麗是激動的，她絕對不是在說笑。

她的話，令雷博禮既感震怒，也大爲驚詫。

而且，那種驚詫的程度，更甚於心中的怒意。

他要弄清楚一件事——齊籐麗爲甚麼對安妮存有如此深刻的恨意？

在此之前，他從沒想過，像齊籐麗這樣的女子，居然會認識安妮，更沒想到，她竟然會對安妮如此地憎恨！

在事情沒有水落石出之前，那是絕對不易理解的。

* * *

雷博禮面對着情緒激動的齊籐麗，他自己反而冷靜下來。

事實上，他並不是個容易衝動的人（他若是這樣的人，笠原也不會把重任委托給他）。

在接下來的三分鐘，齊籐麗也沉默下來。

也許，她也覺得自己的舉止，未免是有點過份了。

又過了片刻，雷博禮爲她斟了一杯酒。

「這是一九七二年的法國紅酒，放心，裏面沒有迷魂藥。」

她把那杯色澤深沉而瑰麗的紅酒接過，一仰而盡，然後才說：「也許眞的沒有迷魂藥，但未必沒有山埃。」

「歡迎妳的幽默感又再回來。」

「在某種情況下，我通常都是一位很有品味和有教養的女子。」

「祇是偶然失控？」

「縱使看來是失控，也許祇是計劃的一部份。」

「妳是美麗的女人，妳的本身，就是對付男人的最佳武器。」

「你是不是個正常的男人？」

「是的。」

「但你似乎對我這個美麗的女人毫不動心。」

「動心不動心，都是心裏的事，妳又怎能看出來？」

「錯了，女人的直覺，不但敏銳而且準確，更尤其是聰明的女子。」

「妳也許祇是自作聰明，自以爲是。」

他倆的說話，既似針鋒相對，更似是在互相挑逗。

至於在這挑逗的背後，彼此在打甚麼樣的算盤，卻又是另一回事。

* * *

天色已亮。

齊籐麗蜷伏在雷博禮的身旁，神態冷艷。

「你要的檔案，我立刻就可以給你。」

「我相信妳不會食言。」

「但你已背叛了安妮，對她不忠。」

「妳爲甚麼對她有着濃厚的敵意？」

「你想知道眞相，爲甚麼不去問她？」

「妳若不肯說，我是不會繼續查根問底的，人在江湖，不必要的煩惱和是非實在太多了，又何苦再去火上加油？」

「你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

「錯了，而且錯得厲害。」雷博禮長長地嘆一口氣：「我若是個懂得明哲保身之道的人，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裏，更不會遇上妳這樣的女人。」

他說的都是事實。

齊籐麗沒有再反駁，祇是淡淡一笑。

雷博禮並不是個風流人物，但他卻很有審美眼光。

論姿色、論體態，她比起安妮，無疑是更勝一籌的。

「雷先生，再見！」她向他輕輕道別。

她已把檔案資料留下，那是一張電腦磁碟。

* * *

齊籐麗走了，她來的時候像是一陣風，走的時候卻宛似一團霧。

一團濃厚而神秘莫測的霧。

價值驚人的檔案資料，已擺放在桌上。

這是笠原生前每天都接觸的辦公桌，而這檔案上的資料，卻紀錄着有關笠原遇弒的眞正內幕。

雷博禮忍不住心頭陣陣狂跳。

他要爲笠原報仇，但到底誰是兇手？

眞正的答案，當然祇有一個。

但這答案，卻是雷博禮做夢也猜想不出來的。

* * *

下午，忽然刮起狂風暴雨，街道上到處變成了汪洋澤國。

這是一場罕見大雨，黑色雷暴警告已發出。

在避風塘外，忽然有三輛小型客貨車駛至。

三輛小型客貨車甫停下來，立刻就湧出了十幾個彪形大漢，冒雨衝向停泊在避風塘岸邊的一艘躉船。

一個老漢睹狀，正待喝止，但他還沒有開口，已給兩名大漢推入海中。

這是一羣見慣廝殺場面的殺手！

爲首一人，赫然竟是老刀！

老刀終於找到這裡來了，他奉了番叔之命，務須把苗世雄剷除。

苗世雄本是番叔的拍檔，但這時候，他却成爲了番叔的眼中釘。

老刀早已廣佈眼線，無論如何一定要把苗世雄揪出來，及早解決。

可是，他這一次竟然撲了個空。

苗世雄的確曾經匿藏在這艘躉船上，但却在半小時之前聞風先遁，乘搭一艘小型快艇遠颺而去。

* * *

苗世雄的傷勢，說輕不輕，說嚴重也不算太嚴重。

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更尤其是他獲悉霍超生竟然會暗算自己，那種感覺實在可怕。

他並沒有懷疑美嫦。

美嫦對他是骨肉情深的，但她畢生最鍾愛的男人，却在暗中對付她唯一的胞兄。

霍超生爲甚麼要這樣做？他是爲了金錢上的利益，還是另有幕後人在暗裡指使？

但不管是甚麼理由，這人都絕不可以輕恕。

這一次，他能夠及時避開老刀的追殺，也全憑是阿恆的功勞。

原來阿恆早已在老刀的身邊佈下臥底，否則，這一次苗世雄勢必難逃劫數。

* * *

下午四點五十分，番叔在一間私人俱樂部裏打牌，坐在他對家的是初出道的女歌星沈麗妍。

沈麗妍，十九歲，歌喉不錯，樣子更是甜美可人。

但她今天手風欠佳，八圈不到，已輸了七八萬。

大贏家是番叔，他最少贏了十幾萬。

十幾萬元，對番叔來說，祇是九牛一毛般的區區小數，他老人家當然不會放在心上，但輸了七八萬的沈麗妍，她的俏臉早已一片漲紅。

番叔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祇是對沈麗妍的美色大感興趣。

牌局散後，番叔邀約，請她吃晚飯。

沈麗妍却搖搖頭，推辭說：「不！今晚約了家人吃飯，請恕失陪。」

番叔哈哈一笑：「妳父母早已移民往加拿大，妳在香港還有甚麼親人？」

沈麗妍瞪大了眼睛：「你怎會對我的家事瞭如指掌？」

「娛樂圈，本來就是透明的玻璃缸，妳身爲一個藝人，許多事情都會給盡忠職守的娛樂記者在報刋雜誌上一一披露。」

「想不到你這樣的人，也會留意那些八卦保水報導？」

「別的女藝員女歌手，我是不會理會的，但妳却不同，因爲妳和我的初戀情人有八九分酷肖。」番叔很認眞地說。

沈麗妍聽了，立刻「嗤」一聲笑了起來：「這些粵語殘片時代的舊橋，虧你還會使用。」

番叔嘆了口氣：「妳錯了，請看看吧！」

他一面說，一面從錢包裏取出一張殘舊不堪的照片，沈麗妍祇是看了一眼，陡地呆住。

番叔的話，居然是眞的。

照片中有一男一女，男的是番叔，那時候他還很年輕，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和他在一起的，是一個年輕貌美，身材也相當不錯的少女。

這少女的容貌，果然眞的十分酷肖沈麗妍。

「怎樣啦，妳現在還會批評我嗎？」

「說句眞的，她比我漂亮多了。」她祇好委婉地說。

番叔嘆了口氣：「我活到這把年紀，曾經和不少女人結下露水情緣，但眞正令我動上眞感情的，却祇有她一人而已。」

他的語氣，顯得無奈而傷感，在他而言，那是相當罕有的。

沈麗妍看着他，一雙妙目水靈流動，再也不是剛才那副冷冰冰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

「既然妳對我這個粗漢子不感興趣，咱們還是各走各路吧！」番叔說。

「要是我改變主意呢？」

「那麼，這一疊鈔票就是妳的。」番叔把十五萬元大鈔遞向沈麗妍。

沈麗妍急急搖頭：「我不是這個意思。」

「妳也許不是這個意思，但我却是這個意思。」番叔又嘆了口氣：「我現在是甚麼年紀了？難道還

可以和妳這樣年輕漂亮的女郎慢慢培養感情嗎？」

沈麗妍陡地一笑，半晌才說：「你的話說得太直接，也太傷人了，更尤其是傷害了你自己。」

番叔呵呵一笑：「與其兜兜轉轉故作含蓄，還是不如擺明車馬把話講清楚一些好。」

「你想我怎樣？」

「不怎麼樣，有人說：『每個女人都總有個價錢。』妳相信嗎？」

「不！我絕對不會相信這些刻意侮辱女人的所謂『名言』，最少，世間上有不少女性，是寧死也不屈服於淫威之下的，更何況祇是金錢物質上的引誘。」

「說得好，妳是這種女人嗎？」

「我希望自己也是一個這樣的女人，」沈麗妍幽幽的嘆息一聲，「可惜我不是！」

「這樣說來，我最少還是有點希望的。」

「你雖然年紀大一些，人也肥胖一些，但並不難看。」

「不難看的意思，是否等於也不怎麼好看？」番叔苦笑着。

沈麗妍「嗤」的一聲笑了起來：「想不到你這個人也很有點幽默感。」

番叔凝注着她秀麗動人的臉龐：「願意陪我喝點酒嗎？」

「有何不可！」她嫣然一笑。

「妙哉！妙哉！」番叔也高興地笑了起來。

* * *

送走了沈麗妍，番叔連續抽了兩口雪茄。

他沉醉在濃郁的烟霧中，腦海裏思索着一連串重大的問題。

他在等老刀回來。

一小時後，老刀出現了，他的眼神看來一片灰黯，而且顯得相當疲倦。

番叔爲他斟了一杯XO：「別緊張，鬆弛一下神經慢慢再說。」

老刀呷了一口酒，隨即苦笑道：「就算神經怎樣鬆弛，但外面的形勢，還是十分緊張的。」

「那姓苗的怎樣了？」

「照我看，在咱們的陣營裏，似乎有內奸！」

「何以見得？」

「在避風塘躉船追殺姓苗的行動，雖然十分快捷迅速，但仍然走漏了風聲，若不是咱們的內部出現了問題，決不會失手！」

「唔！我也是這麼想……」番叔沉吟着，「照你看，最有嫌疑的是誰？」

「青面海！」

「你爲甚麼懷疑他？以前，你對他不是非常信任的嗎？」番叔奇怪地望着老刀。

老刀「哼」一聲：「就算是再可靠的手下，祇要他有了某一種弱點，情形就會改變！」

「他有甚麼問題？」番叔又繼續抽雪茄，臉上的神情很不好看，「青面獸的性情，你和我都相當清楚，他是個不嫖不賭也不酗酒的人，實在很難可以想像得到，他究竟還有甚麼弱點？」

老刀冷冷一笑：「雖然他不嫖不賭不喝酒，但却自以爲是，竟以文人自居！」

「以文人自居？」番叔愕然地望着老刀，「這是甚麼意思？」

「近年來，他喜歡玩古董、買字畫、聽古典音樂，更看上了一個系出名門，書香世代的所謂甚麼『奇女子』。」

「她是誰？」

「褟雅霜。」

「這女人，少說也有三十歲吧？聽說她肚子裏頗有點文墨，年輕時曾嫁給一個億萬富豪的兒子，但那小子却是如假包換的失匙甲萬(有名無實)，兩口子的婚姻維持不到兩年就散了！」

「不錯，這女人看來道貌岸然，實則天生浪漫風流，和她有過一手的入幕之賓，不計其數，偏偏她相格清奇，甘願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者，依舊大不乏人！」

「哼！青面海是甚麼底子，憑甚麼跟這種女人打上交道？」

「以前，我對這脈絡也是不甚了然的，但最近，才發覺其間大有蹊蹺！」

「有甚麼問題？」

「青面海之所以能夠和褟雅霜那樣的女子走在一起，全然是有人暗中擺局，穿針引線！」

「哦？有這種事？那幕後人是誰？」

「一個叫阿恒的老江湖！他既是苗世雄的心腹手下，也是褟雅霜的表哥！」老刀沉聲說。

番叔聽到這裏，不禁恍然大悟。

他冷哼一聲：「這就是了，想不到苗世雄的手下，也有這樣的人材，竟然深謀遠慮，老早就在咱們的身邊佈下了棋子。」

老刀緩緩地點了點頭：「那個阿恒，外表看來粗魯不文，胸無城府，實則做事極有分寸，並非一肚草之人！」

番叔冷冷一笑：「好一個青面海，竟然爲了一個騷貨背叛組織，這樁事，就交由你去處理吧！」

老刀臉上木無表情。

有了番叔這句話，他當然知道應該怎樣對付青面海！

* * *

青面海，四十歲不到，皮膚白淨，常架着一副金絲眼鏡，看來一表斯文。

但他却是著名的金牌殺手！論戰績，他比起老刀那樣的戰將，也是不遑多讓的。

這一天清晨，他帶了一卷字畫，神采奕奕地來到禤小姐的寓所。

他按響了門鈴，過了片刻，她懶洋洋地走出來開門。

她是睡眼惺忪的，但却絕不是蓬頭垢面的模樣。

她的臉龐輪廓清秀，雖然瘦一點，但却窈窕，腿長，更有冰肌玉骨般的美人格局。

「喲，你又帶了甚麼東西進門呀！」她淺笑着，頰上出現了令人心醉的梨渦。

「是齊白石的眞跡！」青面海語氣興奮地說。

禤雅霜把畫卷接過，却沒有打開，祇是隨便地放在桌上：「眞是傻氣十足，我祇要你這個人就夠了，名畫再珍貴，也比不上有情郎呀！」

這裏祇有他倆，並無第三者。

要是有第三者在旁聽見這些話，必定感到肉痲之至。

但這些肉痲得足以令人骨痺的話，却居然會出於禤小姐的口中。

而且，在青面海聽來，這些話不但毫不肉痲，反而受用之極。

他笑得飄飄然，大有置身於雲霧間之感。

「眞對不起，我驚擾了妳的好夢！」

「又是另一句傻話！」禤雅霜把俏臉擱在青面海的右肩上，「你又不在我身邊，本小姐連睡都睡得不安穩，又何來甚麼好夢！」

「少給我裝神弄鬼，我要淋浴。」她又說。

「好！天氣悶熱，沐個浴出來，精神爽快。」青面海嘻嘻一笑，「我在廳裏坐坐。」

「我要洗一洗頭髮。」

「要不要我幫忙？」

「最好不過！」她抿嘴一笑，然後婀娜多姿地走入浴室。

* * *

青面海年輕時曾做過理髮師，那時候，每天都要爲顧客洗頭。

以往是爲別人洗頭，現在也是爲別人洗頭，但今時往日却有天淵之別。

以往，他爲別人洗頭，是爲了謀取兩餐清茶淡飯，而且顧客都是男人。

那些顧客，不少都是來自貧苦大衆階層，滿身臭汗有之，頭髮骯髒得驚人者更是十分平常。

禤雅霜疲慵地靠在他身邊，嘴角沁出獨特的微笑。

「我可以問妳一個愚蠢的問題嗎？」青面海忽然在她耳邊說。

她瞟了他一眼：「甚麼事神神秘秘？」

「我要妳保證，無論這個問題有多愚蠢，也不能取笑我。」

「對不起，你可以把這問題吞回到肚裏去，因爲我是不會隨便保證這個那個的！」

「連一次都不能破例？」

「爲甚麼要破例？你是我的甚麼人？」

「我……我是妳的好朋友，好知己！」

「那祇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別把這種事情看得太認眞。」

「妳是那種隨隨便便的女人嗎？我不相信！」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男女之間的事，總要隨緣，半點也不能勉强。」

「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

「現在當然很好，」她向青面海眨了眨眼睛，「但你若一定要我保證些甚麼甚麼的，那就不太好了，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青面海不住的在搖頭，又長長地嘆一口氣，「女人這種動物，眞是令人難以理解。」

「你眞的打算把那個愚蠢的問題吞回到肚子裏嗎？」

「當然不！就算明知道妳取笑我，嘲諷我，我還是要問一問的。」

「請說。」她又眨動着動人的眼睛。

「妳願意嫁給我嗎？」青面海鼓起了勇氣才問。

她沒有笑，但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

她既沒有答覆，也不再眨動她那美麗動人的眼睛，祇是在穿衣服。

青面海望住她。

他失望了。

她這樣的反應，當然是拒絕了他的求婚。

等到她穿上衣服，連高跟鞋也套入脚跟之後，他才吶吶地說：「對不起，是我表錯情了。」

「你在向我道歉嗎？」

「是的。」

「不錯，你是應該道歉的，」她冷冷地盯着青面海的臉，又過了好一會才道：「你不該等到今天才向我求婚，你可知道，我等你這一句話有多久了？」

聽見她這兩三句話，青面海楞住了，他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禤雅霜在他鼻尖上用力捏了一把：「怎麼了？是不是忽然改變主意，不肯娶我做老婆啦？」

她這麼一撒嬌，青面海陡地興奮得大叫起來。

他立刻抱起她，瘋狂熱烈地吻她。

她笑了，她的笑意充滿着甜蜜，比起最甜最香的蜜糖還更誘人。

在這一刻，青面海感到自己是世間最幸福的男人，何況他早已下了決定——爲了雅霜，無論要付出甚麼樣的代價，都絕對是值得的！

事實上，爲了這個女子，他早已押下了重注！

* * *

纏綿不已的時光，當然是最愉快最甜蜜的。

却料不到有人忽然潛入屋內，而且是一個身材胖大的大胖子。

當青面海忽然發現這個大胖子的時候，他當然又驚又怒。

他怒喝一聲：「甚麼人！你是從甚麼時候竄進來的？」

大胖子嘻嘻一笑，大模大樣地在客廳的沙發上一屁股坐下。

禤雅霜忽然把青面海拉開一旁，沉聲說道：「你不是連這個人都不認識吧？他……他是金幕廬的猛將！」

「金幕廬高氏家族的人？」青面海的眼色倏地變了，「他是熊抱王？」

「不錯，老子就是最喜歡看女人脫得一絲不掛，在男人胯下嬌啼婉轉的熊抱王！」

熊抱王！

這個潛入禤雅霜香閨的大胖子，竟然是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好一陣子的熊抱王？

他是怎樣潛進來的？

* * *

熊抱王，是金幕廬高老太爺麾下最寵信的一員大將！

高老太爺目前已在夏威夷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他早已打出了大好江山，而且宣佈退休，把基業交托在兩個兒子的手上。

其中當然以高凱的辦事能力，最值得高老太爺的信任。

但熊抱王的助力，也是不可輕視的。

誠然，熊抱王年紀大了，也無復當年之勇，但俗諺有云：「爛船尚有三斤釘」，這位黃昏戰將的威力，依然未容小覷。

雖然高家少爺高凱屢次向他提出，希望他早一點退出江湖，不要再冒險，但高凱的好意，始終未爲熊抱王所接受。

「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這是熊抱王永遠不變的信條。

* * *

熊抱王雖然身形胖大，十根手指粗而短，但要潛入一層住宅樓宇單位，對他來說絕對不是一件難事。

然而，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青面海對這位江湖前輩的一切所知有限。「既然尊駕是熊抱王，當然不會是一般藏頭露尾，偷偷摸摸的鼠輩，但你這種行徑，未免令人生疑！」

「哈哈！說得好！但你可知道，老子爲甚麼要潛入這裏？」

「人心隔肚皮，閣下打的是甚麼主意，只有你自己才最明白！」青面海悻悻然地說。

「錯了！老子是個糊塗人，往往做了一大堆事情，也不曉得究竟所爲何事，就像這一次，不知如何，忽然動了惻隱之心，便渾渾噩噩地走了進來！」

「閣下語焉不詳，可否說清楚一點？」

「嘿嘿，閣下這把年紀，居然還可以梅開二度……」

青面海的臉色變了。

這大胖子居然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屋內，眞是可惡可恨。

他再也忍耐不住，出拳揮向熊抱王的臉。

但却給禤雅霜及時制止：「且慢！」

熊抱王氣定神閒，悠然地說：「還是禤小姐識得大體，有事慢慢商量好了，何必動粗！再說，我只是個毫不相干的局外人，眞正要對閣下不利的，另有人在！」

青面海臉色一變，沉聲道：「你在胡說甚麼？」

熊抱王嘆了口氣：「人在江湖，誰不結怨？誰個沒有一身牙齒印(怨隙)？只是，你這一次惹的痲煩，未免是太大了！」

青面海深深吸一口氣：「甚麼意思？」

熊抱王冷冷一笑：「番記是甚麼人？老刀是甚麼人？海老兄，你不會懵然不知吧？」

青面海的臉色更難看了，他的一雙拳頭又再緊握着。

「別緊張，我若要對你們不利，早在兩位翻雲覆雨欲仙欲死之際便出手，用不着到這個時候瞪着眼瞧你老人家怎樣向我張牙舞爪！」

「熊老兄，請直接一點說出來意！」青面海强忍着。

「老實說，老子跟閣下，雖無交惡，亦無交情，閣下是死是活，我是不會放在心上的，但禤小姐的師傅，多多少少總跟我有點淵源，這一趟你惹下的痲煩，其實也是禤小姐的痲煩，要是我知情不報，袖手旁觀，恐怕……咳咳……」

青面海陡地轉過臉盯着禤雅霜：「妳有甚麼師傅？」

禤雅霜「哼」一聲：「我拜的師傅可多着哩！有教繪畫的、有教彈琵琶的，也有教西洋土風舞的，還有教車師傅……」

「那些師傅，都不必提了，」熊

抱王呵呵一笑，「要提師傅，只要提一個名字就已足夠！」

「那人是誰？」青面海急急追問。

熊抱王沉吟半晌，才一字一字的說：「他就是蕭朗然！」

青面海怔住了，他怔呆了大半天，才道：「你是說蕭朗然？『無敵千王』蕭老三？」

「除了蕭三公子，千門中又還有誰值得老子念舊？」

提起蕭朗然，可算是現代大都市一位傳奇人物。

他既是「無敵千王」，也是著名的「及時雨」，爲人仗義疏財，黑白兩道曾受其恩惠者，頗不乏人。

但青面海怎樣也想不到，禤雅霜居然曾拜蕭朗然爲師。

熊抱王跟蕭三公子，是多年相交，而且彼此份屬同鄉，只是外界甚少知曉而已。

青面海吸一口氣，問熊抱王：「你怎知道我惹上了麻煩？」

熊抱王呵呵一笑：「你斗膽跟禤小姐糾纏不清，少不免也跟苗世雄那邊大有瓜葛，根據這些蛛絲馬迹，只要稍爲動動腦筋，便會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

青面海嘆道：「果然薑是老的辣，佩服！佩服！」

「且慢！老子可不認老，正是雄風猶在，你休得含血噴人！」

「熊老兄，不要說笑了，照你看……」

「還有甚麼好看的，番記、老刀那邊廂早已下了『必殺令』，要對付你這個超齡二五仔（背叛者）！」

「哼！一人做事一身當……」

「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但番記、老刀並非善男信女，禤小姐無論如何，也脫不了關係！」

「事到如今，是否三十六計，走爲上着？」

「走？」熊抱王冷冷一笑：「你是光棍一條，當然可以說走便走，但禤小姐又怎樣？」

「她也是無親無故的女子，只要她願意……」

「甚麼無親無故？她在五年前生下的雙胞胎女兒，難道就不是她的親人嗎？」

「甚麼？雙胞胎女兒？」青面海震驚極了，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呆楞楞地瞪視禤雅霜。

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熊抱王說的話。

他只是等待禤小姐親口否認此事。

但禤雅霜却點點頭直認不諱：「不錯，我是有一雙女兒的！但這是一個秘密，我把她們交托給一個親戚撫養。」

「那麼……那麼她們的父親呢？」

「給蕭朗然一槍轟碎了腦袋！」

「怎會這樣的？」

「他不肯負責，而且在外有太多女人，太多風流孽債，他寡情薄倖，是個情場上最可恥的老千！」禤雅霜悲憤地說。

熊抱王喟然一嘆：「往事俱往矣，再也不必提起，眼前最重要的，是怎樣逃離番記、老刀的魔掌！」

青面海沉吟着，半晌才道：「我這方面是不成問題的，但雅霜的處境，也許頗費周章！」

禤雅霜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縱使是夫妻好比同林鳥，尚且大難臨頭各自飛，你走你的，不必理會我這邊怎樣，但你也不必低估我的力量，番叔和老刀雖然並非善男信女，但要是眞的硬撼，雄哥未必就不如人。」

青面海的臉立刻變了：「不，要走，一塊兒走，要硬撼，也一起硬撼到底！」

禤雅霜又冷笑一聲：「你本來是番叔的手下，爲了我和雄哥而做了二五仔，已很不對，要是公然叛變，可知道會有怎樣的後果？」

青面海咬着牙：「反正番叔、老刀已再也容納不了我這個二五仔，再豁然一點，却又何妨？」

「不必了，憑你的斤兩，根本撐不住！」

「爲了妳，就算明知道是以卵擊石，我也決不退縮！」

「這是愚勇，智者不爲！」禤雅霜冷笑不迭，「我爲甚麼要跟着你這種蠢材枉自犧牲？」

「雅霜！」

「不要這樣叫我的名字，從今以後，咱們各走各路算了！」

「不！我們是天生一對，任誰都不能把我們分開。」

「唉！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但你現在最少應該明白，我是個女騙子，而且更是兩個女兒的母親。」

「不！」青面海固執地說：「我絕不計較妳的過去，妳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女兒！」

禤雅霜的臉色陡地變得極其難看：「這是甚麼話？你以爲這樣做很偉大嗎？可惜我的心中，却不是這般想。海老兄，我倆情緣已盡，請不要再煩擾我好嗎？」

青面海陡地跳了起來，對熊抱王咆哮道：「都是你！要不是你在她面前胡言亂語，她又怎會這樣對我？」

熊抱王苦笑道：「也許你罵得很對，但如今形勢逼人，若不採取決斷行動，只怕不到明天，閣下已後悔莫及！」

青面海深深地吸一口氣，毅然道：「好！我走！立刻便走，但這只是暫時性的，我遲早會再來找妳！」

他目注着禤雅霜，一臉都是激動的表情。

禤雅霜却側着身，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　＊　＊

青面海走了，他是從大厦後門那邊溜掉的。

要不是熊抱王早通風報訊，他也許逃不出這幢大厦。

但禤雅霜仍在。

「禤小姐，妳師傅素有『智多星』之稱，而妳看來也不像個愚蠢女子，但對青面海的做法，似乎進退失據，不大漂亮。」熊抱王毫不客氣地對她作出批評。

「你以爲我會對一個這樣的男人動上眞感情嗎？」禤雅霜冷笑起來。

「雖然他已年逾四十，但却四平八穩，連床上功夫也不虧輸，妳就算以後跟着他，也不見得是傻事！」

「天下間比他更出色的男人，多如過江之鯽，就以你來說，已經比他更勝一籌！」

「我除了一身肥肉份量十足之外，又有甚麼地方比他優勝了？」

「照我看，以尊駕的形格，床上功夫也不錯吧！」禤雅霜忽然向熊抱王抛了一個媚眼。

她平時並不是個騷媚的女子。

但當她要賣弄風騷的時候，那種騷態就更令男人爲之陶醉，暈其大浪。

熊抱王笑了：「我是妳的前輩呀！」

「前輩又怎樣？你不是個生理正常的男人嗎？」

「我當然是個生理正常的男人……」熊抱王看着她，又苦笑道：「只是近來年紀大了，狀態不比從前！」

「也許你沒遇上質素一流的對手。」

「禤小姐，我是妳師傅的老朋友，妳不要誘惑我好嗎？」

禤雅霜瞧了他一眼：「既然明知我是你老朋友的徒弟，何以還要偷看我和青面海？」

熊抱王乾咳一聲：「那是適逢其會，並不是刻意偷窺，妳休要胡思亂想。」

「好一個適逢其會，」禤雅霜酥胸一挺，「但本小姐豈不是大大吃虧了？」

「妳身上不見得因此而少了一塊肉！」

「好一個老前輩，說風涼話的本領果然與衆不同。」

禤雅霜逼近熊抱王，忽然一手探入他褲襠內。

她這一下手法，居然又快又準，二下子就緊握着熊抱王的要害。

她媚笑着。

她對熊抱王說：「我是練過武功的，可以赤手空拳捏碎一顆外殼堅硬的核桃，你相信嗎？」

熊抱王居然紋風不動，面不改容：「當然不相信，要是我老人家隨隨便便就相信女人說的話，恐怕早已挫骨揚灰，早已在人世間蒸發！」

禤雅霜笑得更嫵媚更好看：「果然厲害，說句眞話，女人就算要練功夫，也是練軟的比練硬的更爲管用。」

「女人的軟功，千百年來已纏死過不知多少英雄豪傑。」

「要不要試一試？」

「早就說過，我是妳師父的老朋友，是妳的前輩。」

「前輩也是要吃飯的，食色性也，既要吃飯，也要造愛發洩發洩，不然的話，小心『谷精上腦』！」

「這些話，在我老人家聽來，祇當是個無聊的玩笑。」

禤雅霜却已把熊抱王的褲鍊拉開。

但也就在這時候，一支漆黑的槍管，正對準着她左邊的太陽穴。

熊抱王居然拔槍了。

禤雅霜仍然在笑，祇是笑得十分勉强：「喲！你在開甚麼玩笑啦？」

她在笑，熊抱王却鐵青着臉：「一直都在開玩笑的人是妳，並不是我！」

「你會向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開槍嗎？」

「當然不會，但妳現在却手裏握着本人的要害，萬一妳眞的能夠赤手空拳把堅硬的核桃捏碎，那麼我現在的處境怎樣，實在是難以想像。」

「槍膛裏眞的有子彈？」

「沒有子彈的手槍，等於玩具。」熊抱王冷冷一笑：「我已經四十年沒有玩過玩具。」

「女人呢？」

「女人是人，不是玩具。」

「但也有人說女人祇不過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玩具。」

「那是侮辱女性的說話，不應該出於女人之口。」

「唉！還以爲你是個有趣的前輩！」禤雅霜不敢再惹熊抱王，訕笑着鬆開了手。

「別以爲事情很有趣，妳得罪了番記，就算用不着我老人家保妳，也不要以爲隨隨便便就可以不了了之！」

熊抱王的語氣，越來越是嚴峻。

教訓完禍小姐一頓之後，他嘆一口氣，然後走了。

他走得很慢，脚步看來十分沉重！

形勢難測　千變萬化

沒有人能估計目前的形勢將會怎樣發展下去。

形勢難測，人心更難測。

縱使是相戀多年的情侶，彼此心中所想的一切，未必眞的便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就以苗美嫦、霍超生這一對男女為例，霍超生心中所部署的計劃，竟然是苗美嫦做夢也夢想不出來的。

這一對從廣州偷渡南下香港的雌雄大盜，女的一方不惜千方百計，找尋兄長苗世雄協助，但到最後，竟然被霍超生黑吃黑，重重創傷了苗世雄。

這是苗美嫦的噩夢！

黃昏，斗室中，斜陽透過百葉窗簾映照在苗美嫦的臉上。

她看來還是這樣漂亮。

她祇是臉上毫無表情。

在這斗室中，還有一個男人。

一個中年男人，他並不是霍超生，而是霍超生的表哥柳平。

柳平是個二手汽車推銷員，但他為人奸詐，經營手法形同騙子，不知多少買家蒙受其瞞騙，損失金錢。

柳平是個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騙徒，而且為人貪杯好色。

他曾經多次北上廣州。

他在廣州有不少「女朋友」，但令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女人，祇有一個。

那就是苗美嫦。

他曾經借酒行兇，意圖非禮苗美嫦，但最後却給霍超生及時制止，更把他毒打一頓。

然而，這並未能壓抑柳平對苗美嫦的野心。

男人對女人，往往就是這樣的——越是得不到手，越想擁有。

想不到今天，柳平竟然接獲苗美嫦的電話。

在電話中，苗美嫦問：「想不想見我？」

柳平一聽見她的聲音，早已神魂俱盪：「當然很想，但……妳不是和超生在一起嗎？」

「不要提起他！」

於是，柳平便急急忙忙的趕來了。

剛見面，便問：「為甚麼？是不是他移情別戀，有了另一個女人？」

「我說過不要提起他。」美嫦加重語氣：「你再不合作，立刻就走。」

「合作！合作！當然一定跟妳合作！」柳平涎着笑臉：「今天是我們的二人世界，自然是應該緊密合作到底的。」

美嫦笑了，但却是皮笑肉不笑。

儘管她祇是皮笑肉不笑，但看來還是十分誘惑。

柳平盯着她，心情興奮得難以形容。

他不知道美嫦為甚麼會自動獻身，但不管是為了甚麼樣的理由，對他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飛來艷福。

他是貪婪的，也是粗鄙的，他絕對不是一個謙謙君子，他祇是一個卑劣的男人。

這種人，是美嫦一向無法容忍的。

但這時候，她却忍着，暗自咬緊牙關忍受着。

她腦海中在想：「柳平是個混帳的畜生，但霍超生更不是人，他……他連畜生也不如！」

她憎厭柳平這種男人，但更痛恨霍超生。

她做夢也想不到，霍超生竟然包藏禍心，對付自己唯一的同胞兄長。

她要報復。

她又想起了霍超生與萍姐。

有一段時期，她居然原諒了他，那是因為她一直以為，他這樣做是逼不得已的。

但現在，她知道自己的想法，簡直就是大錯特錯。

霍超生！這個名字，她永遠都不會忘記。

他是她生命中至愛也至恨的男人！

＊　＊　＊

在高凱的豪華辦公室，除了高凱之外，還有金幕廬一個老臣子——司徒山。

司徒山比熊抱王的年紀還要大三歲，也比熊抱王更早跟隨着高老太爺打江山。

早幾年，司徒山跟隨着太太到加拿大。

太太一定要移民，做丈夫的多半都會「婦移夫隨」。

但司徒山是不肯的。

他對老妻說：「妳喜歡吃牛扒跟洋人排隊買牛油芝士啃麵包，悉隨尊便，但我留在香港。」

為了這件事，這對老夫老妻已吵鬧過不知多少遍。

稍為認識司徒山夫婦的人，都知道司徒山的太太雖然瘦骨嶙峋，但却是典型的河東獅。

獅吼一响，司徒山立刻魂飛魄散，無論任何事情都唯命是從，甚至連閨房之樂的「一切擺佈」，都是老婆大人作主。

可以說，司徒山是現代的陳季常。

然而，為了移民這一件事，司徒山却一反常態，拚死不從。

旁人無不嘖嘖稱奇，大有莫名其妙之感。

到最後，司徒山終於跟隨太太一起移民。

但沒有人知道內裏的眞正原因。

祇有高老太爺和高凱，才心中有數。

原來司徒山堅決不肯移民到加拿大，唯一的理由就是不願意離開金幕廬，捨高家父子三人而去。

金幕廬麾下，熊抱王對組織固然是忠心不二，司徒山也是一樣。

當高老太爺勸喻司徒山跟隨太太移民的時候，司徒山仍然堅拒。

他認為自己是金幕廬的人，沒有金幕廬，根本就沒有司徒山這個人的存在。

因此，他堅抱着一個重大的原則——永遠不離開金幕廬，永遠都為高氏宗族效忠。

這一點，是和熊抱王的態度完全一樣的。

祇是，他和熊抱王之間，還是有着很大程度的差異。

若論外形，熊抱王是胖大，眼神威猛的。

而司徒山則身材高瘦，戴金絲鏡，看來一表斯文，頗有儒將之風。

熊抱王膽色過人，處事果敢，但却略嫌衝動。

司徒山則比較謹愼，正是鳳凰無寶不落，絕不打無把握的仗。

不到最後關頭，此人永不兵行險着。

單是這一點，就跟熊抱王相差十萬八千里，更尤其是在年輕時期，兩人的差異就更大。

因為二十年前的熊抱王，是個典型的「火爆人物」，除了高氏宗族中人之外，任何人的帳他都不買。

高老太爺對熊抱王和司徒山，都同樣信任、器重。

為了大局着想，高老太爺在面臨重要抉擇的時候，多半都會採納司徒山的意見。

對於這情況，熊抱王是知道的。

但他絕不介意。

他並不是表面上裝作不介意，而是眞眞正正的心胸坦蕩蕩，對高老太爺的決定為之心悅誠服。

熊抱王雖則脾性火爆，做事衝動，但却並非胸襟狹隘，不能容人之輩。

他知道司徒山頭腦遠比自己冷靜，學歷、見識也在自己之上，所以，高老太爺的決定，他是衷心的佩服。

祇是，他始終沒有跟司徒山成為良朋知己，祇能算是金幕廬麾下平起平坐的兩員大將。

那是因為兩人嗜好，大不相同之故。

司徒山雖然是江湖中人，但不喜歡拈花惹草。

他喜歡看藝術電影、收藏古玩文物，甚至是一位出色的鑑賞專家，跟禤雅霜之流的級數比較，高明得多了。

反觀熊抱王，他為人重義，豪氣干雲，嫖賭飲吹件件皆精，尤其是對女色的喜好，簡直是樂此不疲。

「自古唯大英雄好色！」這是熊抱王經常掛在嘴邊的名言。

高凱開了一瓶香檳，那是一九八五年的佳釀。

「這是年份上佳的香檳。」司徒山祇是品嚐了一口，便讚嘆不已。

「何以見得？」高凱有心「考一考」這位「老師傅」。

高凱是稱呼他做「師傅山」的。

司徒山又呷了一口香檳，然後才緩緩地說：「那一年年初，法國天氣寒冷，而且到了夏天，雨水又特別充足，最適合葡萄生長，因此，在那一年出產的葡萄極其優良，因而釀製出來的香檳，也特別醇厚芳香！」

高凱哈哈一笑：「師傅山果然博古通今，不愧是……」

「二少爺不要謬獎了，說句眞話，我老啦，再也不復當年之勇……嗯，老熊近來怎樣了？」

「熊叔的脾氣，似乎比當年略有收斂，但却比以前惹下更多麻煩！」

「是他個人的事？還是和金幕廬有關？」

「各一半一半！」

「唉！他的脾性，祇怕是永遠改不了的，但目前的形勢，走錯半步都可能會掀起軒然巨波！」

高凱點點頭，完全同意司徒山的見解：「不錯，以前，笠原雖然霸道，但為人尚算頗有一定的原則，但他退出江湖後，不久更遇弒，導致目前的局面，更形紛亂！」

司徒山道：「我雖在溫哥華那邊，但對這裏的消息，也頗為清楚，雷博禮縱有大將之材，但在組織中資歷太淺薄，在一些老叔父眼中，祇把他當作是個暴發戶！」

「對雷博禮支持最大的，似乎祇有董三爺。」

「董三爺雖然德高望重，而且自他門下而出的江湖好漢不計其數，可惜他老人家年事已高，縱使對雷老二之子鼎力支持，但氣數已弱！」

「不錯，一旦董三爺有甚麼風吹草動，抗拒雷博禮一派的力量，定必暴漲！」

「那時候，雷博禮的地位，自然更是岌岌可危！」

「對雷博禮最不利的，首推番叔。」

「番叔是笠原一手提攜出來的，年輕時不失是一員悍將，尤其是他身邊的金牌殺手老刀，更是悍將中的悍將，如今雖然年紀稍老，但若論狠勁之强，恐怕尤在老熊之上！」司徒山作出詳細的分析，可見他雖然在加拿大數年，可是對香港這一邊的局勢，依然瞭如指掌。

高凱沉吟半晌，接道：「笠原之死，元兇至今尚未緝獲，要是再拖延下去，對雷博禮的地位也就越更不利。」

司徒山道：「但我却聽到一點小道消息，祇是來源不一定可靠……」

高凱眼色微變：「有人找到了兇案的線索嗎？」

「可以這樣說，」司徒山點點頭，「江湖傳聞，『江湖老莊』對笠原之死，頗有興趣！」

「『江湖老莊』？」高凱的眼色變得更深沉，「你是說他已把這樁兇案列入江湖人檔案之中？」

「要是傳聞不假，確然如此！」

「已有了結果？」

「不錯！」

「是誰花費金錢僱聘『江湖老莊』？」高凱又再故意考一考這位師傅山。

司徒山微微一笑：「『江湖老莊』從不接受任何人的僱聘，他祇把檔案當作貨物般銷售而已，問題是甚麼人會有興趣，和甚麼人會付得起高昂的價錢！」

「雷博禮！」

「不！二少爺猜錯了！」

「不是他……難道是董三爺……又抑或是番叔？」

「都不是，這些人雖然都頗具財勢，但恐怕還是付不起五千萬的酬金！」

「甚麼？五千萬？祇是一份檔案，其價值竟可高達半億港元？」連高凱也不禁爲之矯舌不下。

五千萬，對他來說，並不是甚麼天文數字。

在他的生意裏，數十億元的合約工程，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祇是一份檔案，就得花費五千萬，那可不簡單。

「不錯，是五千萬！我可以說，雷博禮付不起，董三爺更付不起，至於番叔，他根本不會爲了這件事而花費任何金錢！」

「但『江湖老莊』仍然找到了買家？」

「當然，要是完全沒有人肯買這份江湖人檔案，那麼這份東西又和一疊廢紙何異？」

高凱聽到這裏，祇是低着頭呷着一九八五年的香檳，不再追問。

因爲他知道，師傅山若不肯說，追問也是枉然。

師傅山若要說出來，就算自己不問，他也會和盤托出。

最後，司徒山把杯裏的香檳一口喝掉，然後一聲不響走了。

但他臨走前，却在桌上寫下了一個人的名字。

那是——齊籐麗。

齊籐麗，一個美麗的女子。

她有丈夫，而且是權貴中人，但她的丈夫似乎從不在公開場合中露面。

她有財有勢，更有天使般的臉孔和魔鬼般的身材。

她比誰都更懂得享樂，但却又似乎比誰都更寂寞，鬱鬱寡歡。

她是現代大都市的女强人，奇女子。

夜已深，在她那豪華絢麗宛若宮殿的別墅裏，她正在浴池中沐浴。

爲她擦背的，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

她叫綺蓮，膚色雪白，胸脯發育良好，而且是個處女。

她是預科生，家裏並不窮，但她喜歡穿名牌衣服，喜歡聯羣結隊，大花金錢。

於是，在機緣巧合之下，她成爲了齊籐麗的「奴婢」。

齊籐麗對她說：「我需要的，是一個聽話的女孩，而且是最聽話的那一種，無論我要做甚麼事情，妳都必須千依百順，妳明白嗎？」

綺蓮不住的點頭，示意明白。

齊籐麗又問她：「爲甚麼願意跟着我？」

「因爲妳是一個很好的女波士。」綺蓮乖巧地回答。

「何以見得？」齊籐麗再問。

「我喜歡漂亮的人，無論是男是女，越漂亮的越好。」

「我漂亮嗎？」

「波士，我認爲這問題，妳不必提出來問，我也不必回答，因爲無論是問的抑或是答的，都很多餘。」

「妳很聰明，」齊籐麗淡淡一笑，「但以後說話最好精簡一些。」

「我明白了，波士。」

* * *

齊籐麗固然是絕色佳人，綺蓮也是美得令人爲之怦然心動的少女。

她的身體潔白無瑕，肌膚滑膩雪白，有如羊脂般。

她在寬敞的浴池裏爲她的女波士擦背。

齊籐麗忽然轉過去，凝視着她那漂亮而充滿青春氣息的臉龐。

就在這時候，她忽然看見在這寬敞華麗的浴池旁邊，居然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西裝筆挺，神采飛揚，漂亮俊美之極的男人。

綺蓮曾經先後有三個男朋友，但都不是她心目中白馬王子的形象。

和眼前這男士相比，她以前所有的男朋友，都祇能算是不倫不類的猴子。

綺蓮震驚中，但齊籐麗却悠然一笑，說：「衣着堂皇的男人，未必一定就是紳士。」

那人迅速作出反應：「我從不希望自己會變成一個紳士，我祇是一個偶然衣着堂皇的浪子。」

「高二少爺，久違了。」

「兩星期不見，說久也不算久。」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金幕廬的高家二少爺——高凱。

* * *

一個衣着整齊的年輕男人，兩個在浴池中袒裼裸呈的絕色美女。

這是浪漫而怪異的景象。

「她叫綺蓮，是個處女。」齊籐麗如此這般地向高凱作出介紹。

綺蓮把嬌軀靠貼着她的女波士，她低垂着臉，一聲不響。

這是不是因爲害羞？

這男人再漂亮英俊，畢竟還是個陌生人。

但她不作聲，主要的原因還是依靠齊籐麗作主。

高凱微微一笑：「我喜歡欣賞純潔無瑕的處子。」

「就祇是用一雙眼睛欣賞欣賞而已？」

「這還不夠嗎？」

「花開堪折當須折，與其看花，不如採花。」

「我不是個採花大盜，也不想辜負了純潔少女的一生。」高凱正色回答。

「現在是甚麼年代了，又有多少未嫁雲英能在婚前把貞操保存？」

「但我這一次是來找妳的。」

「我？難道你不曉得我是有夫之婦？」

「早已知曉，但我們之間的糾葛，可不是三言兩語就說得完的。」

「要是我不想見你，甚至下逐客令，那又如何？」

「妳不會這樣絕情吧？」

「哈，是誰告訴閣下，齊籐麗是個多情多義的女子？」

「不必旁人指點，在下心中有數。」

「你是聰明人，但不見得所做每一件事都很聰明。」

「怎見得？」

「眼前有一個罕見的美女，而且還是處子，你竟然不敢叩關，還算是甚麼情場聖手，風月浪子？」

「隨便叩關的，並不是甚麼情聖浪子，而是色魔。」

「你總有得說的，不愧是金幕廬新一代大亨。」

齊籐麗把浴袍輕輕套在身上，赤着足走出浴池。

她有一股與生俱來，與別不同的美態。

雖然她已披上浴袍，但深深的乳溝仍然有說不出的醉人。

「喝甚麼酒？」她睨視着他，「拔蘭地？香檳？還是威士忌？」

「我若要喝酒，外面的酒吧多的是。」

「今天你擺出一本正經的模樣，看來很沒趣。」

「難道妳以爲我是馬戲團裏的小丑？」

「從八歲那一年開始，我早已對這些用油彩繪畫出來的滑稽笑臉不感興趣。」

「妳對甚麼有興趣？」

「男人，尤其是男人的陽具。」

「當年，妳有興趣成爲一個專爲男人研究陽具的女醫生嗎？」

「你太抬棒我了，」齊籐麗乾笑着，「我祇是比一般女性更早熟更淫蕩而已。」

「爲甚麼要這樣形容自己？可知道在別人的眼中，妳是高不可攀的女神。」

「但你並不是那些人，你是高二少爺，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令我怦然心動的男人。」

「可惜那時候妳太年輕。」

「不，當時我已很成熟，最少比在浴池裏的綺蓮還更成熟！」

「也許妳的內心世界是充滿幻想的，但實際上，當年妳還沒有達到性交的合法年齡。」

「合法？你是個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嗎？」她浪笑起來。

「當然不，我每個月都有違例泊車的不良紀錄。」

「眞懂得避重就輕。」

「籐麗，妳是聰明的女人，應該知道我今晚的來意。」

「當然知道，你們這些男人，每隔一段時期，就會慾火高漲，不找女人發洩發洩，就會渾身不自在！」齊籐麗嬌笑着。

「何必顧左右而言他？」高凱沉吟着，才接着說：「那份江湖人檔案，妳作出怎樣處理？」

「哦？原來高二少爺有興趣扮演福爾摩斯的角色？」

「不要轉彎抹角，人人都知道，笠原之死，內裏大有蹺蹊，只

想不到罷了，連妳也會爲了這一樁懸案而大灑金錢。」

「對別人來說，千萬也許是天文數字，但在你和我而言，都只是九牛一毛吧了，又何必如此認眞？」

「認眞的是妳，我只是局外人。」

「既是局外人，又何必如此認眞？」齊籐麗再度把「如此認眞」這四個字加以强調。

高凱冷冷一笑：「早就知道妳這個女人不簡單，但這遊戲更不簡單，妳未必玩得起！」

齊籐麗「哦」一聲：「高二少，你這樣說，算是恫嚇嗎？」

「隨便妳怎樣說都可以，但請接受我的忠告：退出吧！」

「退出？從甚麼地方退出？你這話又是從何說起？」

「玩火自焚，勿謂言之不先！」

「玩火？」齊籐麗「哈」一聲笑了起來，「高二少，今天你的說話，十居其九都很沒趣。」

高凱沉着臉：「我並不是馬戲團的小丑，也沒有責任務求必須令妳感到有趣！」

齊籐麗依然一臉笑意：「玩遊戲也得有點風度吧，今晚你老是緊繃着臉孔，似乎跟閣下的爲人頗有出入！」

「心情欠佳的人，不欲强顏歡笑。」

「怎麼啦！堂堂高少，也會有解不開的憂鬱，揮不掉的煩惱嗎？」

「妳愛怎樣說便怎樣說，」高凱嘆一口氣，「看來今晚我是白走一趟了，再會！」

他要告辭，但齊籐麗却拉着他。

「且慢，我們來作一樁交易好嗎？」

「又有甚麼花樣了？」

「綺蓮眞的是處女！」齊籐麗忽然這樣說。

高凱一呆：「她是不是個處女，跟我有甚麼關係？」

齊籐麗嘻嘻一笑：「我想看看她的『初夜』。」

高凱儍住了：「甚麼意思？」

「這晚上太沉悶了，總得找點節目。」

「妳要我爲綺蓮開苞，而妳却在旁觀看？」

「不錯，只要你答應，以後我們就是好拍檔，凡是你想知道的事情，我一定……」

「對不起，妳的建議雖然很新鮮，但却令我噁心！」

「噁心？跟綺蓮這樣的女孩做愛，居然會令你這種風流浪子噁心？我是不是聽錯了？」

「妳要看綺蓮怎樣破瓜，請找別的男人去幹，失陪！」

高凱走了，他的話斬釘截鐵，清脆玲瓏。

他是金幕廬新一代大亨。

他能闖美人關，也能在脂粉陣中說來便來，說走便走。誰說英雄一定難過美人關？

＊　＊　＊

番叔要殺苗世雄，但老刀在避風塘的刺殺行動，無功而退。

此事令番叔忐忑不安。

苗世雄是個極度危險的人物，老刀一擊不中，恐怕將來後患無窮。

二十年前，番叔是笠原大哥麾下一員悍將，他向來自詡「膽正命平」，「打死罷就」。

但那是七〇年代的番叔。

到了八〇年代，番叔已漸漸收斂，不到必要時，決不打硬仗，和以前唯恐天下不亂的性情頗有出入。

乃至現在，番叔雖然一方面野心勃勃，但在另一方面而言，他再也不是「打死罷就、膽正命平」之輩。

他越來越擔心苗世雄的報復。

是日下午，在午膳的時候，番叔在中環一間扒房裏，一面鋸牛扒，一面對老刀說：「姓苗的有甚麼動靜？」

老刀答：「匿藏得相當秘密，暫時打探不出他的行踪。」

番叔「哼」一聲：「要不是我們這邊有反骨仔，他早已成一堆肉醬。」

「走漏得一時，走漏不了一世，他這條狗命，遲早栽倒在我們手上。」

「早一陣子，狗咬人的新聞已變成了『例牌菜』，小心給這發瘟狗反咬一口。」番叔悻悻然地說。

「你放心吧，我有辦法，但必須給我一點時間。」

「我相信你的決心和能力，但小心駛得萬年船，明白嗎？」番叔嘆一口氣，又說：「姓雷的小子，近來『不動如山』，也許大有陰謀，你怎瞧？」

「他比他的老子雷老二更沉着，照我看，這是一場耐力戰，誰首先輕舉妄動，誰就會吃虧。」

「好眼力！」番叔把刀又擱下，「你和那位月蓮小姐近來怎樣？是否已把她的肚子弄脹啦？」

老刀笑道：「她應該會吞服避孕丸吧。」

「要是沒有呢？」

「那就只好等待小刀出世！」

＊　＊　＊

晚上十一點，月蓮在浴室裏洗澡。

她一面洗澡，一面細心觀察自己的肚皮。

她的腰肢看來還是那麼纖細，看來還是那樣可愛迷人。

一切看來如常。

但醫生告訴她：「妳已有了兩個月身孕。」

她懷孕了。

是老刀的骨肉。

她感到茫然。

誠然，她是喜歡老刀的，尤其是當天他倆打得火熱，纏綿如膠似漆的時候……可是，每當她獨自冷靜下來之際……

她不免暗自細想：「我倆眞的是那麼登對嗎？這是不是眞正的情投意合？

「不！不是的，儘管我並不討厭表哥，甚至是相當喜歡和欣賞他，但若眞的要和老表哥永遠一起生活下去，未免是太衝動的決定。」

月蓮還年輕，也正因爲她年輕而且性慾旺盛，所以終於和老刀發生了肉體關係。

但以後怎辦？

更尤其是當她知道懷了身孕，她倍感茫然不知所措。

爲老刀生下胎兒，還是墮胎了事？

她左右思量，舉棋不定。

＊　＊　＊

凌晨一點二十分，老刀在床上擁吻着月蓮。

他曾經喝了一些烈酒，臉色紅潤。

「下個月，妳搬出市區住吧！」

「爲甚麼？」

「我在九龍訂下了一層八百呎的房子，是我送給妳的一點心意。」

「不！我不要！」

「別儍氣，我是眞心眞意對妳好，妳若拒絕，會使我很失望。」

「我和你在一起，並不是貪圖你的財富，而且……我想……我們在一起是錯誤的。」

「甚麼？」老刀的身子猛然一震，「妳說甚麼？」

月蓮輕輕的嘆一口氣：「最近，我想了又想，把我們之間的關係考慮了千遍萬遍，最後，我發覺……我並沒有眞的愛上你。」

「但……妳却……」

「不必說了，」月蓮又再嘆息一聲：「每個人都會有衝動的時候，男人會衝動，女人也同樣會一時衝動，尤其是在深閨寂寞的時候。」

老刀放開了她，苦笑道：「妳已有了另一個男朋友？」

「不！沒有！最少暫時沒有！我說的都是眞話，希望你能夠諒解。」

「我明白！我甚麼都明白！」老刀凄然一笑：「既然妳已考慮得清清楚楚，我是不會强人所難的……」

這一夜，是老刀畢生難忘的一夜。

那是感情上的嚴重創傷。

然而，他仍不知道，月蓮已懷孕，那是他的親骨肉！

＊　＊　＊

雖未黎明，夜色將盡。

在萍姐的寓所裏，霍超生正在沐浴。

沐浴出來後，萍姐問他：「要不要咖啡？」

霍超生搖搖頭：「不要咖啡，我只想要妳。」

萍姐悠然一笑：「你這是個花心蘿蔔，現在只會要我，再也不理會和你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舊情人啦？」

「不要提起她好不？我和她早已一刀兩斷！」霍超生斬釘截鐵地說。

「嘿！虧你連這樣的話也說得出口！」萍姐冷冷一笑，臉色忽然變得冷若冰霜，「難怪蟹爪對你十分不滿！」

「我的事，幾時輪得着他來管？」

「當然，但我是經常和你在一起的，你腦後有反骨，我可以詐作不知嗎？」

「何以說得如此嚴重？」

「事態根本就是如此嚴重！」

「快天亮了，不要老是說這些煩惱事……」

「可惜，你是個卑鄙小人，連女朋友的兄長也徹底出賣！」

「妳不斷提醒這件事，算是甚麼意思？」霍超生開始感到極不耐煩，而且隱隱察覺到情況似乎相當不妙。

他開始打量着四周的形勢。

這是萍姐的香閨，他是入幕之賓。

這裏，除了他和萍姐之外，應該是沒有第三者的。

但忽然間，他愕然了。

因爲他忽然看見在廚房之內，竟有人影在晃動着，而且，那分明是一個男人！

一個身形健碩的男人。

這男人的身形，霍超生並不太熟悉，但却也並不算陌生。

那是苗世雄！

＊　＊　＊

苗世雄出現了！

他會找霍超生算帳，那是絕對可以肯定的，問題是他會在甚麼時候和甚麼地方出現。

想不到他竟然出現在此時此地。

霍超生盯着苗世雄，也看了萍姐一眼。

萍姐，她看來仍然是那麼迷人。

但當霍超生在沐浴的時候，她却悄悄地通知苗世雄，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屋內。

「好一個賤婦！」霍超生忿怒地瞪視着萍姐。

萍姐默然，苗世雄却說：「不要侮辱她，她是江湖上的義氣兒女。」

「嘿！雄哥，你大概也和她有過一手吧！」霍超生冷言譏諷。

苗世雄沒有回應他這問話，祇是冷冷道：「姓霍的，枉美嫦對你一片痴心，我也對你相當信任，豈料眞箇人心隔肚皮，你竟然斗膽抽我的後腿！」

「雄哥，人在江湖，各爲其主，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既然今天狹路相逢，你想怎樣，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毋須轉彎抹角多費唇舌！」

「嘿嘿！有一點，是我想不透的。」苗世雄沉聲說道：「你從廣州偷渡抵港，既然已完成任務，何以仍然戀棧在此，並未立即潛回內地？」

「既來之，則安之，霍某並非是那些晨早乘坐大飛而來，一擊得手未及黃昏便又再乘搭大飛回去的劫匪。」

「哦！我明白了，原來你另有重大圖謀，如此說來，你一定還有其他計劃了？」

「不錯！」

「這計劃定必秘密非常，絕對不容走漏風聲吧！」

「本來是的，但到了這個時候，這秘密的計劃大可以公開了。」

「哦？如此倒是願聞其詳！」

「這計劃說穿了，十分簡單，就是要取你的狗命！」霍超生居然胸有成竹地說。

苗世雄似是一怔，但隨即轟聲大笑。

「網中之魚，居然還能大放厥詞，眞是怪事。」

「誰是網中之魚，你根本沒弄清楚。」

「哦？莫非你還有招架之力？」

「不是甚麼招架之力，而是早已佈下天羅地網，安排香餌釣金鰲！」

萍姐冷笑一聲：「雄哥，你別聽他一派胡言，他祇是在拖延時間。」

苗世雄也冷笑一聲：「阿萍，把大門打開！」

萍姐開門，霍超生並沒有阻攔，反而一臉洋洋得意之色。

萍姐一打開門，立刻就看見一個身形粗壯的大漢——阿恆！

阿恆是苗世雄手下一員猛將，而且對他忠心耿耿，絕對可靠。

苗世雄本身，已經是屢歷江湖大風大浪，見慣兇險場面的人物，再加上阿恆。

可是，阿恆雖然在門外，但却神態茫然，連一雙眼珠也像是死魚一樣。

＊　＊　＊

阿恆是悍將，但此刻的他，竟已完全消失作戰能力。

門外有伏兵。

阿恆本是「伏兵」，但却陷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局面。

苗世雄固然是有備而來，想不到霍超生也是另有擺佈，雖然隻身在萍姐香閨內流連，但在門外仍然佈有伏兵。

他時刻都在防範着苗世雄的報復。

果然，苗世雄出現了，那是萍姐通風報信，把他放入屋內的。

但在外面的阿恆，却遭遇到可怕的突襲。

能夠令阿恆重創的人，當然不是泛泛之輩，他是甚麼人？

答案是令苗世雄既震驚、又傷心的。

因爲那人赫然竟是蟹爪！

＊　＊　＊

蟹爪給人的印象，是個重義氣，行事磊落光明的男子漢大丈夫。

但這一次，苗世雄和萍姐都同時對他爲之「刮目相看」！

蟹爪挾持着阿恆，臉色冷冰冰的盯着苗世雄。

「這就是鼎鼎大名的阿恆？嘿嘿，想不到他手底下的本領，眞是極其有限！」

苗世雄當然不是甚麼善男信女，雖然處境險惡，但仍然一臉狠相：「我明白了，姓霍的一切行動，都是你在幕後搞鬼。」

蟹爪冷然道：「我蟹爪算得上甚麼，充其量祇是一隻過河卒罷了！」

「過河卒當車使，顯見你也自負不凡。」

「少廢話，到地府向閻王伸寃吧！」

蟹爪突然亮出了一支手槍。

槍管對準苗世雄。

砰！

開槍了，一人立刻倒臥在血泊中。

但倒下去的並不是苗世雄，而是霍超生。

霍超生中槍了，而且是心臟要害中槍，必死無疑。

他愕然地，絕望地看着蟹爪，一臉難以置信的神情。

蟹爪却悠閒地在笑，彷彿並非剛殺了人，而是正在花園樹蔭下散步一樣。

「我揍阿恆，是因爲他滾了我的表妹，搞大了她的肚子還不認

帳。」

「我開槍射你，是因爲你太蠢，以爲我眞的會和你這種忘恩負義的雜種稱兄道弟，而且，你的線路搞錯了，我並不是你老闆的手下，你搭錯線啦！」

霍超生祇好承認失敗。

不但失敗，而且祇好死在萍姐香閨中。

＊　＊　＊

苗世雄死過翻生，全憑蟹爪立場堅定，並未變志。

「其實，我並不相信，你會是那種卑鄙小人。」他對蟹爪說。

蟹爪苦笑一下：「就算我再卑鄙，也絕不會跟霍超生這種反骨賊同流合污。」

「幹得好，這一槍，算是我欠你蟹哥的。」

「唉，別稱讚了，爲了這一槍，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向令妹解釋。」

「美嫦那邊，我會應付的，你不必擔心。」

＊　＊　＊

又是一個燈紅酒綠的晚上。

在一間格調雅緻，樂韻悠揚的酒吧裏，一支來自南美洲的樂隊，正在演奏着一首著名的西班牙樂曲。

在酒吧靠近洗手間那邊的角落裏，坐着一個意態沉迷的女郎。

她一身黑衣，雖在黑暗環境中，也架着一副墨鏡。

她似是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

她坐在那裡已三小時，一直都在保持着低調，除了偶爾叫一兩杯紅酒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動作。

她連喝酒姿態都是靜悄悄的。

酒吧並不旺場，就算有三幾枱顧客，也是外籍人士居多。

最熱鬧的，是一枱美國遊客，男男女女都很豪放，也是整間酒吧唯一發出噪音的來源。

其中一個年輕的美國青年，多喝了幾杯，忽然興之所至，跑到那個黑衣女郎面前，邀請她跳舞。

她當然拒絕了。

那個美國青年完全不曉得這女郎的來龍去脈，要是他知道的話……

他祇是直覺地以爲，她是個風月女郎……又或者她曾經服下了迷幻藥。

但他猜錯了。

她並不是一般人。

她是顧芳婷。

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影后。

＊　＊　＊

顧芳婷！

近年，她似是在娛樂圈淡出。

她很少拍戲，也沒有在其他演藝界的圈子中亮相。

她曾經到歐洲。

她獨自跑到荷蘭，大量搜購鑽石。

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屬於溫帶地域海洋性氣候，有一百六十條大大小小的運河，橋樑逾千，風光如畫。

但顧芳婷最欣賞的，似乎還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鑽石中心。

她買了一批鑽石，出手之闊綽，令人爲之咋舌。

然後，她又繼續獨闖天涯。

盧森堡、比利時、捷克、匈牙利……

再然後是法國的巴黎。

很意外地，她在巴黎的一條街道上，居然遇上了丁敏敏。

丁敏敏！她是金幕廬高氏家族的二少奶。

她比婚前更懂得怎樣妝扮自己。

顧芳婷是美人中的美人，敏敏亦然。

兩位艷光四射的東方女郎，乍然在充滿浪漫和藝術氣氛的巴黎相遇，聽來幾乎是一個美麗的神話。

但她倆並不是甚麼好朋友。

甚至連「朋友」這兩個字都談不上。

她倆祇是彼此都知道對方是誰。

兩人在街上互望了一眼，沒有一聲招呼，沒有一下點頭，然後，輕輕擦身而過。

敏敏的出現，令顧芳婷想起了高凱。

高二少爺，曾經是無數名媛淑女的夢中情人。

但最後，祇有敏敏才能把他成功地俘擄。

顧芳婷却恨透了高凱！

高凱！是他破壞了她的計劃！

甚至是令她大出洋相！要不是這可惡的高少爺揭破奸情，她早已經入主金幕廬，成爲高家的大少奶！

倘若她成爲高家的大少奶，那麼，她此刻已然「騎在丁敏敏的頭上」！

然而，精明的高凱，把顧芳婷入主金幕廬的計劃徹底粉碎！

她不服氣，她要報復！

雖然，她曾一度投靠笠原，希望能夠借助笠原老大哥的力量，打擊高凱。

但事情幾經演變之下，笠原看通看透了大局。

他甚至主動會晤高凱，爲兩大勢力的對敵而作出和解。

在那時候，笠原此舉是令人詫異，甚至是相當懷疑的。

對於顧芳婷與高氏家族的糾葛，笠原對顧芳婷作出了安撫。

他給予顧芳婷一筆鉅款作爲「賠償」，也對顧芳婷闡明有關一切。

他要顧芳婷打消報復的意念。

他似乎成功了。

最少要是笠原至今仍然活着，顧芳婷是再也不敢向高凱報復的……

可是，笠原却神秘地遇刺，元兇至今逍遙法外。

是誰幹的？

* * *

不管笠原之死，主兇是何方神聖，但他一死，對顧芳婷束縛也隨而消失。

在巴黎，她在幾乎絕無可能的情況下，巧遇丁敏敏！

那是神奇的巧合。

雖然兩人祇是四目相投不足五秒，但却在顧芳婷心中激盪起滔天巨浪！

「婊子！且休神氣，總有一天，叫妳知道本小姐的厲害！」

那是顧芳婷當天在巴黎街頭心中的咆哮！

酒吧打烊了。

但顧芳婷仍然沒有離去。

她在等人，約好不見不散。

連酒吧都打烊了，她約見的人還沒出現。

但她仍然在等，她深信對方不會爽約。

果然，她要等的人，最後還是出現了，那是一個神氣十足，派頭也十足的年輕人。

溫比利。

這人叫溫比利，是年輕的大商家，也是顧芳婷的表弟。

「表姊，還以爲妳已走啦！」

「你還沒出現，我怎有膽量離去？」

溫比利哈哈一笑：「不見兩三年，妳更漂亮啦。」

「又怎比得上你身邊的女友？」

「唉！不要提啦，再出色的女孩，祇要跟妳的照片一比，統統都變作庸脂俗粉，叫人倒胃！」

「你甚麼時候帶着我的照片啦？」

「打從我這個表弟懂得欣賞女人那一刻開始！」

「花言巧語，不正經！」

「喲！我說的都是眞心話呀，妳不信，瞧瞧看！」

溫比利掏出了一個銀夾，銀夾一打開，裏面果然有一張照片。

一張又肥又胖的女人照片。

顧芳婷不由一聲冷笑：「這是我的姨媽，你的母親大人！」

溫比利嘻嘻一笑，慢條斯理地把這張照片抽出。

在照片之下，原來還有另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比起第一張照片大大不同。

那是一個膚色欺霜賽雪的三點式泳衣美女。

「哈，你怎會有這張照片呢？」

顧芳婷在溫比利的臉上捏了一把。

「這是三年前的暑假，我從一個娛樂攝記手裏搶回來的，但那混蛋也搶了我五張金牛！」

「甚麼？五千元一張照片？」

「五千就五千，我認爲是值得的！」

「甚麼值得？簡直就是大大超值，這張照片，就算花十萬八萬，對溫公子來說也不算寃枉。」

「表姊，妳眞會說笑，把我說得像個億萬大富豪似的。」

「你現在不是超級億萬大富豪嗎？」

「就算眞的是，和妳這個億億萬萬身價的超級影后相比，也變得像是螞蟻一樣！」

「好了，別岔開話題，你在銀夾裏擺放着表姊的泳裝照片，心裏有甚麼鬼主意？」

「唉！還有甚麼神神秘秘的秘密啊，妳是舉世公認的美女，我就算未能一親芳澤，看看妳的泳裝照片聊解單思，也不算是犯法呀！」

「嘿！你算是公開調笑表姊嗎？」

「怎能算是調笑……嗯，妳今晚似乎喝了不少……」

「都祇是淡而無味的洋酒，醉不了！」

「這裏已打烊，再不走，就得被困酒吧。」

「走？往哪裏走？」

「我剛買了一部新車，湊上了妳，便是不折不扣的香車美人。」

「上半年，你已買了三部名牌跑車，這一部又是跑車嗎？」

「妳對我的事情，似乎瞭如指掌。」

「我雖然有幾個表弟，但風頭最勁的，就祇有溫比利一人，自然關注一些。」

「表姊，妳總是有得說的。」

* * *

溫比利並不是對汽車太狂熱，祇是鈔票太多，揮霍不盡。

他有一個酒肉朋友，是汽車經紀。

近來，汽車銷售情況持續下降，生意不景。

於是，溫比利爲了「照顧朋友」，今年已第四次添置新車。

「反正車房很大，還可以再擺三四部車子。」他對顧芳婷笑着說。

他居住的地方，佔地數萬呎，就算比不上皇宮，也可算是超級富豪居住的環境。

「早就知道你比姨丈厲害，想不到近年更發跡得像是神話一樣。」顧芳婷說。

「要發展業務，除了眼光和本領之外，運氣也是很重要的，就像

表姊一樣，妳近年來的運氣不也是很好嗎？」

「哈！恰恰相反！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條被擱置在溝渠旁邊的毒魚！」

「喲！千嬌百媚的大美人，怎會說這樣的話？」

「太掃興了嗎？」

「不！明知道妳是跟我開玩笑，又怎會當眞？」

「你的駕駛技術，看來大有進步。」

「又何止駕駛技術，看來大有進步。」

「不是指駕駛技術是甚麼？究竟你在暗示些甚麼？」

「心照不宣。」

* * *

顧芳婷跟着溫比利，來到了他的「蝸居」。

「你口中說的『蝸居』，這個『窩』可眞不小啊！」

「這算不算是『曬命』(炫耀)？」

「你自己知道就好啦！」

「我若對別人這樣說，也許眞的是『曬命』，但在妳面前這樣說，可算不上是一回事。」

「地方算是夠寬敞了，但却不夠熱鬧。」

「爹媽去了歐洲旅遊，傭人都放了假。」

「都放了假？」

「才不過五個傭人，兩個花王，放了假便是放了假，有甚麼大不了。」溫比利悠然一笑，「清靜一點不好嗎？」

* * *

顧芳婷是炙手可熱的影后，她在翌日清晨爲溫比利煮早餐。

她的廚藝，眞的比她的演技更出色嗎？

當然不，但也不算太差。

牛排、龍蝦湯、清蒸海鮮，擺滿了一桌。

「你的廚房，材料充足，像是一間酒家。」

「傭人多，要準備的伙食也不少。」

「打你的工，眞是打工皇帝，他們也吃這些美食嗎？」

「妳說的不錯，我是闊綽慣的大少爺，而且也花費得起，有時候他們會用天九翅來宵夜哩！」

「眞是都市傳說，嚇死番鬼佬！」

「妳炮製的龍蝦湯，味道鮮美，而且不像他們那樣，老是鹹味過重！」

「多謝表弟讚賞。」

「表姊，明人不說暗話，妳要是有甚麼困難，不妨直講，祇要做表弟的能力所及，縱使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你飲湯就好了，赴甚麼湯，蹈甚麼火！」

顧芳婷是風情萬種的女人，她很清楚男人的心理。

現在，祇是雲雨方罷，但仍不是談「正經事」的時候，她在等待一個比現在更適合的機會。

這正是顧小姐厲害之處！

自笠原遇刺身亡後，她越來越懂得怎樣保護自己。

在金錢上，她並不缺乏。

在精神生活上，她也不會眞的感到空虛。

她有太多金錢，也有無數朋友。

她認爲每一張鈔票都是一樣的，但朋友却不然。

眞正的知己艮朋，却是難求。

尤其是像她那樣的女人……

溫比利，是她的表弟，如今更和他發生了肉體關係。

將來的局勢，又將會怎樣演變下去？

誰能預料？

* * *

大雨滂沱，一條胖大的身影，在旺角街道上踽踽而行。

熊抱王又出現了！

又有誰知道未來的形勢，將會怎樣演變？

這大都市，永遠都是形勢千變萬化，撲朔迷離的。

(全文完)



記者奇遇記／麥 美 倫・文
可 飛・圖

王 子

追求異寶 險些失財

李斯已是第三次看到那怪人了。

說那人是個「怪人」，一點也不誇張，這一點，祇要看附近幾條街上的頑童，接連幾天都祇敢遠遠地望着那人，而不敢接近他，就可以知道了。

李斯知道那些頑童中有幾個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李斯也未曾看到那幾個頑童走近那「怪人」十呎之內。

那「怪人」總是站在一株榕樹下，那株榕樹是附近幾幢大廈間的空地中唯一的點綴，而「怪人」的臉，也總是對準着李斯居住的那一幢大廈，怔怔地望着。

李斯第一次看到那「怪人」的時候，是在下午七時，天色很朦朧，他也並沒有對這個「怪人」多加注意，祇是向他望了一眼，就走進大廈。大都市中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自然也就會有喜歡怔怔望着聳天高樓大廈的人。

當李斯第二次看到那「怪人」的時候，他就不禁對他多望了一眼。

因為那「怪人」還是那樣站着，微仰着頭，像是在細心數着那幢大廈究竟有多少窗子一樣，一動也不動，更不理會別人紛紛向他投以好奇的眼光。

那人不但行為怪，他的外形也怪得很。

他身形極高，李斯已是個身高六呎的高個子，可是如果要去和他比一比的話，至少還矮了一個頭，他高而粗壯，這多半是使頑童不敢走上前去接近他的原因，因為他那種體形的人，一望便知是個孔武有力的人。

他的臉上，除了鬍子就是疤痕，在他黝黑的皮膚上，橫七豎八，不知有多少疤痕，甚至他的兩道濃眉，也被疤痕斷成了六七節，他的唇上留着鬍子，要不然，李斯心想，一定還可以看到他嘴部的疤痕。

他身上穿着一套已經發了黃的白帆布衣服，那種衣服的式樣，使人想起十八世紀時英國人在印度最喜歡穿的那種服裝。一條腰帶，幾個大口袋，他的頭上戴着一頂硬殼的遮陽帽。

這樣的一個「怪人」，站在大廈門前，抬頭看着大廈，附近居民都已多少有點不安。

當李斯第二次看到他，向他打量了幾眼之後，走進了大廈之中，有兩個頑童跟在他的身後。

一個頑童低聲叫：「李叔叔，你看到那個『怪人』了麼？」

李斯點點頭道：「他在這裏有多久了？」

「一整天！」那個頑童說：「他每天中午就來，一定要到天完全黑了才肯離去，昨天也是這樣，今天看來，他也要到天黑了才會走。」

李斯又回頭看了一眼，他仍然可以看到那「怪人」直挺挺地站着，他道：「你們可知道他在看甚麼？」

兩個頑童一起搖了搖頭，李斯經過一天工作之後，已經很疲倦了，是以他並沒有再問下去，他上了電梯，回到了家中洗了一個澡，等到他再想起那「怪人」時，天色已經全黑了，李斯向窗外望了一下，剛好看到那「怪人」轉過身，慢慢地向外走去。

他那高大壯健的身形在向外走去時，在黑暗中看來，他簡直不像是一個人，而像是一頭猩猩。

李斯直看到那「怪人」消失在黑暗中才轉回身來，他的心中已有了一個疑問，這個人是甚麼人？看來他不像是城市中常見的那種流浪漢，因為他的行動雖然怪異，但却沒有流浪漢的那種潦倒的氣息。

李斯第三次看到那「怪人」的時候，那「怪人」正和兩個大廈看更發生衝突，這種說法也許不甚妥當，應該說，那「怪人」仍然站立不動，和上兩次李斯見到他的情形一樣，而那兩個看守大廈的看更，則氣勢洶洶，企圖將他趕走。

那兩個看更，是身形高大的印度人，他們那種樣子，平時嚇嚇小偷還可以，但這時站在那「怪人」的面前，顯然絲毫起不了阻嚇的作用。

其中一個印度看更伸手指着那「怪人」大聲喝道：「走，走！這裏是高尚住宅區，你每天到這裏站着看甚麼？快走！」

那「怪人」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只是略為側過頭來，斜睨着那看更。

另一個看更的印度人握着拳頭，也大聲喝道：「你走不走？」

那「怪人」又轉過眼去，仍然是斜睨着他們，看來，他並沒有移動身子的打算，在看更印度人身後的一羣頑童都嘩然大笑，那兩個印度看更有點沉不住氣了，其中一個伸手去推那「怪人」。

可是，他的手還未碰到那「怪人」身上，也不見那「怪人」的身子有所動作，那印度看更便大聲叫了起來。李斯呆了一呆後，才看到那「怪人」的大手已抓住了印度看更的手腕，那印度人漲紅了臉，正在掙扎。

另一個印度看更看到了同伴吃了虧，兇狠狠的衝了上來，用力一拳，「蓬」地一聲，打在那「怪人」的肩頭上，那「怪人」發出一聲悶「哼」，一揮手臂，兩個印度人已撞在一起，跌倒在地上。

那兩個印度看更還跌得眞不輕，好一會爬不起來，孩子們可眞樂了，拍手歡呼，他們對那兩個印度看更顯然是絕無好感，是以這時才會那麼高興。

那兩個印度看更也終於站了起來，他們又驚又怒，實在是狼狽之極，握拳捋臂，似乎還想再動手。

李斯早已看出，那兩個印度看更如果還要動手的話，只有吃虧更大，是以他走上前去，道：「你們為甚麼要趕他走，他做了甚麼事？」

看更的一看到是呂文彬，便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搶着道：「這人不知道是那裏來的，一到下午就站在大樹下，一動不動的。」

李斯皺着眉頭道：「他愛站在樹下，就讓他站着好了，何必趕他？」

看更嘆了一聲，道：「我們接到了不少住客的投訴，說這個人站在這裏，使他們出入都感到不安全，所以才要將他趕走的。」

李斯轉過頭去望了一望，那「怪人」的樣子確實很可怕，膽小的婦女經過時會心生恐懼，也可以說是意料中的事！

而他接連三天站在這裏究竟是為了甚麼？李斯也覺得有向他問一下的必要，他說：「你們別和他動手，我看你們就算有十個人，也不是他的對手，他現在只是站着，並沒有做甚麼犯法的事，我看，還是我去和他談一談，看究竟是為了甚麼？」

那兩個印度看更正無法下台，一聽李斯肯為他們出頭，大為高興，忙道：「李先生肯去和他談談，那太好了，不過要小心些，這人野蠻得很！」

李斯笑道：「可是剛才我却只看到他站着不動，是你們先向他動手的。」

那兩個印度看更臉上紅了起來，李斯也不想令他們太過難堪，立時轉身向那「怪人」慢慢的走了過去，當他來到了那「怪人」的身前，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因為那「怪人」的身形實在是太龐大了。

而且，他也不知該如何開口稱呼那「怪人」才好，他呆了一呆，那「怪人」也低了頭，向他望了過來，天色已很昏暗，但即使在昏暗中，那「怪人」的雙眼仍顯得十分之有神。

李斯的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道：「朋友，你已經接連三天站在這裏了。」

那「怪人」望了望李斯一眼，半

響，才咕嚕地說了一句話，他的聲音十分粗濁，講的又不知是甚麼地方的語言，是以李斯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甚麼話。

而那「怪人」咕嚕了一句之後，似乎也看出李斯聽不懂他的話，是以又放慢了聲調將那句話重複了一遍，李斯這才聽清楚那「怪人」所講的是發音十分蹩脚的英語「關你甚麼事？」

這樣的回答，顯然是極之不友善。

李斯呆了一呆，攤了攤手，又道：「自然不關我事，但閣下如果有甚麼目的，那不妨……」

那「怪人」却不等他說完就轉過身，大踏步的向外走了開去。

那「怪人」一走，一場風波算是結束了。李斯還呆立了片刻，才苦笑了一下，也回家去了。

當天晚上，李斯爲那「怪人」的確是花了不少腦筋，他在想，那「怪人」究竟是甚麼人？他每天站在這裏，看着大厦，究竟要幹甚麼呢？

這些問題，李斯自然是想不出答案，因爲那「怪人」只不過和他講了一句話而已，他的推理能力再强，也無法在一句「關你甚麼事？」中找出那「怪人」的來歷。

第二天，李斯照常去上班，而當他傍晚回家時，他第四次看到了那個「怪人」。

這一次，那「怪人」坐在樹下，在他的身前，仍然有不少頑童好奇的望着他。

李斯才一走近，那「怪人」陡地站了起來，大踏步向李斯走了過去。李斯心中一凜，連忙雙手握住了拳，準備應付那「怪人」向他動手。

但是，那「怪人」一直來到了李斯的身前，却並未有甚麼無禮的動作，他的神態很高傲，但他仍然用那種含糊不清的英語說道：「我想問你一件事。」那「怪人」又回向大厦看了一眼，伸手一指，道：「我想將這幢高房子移開，有甚麼辦法？」

李斯呆了一呆，說道：「請你再說一遍給我聽吧！」

那「怪人」又說了一遍，這一次，李斯聽得清楚了，他的確是想將那幢二十層的大厦搬開。

搬開一幢二十層的大厦，這可以說是一個怪誕之極的念頭，再加上這樣的念頭，由那樣的一個「怪人」口中說出來，一時之間，李斯除了苦笑之外，甚麼話也不能說。

可是，那「怪人」的神情却是一本正經，像是一點也不覺得他自己提出來的事有多麼荒謬，他不由的盯着李斯，在等李斯回答他。

李斯勉强的笑了一下，他也實在想不出來，對一個有那樣荒謬念頭的人說些甚麼才好，只有得道：「要移開這幢大厦不是不可能，但至少你和我做不到，而且，在這個城市中也沒有人做得到。」

李斯以爲自己的回答已經夠清楚了，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要移開一幢大厦，雖然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是却不知要花費多少心血，多少金錢，更要有無數超卓的技術來配合才辦得到。似乎在人類的歷史中，搬移整幢大厦的經驗也只不過有一次而已。

李斯心中想，那「怪人」聽了自己那樣說，一定知難而退，不再提要搬移那幢大厦了。

可是，那「怪人」的反應，却出乎李斯意料之外。

他那滿佈疤痕的臉上，竟現出了十分興奮的神色，他立時道：「原來在這個城市裡沒有人能搬那幢房子，那麼，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人來搬開它，請你告訴我。」

剛才，李斯還可以苦笑一番，現在聽到「怪人」這樣說之後，却連笑也笑不出來了，他只好長嘆一聲，搖了搖頭，轉身走了開去。

他實在沒有必要再和那「怪人」多說下去，從剛才的那一番話來判斷，這個裝束古怪，行動異常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個瘋子。

和一個白痴或瘋子夾纏，或者有些人會認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是李斯却並不那麼想，尤其是在經過了一天工作之後，他實在已經很疲倦，想休息了。

可是，當李斯向前走去的時候，他却聽到身後有脚步聲跟着，他回頭看了一眼，不禁皺了眉頭，那「怪人」亦步亦趨，跟在他的身後。

李斯感到不很自在，但是自然也無法不讓人家跟在他後面走，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加快了脚步，希望可以擺脫得了那「怪人」。

可是，當他走得快些時，那「怪人」也走得快些，轉眼之間已來到了大厦中，那「怪人」仍然跟在後面，李斯心中的不安更甚了。

而當他跨進電梯，見那「怪人」居然也老實不客氣地跟了進來時，李斯便有點沉不住氣了，但是他還沒有說甚麼，因爲電梯也是公衆的地方，那「怪人」如果要使用電梯到達大厦的某一層，李斯是不能干涉的。

然而，到了李斯打開他的住所大門走進去時，那「怪人」居然也要跟進去，李斯眞的是沉不住氣了，他大聲喝道：「你想幹甚麼？」

那「怪人」睜大了眼，像是還不明白李斯爲甚麼忽然要對他大聲呼喝似的，李斯在那時已經緊握了拳頭，雖然那「怪人」的身形看來是如

此魁梧，紮實，如果他硬是要闖進來的話，李斯也只好不顧一切和他動手打一場架了！

但是，那「怪人」却一點也沒有要和李斯動手打架的意思，他的容貌雖然恐怖，但是他的眼中却顯出一種坦誠的光彩，他道：「我？我在等候你的回答啊！」

李斯終於怒道：「等我甚麼回答！」

「你還沒有告訴我，甚麼地方可以有人能移得開這幢房子，請告訴我，待我去找他。」那「怪人」說得一本正經，而且滿臉都是懇求之色。

李斯不禁有點啼笑皆非，本來是想告訴他，不妨到紐約去，找那裡的工程學家想想辦法，那裡的工程學家或許可以替他搬開這幢大厦。

但是，對於一個頭腦如此單純的人，李斯却又不忍同他開那樣的玩笑，是以李斯又嘆了一聲，道：「朋友，我那樣說只不過是想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喂，你怎麼會有這樣怪的念頭呢？」

「怪念頭？」那「怪人」大聲道：「一點也不怪啊，房子是一點一點蓋起來的，自然也可以一點一點的搬開。」

李斯只好笑了起來，道：「道理是不錯，可是搬開了這幢大厦，對你又有甚麼好處？」

李斯只不過是隨便問一問而已，可是，那「怪人」像是被嚇了一大跳，他陡的後退了一步，好像怕李斯從他身上搶走甚麼一樣。

然後，他瞪視着李斯，他那種神態，倒又將李斯弄得糊塗了。

過了足有二分鐘，李斯實在忍不住了，剛想問他還有甚麼話說，那「怪人」却也在這時突然開口道：「我可以將你當朋友麼？」

李斯是一個很喜歡交朋友的人，但是，對於那樣的一個「怪人」，主動地想將他當朋友，他却敬謝不敏，是以他立時笑道：「你想將我當作朋友麼？據我的經驗，隨便將陌生人當朋友，是沒有甚麼好處。」

那「怪人」顯出十分傷心的神色來，緩緩轉過身去，那顯然是李斯的話令他失望了。

在那一刹那，李斯也幾乎心軟了，想要叫他回來，可是，他立即想到，好不容易打發那「怪人」自動離去，如果自己再將他叫回來，那不知要被他纏到甚麼時候，這豈不是自討苦吃？

就在這一轉念之間，他沒有出聲，看着那「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走廊中走了開去。

李斯也沒有看他多久，便關上了門，照理說，那「怪人」沒有闖進來，他也不必和他打架，現在那「怪人」又自動離去了，李斯的心頭應該十分輕鬆才是，但是，他却一點也沒有輕鬆的感覺，反感到心頭很沉重，連他自己也說不出是爲了甚麼，他是在關心那「怪人」麼？

可是，他到底爲甚麼要關心？是爲了「怪人」眼中的那種坦誠的神色？

李斯用冷水淋浴後，換上了睡袍，看了一會兒報紙，然而他心中的不安越來越甚，他甚至打開門探頭出去看看，那「怪人」是不是還在走廊之中，但是那「怪人」却已不在了。

當李斯發現了那「怪人」已經離去時，他的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悵然之感。

那一晚，李斯睡得並不好，第二天工作時，他有點心不在焉，等到傍晚，他駕車回家時，他總算又看到了那「怪人」了，這一次那「怪人」並沒有和人有甚麼糾紛，一大羣孩子圍着他，那「怪人」用手掌拍着心口，發出有節奏的「啪啪」聲，而他就和着那節拍，用嘹亮的聲音在唱着歌，李斯聽不懂他唱些甚麼，但是歌聲却十分雄渾和吸引人。

李斯看到了那「怪人」，那「怪人」也看到了李斯，立時就停止了唱歌向他走來，李斯見到他十分高興，他第一句話說道：「昨天晚上，我又出來找你，可是你已經不在了，我找不到你！」

那「怪人」咧嘴笑道：「今天我們已經不算是陌生人了，是不？」

從「怪人」這一句話中，李斯已經可以斷定他既不是白痴，也不是瘋子，因爲他知道，這一句話，那「怪人」是指他昨天的話而講的，昨天，他曾拒絕「怪人」，告訴他最好不要把陌生人當作朋友，而現在他顯然是在詢問李斯，今天他們已不再是陌生，是不是可以做朋友？

李斯立時笑了起來，伸出了手，那「怪人」的兩隻二手抓住了李斯的手用力的搖着，然後突然將李斯拉近來，將他緊緊的抱住，惹得孩子們全都怪叫了起來。

這一次，是李斯請那「怪人」回家中的，李斯替他斟了一杯酒，那「怪人」一口就將酒喝乾了，臉不改容，李斯問道：「你是甚麼人？」

那「怪人」道：「我是赫布王子。」

「你是甚麼？」李斯皺起了眉。

「赫布王子。」那「怪人」再回答。

李斯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那傢伙自稱是王子，看來他有時雖然頭腦清醒，但仍然像是個瘋子，而那「怪人」却仍然是一本正經地道：「你是誰？」

李斯沒好氣的說道：「我是李斯大帝。」

看那「怪人」的神情，他顯然信以爲眞了，他立即站了起來，興高彩烈地道：「是啊，你的國土在那裡啊？」

李斯瞪着他道：「那麼，你的國土又在那裡？」

那「怪人」道：「我的國土很小，只不過是一個小島，四面全是大海洋，我們叫大海洋爲生命的海，可是，白人却叫南太平洋。」

李斯呆了一呆，又望了那「怪人」半晌，道：「你……那小島叫甚麼名字？」

李斯在問出這一個問題時，已經沒有揶揄的語氣了，因爲他越聽越覺得那「怪人」並不是胡言亂語，他可能眞是南太平洋一個小島的王子。

那「怪人」道：「島以我們家裡的名字命名的，叫赫布島，赫布王國，我將是赫布王國第二十一代，我父親還在世，所以我現在是赫布王子。」

李斯又是呆了半晌，他欲進一步証明對方的身份，但若對方是一個普通人，還可以有身份瞪明，偏偏他這位自稱王子的「怪人」，但却絕沒有一種「王子身份證明書」，所以他想了半晌之後，道：「那麼，你不在赫布島上，到這裡來作甚麼？」

赫布王子神情嚴肅，自他口袋之中，取出一張摺成小方塊的紙來，他將紙放在桌上，然後用手按住了那張方紙，抬起頭向李斯望來，李斯也不知道他想做甚麼，只好等着他的下一步的行動。

赫布王子望着李斯半晌後，才道：「我們現在可以算是朋友了麼？這件事，祇有對朋友才肯說。」

李斯滿腹懷疑，但他還是道：「我們不是握過手了麼？我也請你到我的家中來，我們該可以說是朋友了，你有甚麼事不妨對我說。」

赫布王子對這件事十分嚴肅，他祇望了李斯一會，才說道：「好，我先給你一樣東西看，你就可以明白我爲甚麼要搬開這幢房子了。」

李斯不知道赫布王子要給他看甚麼，祇見赫布王子伸手從上衣的內袋中，取出一隻十分精緻的銀盒子來。

那隻銀盒子，看來像是二十枝裝的扁平烟盒，顏色已經發黑了，好像上面還鑲着許多寶石，看來與赫布王子的身份倒很合襯。

赫布王子看到李斯注意他的銀盒子，他也現出自豪的微笑來，道：「這是我們祖傳的遺物，那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皇送給我們的東西。」

李斯點點頭道：「是的，那很精緻。」

赫布王子又鄭而重之將那銀盒子打了開來，李斯忙向盒中看去，祇見那銀盒子中，放着一叠摺得很齊整的紙條。

那叠紙雖然摺得很好，但是却也可以看得出來，已經很殘破了。

當赫布王子將那叠紙取出來的時候，更可以發覺，有好幾塊紙已經殘舊破碎了，要用膠紙貼着，才得以保存完整的。

在紙上，有許多紅色和黑色的殘條，看來像是一幅城市的街道圖。

赫布王子的行動十分神秘，當他取出了地圖之後，他的手還在地圖上掩掩遮遮，像是不想被李斯看到那幅地圖的內容。

李斯的好奇心實在按捺不住了，他幾乎想伸手將那幅地圖搶了過來，但他畢竟不好意思那樣做，他祇是忍不住道：「那是甚麼玩意兒？」

赫布王子的神色更加嚴肅了，他的雙手遮住了那地圖，由於那地圖根本未曾完全的擺開來，是以赫布王子的兩隻手遮在地圖上，李斯就變成甚麼也看不到。

赫布王子抬起頭來，問道：「你在這個城市居住了多久？」

李斯立時回答道：「我是在這裡出生的，我今年有多大年紀，便居住了多久。當然，我曾到過外地旅行，但是，我對這個城市的一切，却是再熟悉不過的。」

赫布王子道：「那麼，你一定聽說過二十二年前，在這個城市中，有兩個大走私集團爲了一箱翡翠而火併的事？」

李斯皺着眉想着，不錯，赫布王子提起的那件事，他是聽說過的，這件事有着種種傳說，而最引人入勝者，倒不是兩幫走私集團火併的本身，而是引起火併的那一箱翡翠，有的傳說達到二十磅重，有的說十五磅，傳說不一，李斯爲此也曾下過一番功夫調查，據他調查所得，那一箱的翡翠淨重是四磅七安士，比傳說中的要少得多。

李斯的調查，包括了當時各報章的報導，和走私集團的人在火併之際被警方搜捕的口供，他當時調查這件事，也純粹是爲了好奇和興趣，後來，他將這件事忘了。

因爲，幾乎人人都想知道那一箱翡翠究竟失落在何處，當年，警方雖極力從被捕的兩幫走私集團的口供中尋找綫索，希望知道這箱翡翠的下落，可惜一點綫索也沒有。

由於當年走私集團的火併，是在海上首先展開，再發展到陸上的，所以警方的結論是，那一箱翡翠，已經在火併時，失落在大海中了。

這件事，一直成爲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翡翠的數量也漸漸增加，李斯調查所得的數字，雖然比傳說中少得多，但是想想看，四磅七安士上佳的翡翠，在珠寶市場中該值多少錢，那簡直是無法估計的天文數字了。

李斯呆望了赫布王子很久，他很奇怪，何以赫布王子會忽然提出了這樣一件事來，何況赫布王子是從遙遠的南太平洋一個小島來的，他怎會知道這件事？李斯一想到這裡就問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你是聽誰說的？」

赫布王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是聽一個逃犯說的，事情得從頭說起。五年前，有一個人在海面上掙扎，被我救起，我將他帶到了赫布島上，這個人的身份十分神秘，他一直不肯說出他自己是甚麼人，也一直留在島上不肯離去，直到兩個月前，他得到了高熱症，快要死去時，才對我說出了他的秘密。」

「他是一個逃犯？」李斯問。

「是的，在赫布的東南，有一個囚犯島，那個島上是專門囚禁被流放的犯人，好像你們這個城市中，犯了重罪的人也會被遣到那個島上去。」

李斯點點頭，道：「有這個例子。」

「那個犯人，」赫布王子繼續道：「他在臨死前告訴我，他的名字叫賴天南，是走私集團的一個重要人物，在一次火併中，被警方逮捕，他也告訴我，當年兩大走私集團火併，是爲了一箱翡翠，他更告訴我，那箱翡翠價值不菲。」

李斯不禁「颼」地吸了一口氣，道：「這個……賴天南，他難道知道這箱翡翠的下落了？」

赫布王子點點頭，道：「是的，因爲那箱翡翠是他當年犯了私心，吞沒藏了起來的，也因爲他藏起了那箱翡翠，所以才引起了兩大走私集團的火併。」

李斯的心頭突突的亂跳了起來，他忙問道：「他將那箱翡翠藏在哪裏，告訴了你了嗎？」

赫布王子道：「是的，他當年藏了翡翠之後，就畫了一張地圖，指出埋藏的地方，他在臨死之前，將那張地圖送了給我。」

李斯的聲音不由自主的微微發顫，他忙道：「就是你手中的地圖？快，快展開來，讓我看看！」

赫布王子却苦笑道：「看不看都是一樣，我到了這裡之後，找到了地圖上的那條街，也量度了一下，二十二年之前，這裡可能甚麼也沒有，但是現在却已建起了高樓大厦，現在，你知道我爲甚麼要設法將這幢高房子整座的移去了吧！」

李斯呆了半晌，道：「你……你是說，那箱翡翠，賴天南是埋在這幢大厦的下面了？」

赫布王子仍然是苦笑着，道：「當然，在他埋藏的時候這裡根本沒有房子的，你想想，可有甚麼辦法，將這整幢大厦移去。」

李斯又呆了片刻，在那片刻之間，他的心中亂到了極點，終於還是想出了一些頭緒來，他道：「不會吧！否則在建造大厦的時候，也會被建築工人發現了，那自然會是轟動全市的大新聞。」

赫布王子瞪大了雙眼，道：「難道他們沒有發現？」

「至少我未曾聽過有這樣的事情。」

赫布王子又苦笑了一下，將他掩在地圖上的手移了開來，喃喃道：「可是從地圖上看來，翡翠眞是被埋在這裡了，賴天南沒有理由臨死之前騙我的。」

他一面說一面攤開了那張地圖來，手指指着那地圖上一個紅色的圓圈，道：「你看，翡翠就埋在這裡，理化街，離開街口一百二十步，離街中的大樹十三步，大樹當然沒有移動過，但剛好就在這幢大厦的下面。」

當赫布王子打開地圖的時候，李斯也連忙湊過頭去看視，他那時候的心情十分複雜，因爲他知道那箱翡翠的價值，實在是極其驚人的天文數字的，但如果那箱翡翠眞的被壓在一幢大厦下面的話，那能有甚麼辦法可想？

可是，當李斯望向那地圖的時候，他陡地的呆了一呆，接着，他將赫布王子的手推開，又揉了揉眼睛，突然間，他大笑了起來。

赫布王子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李斯，李斯笑了又笑，足足笑了一分鐘之久，才道：「你來到本市有多久了，誰教你來這裡的？」

赫布王子眨着眼道：「我來了不幾天，當我向人提及理化街時，人家叫我來這裡。」

李斯大聲道：「你找錯地方了，你看地圖上寫的是『禮化街』而這裡是『理化街』，同音不同字，那完全是兩條不同的街道。」

赫布王子突然跳起來，現出無比興奮神色來，道：「眞的？那麼，那條禮化街在甚麼地方？」

李斯興奮得也連連搓着手，道：「那禮化街在郊區，是一個很荒僻的地區，根本是沒有甚麼屋子，自然也是埋藏寶物的理想地方。」

赫布王子道：「你可以和我一起去了，如果找到了那箱翡翠，我

和你一人一半。」

李斯的心跳得很劇烈，一人一半，他祇要那箱翡翠十分之一，就已經是富豪了。

李斯忙道：「一言爲定？」

赫布王子像是很不高興的道：「赫布族人是從來講話算數的，何況我是王子。」

李斯大聲叫道：「走！」

他拉着赫布王子便向外衝了出去，出了大厦，上了車，疾駛而去。

四十分鐘之後，李斯和赫布王子已來到了近郊區的禮化街口，李斯停了下來，在黑暗中看來，那條街僻靜得像鬼域一樣，當時走私集團的主要份子賴天南埋藏珠寶的地方，到現在仍是那樣的冷清。

李斯和赫布王子下了車，赫布王子的心中很緊張，他的手中拿着地圖。

李斯的心情也很緊張，他們兩人一面看着地圖一面向前走。

他們漸漸走近一間很簡陋的石屋，當他們來到石屋牆前之際，他們發現還差兩步，就可以到達地圖上註明埋藏那批翡翠的地點了。

赫布王子與李斯二人互望了一眼，他們兩人又從另一個方向，來確定藏寶的地點，經過幾次試驗，他們都可以肯定一點，當年埋藏寶物的地點，現在雖然沒有多大的變化，一樣的荒涼，但是，恰好在藏寶的確切地點之上，却建造了一座石屋。

他們正在交談着，石屋中突然傳出了一陣犬吠聲，接着，石屋便亮起了電燈，赫布王子和李斯一看到屋內亮起了電燈，便一起後退了一步。

石屋的門也在那時打了開來，只見一個壯漢，提着四呎來長的一截水喉鐵，探頭向外望來，當那壯漢看到李斯和赫布王子時，那壯漢陡地一呆，充滿了敵意地喝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他一面說，一面舉起手中的水喉鐵來，李斯忙搖手道：「先生，請勿誤會，我們不是壞人，請問，你可是這間石屋的主人？」

那壯漢突然瞪着雙眼，態度很不友善的樣子，他粗聲粗氣的道：「是又怎樣？」

赫布王子仍然笑着道：「我們想進屋內坐坐，是不是可以？」

那壯漢怒道：「滾開，誰知你們是甚麼人？」

李斯忙道：「先生，你這間石屋，如果有人向你收買的話你是不是肯賣？」

那壯漢臉上仍然充滿了疑惑的神色道：「你是神經病院逃出來的？半夜三更找人來買房子，這石屋有甚麼好？」

李斯道：「我喜歡這裡清靜，譬如說我出三千元，你將石屋讓給我好麼？」

那壯漢大笑道：「三千元？那不是太少一點麼？」

李斯聽得對方的口氣已活動了許多，心中不禁大爲高興，忙道：「那麼，價錢可以商量，我可以出到五千元，我想，已足夠了吧。」

五千元，要造那樣簡陋的石屋，已經可以造三四間之多了，可是那壯漢却仍然未肯點頭，他只是望了李斯半晌道：「看來，你倒是眞有誠意來買我這間石屋，那麼，請進來吧！」

李斯正想走進石屋去看看屋中情形，他忙道：「好，打擾了！」

他和赫布王子一起走了進去。

石屋中的陳設很簡單，除了一床一桌，幾張椅子之外，別無他物，地上鋪着粗糙不平的水泥，當李斯走進那間石屋時，他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因爲，他雙脚是踏在一筆巨大財富之上，只要能從地下掘出，他就可以成爲富豪！

李斯的臉也因心情緊張而漲紅了，那壯漢道：「這間屋子，我造了不到一年，我也喜歡這裡清靜，所以，實在不想出讓，除非價錢相宜……」

李斯忙道：「一萬元。」

那壯漢望着李斯，仍然不出聲，赫布王子拉着李斯的衣袖將李斯拉開了一些，用極低了聲音道：「李先生，這屋子不值一萬元，而且，我也沒有這麼多錢。」

李斯也低聲回答道：「我有，我可以先墊出來，如果不出高價，他不肯賣這屋子，我們怎能得到那批翡翠，你說呢？」

赫布王子十分感動，道：「你眞好，等我們得到了翡翠之後，我一定還給你屋價的一半！」

李斯不禁笑了起來，道：「到時，誰還在乎這些少數目呢。」

李斯一面說一面看，一面又向那壯漢望了一望過去，那壯漢仍然是搖着頭。李斯道：「一萬五千元，一萬七千元……兩萬……兩萬二……」

叫到兩萬元的時候，李斯的手心在隱隱的冒汗，他來到了桌子前，用力在桌上拍了一下，道：「兩萬二，如果你再不肯賣的話，那麼，你就是個傻瓜了！」

那壯漢望了李斯一眼，才道：「兩萬二，我肯賣了，可是錢呢？我一分錢也沒看到，所有的價錢，只是從你的口中叫出來的。」

李斯也高興的站了起來，道：「你以爲我只是張口說白話？現在，我身上當然沒有那麼多錢，但是明天一早銀行開門，我就提錢

來。」

那壯漢道：「好，等你帶着錢來時，我們就交易。」

李斯和那壯漢握了手，和赫布王子一起離開了那石屋，回到車子前。

李斯興奮得搓着手，道：「赫布，明天我們就是富豪了！」

赫布王子也很高興的道：「有了錢，我要在赫布島上建立一座皇宮，請你來做我的貴賓，用最隆重的禮節來招待你！」

李斯忍不住的「哈哈」大笑了起來。

他們一起回到了李斯的住所，李斯根本興奮得睡不着，他取出了珍藏的美酒款待赫布王子，兩人又將地圖詳細研究一番，認爲萬無一失了，這才收起了地圖，赫布王子向李斯敍述了赫布島上那世外桃源的風光，李斯閉上眼，彷彿已看到一大羣南太平洋島上的少女正在跳草裙舞。

第二天早上，李斯醒來，已經是十點鐘了，赫布王子還在酣睡，李斯推醒了赫布王子，兩人草草洗了臉，李斯拿了銀行存摺，兩萬二是他銀行僅有的存款，當他取了一大疊現鈔走出銀行時，他幾乎想向每一個人大叫大嚷，說他快要成爲世界著名的大富豪了。

然後，他們又驅車來到了那石屋前，那石屋主人早已等在門口了，李斯才一下車，他便問道：「錢帶來了？」

李斯道：「帶來了，我們要辦甚麼手續？」

那壯漢道：「不必辦甚麼手續，你將錢給我，我將石屋給你就行了。」

李斯遲疑了一下，道：「你總得立一張字據給我。」

那壯漢道：「可以，請進來！」

他們一起進了屋子，李斯寫了一張字據請那壯漢簽了名，然後，李斯將一大疊鈔票取出來交給那壯漢，那壯漢數了一數，就走出了石屋。

李斯興奮得很，不由自主在喘着氣說道：「王子，我們甚麼時候開始發掘。」

赫布王子道：「我去買發掘的工具，你在這裡等我。」

李斯笑道：「你不怕我一個人掘出翡翠走了？」

他自以爲這句話很夠幽默，講完之後，就笑了起來，而就在這時，石屋響起了一陣喧鬧聲，兩個警官押着那壯漢走了進來，那壯漢還在掙扎着，赫布王子一看到那兩名警官，臉上已變了色，李斯還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已聽得一個警官大聲喝道：「張炳，你才出獄，又在玩甚麼花樣了。」

赫布王子轉身想從窗外跳了出去，可是一個警官已奔了過來，一把抓住他肩頭，道：「你還想逃，這次，你扮甚麼？是扮印度大王，還是阿拉伯酋長。」

「赫布王子」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更目瞪口呆的則是李斯。

* * *

王小鳳的辦公室中，李斯和王小鳳隔着辦公桌而坐，王小鳳將一大疊鈔票推到李斯的面前，道：「這是你的錢，差點被人騙走了！」

李斯苦着臉道：「眞想不到……」

王小鳳瞪了他一眼，道：「所有的騙局，都是利用人的貪婪心理，張炳是一個老騙子了，他是最明白如何才能使人上當的，他扮成了甚麼赫布王子，用幾十年前的懸案來使人相信，他可以發現寶藏，而且還故意弄錯了一個字，找錯了地方，自然會有你這種人上鈎！」

李斯紅着臉道：「這騙局佈得那麼妙，眞是不易識破的。」

王小鳳道：「算你好運氣，張炳的拍擋王阿平涉嫌一件竊案，警方已跟蹤了他好幾天，不然，你花了兩萬二，只是得到了一堆爛石頭！」

李斯無可奈何地笑着，縮縮頭不敢再出聲了。

（全文完）

龍遊女俠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金戈・文 可飛・圖

結伴上路

五月的太陽特別毒，白天，特別是在午間，晴空萬里，找不到一片雲，遠近的樹顯不出一絲風聲，火毒的陽光高照，路上的行人又熱又渴又乏，恨不得有口水喝，能歇下就好了。

走路的人都這麼想，但是，走路的人各有各的去處及任務，要不是有事，誰肯在火毒的日子裡出門。

這時候，在陝北某處的小路上正有一老一少兩人，老的看來已經六十出頭了，兩鬢如霜，但精神甚佳，騎術也精湛，他穿着一雙半舊的草鞋，深藍色的外衣，已經相當的殘舊了，不少地方都磨得失去原色，變成灰白了，他的右手執着一根尺來長的旱烟管，烟斗相當大，另一面却是尖的，斗身略帶長形，和普通的烟斗有別，烟桿並不粗大，似是密節竹枝所製成，每一節都加工雕刻過，十分精美，色作古銅色，也許由於老頭烟癮大，烟桿不離手的關係，顏色非常油潤，陽光照射到烟桿便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使人目眩。

這老頭的烟癮很大，在這樣的天氣，別人喝水還來不及，他却似乎未覺得，依然一口一口地吸着，

怪事頻生

既不怕口渴，也不怕天熱。

少年大約有十七八歲了，皮膚白裡透紅，十分好看，個子比老頭矮，他跟在老頭的後面，不時的突然勤纏催騎緊趕，才能跟得上。

「老爹，天氣太熱了，歇一會再走吧！」當走近一棵松樹時，少年拍了拍衣袖的灰塵，提出歇息的要求。

「怎麼？又要歇歇，這怎麼行？連一個老頭子也比不過，還算是個年輕人呢！」那老頭子祇是那麼說，但他的坐騎已經停住了，看他一臉笑容，便知道已經同意了。

「老爹，我怎能和你相比，你已經六十三了，我才十八歲，差得遠了。」

「怎麼？這麼說，我年紀大倒佔了便宜？」

「那還用說嗎，年紀大當然佔便宜啦！」

「有這種事？你且說說，年紀大佔了甚麼便宜？」

「老爹，你不是常說你食鹽多過我食飯，過橋多過我走路，那麼，你有幾十年經驗，我可沒有，不是你佔了便宜麼？」

「呵呵，你倒想出這個歪道理來，這麼說來，我確是佔了你……」

嗯，等一等！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的，你不會是自己想出來的吧？說，你誰這樣教你的？他是甚麼人？」

「是一個乞丐這麼說的。」

「乞丐？乞丐？甚麼乞丐？」

「就是住在夫子廟的那個乞丐。」

「你是說那個瘋乞？」

「嗯，就是他。」少年人似乎有點內疚地低聲說道。

「保官，你怎能跟這些人來往呢？他是個瘋子，打起人來，你怎麼走避？」

「老爹，他不是瘋的，他一點也不瘋，他還會吟詩作對呢？」

「你怎麼知道？你看到了？」

「嗯，我看到的，他其實不老，長得可俊美呢！」

「長得俊美？你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意思，他眞的長得很美。」

「我不懂！一個蓬頭垢面，腰也伸不直的乞丐，那裡稱得上俊美？」

「老爹，你給他騙了，其實，他不是這個樣子的，有一晚，我睡不着，想起他白天對我說的話，我總是不懂，便去找他，恰巧他換了衣服，變了另外一個人，要不是我還認得出他的聲音，我還眞不敢相信他就是那個骯髒的瘋丐。」

「眞的？你怎不早說？」

「我不敢，他說祇有我一個人見到他的本來面目，如果我說出去，他馬上就走，他不願別人知道他不是乞丐，我怕他走了，所以沒有說出來。」

「他和你很熟絡了？」

「嗯！」

「以後他就不避，常常讓你看見他的眞面目？」

「嗯！」

「這麼說，他當然是一個江湖異人，他教過你武功？」

「嗯，教過。」

「他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他沒說。」

「你問過他，他不肯說麼？」

「是的，他不肯說。」

「你們常常見面吧？你怎麼稱呼他？」

「我叫他六子，是他要我這樣稱呼他的。」

「六子？這名字倒沒有聽說過。」老頭沉吟自語，目光倏的射向少年人：「他教你甚麼功夫？你學會了？」

「簡單得很，我一學就會了。」

老頭向四週望了一望，道：「你練一趟給我看看怎樣，怕不怕辛苦？」

「不怕，祇有十六式，你看，這就是了。」保官似乎仍保有童年的天眞，帶點微微的羞怯，馬上就拉開架式，由頭至尾練完了十六式。

老頭子看了之後，沉思着，這功夫他未見過，大開闔，也不似實用的打鬥功夫，他想不出屬於那一家那一派的，不禁大爲訝異。陡然，他想起一個念頭，急急地問：「他叫你把我教你的功夫練給他看麼？」

「沒有。」

「你未練過給他看？」

「沒有。」保官再補充一句：「我問他要不要看我練得怎麼樣，他說不必了，他早已知道。」

「你跟他認識了這許久，他就祇教了你這麼一點點？」

「不是一點點，是他所會的全部，他說就祇懂得這十六式，我見他練的也是這十六式。」

「你跟他練了多久？」

「整整三年了。」

「三年都是練這十六招式？」

「是呀，他說再練三年，練一生一世也祇這十六招式，他還說，他過去教人祇教一招二招，超過三招的已很少，超過十招的，我之前未曾有過，他還說，不知怎的，和我特別投契，竟然把十六式全部教給我，怎麼會這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實在太奇了，你歇夠了？可以起行啦！」

於是，兩人又向前行，突然在前面山上傳出呼喝之聲，隨即看到有一頭野豬由對面山上狂奔而來，快極了，本來相距很遠，因爲牠跑得快，剎那間距離很快就縮短了，對面山上有人高叫：「前面兩位朋友快走避，這野豬兇得很呀！」

老頭子和保官聽是聽到了，可惜那是一條單邊路，一邊是山，另一邊是崖，山不算陡，崖也不算深，祇是老頭與保官兩個人正向前走，人閃得馬也閃不得，一時之間，實在難以人馬兩安的，何況在那樣緊迫的情形之下，就是單身人，也不容易迴避得及的，因此，走在前的老頭就在馬背上一躍而起，疾撲野豬，實行以進爲退，予以迎擊，免得他傷及保官。

老頭是想得週到，可惜他人算不如天算，下撲之際，嚇得野豬一竄，不敢衝前，斜竄山上，這一來老頭已落了空，打牠不着。

老頭的馬也衝了過去，野豬雖然慣於爬山，到底更擅於跑平地，牠在山邊跑了丈許，又落到了平地了。

老頭給野豬逃了過去，回頭一望，見牠正向保官衝去，保官仍然高坐在馬上，不知是驚惶過甚，還是眞個那麼鎮定，竟然不會迴避。

「保官，快把馬拉過山邊！」老頭驚極的大叫道。

「老爹，放心。」保官一面回答一面俯身馬背，揮出左拳，用出了六子教他的十六式之一，迎着野豬擊去。

野豬走勢甚狂，老頭見保官如此輕率，如何不驚，如何不急，他在保官發掌之際，不忍卒睹，急忙別轉了臉，還閉上了眼睛，及至聽到野豬發出了嗥叫，他本能地張開了眼睛，看到野豬躍起近丈高，由遠處看，牠似乎已撲到保官的馬頭了。

老頭站在野豬後面，更有此感覺，心向下沉，似墮重鉛，幾乎要流下眼淚，可是野豬躍起之後，旋即下跌馬前，動也不動了，大約是死了吧。老頭又是一怔，急叫道：「保官，你沒受傷了吧！」

「老爹，我沒事。」保官說時，坐直了身子，一臉輕鬆地說：「老爹，我打死了這隻野豬啦，祇一掌就把牠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還在替你擔心，眞是多餘。」

「老爹，六子教的那招式，眞有用啊！」他說得高興，再次用那一招，打向山邊突出的麻石，祇聽得「轟」一聲響，麻石被削下了一角，突出的那部份不見了，這威力使老頭也嚇了一大跳，急忙檢查野豬死因，原來野豬的頭骨全被擊碎，怪不得牠連掙扎的氣力也沒有了。

老頭握着烟桿，晃動着烟袋，一派惘然神色。

不一會，對面山上那幾個人跑來了，他們稱讚了保官幾句，把野豬抬走了。

天氣一樣熱，太陽一樣毒，但保官分神於對付野豬及和來人打招呼，竟然忘記了酷熱，直至對方走了之後，才發覺自己熱得一身汗。

保官與老頭又走了一程，經過一處山坳，經驗豐富的老頭把烟斗塞得滿滿實實的烟絲燃上了，猛吸幾口，吐出一個烟圈，然後對保官說：「前面山坳出現隱隱殺氣，你小心了。」

「老爹放心，我知道。」

「敵人武功人數一概未知，千萬要小心！」

「我會小心！」

「那就好了，只要你……」

「糟老頭，快把買路錢奉上，饒你不死！」

老頭話音未斷，果然有人冒了出來了，老頭看他一眼，對方冷然的道：「怎麼？捨不得還是不服？」

「你想要買路錢不難，只要你勝得了我手中烟桿，別說買路錢，老命也可以奉送。」

「糟老頭，你這話可當眞？」

「當然是眞，難道老夫會騙你不成？」

「好，就和你賭一賭。」

突然，傳出一陣「嗤嗤」笑聲，一個手搖扇子的青少年走了出來，把手中扇子往左掌拍了一拍。「刷」的一聲，扇子摺了起來，然後向老頭一指，道：「姓常的，你別把話說得太滿，須知你這根烟桿未必就能保得了你的性命！」

老頭姓常，雙名德安，他的一根烟桿在江湖上頗有名堂。但這是過去的事，近年來他已少在江湖上走動，名聲也漸少人知，想不到對方一語道破，因而想起了一個人，心內暗驚，口中却不能不充好漢，笑道：「原來是鐵扇三郎，失禮失禮，眞虧你還記得我這個老頭子！」

「姓常的，別磨舌頭了，我們的目的不在殺人，你還是把紅貨交出來吧！這對你我雙方都有好處。」

常德安聽了鐵扇三郎的話，知道有誤會，道：「鐵扇三郎，你是知我性子，我想，你們一定誤會了，我並不是保鏢，也沒有多帶財物，百來兩銀子當然有，絕靠不上紅貨的邊兒，我已言盡於此，信也好，不信也好，都由你！」

「姓常的，你的話，我相信，但我的眼睛是不容許別人摻沙子的，你說你沒有紅貨，總該有讓我們相信的證據吧？」

「你是不是要搜查？」

「我看，除了這辦法之外，恐怕難有更好的辦法了，你同意我這辦法麼？」

「不，我不同意你這個辦法！」

「你想清楚，不要後悔。」

「既是這樣，我只好得罪了。」

「老爹，我們殺不殺人？」

「這要看他們了，你看着辦吧！」

「好，我自己會處理的。」保官答道。

「臭小子，你乳臭未乾，能處理甚麼？快拿命過來吧。」有兩個中年漢子欺他年輕，搶先向他進攻，要撿他的便宜。

「慢着，我還有話說呢。」

「好，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鐵扇三郎，我問你，你可作得了主？我是說，你的話，他們聽不聽，算不算數？」

「臭小子，你放甚麼屁，我們當然以三爺的話爲主！」

「那好吧！鐵扇三郎我們趕路，實在沒有工夫跟你們打架，你要搜出紅貨，當然是你們的；要是搜不出呢？又怎樣？」

「搜不出，我向你們道歉，送你們過去。」

「你這話算數？不會反悔？」

「我鐵扇三郎說話從來算數！」

「老爹，他的話可信？」

「這倒可以相信，只是我們怎能無端受辱，任他們搜查？」

「爲了能快過去，只好這樣了，昔日韓信胯下之辱，也忍得了，這又算得了甚麼？打起來，少說也得個把時辰不分勝負，何不讓他搜！」

「好吧，我是爲你着想，你既然不反對，我還反對甚麼？」常德安轉臉向鐵扇三郎道：「請搜查吧，但請快點，別阻我行程。」

「好，動手！」鐵扇三郎叫手下搜查，常德安與保官的行李十分簡單，衣服更藏不了那所謂紅貨，搜查的都說沒有，常德安要走了，鐵扇三郎道：「急甚麼？還沒有檢查馬呢？」

「要檢查多久？」

「不會久的，總不會等到天黑。」

「鐵扇三郎，你是不是要迫我出手，你如果懷疑我的馬有問題，你那邊有馬，何不先讓給我們上路，留下我們的馬你再慢慢搜查。要不是怕阻了行程，我何必受這個恥辱，你最好別迫人太甚了！」

保官提出的倒是一個辦法，確可以解決當前的難題，鐵扇三郎素知鐵桿子功力甚深，打起來自己縱然能勝，也絕不輕易，而這名不見經傳的小子，年紀雖輕，只怕也非弱者。

鐵扇三郎不放心對方馬匹，又不便把對方久留，終於，他答允了羅保官的辦法，以自己的兩匹馬換下對方的兩匹馬，讓常德安他們二人離去了！

跑遠了之後，老頭鐵桿子問道：「剛才，我們根本沒有紅貨，何必讓他們搜？傳了出去，多麼丟臉。」

「怎會丟臉，我們本來就沒事，何必怕人家搜查，要是眞有，我倒不肯讓他們搜了，丟臉的是他們，看走了眼，搜不到，還得賠了兩匹馬。」

常德安道：「你以爲他們這兩匹馬比我們的好。」

「老爹，難道你以爲這兩匹馬比不上我們那兩匹好麼？」

「保官，你總不會是僅僅爲了這兩匹馬吧？」

「老爹！」

「你說好了，不必顧忌甚麼。我是要試試你的目光與判斷力，你說吧。」

「老爹，我不知有沒有看錯想錯，我見鐵扇三郎出頭之後，你老爹的臉色似乎變了一下，神態也沒有先前的自然，我就猜出這鐵扇三郎必是一個人物，你擔心着我能否應付那麼多人，因此，我不惜受辱給他們搜查。保存實力，也可以免和他們結寃。」

「保官，你有這份細心與機靈，又能屈能伸，我可說眞個放心了！

「你沒有看錯，也做得對，我雖然未正式與鐵扇三郎交過手，却是簡接較量過的，以他早年的功力，我正在盛年，他還年輕，還能勝我，現在，我老了，他正在壯年，我很難勝得了他，所以，他一想到是他，心中就覺得不安，想不到我力持鎮定還是露了破綻，瞞不過你，這樣看來，更瞞不過鐵扇三郎了。」

「怪不得他剛才的氣焰萬丈了，原來他早已看出我有怯意，還好你見機得快，你答允他的要求，否則，就更不堪設想了。」

他們一路上斷斷續續的談着這個問題，入了客棧之後，還是在說。

羅保官在偶然觸發之下，問道：「老爹！你有無想過，那到底是甚麼一宗紅貨，能令鐵扇三郎垂涎，總不會是小買賣吧？

「而且，我們與那宗買賣本來是不沾邊的，他怎麼會誤會到我們頭上來？是別人嫁禍，還是眞出於誤會？我看，有一查的價值。

「還有，鐵扇三郎不似是個粗心大意的人，他也對我們誤會，別人又怎樣？會不會也有此誤會？假如有又怎麼辦？鐵扇三郎搜查過了，當然相信不是我們，別的人呢？我們總不能任由他人搜查呀！老爹，這樣看來，我們更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否則，前途荊棘甚多，只怕不容易對付呢。」

羅保官的話說來甚是有理，鐵桿子常德安也嘆氣道：「這確是一個難題，可是要追查，又從何查起，只怕拖延時日，不知查到何時何日，等查出眞相，你甘世伯的孫子，怕已經會走路了，這又如何是好？」

「老爹，別要管他了，六子說得對，但求心之所安，別人的議論由他去吧！我已打定了主意，管他是甚麼人，如果再找我們麻煩，我就跟他一拚，橫豎我練了這麼多年還未正式與人家動過手，打一仗也是好的。」

羅保官說完就不再出聲，房外却靜悄悄的離去了幾個人，他們原來也是誤會了羅、常二人帶了紅貨在身，沒料到却是誤會。他們在暗中偷聽，再想起傳說鐵扇三郎受了人家的騙，看走了眼，已經走了。

初時，他們還以爲是受了羅、常二人的騙，所以更釘實不放，此刻才知道鐵扇三郎是受了其他人的騙。

怪不得他受了騙之後不追踪報復，却悄然的退走了，這一點曾使許多人迷惑不解，此刻，聽到羅、常二人說話，可明白了，眞相已明，他們不走何待，所以都走了。

這一夜，羅、常二人過得很是寧靜，全未受到驚擾，頗出他們意外，但是，天亮之後，怪事就發生了，有個小孩子送來一封書信，是給常德安的，小孩子要面交常德安，因爲他說，叫他送信的人說過，要收信人給他一兩銀子才好給他信，掌櫃的不肯付出一兩銀子，小孩子便不肯給他信了。

「喏，這是一兩銀子，把信給我吧！」羅保官把銀子遞給那孩子，接過信交給了常德安。

常德安未開拆，先把小孩子叫住，問道：「這信是甚麼人叫你送來的，是男是女？老的少的？肥的瘦的？高的矮的？臉怎麼樣？有痘皮斜眼？」他一邊問，一邊聽小孩子回答，問到最後常德安道：「他在那裡，你帶我去見他，我再給你一兩銀子。」

小孩子搖頭，他說，那個人把信給了他之後，已經騎馬走了。

常德安見無法見到那個人，只好讓小孩子離去，把信細看，只見上面字跡十分清秀有勁，似出自女子手筆，說的是感謝與道歉的話。道歉是他們受到了誤會，事緣因她而起，感謝是他們替她擋了頭陣，使她得以沿途無阻，順利通行，並希望他們能義助到底，使她能完成任務。

她的話說得十分委婉，十分動人，常德安更看得出，她雖然把信寫給他，但字裡行間，却是對羅保官更爲感激，充滿盛情，因此，常德安把信遞給羅保官看。

羅保官看得心中激動，默默沉思，幻想對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老爹，你猜她是甚麼人？」羅保官望着常德安問道。

常德安道：「我也不知道，但看起來不似壞人。」

「那我們怎辦？還幫不幫忙？」

「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怎樣幫她，我們唯有見一步行一步，至於是不是可以幫她，就看她的運氣。」

「那就祇有這樣了，天色不早，我們也該上路了。」

羅保官與常德安一起上路，走着，走着，大約走了有五七十里路程，到了一座土地廟，拿不定主意進不進去歇息喝茶，內裡已經有人叫羅公子，叫得羅保官一楞，內裡又說道：「公子可是姓羅，羅保官，請進來奉茶。」

羅保官再無懷疑了，他看了老爹一眼，便朝土地廟走了進去。

土地廟並不寬敞，却還潔淨，一位年近半百婦人殷勤的招呼羅保官，請他喝茶。

羅保官急於知道她何以認識自己，知道自己是羅保官。

那婦人說午間一老一少兩騎經過，告訴她說，有這兩個人經過，可以請他們進喝茶。

婦人回答了羅保官一些問題，羅保官聽完了之後，給了她一錠銀子，便匆匆告別，與常德安急急催馬疾行。

據他估計不出百里必可追上的，但百里過後，仍無踪影，兩人都大感詫異，以爲自己走錯了路，心中暗感不快。

他們都希望追上那個「她」，看看她是甚麼模樣的，知道她帶的甚麼紅貨，了解清楚之後，才決定該不該幫助她。

在羅保官來說還有另一個想法，希望見一見她，了却這種莫名其妙的心願。既然追不到，當然就感到失望，感到不快了。

羅保官是受到了心情的影响吧，一路上甚少開腔，常德安也是，兩個人一齊走到一道小河邊的樹下，常德安說：「保官，我們該歇歇了，馬也乏了，也該讓牠歇歇，喝口水了。」

「好的，這兒有水，有草，讓牠歇歇，吃點水草也好。」羅保官同意常老爹的說法，放馬吃草。

不料人剛坐下，便聽到了馬蹄「得得」聲傳來，急速而亂，似乎不止兩三騎。

常德安凜然心驚，對羅保官說：「注意，看看來的是甚麼人。」

「我會小心注意的。」只回答了一句，已經看到了五騎快馬飛馳而來，在距離他們三四十丈遠的路上跑了過去，似與他們無關。沒想到才剛透一口氣，五騎快馬又轉了回頭，朝原路而回，跑得也慢了許多。

及至發覺了羅、常二人，更把馬韁勒住，緩緩地走了過去，緊緊地盯着羅、常二人，看得出，他們原是衝着他們兩個而來的。

五個人都是彪形大漢，長相威武，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閒人物，他們面對羅、常二人，却有點訝異地互相交換眼色，然後一個人道：「你們可是姓羅，到徐家台去的？」

「你的消息可眞靈通，知道得這麼詳細。」

「你倒老實，看在這份上，我也不難爲你，徐家台你不用去了，快回去吧！」

「回去？你這是甚麼意思？憑甚麼說這種話，我們走了好幾天才到這裡，離徐家台越來越近了，你却要我們回去，不是開我們的玩笑吧？」

「開你玩笑？哼，誰跟你開玩笑，我不過見你爲人老實，才饒你一命，你若不知機，死纏不走，沒有辦法，我也祇好送你回老家了。」

「我不是不走，你總得給我一個道理，我才好走呀，你不說出來，我怎麼好就走？」

「好吧，我問你，你可知道延川趙公子的大名？」

「延川趙公子，可是人稱玉面郎君的趙玉君？」

「你知道就好了。」

「這又怎樣呢？」

「你眞蠢！徐東明這次以孫兒彌月爲名，大宴親友，實在是想集天下英才於一室，挑選東床快婿，徐小姐是出了名的美人，趙公子對她早已傾心，祇是未有機會，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了，你現在明白啦！」

「不，我還是不明白。」

「你眞是蠢豬一名，你不走，趙公子就多了一個對手，機會就少了一些，這你總該明白了吧！」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明白了，但我却不想走了。」

「爲甚麼，你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別吃不到羊肉沾了一身羶才活該。」

「你誤會了，我不敢高攀徐小姐，更不敢與徐公子相爭。」

「那你爲甚麼不走？」

「我是不能走，也不願走，這是一次結識朋友的好機會，我不甘心放過這個機會，所以不願走，至於不能走嘛，我是代表一位老前輩而來的，我自己失禮事小，總不能叫那位前輩失禮丟臉。」

「這麼說，你是決定不走了？」

「你可以這麼說。」

「那好吧，算我白費唇舌了，大家上，修理修理他，看他還走不走！」矮個子一揮手，另外四個人一起衝前，並且都下了馬。

常德安把烟桿頭一敲，「得」一聲，把剩餘的烟絲和烟灰都敲在石塊上，老氣橫秋的盯住那個大漢，忿怒道：「你們這算是甚麼？你們眼中還有我老頭子在嗎，大膽！」

矮個子朝他上下一瞥，哼道：「憑你這個熊樣，也想人家尊重，你怎不想想，配嗎？快滾開點，滾得越遠越好，別阻碍我手腳。」

「保官，你且退後一點，看我收拾他們。」說話間，常老頭已經熟練地又裝上一斗烟，燃着了，一連徐徐的吸了幾口，吐出一個個的烟圈，傲然瞪着對方，準備他們隨時動手。

一邊是一老一少兩個人，另一邊是五個彪形大漢，清一色的鋼刀緊握在手，躍躍欲動，氣氛十分緊張。

突然，一陣馬蹄聲又遠遠傳來，對陣中兩方人士都不約而同的朝一個方向望去。

看到兩騎快馬空馬疾馳，並無人騎，各人正感驚訝，兩騎已到了面前，陡然有兩個人自馬的一側一彈而起，伏騎馬背，手揚處擲出幾把飛刀，各人的心頭一凜，急作防備，可是他們都料錯了，那些飛刀並不擲向他們，是擲向他們的坐騎，而且，由於羅、常二人的坐騎放草在河邊，隔得遠，對方並沒有襲擊牠們，祇襲擊五個大漢的坐騎。

五匹馬都中了飛刀，而且，都中在後腿上，深沒全刀，直至刀柄，五匹馬猝然遇襲，痛極狂嘶亂竄，五個大漢情急之下，急忙追趕，無暇理會羅、常二人，他們見機不可失，打個暗號，雙雙搶登自己的馬，急急馳去。

五名大漢正在分頭追趕自己的坐騎，那還有時間攔截羅、常兩人，眼睜睜的目送他們遠去了。

五個彪形大漢雖然追回了馬匹，但因馬匹受了腿傷，不但難再快跑長跑，連走路也是跛着，站的時候也縮起了受傷的那條腿。這樣，他們當然無法再去追趕羅、常二人了。

羅、常二人快馬趕了一程，不見有人趕來，心中便稍安了，但在快跑中，羅保官有所覺地問：「老爹，你猜猜那兩個是甚麼人，他們是存心幫我們，還是無意中幫了我們？」

「很難說，說是無心，他們何必出手，又祇傷那五匹馬，說是有意，他們又是誰，怎會幫我們？說來甚是費解，我也猜他不透了。」

「老爹，我覺得環繞我們的事情越來越是神秘莫測，你可有這個感覺？」

「有呀，我還不知對方是友是敵，眞是大費思量。」

「我倒懷疑他們是我們。」

「甚麼，你懷疑他們是我們？你這是甚麼意思。」

「老爹，你忘了，鐵扇三郎不是懷疑我們私藏紅貨，我懷疑剛才那兩個人，就是鐵扇三郎要找的人，他們也是兩人兩騎，我們也是兩人兩騎，他們是一老一少，我們也是，鐵扇三郎誤把馮京做馬涼，我們白受了一場侮辱，都是剛才那兩個人的原因。」

「啊！對，對，可能是！」常德安說：「你剛才注意到他們是一老一少？」

「不錯，出手的是少年，我看得十分清楚。」

「這就對了，嗯，白狗得食，黑狗當災，保官，我們是受連累了，不過，徐家台快到了，最遲明

天午後便可趕到，先向徐世伯道喜，慢慢的再找鐵扇三郎算賬，不怕他飛上天去。」

羅保官是帶了禮物的，那是一枚玉鐲，玉質甚佳，但很小，是小孩子佩戴之物，羅保官任憑鐵扇三郎搜查時，曾擔心會被取去，若眞是這樣，他便不惜一拚了，幸而鐵扇三郎沒有動粗，總算沒有鬧出事來。

但是，走出了幾十里之後，又有人攔路，不許通過了。

那是一雙長相特別的青年男女，女的較爲年輕，大約十七八歲，圓圓的臉，眼珠烏黑溜圓，身材略爲胖點，男的長得較高，長長的臉像張馬臉，看上去有二十六七了，右腿有點瘸，走路時特別顯露出來。

他們看似夫婦，但又不像，神情舉止之間頗爲古怪，常德安一馬當先，喝道：「兩位請讓開點，畜牲無性，恐有衝撞，千萬莫怪！」

「你想過去？容易得很，留下紅貨，容你過去！想隱瞞，留下性命。」

「又是紅貨，你們如果不是瞎了眼，就是耳聾了，也可能又聾又瞎，要不是，就不會向我們要紅貨了！」

「任你舌粲蓮花，臭屁亂放，都騙不了我，我說明在先，你若是恃強蠻來，我認得你，伙記可認不得你，到時，可別見怪！」

「何必跟他說這許多，他肯就把紅貨送上，否則我們就動手好了。」

「少說廢話，動手吧！」

「老頭，你要財不要命了？」女的已經把鳳眼刀拔了出來，用刀尖指向常德安腹部。常德安狂吸了幾口烟，張開嘴巴，噴出一連串的烟圈噴向那女子。

一陣濃厚的烟味嗆得那女子一連咳了幾聲，淚下了不少。

「老頭，看招！」馬臉漢子大聲喝道，一招「千里追風」已經遞了出去，劍鋒帶着嘯聲與寒意，疾刺常德安左脅，又快又狠又準，不容常德安有考慮機會，常德安處此已無考慮餘地，只好先治標救急，身形猝轉，鐵桿子已經遞了起來，點向對方的「曲池穴」。

「來得好！」馬臉漢子沉手抱劍，劍鋒指向常德安的手腕。

常德安不料對方有此一着，倒也吃了一驚，馬上再轉身形，口啣烟斗咀，烟斗斜向對方，用力一吹，烟斗中的烟灰紅得發光，給常德安一吹，火花飄飛，疾撲馬臉漢子面門，馬臉漢子慌忙疾退，十分狼狽，幸而常德安沒有乘勝追擊，否則，他便會更狼狽了。

甫一交手，馬臉漢子無法招架了。他轉望那個女子，女子祇是撇唇一哂，冷然說：「沒用的傢伙，平日掄拳舞棒的那份威風哪裡去了。」她不但不同情，反而出言相嘲，這個樣子倒是非常德安始料所及，因此愕然。

「臭婆娘，妳別儘說風涼話，要不是老子跟妳打了一架，怎麼會這樣？妳還好說！」

「是眞金是爛鐵，總有個樣，是稀鬆就認了好啦，何必賴這賴那，虧你還有臉提起，死蛇爛鱔，全無生氣，我看你呀！不出二十招，就得死在這老頭手裡，你認不認？」

這女子十分刻薄，說話不留餘地，他們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經驗老到的常德安也無法猜測得透。

馬臉漢子給氣得發抖，大罵：「臭婊子，你以爲我不知道，妳看上了那小白臉，我早就看出來了，哼，我遲早會宰了他，叫妳死了條心，妳是恨不得我死掉，才好跟那小子過日子，沒這麼便宜！」

「你也太糊塗，倒猜中了一半，不錯，我是跟姓曾的相好過，不過，不勞你費神，我早把他宰了……」

「妳把他宰了？誰相信？」

「我沒有叫你相信，也不曾想過告訴你，但你既然提了，我也不妨說了，讓你放心，我宰了他，還宰了另外一個人，你想知道嗎？」

「誰？」

「一個妖裡妖氣，邪氣十足，唇邊有顆紅痣的女人，你知道她叫甚麼？」

「妳，原來妳都知道了？」

「當然知道，還親眼看過你們的表演，怎樣，沒說錯吧？」

「所以，妳這樣的恨我？」

「你想想，你昨晚不是有點跟她在一起時相似？我就是要叫她知道，叫她死了也不瞑目。」

「妳好狠呀！」

「我全說了，你可以死得瞑目啦！」

「美娘，妳……」

「你放心，我會把你埋葬的。」

「妳，妳……」他猝然轉身就跑！

「站住，你跑不了啦！」那女子雙脚一點，飛身追撲，手起處，一把暗器把馬臉漢子留了下來，他狂叫，咒罵，哀求也都沒用，結果還是痛苦地死去。

「老爹，這是怎麼回事？」羅保官茫然的問道。

「他們二人大概是姘頭關係，後來女的另外愛上一個姓曾的，馬臉也跟一個唇邊有紅痣的女人鬼混，這女人一恨就把他們殺了，但餘恨未消，仍然找馬臉漢子出來。她原想借刀殺人，讓我把馬臉漢子

殺掉，沒想到我手下留情，她忍不住，終於自己動手了。」

「這女子也眞夠狠了。」

「女人就是這樣，情之一字，可以救人，也能殺人，你如碰上了女人，可得小心呀！」

「怎會啊！我怎麼會碰上女人！」

「有時候，你會意想不到的，總之，你自己小心就是了。」

「老爹，這女人又回來了，眞儍，我們怎麼不走，等她回來？」

「你們還沒有跑？好極了，來，把紅貨拿來！」她向常德安伸手，却眼睛望向羅保官，羅保官這時正細想着老爹說的話和徐家小姐，他未見過徐家那小姐，却已對她有了印象，因爲早先河邊困住他們的五個彪形大漢，曾令他不可去徐家，說是延川趙家公子愛上了她，又稱贊她漂亮。後來，老爹也證實，徐小姐以美艷出名的，就憑這些，他自己替徐小姐製造了一個美人的形象。想着這些，忽然發覺面前這個女人飄來的目光，心頭一動，不覺臉紅了。因爲老爹叫他碰上女人要小心，他答應了。並說自己不會碰上女人，但事實上他還未碰上已經想着女人了，他因此而臉紅、自責，但那美娘却會錯了意，以爲他發現她正看他，他臉嫩，所以臉紅，她爲此而大樂。

美娘笑了，她實在很美，也很妖冶，笑的時候更冶，更美，因此，羅保官也爲之心頭一蕩，但他馬上就想到這個女人心狠手辣，正是蛇蝎美人，一股鄙視之心情突然湧起，臉色也變了。

美娘正爲自己的媚力能傾倒衆生而自豪自慰，不料一轉眼，情況已變，不由心頭一凜，激起羞恨之心，當下要遷怒常德安，見他久久不予回答，伸出的手掌一沉，隨即疾發而去，迎面就向常德安的胸前攻擊。

「妳好狠毒！」常德安上身一側，下肢不動，一柄鐵烟桿已倒轉過來，不接手掌，反敲美娘的手肘，他的烟斗是熾熱的，給他內力一迫，熱氣更盛，還未打到，美娘已覺得熱風襲來，急忙點脚迴避，重新打量常德安，猜想他是甚麼人物！

雙方一交手又分開不了，對峙着如鬥鷄，各自搜盡枯腸，猜測對方的底細，突然，美娘想到了，她脫口問：「鐵桿子，你已不在江湖上走動，怎麼又來淌混水？幹這勞什子？」

「妳說甚麼勞什子，我不懂！」

「你眞不懂還是假不懂？」

「我實在不懂！」

「那麼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你爲甚麼替人家當保鏢？」

「我受朋友之托，難道是錯了嗎？」

「當然錯了，你以爲憑你這桿鐵桿子，就能保得了嗎？」

「我是盡力而爲。」

「你可知道保這支鏢值多少銀子？江湖上多少人要奪你這支鏢？」

「這個我倒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那你有甚麼好處？」

「好處說不上，但朋友看得起我，付以重任，我是義無反顧。」

「這麼說來，你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了？」

「這倒不是，我至少可以趁這機會，會會老朋友。」

「唉，你死到臨頭還不自覺，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不，不管是風風雨雨，我絕不會中途放棄責任，那樣做，不僅對不起朋友，也對不起自己，美娘，妳的好意我是心領了。」

「那麼，你眞的不肯把紅貨交出來？」

「甚麼紅貨？」

「怎麼？說了半天你還裝蒜？」

「裝甚麼蒜？我不懂！」

「好吧，我問你，你不是替人家保鏢嗎？」

「是啊！」

「那麼，你保的是甚麼？那不是紅貨是甚麼？」

「哎呀，美娘，說了半天，妳原來是誤會了。」

「我誤會了？」

「是呀！」

「我怎麼誤會？」

「妳問我要紅貨，我那來的甚麼紅貨，我是替朋友送這位哥兒到徐家吃喜酒的，妳却以爲我保甚麼紅貨，不是誤會是甚麼？」

「甚麼？你不是替人家保鏢的？你這話當眞？」

「妳不信，也可以想想，我們如果有甚麼紅貨，也不會是這個樣子，我們連包袱也不帶一個大一點的，用甚麼藏紅貨，再說，如果妳有興趣可以同行，就知道我們是不是到徐家台去，那件紅貨總不會也是送到徐家台去吧！」

「你這樣說，倒是有點道理，據我所知，那保鏢的確不是你，他叫甚麼，我們竟然探不出來，但他們却跟你們一樣，一老一少，兩騎快馬，嗯嗯，對了，你們這馬是怎麼來的？」

「妳認得牠？」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兩匹馬，似是鐵扇三郎鐵扇幫的，是不是？」

「鐵扇幫，幾時出現了這樣一個幫會了？」

「已經好幾年了，你沒聽說

過？」

「沒有，幫主可是鐵扇三郎？」

「不是，鐵扇三郎祇是鐵扇幫中一個總頭目。」

「那麼，幫主是誰？」

「鐵扇魔君。」

「鐵扇魔君？這名字倒未聽說過。」

「他是鐵扇三郎的師叔，年紀比鐵扇三郎大不了多少，功力却高得多了。」

「這就奇了，怎麼從來未聽說過有這個人？」

「他過去一直在波斯，最近幾年才回來的，鐵扇三郎那時才剛剛組成鐵扇幫，不可一世，自然不認有這麼一個師叔，可是印証之下，鐵扇三郎用盡所學，也佔不到便宜，打得渾身是汗，對方仍然那麼瀟洒自如，大氣也不喘一口，他祇好信服了，認對方作師叔，並把幫主之位乖乖的送給人家。」

「這就是了。」常德安似是自言自語地說：「鐵扇三郎一直傲視天下，目空一切，居然肯拱手讓位，這個鐵扇魔君當然是他的師叔了。」

「不，老爹，你錯了。」羅保官斷然的說道。

「甚麼？我錯了，我怎麼錯了？」

「老爹，你聽說過海市蜃樓的故事？你見過鏡花水月的景象？佛家六祖有說風未動，幡未動，人們心動耳，世間無魔，何來魔君？」

「你是說……」

「老爹，你已經明白，何必再說，躭擱了半天，我們也該上路了。」

「對，我們也該上路了。」

他們二人上路了，美娘仍然呆呆地沉思，細味羅保官的話，久久，若有所悟地大叫：「是啊，這小子眞聰明，連我蘇美娘都給騙了，他却一語道破，這份聰明就非我所及，假如練武，成就必大。」

「蘇美娘，妳說誰的成就大？想得這麼出神，是否又遇見了新相好了？依我說，蘇美娘，新相好不如老搭檔，我看，還是跟我們合作吧！」他說着，已到了蘇美娘的身邊，老實不客氣的伸手扳着蘇美娘的肩頭，微微用力按着，揑着，摩挲着。

蘇美娘並未拒絕，反把身子放軟，微微向後靠貼他的胸膛，半閉眼皮似在享受，對方的另一隻手也不閒了，再按在她另一個肩頭上，把她扭轉身，面對面的對着，兩隻手在她背上移動，由上而下，已到腰部，左手更向下移，接近臀部了。突然，他發出駭人的慘叫，蘇美娘右手一縮一按，在他的胸前一推，立即弓背曲腿向下一蹲，點脚一彈，退出二丈過外，脚剛沾地，馬上倒身就地一滾，又滾開了丈許，這才站起來撫摩着肩頭的裂衣，撫摩着破衣處露出的肌肉，恨恨的盯了那張恐怖痙攣的臉，和無限怨毒的目光。

原來蘇美娘趁對方撫摸她背部的同時，也撫摸對方的背脊，並且，摸到一處地方之後，右手把匕首向那兒大力一刺，同時脫身急退，對方被刺中了要害，本能的雙手力抓，這就抓裂了蘇美娘的衣服，再擲出火彈，又給蘇美娘躲過，他已無力再作第三種攻擊了。

蘇美娘直看到他死去之後，才覺得剛才可怕，忍不住熱淚直流，她半生受此人控制與虐待，此刻才能報仇，自然感到興奮，可是當她在抹乾匕首上的血污藏起來，便有幾騎人馬飛奔而來，馬上人縱聲談笑，肆無忌憚，他們看到死者的馬站在一邊，又看到蘇美娘蹲在死者身邊流淚不止，都覺奇怪，跳下馬喝道：「妳是誰？武大哥是怎麼死的，給誰害死？」

蘇美娘指着熱淚，仰望對方一眼，心頭微微一戰，忍不住再多望一眼，裝着悲哀地說，有一老一小兩個人調戲她，他大哥看不過眼，動手幫她，不料反給對方害了，她祇說出羅、常兩人形象，並說他們是去徐家台，至於是甚麼人，她可不清楚。

他們聽後，四個人祇留下一個幫蘇美娘安葬大哥，發出一支响箭，先追羅、常二人去了。

羅、常二人輕易躲過了蘇美娘一場糾纏，心中無比高興，怎也料不到她會來此一手，給他們嫁禍，因此，發覺有快馬隨後，也不以爲是追踪自己而來，後來對方追了上來，截住了他們的去路，他們才知是自己猜錯了，但仍以爲是追索紅貨的，及至對方罵他們殺害了他們的大哥，才知道自己又猜錯了。不過，他們覺得奇怪，自己並未殺人，對方怎會如此責罵他們，便想到蘇美娘以及蘇美娘殺死那男子，因而常德安向他們反問：「你們的大哥，可是那個蘇美娘殺死的漢子。」

「好呀，狐狸現出了尾巴，不打自招啦！」對方得意地道。

「甚麼不打自招，你以爲那女人是甚麼人？她是人間尤物蘇美娘。」

「蘇美娘？胡說，她不是蘇美娘。」

「除非你見到的不是我所說的那個女人，他們的對話及打鬥，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她恨那個漢子別戀姘婦，她也和一個姓曾的勾搭上，後來，她發現姓曾也對她不忠，和這個漢子的姘婦搞上了，她

便殺了他們，不料寃家路窄，狹路相逢，於是，她又把他殺了，這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還會有錯嗎？」

「你說甚麼？我們大哥根本就沒有姘婦，你敢胡說八道，汚辱我們大哥。」

另一漢子喝道：「你胡說，她說你們調戲她，我大哥看不過眼，才出手，不料結果給你們殺害了。」

「你別狡辯了，我們絕不會相信你的。」

「殺人償命，上，我們替大哥報仇。」三個人於是一起聯手，就向常德安進攻。

常德安知道再說也沒用了，便不再說，全心全力應敵，一根鐵桿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使得有如生龍活虎，狠準穩之極，再加上一個快字，在三個人夾攻之下，非但能守，而且也能攻，打得靈活無比，三個敵人也佔不到他半點便宜。

羅保官站在一邊並未插手，他看了一會，對常德安道：「老爹，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殺賊爲救人，賊人如蜂至，不能再手下留情了。」話音未完，人聲蹄聲盈耳傳來，可知人數不少，常德安正感爲難，急叫羅保官快走，不料甫一出聲，三個敵人突然有兩個迴避不及，碰撞在一起，給了他一個極佳的機會，烟桿疾點之下，對方便應聲倒地，祇有一個活着，一看情形不對，急忙逃走。

「截住他，截住他，正是他們殺了你們的大哥的。」蘇美娘人在馬上，已經先聲奪人，尖聲叫喚了。

「蘇美娘，妳這麼說，不怕晚上他找妳算賬？」常德安並沒有走，屹然獨立。羅保官站在他身後，也十分鎭定，全無怯意。來人有七個，其中一個是蘇美娘，她是唯一認識羅、常兩個的人。

蘇美娘的話極具挑撥性，果然有幾個人振臂要跟羅、常二人一拚。但是，有一個清秀削瘦的漢子喝道：「且慢！」他一伸手，那些人便都靜了下來，他終於問道：「程英，你追到這裡，才追上他們，是不是？」

程英就是同常德安最先動手的三人中，死了兩個，留下的一個，他點點頭道：「是。」

「你追上他們時，他們跑得很快，還是普通的速度？」

「他們跑得並不快，還閃到路邊讓我們過去。」

「他們偷襲你們嗎？」

「沒有，他們沒有動手。」

「是你們先動手的？」

「是的。」

「好了，你站到一邊。」那個削瘦的漢子同時一轉，望向另一個漢子道：「馬漢，你留下來幫蘇美娘埋葬大哥。」

「是的，陸爺。」

「你知道大哥受了甚麼傷死的？」

「大哥是後背受傷致死的。」

「你看過了，是刀傷還是劍傷？或者是其他？」

「傷口並不大，似乎是飛刀一類的暗器。」

「嗯！暗器！」陸爺想了一想，目光暴亮，射向馬漢：「你看大哥死了有多久？一個時辰有沒有？」

「沒有，我看是不到一頓飯時光，可能祇有盞茶時光吧。」

「你這麼肯定？」

「嗯，我可以肯定。」

「憑甚麼？」

「我發覺大哥的身體還暖和，傷口血也未止，不可能死了很久。」

「你眞注意了這些，再想想，有沒有記錯？」

「不會錯，我是記得清清楚楚。」

「那麼，我再問大家，剛才我們跑得快不快？」

「當然快。」

「很快。」

「請大家想想，我們花了多少時光，夠不夠盞茶時光或頓飯時光？」

「我想兩頓飯也不止了。」

「最少也有頓飯以上了。」

「不，我留意過，差不多有半個時辰，這是說，差不多有四十里路程，你們想想，這兩個人跑得並不快，可知他們心中並無所懼，再說，以他們這種走法，可能超過半個時辰了，大哥會死了半個時辰還不止？身體仍暖，有可能嗎？」

「對，怎麼會這樣？」

「這麼說，難道不是他們所殺……」

「臭婊子，妳別跑，跑不了啦。」陸爺向拍馬飛馳的蘇美娘呼喝追去，同時對他的人道：「殺大哥的就是這個淫婦，快追，別給她逃了，這兩個傢伙我們慢慢的再找他算帳。」

幾個人都一齊追蘇美娘去了，留下兩個死者也無人理會，羅、常二人怕他們回來又有痲煩，也急急的離開去了。

這樣又過了一關，常德安說道：「保官，人生就是這樣的，有時風平浪靜，似現在這樣，有時充滿風險，像早先那樣，有時表面似是平靜，其實週圍却伺伏着危機，隱藏着暗湧，比如我們的前途就是這樣，你別以爲只有大半天工夫便可以到達徐家台，說不定一個時辰之

內，或者晚上，或者明天，都會隨時危機四伏，甚至到了徐家台，一樣可能伺伏着危機，非要小心提防不可。」

羅保官道：「老爹，這個我明白，我會小心的！」

「你明白？你怎會明白？」

「六子說的，他說做人並不容易，不但要提防敵人，更要提防朋友，敵人是明的，朋友是暗的，更難提防！六子說，禍出肘腋，身邊出現兇手，才是最難應付。」

「對，六子這話十分對，古往今來，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奪了周朝，他的弟弟趁他有病，乘機把他殺掉，奪位登基，史家稱爲『燭影搖紅』，遠的如李密造反，李世民誅兄，都是例子，六子可說是個奇人！」

「六子懂得很多，幾乎甚麼都懂，我有時看書不明白，問他，他總比教師講的還更清楚，更見明白呢！」

「嗯，他還能文？」

「他還能繪畫。」

「繪得怎麼樣？」

「好極了，又好，又快！」

「這麼說，他倒是個多才多藝，文武兼備的人才了，難得，難得！」

他們兩個人的話題扯到了六子身上，談了不少，第二天午間，他們來到了徐家台了。

徐家台是一個地名，徐東明家在徐家台的東首，佔地頗廣，一排過三間大屋。同樣的高大，同樣的形式，頗爲壯觀，門前是一片空地，對開是草坪，再外是一排栢樹楓樹和楊樹，由遠處望去，只看到栢樹楓樹和楊樹，看不見房子。

春夏天，楓樹楊樹青葱翠綠，生氣勃勃，晴天，陽光照射下來，蒸發水份上升，樹頂幻出影子，不少孩子都看作神話故事中的景象，雨天，水淋在樹間，又有另一種景象，到了深秋，楓葉紅似二月花，晚霞似錦，上下一片相互映輝，倍感絢麗，加上三五歸鴉繞樹飛鳴，活生生的一幅美景。冬天，楓樹與楊樹都葉落留枝，難免有蕭索之感，但是，柏樹却是不畏霜雪的常春樹，春夏之間，三樹同綠，難顯栢樹顏色，楓葉秋風，白楊皮蛻，漸漸顯出栢樹顏色了，到了冬天，更是栢樹的天下，只有它才顯出徐家園的生氣，也只有它才稍減蕭索之氣。

常德安過去曾經到過兩次徐家園，那時，徐家園前的排樹還沒有長得這樣高大，幾年時光，樹與人同，都長大了。由於樹，他想到了羅保官，羅保官也長得比過去高大了。

不過，雖然是五月天時，柏、楓、楊都長得青葱翠綠，充滿生機，但常德安不知怎的，却覺得這一次和過去不同，這一次，總覺得徐家似乎有一種特別，或者說是不吉的預兆。

這只是感覺，微弱的，看不見，摸不到的，但又的的確確存有這種感覺。

「這倒奇了，是甚麼原因？」常德安自言自語，目光向四處游望。

「老爹，你覺得有甚麼不對嗎？」羅保官詫異發問，望着常德安。

「沒有甚麼。」

「老爹，你的臉色已經說了，你說吧，是甚麼事？」

「沒有甚麼，我只是一種感覺，很特別的感覺。」

「很特別的感覺？不會是壞事吧？」

「我也不知道，你有甚麼感覺嗎？」

「我覺得前面的樹高太密了，擋住了，看不到遠處，應該把樹減少些，這樣看起來會舒服些。」

「這是風水樹，擋煞的，你見了徐世伯千萬不能這麼說，他會不高興的。」

「但願他別問我，我是不會說的。」

「不，他問你，也不能說！」

「到時再說吧，現在談也沒用！」

「我勸你還是別說的好，免得徐世伯不開心，那又何必呢？」

「老爹，你看，有人來了。」

「你等一下，我去投帖。」

「怎麼，還有這一套？」

「這是禮貌，也沒有甚麼不好呀！」

常德安投了帖，不一會，管家出來相迎，主人徐東明也親身迎於內堂，可說是十分客氣了。

「徐大俠，幾年不見，你更健壯了，人說老當益壯，你徐大俠可謂當之無愧！」常德安趨前施禮，徐東明呵呵地笑道：「常兄過獎了，老夫不復當年了，你老童顏鶴髮，才眞是老當益壯。」

兩人互送高帽子，皆大歡喜，稍後，常德安給羅保官引見道：「徐大俠，這位是羅福明的孩子，我特地帶他來拜見你老人家！」轉口又對羅保官道：「保官，快拜見徐世伯。」

「小侄羅保官拜見世伯。」羅保官說拜見眞的是拜見，跪下叩頭。

「世侄請起，這樣大禮眞不敢當！」

「徐大俠，我來之時，羅福明再三囑咐，希望徐大俠幫忙，今後多多提攜保官！」

「常兄，羅世兄一表人才，乃

人中俊傑，將來必成大器，成就會在你我之上，我近年鑽研醫卜風鑑之術，自覺頗有成績，看來不會有大錯！」

「但願如徐大俠所言，羅福明就放心了！」

談說間，又有客人到，徐東明又迎接客人去了。

羅保官被引到一間客房去，他掩上房門後又對常德安道：「老爹，你覺得徐家的徐世伯怎麼樣，你過去和他見過面，覺得他和過去有甚麼不同之處沒有？」

「你怎麼要這樣問？發覺到有甚麼不妥嗎？」

「倒沒有，我也和你說的一樣，有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是甚麼又說不出來。」

「你和他還是第一次見面，怎麼也會有這種感覺？」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只是我確實有此感覺，我覺得他言語閃爍，過份客氣，據你說，他與我爹有極深交情，何以却如此見外，以世兄相稱，更怪的是他似乎不知道我爹有病，問候也沒有一句，就是忙也不該這樣的！」

「不錯，以你爹跟他的交情，他不可以受你的拜見，也不該稱你爲世兄，更不該不問候你爹，這點，我也猜不通。」

「老爹，你知道他這次大派請帖，眞正目的是甚麼？看在我爹與他的交情上，他若有事，我自該幫他，要是沒有甚麼事，喜事一過，我便告辭了！」

「有甚麼目的，我也不清楚，不過，延川趙玉君的猜測未必全無根據，說不定他眞是要選女婿呢？你年紀輕，又未訂婚事，倒是一個機會。」

「老爹，休取笑，我暫時還不想談。」

常德安會見了許多老朋友，從老友口中也知道了一些關於徐東明的事情，原來他有了奇遇，一年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由一個收買破爛者手中買到一卷「修明圖譜」，裡面詳載各門派武功，詳述其優點與練法，他得了這個圖譜之後，一直沒有人知道，直至半年前，有人追查這卷圖譜的下落，一直追到那個買賣破爛的人，他才說出是給徐東明買去了。於是，由那時起，徐家常常發現有神秘人物，他們都是悄然而來，悄然而去。絕不偷取任何東西，只見書房中的書常常擺錯了位置，似是被人翻動過。

常德安問朋友，「難道來的是甚麼人，園主一點也不知道？」

「據說是一個幪面人，有人說，園主跟他交上了手，結果受傷了，昏迷了許久，清醒之後，許多事都記不清，開始那幾天，他連說話也是古古怪怪，直至過了半個月左右才漸漸復原，但始終無法回復傷前的記憶，特別是他獨自一個人坐着的時候，有時自言自語，有時目瞪口呆，似乎注視甚麼，但你經過他的眼前，他却一無所覺，樣子甚爲嚇人！」

朋友這消息是得自徐家的管家，大約是可靠的，常德安把這一切告訴了羅保官，嘆着氣，神情顯得很憂心，他下結論道：「保官，這麼說來，我們是錯怪他了。」

「也許是。」羅保官心在不焉地漫應着，似乎在想着另外甚麼事情，常德安看看他，心中湧起了一股不安的預兆。

「保官，你不是不舒服吧？」常德安關心地問。

「沒有，我甚麼也沒有，」羅保官微微一笑，確不是有甚麼不舒服，常德安見了才算放心。

白天，徐東明忙忙碌碌，徐家的人也忙忙碌碌，各人都無暇關心別人。

第二天，就是徐東明的孫子彌月之喜了，客人已經到得七七八八，徐家園的熱鬧，可以想像了，不過，在熱鬧中却有人心情緊張，患得患失，頗爲不安，這些人就如延川趙玉君所希望一樣，是另有目的，希望能成爲徐家的東床快婿。

這些人是有目的而來，自然對於徐家小姐的動向十分注意，但是，這些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們有的人已來了幾天，何以總未見到徐家小姐一面。據他們所知，徐小姐是非常大方的，不畏生人，怎的總不見面，心中有所疑，便暗自打聽了。打聽的結果，知道徐小姐原來長期住在外婆家的，甚麼好吃的，好穿的都留給她，她在外婆家，簡直是公主、女王了！

這一趟，她已經去了幾個月未回過家了，不過，徐家已經通知了她，她也答允回家了，祇是未到而已，可能有甚麼事阻碍了，才會遲回徐家。

但是，徐家中有這樣的喜事，她是應該早些回家幫忙招呼客人的，爲何她却遲遲未返，這未免太過任性了，再說，這一天已經是她侄兒彌月前夕，賀客盈門，她仍未回到家門，難怪有的客人已經加以非議了。

羅保官祇有好奇心，並未有甚麼企圖，所以對於徐小姐不在家的事並未深入追查原因，反而是另一個問題引起他的興趣，使他靜不下心，夜靜之後，便悄然離房外出，想到別人留宿的地方去看看，他這做法，以一個客人的身份來說，是不應該，不但對主人無禮，對其他人也是不禮貌的，極易引起誤會。

（未完・一）

新派殺手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槍霸傳說

一語驚醒醉中人　重新振作操舊業

半彎的月亮掛在天空上，但街道仍然是漆黑一片。

屋子裏十分黝暗，這裏並沒有燃燒着蠟燭的味道。

沒有光的屋子，這裏有的只是酒氣。

一些低劣的酒氣味。

在這種貧民窟一般的地方，又何來好酒的氣味散發出來？

好酒一定要付出相當的價錢，而且越好越貴。

王槍沒有錢，他根本連買一瓶劣酒錢也沒有，但他還是要喝，無論賒也好，借也好，喝了再說。

無論是好酒或劣酒，只要喝多一些，一定會醉。

劣酒通常醉得快，而且還很厲害。

現在，王槍已仆跌在地上。

地面冰冷，但他的身子却像是在焗爐內。

看來所有的酒都給他喝光了，如今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甚至連自己是男是女也忘掉了。

但世上還是有人記得他的。

雖然不算多，起碼還有一個。

這人年約四十，頭大身小，令人看來有着一種可笑的感覺。

但這人一點也不可笑。

因爲他就是「奪命殺手」史高夫。

史高夫從沒殺過人，但他的職業使人結束生命。

在二十三年前，「鬼影」賈西廸號稱「閻羅王」。

十七年前，「獵頭使者」馮白石威震五大都市，半年之內奪取了七位黑道大亨的人頭。

九年前「鬼影」連環暗殺「南京四絕」，也很令人震駭。

但殺人者，人亦殺之，這些名震江湖的殺手，最後也死在別人手裏。

他們都使史高夫無法忘懷。

賈西廸的兇悍，馮白石的狠勁，鬼影飄忽有如鬼魅的行刺手段，都是那麼出色，幾乎每一次都沒有令史高夫失望。

但他們都已成爲過去，沒有現在，更沒有將來。

懷念過去是消極的，積極的人只會把握現在和計劃未來。

所以，史高夫現在來到這間舊屋，把躺在地上的王槍扶起。

因爲他太了解王槍。

王槍有過去，也有將來。

只有死人才沒有將來，但王槍還活着，他現在，只不過是醉得有如爛泥而已。

＊　＊　＊

黎明的陽光雖然很柔和，不過它彷彿還是刺痛了王槍的眼睛。

貓的眼睛也是這樣子的。

「你的眼睛好像貓……」這句話

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因爲那是小清兒所說的。

小清兒講過的話，他每句都會記在心裏。

小清兒並不喜歡說話，她是一個沉默而又容易害羞的姑娘。

在王槍的心裏，沒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代替小清兒。

就連水和空氣都不能。

但她溜走了，就像黎明前的黑夜。

過了白天，黑夜還會再來，而小清兒却是永遠也不會回來的。

要見小清兒，也許只能在夢中。

無奈睡不着，只好大醉一場。

他知道這樣下去，不醉死也會餓死，但他並不在乎。

他本來就是獨來獨往，現在連小清兒也不在他身邊，生又如何，死又怎樣？

但史高夫却不是這樣想，他對王槍說：「你有的是青春，隨時可以東山再起，又何必爲女孩子而自甘墮落？」

王槍怒道：「你來幹甚麼？」

史高夫道：「弄醒你！」

王槍道：「這裏只是一個鬼地方，不適合你。」

史高夫嘆了口氣：「似乎對你也並不適合。」

王槍一笑，道：「你是你，我是我，我的事與你何干？」

史高夫道：「但是我們曾經合作愉快，別忘記你是一個殺手！」

王槍道：「我再也不是殺手。」

史高夫盯着他：「你眞的要爲小清兒而死？」

王槍道：「我不知道。」

史高夫冷笑一聲：「你當然不知道，甚至不知道小清兒爲甚麼會死。」

王槍拖着懶洋洋的身子道：「你說甚麼？你還知道些甚麼？」

史高夫瞪着他，過了半晌才說道：「半年前，斬殺小清兒的並不是個瘋子。」

王槍立刻搖頭，道：「不！不！瘋狂是個眞正的瘋子，那一天他獸性大發，在街上斬殺了七個人，最後才給防備軍警射殺。」

史高夫道：「瘋狂不錯是個瘋子，有一次，他割掉自己的脚趾，還吃得津津有味。」

王槍道：「他說這一隻脚趾長了毒瘡，所以非要割下來不可。」

史高夫點點頭，道：「所以瘋狂是只有九隻足趾。」

王槍臉色一沉，道：「斬殺小清兒的瘋狂，他有多少隻足趾？」

史高夫伸出了十隻手指。

王槍大喝：「你敢肯定？」

史高夫道：「周禮賢的消息，向來眞實，你若不信，可以去問他。」

王槍立刻跳了起來：「我現在就去問他！」

史高夫道：「恐怕也不容易，因爲他已死了。」

王槍呆住了，道：「是誰幹的？爲甚麼要殺周禮賢？」

史高夫聳聳肩：「是誰幹的，我不知道，但絕對是爲了滅口。」

王槍慢慢道：「滅口？他還知道些甚麼？」

史高夫道：「他也許知道某些秘密，但可能他只知道被射殺的瘋狂有十隻足趾。」

王槍怒道：「有十隻足趾的人，就一定不是瘋狂，甚至他根本不是瘋子！」

史高夫道：「當然不是瘋子。」

王槍道：「但這人又是誰？」

史高夫道：「原不齊。」

「原不齊？」王槍想了想，霍然省起：「瘋狂豈非也姓原嗎？」

史高夫點點頭，道：「瘋狂也姓原，他叫原不同。」

王槍目光一寒：「那麼原不齊是瘋狂的同胞兄弟？」

史高夫道：「原不齊是瘋狂的弟弟，兩人的容貌十分相似，但有精神病的，只是原不同，而原不齊却是個聰明機智的賭徒。」

王槍冷冷一笑：「沉迷賭博的人，往往越聰明就越輸得快！」

史高夫道：「你說得不錯，原不齊就是因爲欠下賭債纍纍，所以才會被人趕鴨子上架，冒充瘋狂在街上斬人。」

王槍的眼珠彷彿要跳了出來：「但他爲甚麼要殺小清兒？」

史高夫道：「因爲小清兒才是幕後要擊殺的對象，至於其餘的人，只是陪襯枉死，好讓別人以爲眞的是瘋子行兇而已。」

王槍頓時目瞪口呆，這樣的兇殺案，眞是聞所未聞。

但他接着道：「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小清兒是那麼軟弱，從來也沒有跟人結怨，又有誰會這麼狠心，用這種暴行來殺害她？」

史高夫嘆了一口氣，道：「小清兒當然不會有仇家，但你呢？」

王槍怔住了，在這片刻之間，彷彿空氣也凝住了。

他喃喃地道：「不錯……小清兒沒有仇家，但我有……我有！小清兒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

他隨即大聲喝道：「但爲甚麼不殺我，却去對付手無寸鐵的小清兒？」

史高夫嘆道：「殺了你，當然算是報了仇，可是他們殺了小清兒，對你來說豈不是更殘酷嗎？」

王槍怒火直升，緊握雙拳，大喝道：「告訴我，告訴我，這人是

誰？」

史高夫搖頭道：「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王槍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史高夫道：「有一個人，他會知道主兇是誰，但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王槍怒道：「爲甚麼不能說？」

史高夫道：「因爲他要僱請殺手，而且我答應了他一定把事情辦妥，照我們這一行的行規，是絕對不能洩露顧客身份的。」

王槍叫道：「但他眞的知道那眞兇是誰？」

史高夫道：「對，而且他還知道，小淸兒之死，對你來說是多麼嚴重的一個打擊，所以，他對我說……」

王槍道：「他說甚麼？」

史高夫淡淡的道：「只要王槍能夠完成殺人的任務，除了殺人酬金之外，還保證一定把眞兇揪出來，然後交給王槍！」

王槍的眼睛發光了：「你不會騙我？」

史高夫道：「你認識我已這許多年了，我何曾騙過你一次？」

王槍揚眉一笑，道：「我知道你從來沒有騙過我，因爲你不敢。」

史高夫神情坦然，點點頭。

王槍又冷笑道：「這一次你若騙我，你就一定死！」

史高夫沉默了下來，這時候，陽光已斜斜地照在他的臉上。

* * *

火車站裏的一位老職員，十多年來，他都是負責這火車站大堂的清潔和維持秩序。

他姓陳，人人叫他陳伯。

陳伯認爲：火車站看來簡單，但却是世間上品流最複雜的地方。

他所說的一點也不錯，舉足輕重，足以影響千百萬百姓安危的軍政要員；在黑道上，不少江湖大盜，以至嘍囉小卒，也常穿插其間。當然，還有數之不盡，形形色色的各類人等，眞是包羅萬有，樣樣不缺。

這一天，陳伯却發現了一個氣質獨特到了極點的人，出現在火車站大堂之外。

看她的樣子，年紀好像不算年輕，但是打扮得還是那麼奪目，臉上的神態依然帶着三分冷艷和七分嫵媚。

她坐在一輛黑色轎車裏，一直沒有走出來。

轎車裏的司機身形單薄，似乎一陣風就可把他吹倒。

在南京，他却是第一流的保鏢。

他叫林忠。

杜霸天就是這輛黑色轎車的主人，也是林忠的老闆。

在南京，杜霸天的名字是極響亮的。

杜霸天這人眞不簡單，從沒有人敢得罪他，因爲誰都惹不起他。

* * *

看見了林忠，陳伯總算弄清楚那女人的身份了。

她是杜霸天的妻子袁心心，現在大多數人都叫她杜夫人。

杜夫人嫁給杜霸天的時候，她才只有十八歲，那時候，杜霸天還是一個窮漢，一年之中最少有五六個月靠賒借才能渡日。

但過了幾年，杜霸天時運轉變，幹起生意來。

他幹合法的生意，也幹不合法的買賣，總之凡是賺錢的生意他都願意插手去幹。

轉眼間，又十幾年了，杜霸天在社會上的地位越來越高，賺錢的門徑也越來越是廣闊。

也許由於朝夕都盤算怎樣去賺錢，杜霸天兩鬢早已花白，額上的皺紋也越來越多。

但杜夫人却似乎駐顏有術，直到現在看來還是不覺得怎麼老，而且越來越美麗。

陳伯雖已一把年紀，但杜夫人的美艷，還是令他有點如痴如醉。

* * *

火車終於駛進了車站月台。

在一列車卡裏，走下了五個男人，其中一人頭髮灰白，臉龐看來並不怎樣特別。

但陳伯一眼就認出了他，道：「原來杜先生出門去了，現在剛剛回來。」

這人正是杜霸天，在他身旁四人，都是他的心腹手下。

杜霸天的臉色不怎麼好看，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似乎想擇人而噬。

杜霸天一上轎車，杜夫人急問：「海峯怎麼了？」

杜霸天沒有回答問題，手一揚，道：「開車。」

良久，杜霸天才說：「那些厲鬼，已宰了海峯。」

杜夫人臉色一變，說：「你說甚麼？」

杜霸天怒道：「他們……已宰了海峯！」

最後，車子在一座白色的豪華巨宅門前停了下來，但它只是停了一會，巨宅閘門立刻就有人從裏面打開，然後車子向前緩緩駛入。

杜霸天一下車，就大叫道：「老子要馬上召開緊急會議。」

忽然，天降大雨，把他淋得全身濕透。

眞的是天降大雨嗎？

不，而是一盆冷冰冰的水。

杜霸天大怒，仰起了臉，罵道：「操你祖宗，是誰在上面弄鬼？」

他抬頭一望，只見一個神氣活現的少年，在二樓的窗前哈哈大笑，手裏還捧着一隻木盆子。

那少年笑了一會，才道：「你操我的祖宗，也就操你自己的祖宗！」

杜霸天怒道：「小鬼子，你不要跑，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訓你！」

那少年還無懼於色，道：「我偏要跑，你奈得我何？」

杜霸天盯着杜夫人，道：「我的好老婆，妳是怎樣教兒子的？」

杜夫人也瞪着他，道：「告訴我，海峯是怎樣死的？」

杜霸天沉着臉：「老子沒有親眼看見，但那些病鬼的手下，把海峯的屍體掛在街頭一支燈柱之上。」

杜夫人搖搖頭，道：「不會的，他們怎會眞的殺了海峯？」

杜霸天冷笑道：「怎麼不會？他們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羣野鬼！」

就在這刻，那少年已由二樓沿着一棵大樹爬了下來。

「媽，妳說甚麼？」他抓着杜夫人的手，臉色十分蒼白，道：「妳剛才說舅父死了？」

杜霸天道：「小鬼子，老子要宰了你！」

少年却不怕他，大聲道：「你敢動我一根毫髮，你兒子就砍斷右臂。」

杜霸天臉色一變：「畜牲，你敢？」

少年冷冷一笑道：「我是杜霸天的兒子，天不怕地不怕，又有甚麼事情不敢幹的？」

杜霸天給他氣得咳嗽起來，雖然早已舉起了手掌，好像想摑他一個耳光，但到最後還是嘆了口氣，掉頭便走。

杜夫人摟着少年，也輕輕的嘆了口氣，說：「你怎可以這樣對他說話？」

少年哼的一聲：「爲甚麼不可以？」

杜夫人道：「他是你的父親呀！」

少年冷笑道：「父親又怎樣，他是個兇手，每年都害死不知多少無辜的人。」

杜夫人道：「萬棠，你怎可以說這種話？」

杜萬棠道：「爲甚麼不可以，舅父也是這麼說的。」

杜夫人面露悲愴之色：「不要再提你的舅父！」

杜萬棠道：「爲甚麼不要提，舅父是個好人，也只有他才能勸阻我的老頭子不再亂開殺戒。」

杜夫人黯然落淚，忽然回到車子裏，向林忠說：「我要往賭場。」

林忠一怔：「那一間賭場？」

杜夫人道：「隨便那一間都行，只要不是杜老爺開的場子就行了。」

林忠又是一呆，但杜夫人這樣囑咐，他也不敢再多問，把車子駛了出去。

杜萬棠却咬實牙根，向屋子裏直衝，來到了一座堂皇的大廳。

杜霸天雖然給兒子淋濕了身，但依然未更換衣服，只是用布不停地抹臉。

杜萬棠走到父親面前，忽然一個耳光打在自己左邊臉上。

杜霸天這次立刻抓住他的手，喝道：「他娘的，你瘋了？」

他抓住了杜萬棠的右手。

看見這隻手，杜霸天心中不禁一陣疼痛。

杜萬棠在九歲那一年，把自己的右手掌割開了一道大傷口，傷口深可見骨，血如流注。

他割開了手掌，是抗議父親不讓他學射擊。

當時，杜霸天呆住了，他怎樣也想不到，一個九歲大的孩子，會用這種方法來對付他。

那一次，杜霸天敗了，他再也不敢禁止萬棠學射擊，還聘請了兩位神槍手教他的兒子。

杜霸天縱然平時殺人不眨眼，但這兒子却是他的心肝寶貝。

他活到這一把年紀，就只有這一個兒子。

杜萬棠忽然連打自己兩下耳光，杜霸天不但莫名其妙，還有點驚惶起來。

但萬棠却反而很冷靜，他說：「我沒有瘋，我打自己只不過是爲了向你道歉。」

杜霸天一怔：「道甚麼歉？」

杜萬棠眨了眨眼，道：「我太不肖，把你的身子都淋濕了，而天氣又是這麼冷。」

杜霸天搖搖頭道：「今天不冷，老子也沒有眞的怪你！」

杜萬棠道：「你爲甚麼不怪我？」

杜霸天皺了皺眉，笑道：「只因爲你是我的兒子。」

杜萬棠道：「若不是你的兒子呢？你會不會把我一槍轟碎了腦袋？」

杜霸天一笑，道：「你老子又不是大軍閥，怎可隨隨便便就開槍殺人？」

杜萬棠道：「但你不是經常殺人嗎？」

杜霸天道：「當然不是，我並不是刑場上的劊子手。」

杜萬棠道：「兩年前，許大叔死在你的槍下。」

杜霸天道：「你還沒忘掉這個人？」

杜萬棠道：「許大叔對我很好，他時常都抱着我在街上遊玩，你也稱讚他是個誠實可靠、忠心耿耿的好手下。」

杜霸天搖搖頭道：「沒錯，不過那只是以前的事，後來……唉……」

「後來發生了甚麼事？」

「他徹底變了。」

「變得怎樣？」

「變得無可救藥，可惡復可恨！」

杜萬棠沒有放鬆，繼續逼問：「一個好好的人，怎會忽然變成這樣？」

杜霸天道：「他染上了毒癖，以後就整個人都變了。」

杜萬棠道：「他背叛了你？」

杜霸天點點頭：「當他染上了毒癖後，就跟那羣野鬼混在一起，還害死了丁伍叔。」

杜萬棠道：「你跟厲鬼幫的人有大恨深仇？」

杜霸天道：「你問得太多了，你老子有些倦意，想好好休息一下。」

杜萬棠搖搖頭，道：「你現在不能休息。」

杜霸天奇道：「爲甚麼不能？」

杜萬棠道：「原因就是你說過要召開緊急會議，但現在會議還未召開，所以你就算再疲累也不能躺在床上。」

杜霸天悶哼一聲：「你倒會抽老子的後腿。」

杜萬棠道：「而且你還沒有向我說清楚，舅父到底出了甚麼事？」

杜霸天沉默了一陣，才緩緩道：「他死了。」

杜萬棠的眼睛一紅，但却沒有流出眼淚，道：「舅父怎會突然死掉？」

杜霸天道：「他挨了一顆子彈。」

杜萬棠目光一閃：「舅父是給人用槍射殺的？」

杜霸天搖搖頭，道：「老子並不太清楚，祇知道他死了，說不定是給女人的頸巾勒死的。」

杜萬棠冷冷道：「你爲甚麼不說是女人的胸圍？」

杜霸天呆住了道：「你是小孩子，說話怎可以這麼難聽？」

杜萬棠道：「我是你的兒子。」

杜霸天道：「你當然是我的兒子，那又怎樣？」

杜萬棠道：「我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其父必有其子。」

杜霸天長長嘆了口氣，道：「你不必凡事都跟着我學，做父親的也有他的缺點。」

杜萬棠道：「優點要學，缺點也要學，也許這根本不必學，而是天性遺傳。」

杜霸天道：「既然是遺傳，你爲甚麼不多一點像你媽媽？」

杜萬棠道：「像媽媽又怎樣？」

杜霸天道：「你媽是個很善良的女人，她嫁了我這許多年，連一隻螞蟻也捨不得踩死。」

杜萬棠道：「所以她只有給人欺負的份兒。」

「胡說！」杜霸天道：「有老子在她的身邊，誰敢來欺侮她？」

杜萬棠冷冷道：「不必外人來欺侮，就是你已經把她欺侮得很夠。」

「沒這回事！」杜霸天否認不迭：「你老子一向對妳媽視如拱璧。」

杜萬棠道：「你說得不錯，的確視如拱璧，所以，許多時候媽媽只像一件被人冷落了的珍貴古玩。」

「古玩？」杜霸天笑了起來：「眞是孩子話，孩子脾氣。」

杜萬棠昂起了臉，道：「我快十五歲了。」

杜霸天搖搖頭，道：「不，你已十五歲。」

杜萬棠道：「你的算法跟我的算法有點分別，我是十二月出生的，所以，現在還不能夠算是十五歲。」

杜霸天冷哼道：「這是西洋鬼子的計算方法，眞是放他媽的狗屁。」

杜萬棠道：「但中國人的算法也不一定就很高明，比方說在大年夜出生的嬰孩，到了明天大年初一就已兩歲了，這豈不是一種笑話？」

杜霸天咳嗽一聲：「這很好啊，快高長大嘛！」

杜萬棠冷笑，道：「剛好相反，人家兩歲的孩子已經懂得滿地亂爬，牙牙學語，但在大年夜出生的孩子，到了大年初一所謂兩歲的時候，還是連眼睛都睜不開來。」

杜霸天道：「難怪有人說，外國的月亮是特別圓，特別亮。」

杜萬棠搖搖頭道：「那些外國洋鬼子也有大放羊屁、狗屁不通的時候，祇不過人家有人家一些的長處，咱們絕不能爲了種族上的歧見，就把外國人統統當作是野蠻民族看待。」

杜霸天呆了一呆，終於嘆了口氣，說：「是你贏了，今天爲甚麼不學英語？」

杜萬棠道：「現在時候還早呢，舅父呢？」

杜霸天的眉頭又皺了，道：「我不是說過，他已給人殺了嗎？」

杜萬棠道：「又是厲鬼幫的傑作？」

杜霸天點點頭，道：「是的。」

杜萬棠又問道：「你怎麼不爲舅父報仇？」

杜霸天道：「這種事，小孩子不要過問，你的老子自有主意。」

「你當然會有主意。」杜萬棠冷冷一笑，道：「但主意好不好，却又是另一回事。」

杜霸天說道：「你老子出的主意一定好。」

杜萬棠道：「若出了一個餿主意，那又怎樣？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杜霸天怒道：「你怎可以小覷了自己的親生老子？」

杜萬棠道：「這不是小覷，而是關心。」

杜霸天陡地一呆，道：「你幾時開始懂得爲老子關心了？」

杜萬棠道：「從剛剛懂事的時候就開始。」

杜霸天大笑：「你懂事時候？你在甚麼時候開始懂事了？」

杜萬棠道：「不知道，也許就在今天。」

杜霸天笑了一會，忽然打了一個「呵欠」，道：「孩子，我現在眞的很累了，我要好好休息半天。」

杜萬棠道：「你不再打算召開緊急會議了？」

杜霸天道：「我想，現在還沒有達到那麼緊張的時候。」說完，他離開了這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廳，祇剩下萬棠站在那裏。

杜萬棠眼角的肌肉不斷地抽搐着，一雙眼早已變得通紅了。

* * *

賭場是二十四小時全日營業的。

在這裏，賭徒日以繼夜，拚命地賭，彷彿除了賭博之外，世間上再無任何事情值得一顧。

這賭場的老闆，是個頭髮長長，顎下長滿鬍子的中年人。

他姓唐，名發達，名字很俗氣，人也更俗氣。

在這間賭場裏，相熟的賭客佔大多數，唐發達幾乎可以唸得出每個人的名字。

但這一天，這賭場却來了一個稀客。

這稀客不是沒有來過這間賭場，最少，在這賭場第一天開始營業的時候，她便是座上佳客。

那時候，她是貴賓，並非這裏的賭徒。

她就是杜霸天妻子袁心心。

* * *

袁心心並不是個賭徒，但他對於賭博也並不完全陌生。

她是杜霸天的妻子，在許多場合裏，她難免要參加一些賭局，來作爲一種酬酢的手段。

所以，縱然她賭的不算太精明，但也不算賭得太笨。

但在賭桌上，精明與否並不是贏輸的最大關鍵，最重要的還是運氣。

當運氣來臨的時候，就算再愚笨的人，也可以在賭桌上大勝，贏得驚人的勝利。

比方搓麻將，叫糊二五八萬當然比叫糊偏章七萬好得多，祇要稍微懂得牌章的人都一定會選擇前者，但能夠和出這一手牌却一定不是這種人，有時候一些糊塗福星亂碰亂撞，叫糊偏章七萬反而可以自摸和了出來。

這就是運氣。

運氣當然並不可靠，但要贏大錢却非靠運氣不可。

若是霉運十足的人，就算在賭桌上行騙使詐，到頭來也會弄得一團糟，甚至是身敗名裂。

而賭運却又跟個人的全部運氣有分別，有人事事得意，但在賭桌上却會輸得焦頭爛額，結果由事事得意變成大大的倒霉。

但有時候，一個看似倒運十足的人，在妻離子散，事業崩潰之餘，却又會在賭桌上贏個不亦樂乎。

現在袁心心就是這樣。

她的弟弟袁海峯死了，她的情緒很差，精神意志全不集中，但在賭桌上居然手風奇旺，在兩三個小時之內，就已贏了四萬多塊。

她賭的是沙蟹，由於她手風實在太旺，跟她對賭的賭客曾經三次要求更換荷官。

但派牌的荷官換了三次，袁心心的牌風還是旺得出奇，有一次千歲布廠的董事長黃雄，在第四張牌的時候拿了三張K，而袁心心的三張牌面却祇是A、Q、J，而且三張都是紅心牌。

黃董事長是賭沙蟹的高手，是擅長鑑貌辨色，但在袁心心的臉上，他却甚麼都看不出來。

由於袁心心的牌面沒有對子，在現階段來說，黃董事長是佔盡上風的，但他也有點顧忌，恐防再派一張牌的時候，袁心心會取得同花順。

雖然，能夠取得到同花順子的機會極微，但黃董事長還是不想輸掉這一手好牌。

所以，在第四張牌的時候，一出手就是一萬塊。

他這樣做，是不想袁心心跟進。

由於黃董事長的牌面已有了三張K，其餘幾家都已紛紛棄牌，就祇剩下袁心心在考慮着。

袁心心很沉寂，但目光却是散渙的，誰也不知道，她根本就不是在考慮着這一手牌是否跟進，而祇是在賭桌上發呆。

她呆了很久很久，直至黃董事長再也忍耐不住加以催促的時候，她才說一聲：「我跟進。」

眾人都感到愕然。

無論怎樣看，她這一手牌都是落在下風的。

但她還是跟進！

結果，第五張牌派出了，黃董事長拿了一張梅花3，而袁心心派來的是一張鑽石A。

袁心心是沒有機會同花順子的了，她最多祇能有三張A。

但黃董事長的底牌是甚麼，却祇有他自己才知道，假如他的底牌也是一張K，或者是一張3，那麼無論怎樣，袁心心還是有輸無贏的。

可以說，黃董事長可能會有必贏的把握，但是袁心心就算拿了三張A，却還不一定可以穩操勝券。

但她却毫無考慮地，一出手就是三萬塊。

黃董事長的臉色變了。

三萬塊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幾乎可以再建另一座千歲布廠。

但不看一看袁心心這張底牌，他又怎麼甘心呢？

這一次，要考慮的是黃董事長，而不是袁心心。

當然，他的底牌若是K或3，他真是高興還來不及。

那時候，他不但會跟下注，還會反撲袁心心一口。

反正是必贏的，不狠狠敲一筆更待何時。

但他考慮了很久很久，却說：「我敢肯定，杜夫人的底牌是一張A。」

袁心心沒有作聲，祇是囑咐侍應給她一杯酒。

直到她喝完這杯酒，黃董事長才又再說：「我棄牌，妳贏了。」

但他接着又說：「但我有個要求。」

袁心心道：「你是不是想知道我的底牌是甚麼？」

黃董事長搖搖頭：「我已知道，我敢肯定那是一張A。」

袁心心道：「你既已肯定它是一張A，又何必再看？」

黃董事長道：「我不是想自己看，祇想向大家證實一下，我投降是正確的。」說着，把自己底牌一翻，那是一張葵扇2。

有人輕輕地嘆了口氣，道：「眞可惜，就祇差那麼一點，否則黃董事長就贏定了。」

黃董事長臉色一沉，冷冷的瞪着那人一眼。

那是一個高大英俊，穿着一襲純白色西裝的男人，雖然黃董事長的臉色很不好看，但那人還是微微一笑，一點也不在乎。

袁心心也盯着他，突然說：「你也懂得這種玩意？」

那人微微一笑，道：「在賭場裏，又有誰不懂得賭沙蟹。」

袁心心道：「我的意思是說，你是此道高手嗎？」

那人淡淡一笑，道：「若說賭沙蟹，在座之中又有誰可以比得上黃董事長？」

黃董事長臉色又是一沉，道：「你是甚麼人？」

那人道：「有興趣來到這裏，當然是好賭之徒。」

黃董事長冷冷的說道：「你怎會認識黃某？」

那人微笑道：「在南京，若連黃董事長的樣子都不認識，又怎能在上流社會裏站得穩腳跟！」

黃董事長冷笑一聲：「你說自己也是個上流人嗎？」

那人淡淡地道：「花花世界，祇要有錢，就可以做個上流人。」

黃董事長的臉色一沉，道：「你很有錢？」

那人道：「不敢，但區區三幾萬塊，倒還未把它放在眼內。」

黃董事長怒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那人道：「沒有甚麼意思，但我若拿三條K，就算拚掉了一身家當，也非要看看杜夫人的底牌不可。」

黃董事長說道：「我現在仍可以看看。」

那人道：「但是堂堂男子漢，要低聲下氣去求女人才能看一看對方的底牌是不是A，就未免太可憐了，而且，就算杜夫人肯揭開底牌給你瞧，這一局牌，你還是輸了。」

黃董事長氣得連臉都發白了，罵道：「你是誰，竟敢這樣對我說話？」

那人微微一笑，道：「在下姓希，叫希雲。」

「希雲！」黃董事長怒道：「在上流社會，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一個名字。」

希雲淡淡地道：「也許你還未夠上流之故。」

「媽的！」黃董事長大喝：「唐老鬼在那裏，他的賭場內怎會有這種無賴出現！」

唐老鬼就是唐發達。

但唐發達不在。

希雲又是淡淡地一笑，說道：「唐老闆已經走了，他是上海人，現在說不定已經啓程回返上海去了。」

黃董事長道：「胡說！他是這裏的老闆！」

希雲道：「在一個小時之前，你這句話仍然是對的，但現在却不同了。」

黃董事長道：「有甚麼不同？」

希雲道：「在下一時高興，已買下了這賭場，你若有興趣，不妨加股，大概十萬塊就可以做個小股東了。」

黃董事長臉色如灰，一時間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希雲這時却慢慢地走到袁心心的面前，說：「黃董事長想看一看這張底牌，妳說可不可以呢？」

袁心心盯了他一眼，搖搖頭說：「不可以。」

希雲道：「爲甚麼不可以？」

袁心心淡淡的道：「牌已棄了，憑甚麼資格來看我的底牌？」

希雲道：「若我想看呢？」

袁心心道：「你有興趣想看一看我的牌？」

希雲點點頭，道：「是的，因爲人人都相信妳有三張A，但我却不相信。」

袁心心道：「看來，你對自己很有信心啊！」

希雲道：「它甚至不會是紅心10，而且也不一定是一張紅心牌。」

袁心心目光露出驚詫之色，道：「你怎會猜得這麼準確？」

希雲道：「做一個出色的賭徒，當然要越準越好！」

黃董事長却還是不肯相信：「不，她若沒有三張A，絕不會這樣……」

但他這句話還未說完，袁心心就已把她的底牌慢慢地揭開。

黃董事長呆住了，他無法相信，這一張牌竟然是一張梅花8！

＊　＊　＊

袁心心沒有再賭下去。

她根本就不是一個嗜賭的女人。

林忠一直在賭場外等候着袁心心，但是到了傍晚的時候，她叫他不必再等了。

「我不用車子了，你回去吧。」

林忠很聽話，馬上就把車子駛開。

林忠走後，希雲就陪在袁心心的身邊。

「我有車子，是開篷的那一種。」希雲說。

袁心心盯着他，忽然問：「你眞的已經買下了這個賭場？」

希雲道：「你不相信？」

袁心心道：「的確令人難以置信，在這裏，人人都知道這個老闆很重視這間賭場，那是他用血和汗，還加上好幾條人命才能打出來的江山。」

希雲道：「在南京，人命似乎並不怎麼值錢。」

袁心心道：「那却要看是誰而定，無名小卒的性命當然賤如糞土，但在上流社會裏，却是每一條人命都會很珍貴的。」

希雲道：「可惜財富再多的人，也不能長生不老。」

袁心心黯然地說：「不錯，好像我這個杜夫人，現已不再年輕了。」

希雲道：「但妳還是那麼美麗，那麼迷人！」

袁心心突然冷冷一笑，道：「你好大的膽子！」

希雲緩緩的道：「我祇是在說老實話，可不是口甜舌滑來討妳的歡喜。」

袁心心冷冷的道：「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個有夫之婦，而且丈夫就是杜霸天，我就是南京人人皆知的杜夫人。」

希雲道：「那又怎樣？」

袁心心道：「我丈夫一點也不好惹，而且是個醋罈子，就算有人多看我一眼，也會惹來一身橫禍。」

希雲淡淡地又說道：「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叫我不說老實話，却是千難萬難。」

袁心心冷冷地說道：「看你這個樣子，好像對自己很自信，可以對付天下間每一個女人。」

希雲目注袁心心良久。

他搖搖頭，道：「錯了，天下間最難對付的並不是杜霸天，而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美人兒，尤其是越美麗的女人，就越難對付。」

袁心心哼一聲：「我又怎樣了？」

希雲說道：「妳是一朵藏着炸藥的玫瑰。」

袁心心板着臉孔，道：「瞎說！」

希雲道：「不是瞎說，一般的玫瑰雖然有刺，但最多也祇會把男人的皮膚刺傷而已，但妳却不同，可能會把男人炸得粉身碎骨。」

袁心心冷冷道：「你知道就好了，爲甚麼還要接近我這個不祥的女人？」

希雲道：「妳並非代表不祥，祇是代表着危險而已，但危險並不一定會置人死地，因爲祇要是福星高照的人，就可以逢凶化吉，化險爲夷。」

袁心心瞟了他一眼：「你認爲自己很有福氣？」

希雲道：「我認爲最少會比黃董事長好得多，他這次慘敗之後，祇怕以後永遠再也不會進入賭場了。」

袁心心道：「倘若如此，老黃才是眞的福氣十足。」

希雲道：「但以今天來說，還是妳的運氣最好。」

袁心心問道：「你認爲我現在很高興嗎？」

希雲道：「不！妳若高高興

興，是不會跑進別人的賭場來喝酒賭錢的。」

袁心心怔怔地瞧着他：「你怎會對我的性情瞭如指掌？」

希雲輕鬆地笑道：「這太容易了，誰不知道杜夫人是個賢嫻淑德的好太太？」

袁心心道：「但在南京，人人都知道我的丈夫比老虎還兇。」

希雲道：「我不怕老虎，也不怕比老虎還更兇悍的男人。」

袁心心凝視着他，良久才說：「你眞的是甚麼都不怕？」

希雲道：「那可不是，我現在最怕的是妳不肯陪我吃飯。」

袁心心差點跳了起來：「我爲甚麼要陪你吃晚飯，直到現在，我還不清楚你的來歷！」

希雲嘆了口氣，道：「相逢何必會相識？而且有些人即使相處了一輩子，也未必就能眞的瞭解對方。」

袁心心道：「你看錯了，我並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女人。」

希雲道：「我知道你並不隨便，但我的邀請却是摯誠的。」

袁心心冷笑道：「但你可知道，若給杜霸天知道了，你會有甚麼後果？」

希雲道：「是不是把我剁成肉醬？」

袁心心道：「這已經是最仁慈的懲罰。」

希雲笑了笑：「但這最快也是吃飯之後的事情，現在又何必擔心？」

袁心心盯着他：「你眞是個狂人！」

希雲道：「狂人也有狂人的好處，最少，這種人是沒有虛僞的。」

袁心心還是搖頭：「你不要白費心機了，我今天心情不好，而且就算在心情最好的時候，也不會單獨陪另外一個男人去吃飯。」

希雲道：「吃飯和心情好不好是沒有關係的，除非妳正在絕食。」

袁心心道：「我不想減肥，又何必絕食？」

希雲道：「妳現在的身材最好看，正是多一分嫌肥，少一分嫌瘦。唉，我若有杜霸天那樣的福氣娶妳爲妻，也不會在外面拈花惹草，夜夜去胡天胡帝。」

袁心心臉色陡地煞白起來，怒道：「你太過份了。」

希雲道：「不，我說的依然是老實話。」

袁心心臉色灰白：「我不要再看見你這個人，快滾！」

希雲笑了笑：「但這裏是我的賭場，妳叫我滾往哪裏？」

袁心心咬了咬牙，顫聲道：「好，我走，但你以後一定會後悔的。」

希雲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他攤了攤手，道：「既然這樣，不送了。」

她的臉龐俏麗美艷，連背影也是那麼動人，眞是好看之極。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現在的心情太壞，甚至比剛進入賭場的時候更惡劣得多。

* * *

外面有黃包車，車夫是個小伙子。

袁心心不想回家，但不回家，又可以去甚麼地方？她並不是那些野慣了的女人，她是杜夫人，是個著名的賢妻良母。

現在，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剛才爲甚麼會叫林忠把車子駛走。

是不是賭博之後自己糊塗了？還是因爲那個可惡的希雲？

希雲！這可惡的男人是誰？他有甚麼背景，爲甚麼可以輕而易舉，就把賭場買下來？

袁心心想不通，也不想再想下去。

在她這一輩子裏，她祇能接受一個男人，那是她的丈夫杜霸天。

但她爲甚麼會選擇了杜霸天做自己的丈夫？這是不是她心甘情願？

不，她永遠也不會忘記，杜霸天是怎樣佔有自己的。

在她十八歲生日那一天，杜霸天趁着她父母外出的時候，藉詞恭賀她生日，但在進門之後就把她逼進房子裏强姦了。

她曾經恨透了這個姓杜的人。

但到後來，她父母還是要她嫁給了杜霸天，說是家醜不宜外傳。

後來，杜霸天不斷向上一爬，而她也有了孩子，那是萬棠。

有了孩子之後，她對杜霸天的憎恨一天一天地減少了，因爲他畢竟是萬棠的父親。

但這時候不知爲何，她又再想起十八歲生日那一天的情景。

她忽然又再把憎恨的火燄重新燃起，而且還擴散得很快很快。

她甚至有殺了杜霸天的念頭！

忽然間，黃包車停了下來，而且還停在一條陰暗偏僻的巷子裏。

「卡察」一聲，驚醒了正在胡思亂想的袁心心。

那是一柄彈簧刀子所發出的聲音，這種刀子的刀鋒當然很鋒利，祇要輕輕一割，無論是任何人的脖子都非斷了半截不可。

刀鋒已架在袁心心的咽喉上，而握着這把刀的人，正是剛才拉動着黃包車的車夫。

他雖然是一身皮包骨，但膽量倒還不小。

「拿錢來！」車夫壓低着嗓子，

又說：「不要大呼小叫，否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袁心心却還是很鎮定：「小兄弟，你是那一條道上的？」

車夫冷冷道：「杜夫人，少來這一套，我是個無主孤魂，正是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鬼，不要說妳丈夫是杜霸天，便是玉皇大帝的老子，今天——錢我要定了！」

袁心心嘆了口氣，道：「錢，眞的是那麼重要嗎？」

車夫道：「妳是花慣了錢的人，當然不知道咱們窮人爲了一毛錢也會大動肝火，甚至是拚掉一條性命！」

袁心心吸了一口氣，終於把手裏的皮包雙手奉上：「你有膽量，便把它拿走好了。」

車夫立刻把錢搶了過來，但刀子還是架在她的脖子上。

袁心心冷冷地一笑，你還呆在這裏做甚麼？這皮包裏的錢，已足夠你享用二百年。」

車夫點點頭：「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另一件事。」

袁心心赫然一跳：「你要殺我滅口？」

車夫搖搖頭，道：「沒有這個必要，現在天色已經黑了，而且我的臉曾經化裝，你是認不出我的廬山眞面目的。」

袁心心道：「那麼你爲甚麼拿了錢還不走？」

車夫忽然把錢夾在脅下，伸出左手在她的臉上用力一摸。

袁心心吃了一驚：「你要幹甚麼？」

車夫桀桀一笑說：「錢雖然很重要，但像你這樣的美人兒，却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袁心心怒道：「你瘋了，我是杜夫人，是杜霸天的妻子！」

車夫道：「今晚若錯過機會，祇怕我這一輩子也再難一親芳澤了。」他說的話已經露骨，左手也更不規矩了。

袁心心又驚又怒，正待拚死呼叫，車夫的嘴巴已緊貼在她的唇上。

袁心心祇覺得一陣酒臭直上心頭，她幾乎立刻就要昏倒過去。

但就在這一瞬間，車夫的眼珠突然向外怒凸出來，而袁心心却嗅到了一陣血腥的氣味。

車夫手裏的刀不見了，原來它已插在自己的頸後。

他顫抖着轉過身子，兩眼直勾勾地瞧着一個人。

那人也冷冷地望着他，說：「很對不住，但刀是你自己的，命也是你自己的，所以你死了也不能怪任何人。」

車夫沒有說甚麼，祇是凄然地一笑就仆倒下去。

袁心心仍然坐在黃包車上，雖然天色已晚，但在星光下她看來還是那麼動人。

「妳受驚了？」那人是希雲，他穿着的西裝在晚間看來份外奪目。

但他的目光更明亮，連天上最燦爛的星星也比不上。

袁心心忽然冷笑：「我當然是受驚了，但你却順理成章地成爲了大英雄。」

希雲深深地凝視着她：「妳認爲這個劫財劫色的傢伙是我的同黨？」

袁心心冷冷道：「他怎麼配做你的同黨？他祇能算是一個連死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冤大頭而已。」

希雲微笑：「你現在餓不餓？」

袁心心搖搖頭：「不餓，就算餓死了，我也不會陪你這種人吃飯！」

希雲望住她，突然用力抓住她的雙臂：「我知道妳並不是那種高傲的人，妳不肯陪我，是因爲自卑在作祟！」

袁心心睜大着眼睛，怔怔地看住他：「你……你竟敢傷害我？」

希雲冷冷地一笑：「妳放心好了，就算我眞的成了一個狂人，也絕不會把妳强姦。」

聽見「强姦」這兩個字，袁心心不由自主地用手捧着頭，然後就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她的哭聲十分響亮，居然把希雲嚇呆了。

「請妳不要再哭！」他叫嚷起來：「妳已不是一個孩子了！」

「我哭我的，跟你有何相干？」她哭得更凄切，臉上滿是淚痕。

希雲沉聲道：「妳若在家裏哭，就算哭三日三夜我也不管，但是這裏是每個人都可以經過的地方，妳再哭下去，給人看見了可不有趣。」

袁心心的哭聲終於收斂下來：「好，我不哭，但我也不想再看見你。」

希雲嘆了口氣，道：「算了，我送妳回去。」

袁心心搖搖頭：「不要你送，我自己還能走路。」

希雲道：「妳不害怕？」

袁心心不睬他，她抹乾了臉上的淚水，就從黃包車上走下來，却又再狠狠的瞪了希雲一眼才匆匆離去。

天色好像更漆黑了，希雲的眸子却更明亮，就像是一隻夜貓子。

遠處忽然傳來了一陣貓兒的叫聲。

他的瞳孔陡地收縮，甚至連胃也收縮着。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金東陽帶領「四維鏢局」等人押着十萬兩銀子的鏢在太平山道遇海寇搶劫，幸虧碰到阮不悔路過出手解圍，才不致人鏢兩失，而阮不悔的厚道令金東陽與卓太平兩位師父明白了當年是冤枉了他輕薄師姐……阮不悔陪龍大叔到沈家找沈萬財，當年沈萬財失去八大件後，與游水仙訂下十年之期，已過去八年多了，因此龍一飛急找醉和尚幫忙……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憶當年單刀迎戰　下深潭尋回藏寶

龍一飛道：「普陀山的醉和尚。」

沈萬財道：「普陀山呀，不就在杭州灣的外面嘛！」

龍一飛對阮不悔道：「快把馬姑娘請來。」

阮不悔立刻走出前艙，他發覺馬小倩正提了吃的往這裏走來了。

「妳來得正好。」

馬小倩道：「有事？」

「大叔請妳過來，有事請教。」

馬小倩跟着阮不悔走入前面艙中，龍一飛已收起小短褲，他對馬小倩道：「馬姑娘，船開普陀山，我們去那裏接個人。」

馬小倩道：「接人？」

「是的，普陀山的醉和尚。」

馬小倩道：「我去告訴三元叔。」

馬小倩走出船艙就尖聲喊：「三元叔，船開普陀山呀，你知道嗎？普陀山。」

馬三元走船二十年，他當然知道東南沿海的島嶼，就聽這馬三元指着前面一片山巒道：「舟山島東方就是普陀山，一個時辰就到了。」

馬小倩道：「船到普陀山你叫一聲。」她說完又進入前艙內。

龍一飛問馬小倩道：「馬姑娘，船上備有酒嗎？」

馬小倩道：「大叔，在紹興靠了岸，剛巧上了五罈老紹，足夠大夥喝上十天半月的。」

龍一飛笑了。

* * *

馬家寨的這條快船就在普陀山正面下錨停泊。

祇見山下石灣中匆匆的搖出一條小船來。

阮不悔想到當初與大叔二人搖船前往山背後的觀音洞取刀之事，心中着實不平靜。

此刻，那條小船搖到大船邊，祇見搖船的是個小沙彌，船依靠在大船邊，小沙彌清脆的聲音道：「施主們，朝山拜佛的請上船吧！」

他的話甫落，「忽」的一錠銀子拋在小船上。

那小沙彌一見竟是五兩銀子，怔住了。

小沙彌抬頭看大船，龍一飛已笑對小沙彌道：「小師父，請把醉大師接來一見。」

小沙彌道：「我就是醉師父命我來的，他說今天有貴客前來，命我守在小船上。」

龍一飛笑笑，道：「回去告訴醉大師，龍一飛在船上等着候教了。」

小沙彌道：「怎不隨我下船呀！」

龍一飛道：「不必，你祇告訴醉大師，船上老紹五大罈，不易搬

下船。」

小沙彌哈哈笑了。

祇見他抽回繩索便往山邊攏。匆匆的，小船又到了普陀山那個石灣裏了。

大船上，龍一飛偉岸的單腿挺立在船邊，他的臉上那種陰晴不定的顏色，就如同在激動中難以控制。

他對身邊的沈萬財道：「放眼東南大半山河，武林中能令龍某佩服的人物，也祇有這位醉大師，他那一路杖法變化無窮，別以爲祇是一根棗木棍，交上手便如同精鋼一般威猛驚人……」

沈萬財道：「方外之人出精英，江湖好漢一條龍，你老哥的武功我最佩服不過。」

龍一飛道：「我却給你失望，八大件對你多重要呀，我叫你們虛度青春八年了。」

沈萬財道：「龍哥，也許好事多磨，也許造化弄人，我一點也不抱怨你……」

龍一飛道：「我依然慚愧！」

沈萬財道：「龍哥，你已盡了力，也幾乎性命不保，我沒話好說的。」

正在這時候，忽聽一聲宏笑，笑聲直入雲霄。

眾人看過去，山邊不見有人影。

龍一飛已對空大吼：「醉和尚，想喝酒就快上船吧！」

「哈！」

就在這一聲笑中，嘍，祇見小沙彌搖的小船如箭一般直衝過來。

小船上一個高大粗壯和尚，他弓字步踩在船中央，上身一閃一閃的催動小船快如飛，利時間到了大船邊，小沙彌已把繩子套上大船了。

大船上，馬安太正要把繩梯放下去，「忽」的一下子，大和尚已飛躍到大船上了。

祇見這大和尚灰袈裟隨風鼓起，巍巍然的站在龍一飛的面前，雙目一亮，道：「龍施主……」

龍一飛道：「醉大師……哈……」

「哈……」

這兩人相對大笑，倒也引得別人笑了。

醉大師猛然看向阮不悔，他對龍一飛開口道：「他就是你替身？」

「不錯。」

「武功如何？」

「我的武功全數相授。」

醉和尚哈哈一笑，道：「七天前，貧僧心血來潮，便獨自去了觀音洞，刀不在了，想是你就快出山了，這幾天我命小沙彌守在岸邊等人，哈……」

龍一飛道：「霸王刀由你藏，我的傷由你醫，祇不過這次不是前來報恩的。」

醉和尚道：「你也不是俗氣人。」

龍一飛道：「大師，我來是向你請教！」

醉和尚道：「甚麼事有請我吃酒重要，上得船來怎不叫我先吃酒呀！」

龍一飛笑了。

一行人走到前面大艙中，馬小倩已命人先抬了一罈老紹送過來。

一罈三十斤，足夠開酒席十桌用。

可是放到前艙中，醉和尚還問：「祇這麼一罈？」

艙門的馬安太道：「五罈。」

醉和尚嘿嘿笑了。

* * *

甚麼叫「老紹」？

這是當地人對紹興酒的暱稱。實際上就是出槽的酒放了一年以上的便稱老紹。

醉和尚見了酒臉色也變了，雙手十指按在肚皮上，低頭看着馬安太把罈口的封泥敲碎。

再看矮桌上，別人放的是小碗，醉和尚的是大碗。

大船上備的小菜也送過來了，一時間祇聽得笑聲傳出艙門外。

嘍！還眞醇，罈口剛開，那股子酒香便已令人用力的聳動鼻子不已。

「香啊！」

醉和尚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就見龍一飛先是滿滿的把酒倒了一大碗，雙手送在醉和尚面前，道：「醉大師，這碗酒我敬你，當年若非遇上大師，龍一飛必已死在這大海之中了。」

醉和尚一笑，道：「眞有你的，你知道敬我別的我不會要，敬酒我是不會拒絕的，好，我乾！」

阮不悔心想，原來大叔當年被人砍斷一腿掉入海，是被這位醉大師救了的，醉大師還把霸王刀藏於觀音洞中，這是救命恩人吶！

阮不悔見醉大師喝乾碗中酒，立刻爲大師再斟一大碗。

他道：「大師，我叫阮不悔，我是大叔接班人，大師救過我大叔，小子沒齒難忘，這碗酒我敬你。」

醉大師道：「有禮貌，我擾你一大碗。」

馬小倩過來了，她問龍一飛道：「大叔呀，要不要開船呀！」

龍一飛道：「暫等！」

他轉而對醉大師道：「大師，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大師面前請教。」

醉大師道：「早就應該問了，免得貧僧喝酒心裡嘀咕不自在。」

一笑，龍一飛把個小短褲攤開

來，道：「大師，這上面繪的圖案，你看是甚麼地方？」

醉大師取在手中仔細看，忍不住「噫」了一聲，道：「這圖案……哈……」

他忍不住一聲笑，倒令龍一飛幾人不明白爲甚麼醉和尚看了圖發笑。

醉和尚指着小短褲上圖案，道：「惑人，惑人，這人太精明了。」

醉和尚一眼便看出這小短褲上的圖案迷惑人。

龍一飛道：「醉大師，此短褲乃是我那大舅子呂文彬身上剝下來的。」

醉大師道：「溫州死了惡師爺，這件事不會是你親手所殺吧？」

龍一飛道：「姓呂的不仁，龍一飛不能無義，他終是我妻的親哥，千千以爲我已死，攜子女投海而亡，我却仍不忍出手……」

阮不悔道：「大師，我代大叔出刀！」

醉大師道：「我想也是，祇不過……」

龍一飛道：「大師，你直說。」

醉大師指着圖案，道：「隱海高山不見樹，樹高千丈高山上，如果你們照圖去找這地方，一輩子也找不到。」

龍一飛道：「有水，有洞，有樹，有山，看上去不就是沿海岸邊的某一個地方嗎？」

醉和尚搖頭道：「不是的。」

連沈萬財也驚道：「怎麼說？」

醉和尚道：「你們看這圖案，水洞樹山自上至下便是水下有洞，洞右是樹，洞左是山，這正是水不連洞，山不連樹，令人走入歧途，永遠也找不到那地方。」

龍一飛道：「呂文彬果然狡詐！」

沈萬財道：「到那裡去找這種水不連洞，山不帶樹的地方？難呀！」

龍一飛道：「大師，你想一想，甚麼地方是圖案上的這個模樣？」

醉和尚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們可去北雁蕩山南峯去找。」

龍一飛道：「北雁蕩山呀，哼，呂文彬這惡師爺，他把寶物藏在他家附近呀，呂家距北雁蕩主峯五十里，我早該想到是在那附近了。」

沈萬財道：「大師，你是否願意走一趟，一路上也好請教呀！」

醉和尚道：「我去不是多餘了？」

阮不悔忽的問醉和尚道：「大師，你如願幫忙我大叔，等回來我請大師喝酒。」

「你請貧僧喝酒？」

「是呀，紹興府東湖大酒坊段……」

他本想說段姑娘，忽見馬小倩在一邊，立刻改口，又道：「酒坊老板我們熟極了，而且我還幾乎跟段老板學釀酒吶！」

醉大師道：「眞的？」

阮不悔道：「大師可以問我大叔。」

龍一飛開口笑，他對醉大師道：「段家姑娘的一手羅漢棍法，不就是你的傳授？哈……」

「哈……」

醉和尚笑道：「那是我騙酒喝的呀，哈……」

他忽的拍拍阮不悔，又道：「就衝着你與段老施主的交情，貧僧跟你們去一趟北雁蕩山，那裡都是修身之地嘛，是不是？」

他此言一出，聽得幾個人笑開懷了。

* * *

站在船邊，醉和尚對小船上的小沙彌道：「你回去吧，對長老稟一聲，我雲遊去了。」

小沙彌木然的道：「怎不說你喝酒去了。」

他似乎不太高興的把小船上放的一根木杖端起來拋上大船，又道：「師父，你的打狗棒。」

醉和尚笑道：「你小和尚呀，把你的師父當成花子了，可惡！」

小沙彌推開船往岸邊搖。

他回頭道：「向人家討酒吃，不是花子是甚麼？」

醉和尚哈哈笑起來了。

馬家寨的大船啓碇往南駛，大海無波眞平坦，那醉和尚三個時辰不到，他已吃了二十斤老酒——和尚喝酒如飲水，眉頭也不皺一下。

就快繞過六横島了，忽見遠處兩艘快船疾馳而來，掌舵的馬三元大聲吼叫：「大船過來了！」

馬小倩走出前艙看，果然來了兩艘快船，她不知這些船是甚麼來路，便問身邊大掌鞭：「安大叔，你看來的是甚麼船？」

馬安太看了又看，他也不知道。

忽然，海面上傳來厲吼聲：「落帆，落帆啦！」

這是叫馬家寨的快船停駛了。

馬小倩道：「海盜船吧？」

前艙中，阮不悔與醉和尚出來了，醉和尚祇一看便嘿嘿一聲笑，道：「海家的人來了！」

前艙中的龍一飛開口了：「他們倒先出現了，也罷，就叫姓海的知道老夫重現江湖了！」

一陣悉悉嗦嗦聲，龍一飛拄杖出來了。

阮不悔一看忙上前：「大叔，你歇着吧！天大的事我扛着！」

龍一飛點着頭道：「不悔呀，你馬上就會知道，當年他們幾個臬霸是如何的對付大叔一人了。」

阮不悔道：「大叔，你放心，咱們就一個一個的找回來。」

龍一飛道：「你叫大叔自豪，果然沒令大叔失望。」

便在這時候，祇見兩條快船自左右兩邊衝上來了，在那落日的餘暉中，祇見右面快船上高高的站了兩個披髮大漢，兩個人手上握着刀，其中一人的刀祇一看便知是一把鋒利的寶刀。

是的，這人正是六横島島主「毒蛟」海千仁。

兩條快船就快靠上馬家寨的這條三桅大船了，忽聽得海千仁厲吼：「喲，何方來的船，到了六横山不報名下帖拜碼頭，把你家海爺沒放眼裡呀！」

他的話甫落，兩條快船上立刻齊聲吼：「殺！」

這是示威，再不停船就要硬幹。

於是，龍一飛怒吼了。

「海千仁，還識得『括蒼刀霸』龍某人嗎？」

快船上的海千仁驚怒的直視一條腿的龍一飛，吼道：「操他娘的，你沒死在大海裏呀！你是怎麼又活了？」

龍一飛道：「海千仁，我沒死，你們的報應就快了！」

兩船上又傳來喊殺聲，隨之，就聽有個大漢大聲吼：「爹呀！砍我的人就在大船上，吶，就是他！」

這個吼叫的不是別人，海千仁的兒子海飛豹是也！

海飛豹曾與狠洞洞主石婆婆的女兒石兔兒在船上熟絡，却被阮不悔撞破，雙方一言不合幹起來，其結果是海飛豹挨了刀，石兔兒還被弄走一百兩銀子。

如今雙方正是仇人見了面，分外的眼紅。

阮不悔哈哈笑了。

阮不悔招手對海飛豹道：「喂！怎不見你那相好的呀！我還眞的懷念她多金吶！」

海飛豹大怒，吼道：「爹，靠上岸，咱們人多呀！怕他個鳥！」

「哈……」

這笑聲似打雷，醉和尚到船中央，他對海千仁道：「海施主，可識得我醉和尚嗎？」

海千仁全身一震，他大叫：「醉和尚，你怎麼在這兒呀？難道你動了戒心想淌混水？」

醉和尚道：「如果海施主大方，今天大家都平安！」

龍一飛暴吼一聲，道：「姓海的，你們當年每人分走一件寶物，我提醒你善加保管，過不多久我會登門來索，你打點了！」

海千仁大怒，道：「別說你缺條腿，便是你兩腿齊全，六横島必是你埋骨之地，哈……」

龍一飛却連聲冷冷的對阮不悔道：「不悔呀！你看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吶！」

阮不悔道：「大叔，我饒不了他們！」

忽聽一聲號角吹起來，祇見海千仁的兩條快船各自調轉頭朝六横島駛去。

雙方就這麼照個面，各懷心事的分開了。

那海飛豹也不再咋唬了。

雙方都在心裏琢磨，未來有得拚搏的了。

* * *

溫州灣，台州灣，兩灣之間有高山，高山直插入雲霄，那便是北雁蕩山。

那「括蒼刀霸」龍一飛的家居住在北雁蕩山北方的水安溪畔，那地方山明水秀好住家，不少人還自喻爲神仙，所以水安溪不遠有個地方就取名叫「仙居」。

溫州師爺呂文彬祖籍紹興府，自從他幹了溫州師爺，爲了方便，他在北雁蕩山以南弄了兩處家，一處在溫州縣衙後面，另一處設在大山裏。

現在，馬家寨的大船停泊在台州灣裏面，阮不悔便侍候着龍一飛與沈萬財下了船，三人跟在醉和尚後面，一路便往大山中奔去。

龍一飛甚爲緊張，他把希望交付在醉和尚身上了。

阮不悔幾次打算背他的大叔行，但龍一飛拒絕了，因爲他要證明，一條腿不比兩條腿差多少。

醉和尚就對龍一飛十分佩服，他知道龍一飛不會再使用霸王刀了，但他却相信龍一飛的那根杖必然有獨到的功夫，單祇看他握杖的架式就知道不凡。

沈萬財雖然也學過功夫，但富家子不認眞，祇把學功夫當成玩耍一般，這四人也祇有他不濟事。

沈萬財去過嵩山少林，他風雅中帶着豪爽，然後再到莆田少林，他很想拜高僧學武技，祇不過沒人收他做徒弟，南京沈家的名氣太大了。

沈萬財便是遊過莆田少林寺之後，他轉道福州遇上了令他失魂的美人兒游水仙。

沈五爺憑恃着家財無數，他登門求親，還眞的怪事，游家拿蹻不賣賬。

沈五爺最後發了誓，游家不論開出甚麼條件，他們如不能履行，甘願光棍一生。

游家在福州是大戶，游家莊就在福州往馬尾之間的通道間，游家

出了秀才是上一代，老秀才見這姓沈的如此誠意，便出了個不算太難的題目——祇要送來八件稀古之寶，游家閨女是他沈家的人了。

沈萬財沈五爺大悅，立刻趕往南京找寶物。

沈五爺喜歡江湖遊，他認識「括蒼刀霸」龍一飛。

沈五爺同龍一飛說出這件事，龍一飛當下拍胸脯，他保沈萬財一路平安到福州。

於是，他二人相約一個月後龍一飛前往南京沈家，沈萬財也肯定，一個月內他必然會湊足八大件。

不提沈萬財回南京，且說龍一飛這位刀霸。

龍一飛太過相信自己人了——大舅子當然是自己人。

龍一飛知道大舅子呂文彬與海上幾處海霸有交情，為了乘船去福州一路平安，他把護送沈萬財的八大件稀世珍寶對呂師爺提起，希望呂大舅子暗中協助。

這原是一件正常的事，但呂師爺却不是那麼想。

呂文彬原是打算勸龍一飛，何不施個手段吞沒這人生難得的八大件，何況沈家有的是寶物。

祇不過呂文彬更知道一件事，那便是龍一飛是個怪傑，他便登上金山不是自己的也不低頭看一眼，走銀河也絕不拾取一粒揣懷中。

呂文彬當然滿口答應，暗中為龍一飛稍作打點，實際上他却把情形讓幾個海霸去策劃，更把天台山八狼洞洞主「跳澗母狼」石婆婆也邀出山。

呂文彬特別交代幾位梟雄，可不能取龍一飛的命，因為他的大妹子關係，不能叫大妹子當小寡婦。

龍一飛前往南京的時候，他把事情告訴呂千千，祇不過當呂千千知道龍一飛把事情已對她大哥呂文彬打過招呼，呂千千便不以為然了。

呂千千當然明白她的大哥呂文彬是甚麼人物，別說是八大件，便祇一大件，呂文彬也會動歪心。

果然，當呂千千急急趕去溫州衙門找她大哥的時候，反被她大哥叱一頓。

呂千千便知道丈夫要出事了。

大海上相遇在舟山外海，龍一飛單刀對付六個厲害的，龍一飛的本事再大，他在大船之上也使不開。

但龍一飛永遠也忘不了圍殺他的六個人。

其實，應是七個人，因為在他一頭栽入大海而少了一條腿的時候，似乎看到附近一條大船上出現個令他心裂的人，那人就是呂文彬。

除了呂文彬，正面圍殺他的人早已刻骨銘心的記在他的心中。

龍一飛下決心再創造一個龍一飛……他成功了，阮不悔就是龍一飛化身。

龍一飛認識這些人，那就是，天台山的石婆婆，台山島大海盜沈東海，六橫島主海千仁，四明山四明和尚，太湖水寇毛洪年，還有個號稱江南武才子的皇甫山。

龍一飛那一回惡戰在船上，他的刀藝難應付，心中直叫「虎落平陽被犬欺」，他火大了。

他發誓，但有一口氣在，八大件他要一件不缺的找回來，而且是連本帶利。

龍一飛不願親手殺呂文彬，也是看在呂文彬大妹子的面上，呂千千為他投海了，一兒一女也完了，龍一飛的心碎了。

一個心碎的刀霸，他的出山必然帶起江湖血腥。

現在，龍一飛一行四人在山中走得快，先是發現山坳中有一座小小四合院，那是龍一飛帶引大夥找到的。

龍一飛當先拄杖到了院門外，他對醉大師道：「這裏便是呂文彬的家，此去溫州不過大半天工夫。」

醉和尚道：「呂文彬出了事，祇怕這裏已無人了。」

阮不悔道：「呂家人大都關在溫州大牢裏了。」

他上前一看，便撥弄着門上銅環，道：「上鎖了。」

醉和尚道：「各位，咱們開始尋寶啦！」

沈萬財道：「會在這附近？」

醉和尚道：「八九不離十。」

龍一飛又把小短褲取出來了。

醉和尚道：「水不連洞，樹不連山，大家記住這兩句話，咱們慢慢的往高峯上面尋去可也！」

四人沿着一條小小山道往荒涼的北雁蕩山走着，從高山往下流的山溪，不時的傳來淙淙聲音似銀鈴般清脆。

四人攀登一個多時辰，忽聽前面走的阮不悔回頭大叫：「你們看，有山洞。」

醉和尚奔過去，祇見遠處荒林中露出一個橢圓形山洞，他想着水不連洞，果見洞口不遠處，山溪成瀑流下來。

醉和尚道：「可能就是了。」

龍一飛臉有愉色，道：「快過去！」

醉和尚又指指山谷，道：「瞧！山溝中的樹不在山上，這地方應該對的。」

他這麼一解釋，大夥可樂了。

阮不悔當先往斷崖山洞中奔過去，仗着年輕力壯，阮不悔還回過

頭來叫大家小心吶！

祇見他幾個騰躍間已站在洞口。

醉和尚大吼：「小心洞中蟒獸。」

他這一吼才落，就聽得悉悉索索大響。

阮不悔拔刀在手，忽然雙目一暗，緊接着腥風起處，水桶般粗的一條花斑大蟒，游浮似的往洞外移動。

阮不悔雙目又一亮，霸王刀已往蟒頭砍下。

那巨蟒吃一刀只傷得半尺不到，却也激起牠蟒性大發，「咻」聲起處，巨蟒出洞。

阮不悔急往洞的一邊閃躍，那巨蟒已駕起一片薄霧一路石破天驚，倒樹飛石般直往高山之上落荒而去。

巨蟒有多長？少說也有五七丈。

阮不悔的臉也煞白了，等到醉和尚奔到洞口，阮不悔才吁口氣低呼：「厲害！」

龍一飛過來了，他與沈萬財一齊過來的。

龍一飛關心阮不悔，急問：「傷着你了？」

阮不悔道：「是我出刀快，不過牠還是被我砍一刀！」

龍一飛問醉和尚道：「醉大師，你看是不是巨蟒護寶呀？」

醉大師道：「那要進洞觀察才知道！」

他抬頭直往洞中瞧，又道：「弄支火把再進去。」

龍一飛自懷中取出火摺子。

阮不悔就近砍了松枝燃起來，他一手持火把，一手握着霸王刀，那醉大師便跟在阮不悔的身後面慢慢的往洞中走。

那洞並不深，五丈多便到洞底，洞口與洞內一般大小，高不過八尺，寬祇一丈，洞壁光滑泛黑，裏面甚麼也沒有，便洞壁也找不出破綻。

這光景倒令醉大師很失望。

走出洞外，醉大師對龍一飛搖搖頭，道：「甚麼也沒有，空空如也！」

龍一飛再看小短褲，道：「難道呂文彬故弄玄虛？」

醉和尚道：「呂文彬是狡詐，如想破解，必定要才華高過他的人才有本事破解！」

龍一飛道：「不能就此罷手！」

他對沈萬財道：「我決心先找出呂文彬分得的兩件寶物，先送去福州穩住女方家人，十年之期差兩年，他們應該感動的。」

沈萬財道：「龍哥，你的執着令我好生感動呀！」

阮不悔道：「各位大叔，咱們何不再想想山不連樹甚麼意思？」

醉和尚道：「對，要找山不連樹，何不快下谷去？」

他當先往山下走去。

阮不悔攔住龍一飛，道：「大叔，下山不易，我背大叔下山谷！」

龍一飛道：「不悔呀！大叔練就獨腿行走，下山定然不比你慢，快跟醉大師去吧！」

阮不悔一聽，也祇好轉頭往山谷奔去。

不旋踵間，四個人站在山谷中一片大石上，四個人四下裡仔細看，只見從山上垂下一道飛瀑，山水不大，但流水成帶，甚是好看。

風景之美，令四個人忍不住走近前去觀看這道飛瀑。

飛瀑之下一個圓圓水潭，有小魚在潭中游，水潭的右方一塊巨岩露水面，巨岩之上虬結着一棵老榕樹，葉少根纏巨石，一看便知無土不生葉。

四個人正在發愁吶，只見阮不悔一躍到了巨石上，他手攀稀疏的樹枝，道：「醉大師你看。」

醉和尚立刻也躍過去。

他不由得恍然大悟的一聲大笑：「哈……」

龍一飛急問：「發現甚麼了？」

醉和尚指着飛瀑，笑道：「你們看那面，飛瀑後面一個洞，人如果不站在這棵榕樹邊，絕看不到飛瀑之下的一邊還有個山洞。」

他再看看榕樹，又道：「這樹不連山，那洞不連水，嗄，終於找到了，哈……」

龍一飛一聽之下，高興的撫掌大笑起來。

＊　＊　＊

找是找到了，如想到洞口，必得穿過這道飛瀑，只不過相距三五丈遠，阮不悔當然辦得到。

醉和尚道：「小施主且先等一等！」

阮不悔道：「等甚麼？」

醉和尚已拾起幾塊石頭，振臂擲往飛瀑後面的山洞中，石聲「叮噹」，可也沒有甚麼惡獸出現。

醉和尚這才對阮不悔點點頭，道：「應該可以去了。」

阮不悔一手握刀，疾快的振臂躍起，一團人影已穿過那條瀑布，「花」的一聲水花四濺，他已到了洞口外。

只不過他剛往洞口中伸頭看，立刻又一個騰空而起，好像他碰上彈簧似的又彈回來了。

龍一飛急問：「怎麼了？」

醉和尚也怔怔的道：「看到鬼怪了？」

阮不悔臉色也白了，他吃吃的指着洞口，道：「天爺，洞中爬滿了蜈蚣，我從未見過那麼多的醜東

西。」

「蜈蚣？」

沈萬財也吃驚。

「是呀！都是青背大個的。」

大夥一聽，全都楞住了。

是的，如果洞中盡是蜈蚣，誰敢進去找寶呀！

醉和尚道：「蜈蚣喜愛潮濕地方，看來呂師爺眞會選地方，誰也不會相信他把寶物藏在這裡！」

他頓了一下又道：「蜈蚣最是怕公雞，咱們弄上幾隻老公鷄送入洞中。」

阮不悔道：「幾隻公雞呀！幾百隻還差不多，滿滿的爬在石壁上，地上更是一大片。」

龍一飛也吃一驚道：「會有那麼多呀！」

醉和尚道：「太多了，不如找來大堆乾柴燃起一把火燒，如何？」

阮不悔左右觀看，便對和尚道：「大師，你們等着，我去拾些乾柴來。」

他轉頭便往山坡奔，很快的撿來一堆乾樹枝，附近有的是松枝，由龍一飛燃起來交由阮不悔帶往洞口。

阮不悔抓了一把樹枝，又挾了一綑乾柴，立刻躍到飛瀑後面。

火把的紅光照躍下，洞壁上的蜈蚣開始交互移動，有的竟往阮不悔爬過來。

阮不悔以火把阻擋向他爬來的蜈蚣，只聽得「悉悉嗦嗦」聲音，洞內無數蜈蚣結隊而出，何止千百條。

阮不悔急急的把乾柴燃起來，一古腦的堆往洞中，他又把火把也拋進洞，立刻由飛瀑下面退出來。

於是，碎石般的聲音傳過來，想是燒死不少蜈蚣了。

阮不悔又抱去幾綑乾柴，醉和尚也抱了乾柴躍過來，只見不少蜈蚣冒死往斷崖上方逃去。

阮不悔與醉和尚二人把乾柴一根根燃起來，然後拋進洞中，火光之下看得清，洞中已燒死不少青背蜈蚣，看得兩人頭皮都發麻。

只不過由火光之中看洞內，好像洞中甚麼也沒有，那醉和尚十分不解的道：「難道不在這洞中？」

阮不悔道：「如果不在，再找就困難了。」

醉和尚雙手持杖撥開一條火路，他打算進洞去了。

阮不悔道：「大師，何不再等一等，也許洞中尚有未死的毒蜈蚣。」

醉和尚道：「逃的已經逃走了，未逃的應該燒死了，走，咱二人進去瞧瞧。」

阮不悔道：「我爲大師開路。」

這二人手上各持一根火把，洞口處覺得已不再灼熱，那阮不悔當先低頭彎腰往洞中走。

後面的醉和尚道：「小心吶，被咬上一口不得了。」

兩個人走進洞中四下看，這洞中深有三丈餘，靠最深處有個平台，台上還置了一尊佛像，甚麼神，便醉和尚也不知道。

阮不悔照了四週，道：「大師，甚麼也沒有，咱們是不是找錯地方了？」

醉和尚道：「不會，我看八九不離十的就在這兒，你我仔細找！」

那醉和尚舉起手中杖，他用力的在壁上敲打着，阮不悔也以刀把敲，這二人找得很仔細。

「叭！」

這聲音聽起來帶着空洞。

醉和尚臉上一喜，道：「是寶就出來吧！」

阮不悔立刻奔過去，「大師找到了？」

醉和尚道：「就在這裡。」

阮不悔一看，果然有個四方石，石邊已被苔蘚遮住，他便出刀在石上刮了起來

醉和尚道：「可以起出來了，且看石磚下面了。」

阮不悔以刀挑起石磚。

醉和尚的火把照上去了。

「哇呀呀……」

醉和尚忍不住笑開懷了。

阮不悔收起刀，急忙把一個銅盒子取出來，他不及把石磚再放回原地，便與醉和尚二人躍出洞外。

這二人只一到龍一飛與沈萬財面前，醉和尚仍然大笑，道：「太好了，找到了。」

他激動，龍一飛也激動。

沈萬財道：「我沈萬財娶回游姑娘，這一輩子感激三位的大力協助！」

龍一飛道：「當年我如果不把這事對呂文彬那小人提及，沈老弟早與游姑娘美眷成雙了。」

醉和尚道：「且打開來，看看裡面裝的甚麼寶？」

龍一飛把盒子取在手上，他用手掂了一下。

盒長一尺，寬半尺，銅已泛綠色，就見他正欲伸手去掀蓋，醉和尚開口了：「等一等！」

龍一飛道：「掀開便……」

「不能掀！」

龍一飛立刻又把銅盒放在地上，他驚楞的道：「對了，呂文彬不是省油燈，呂文彬的梅花針最霸道。」

阮不悔道：「呂師爺的梅花針我應付過，霸王刀不怕梅花針。」

醉和尚道：「這個任務就由你來吧！記住，要輕輕的，慢慢的開，休忘了舞刀攔住盒中機關。」

阮不悔見大叔三人已閃出三丈外，他大着膽子去開啟那個銅盒子。

先是，他用霸王刀挑落盒上的銅鎖。

他心中還在想，甚麼樣的機關能安置在盒中？

阮不悔用力手腕上，內力直貫在刀尖，就聽得「卡喳」之聲起處，立刻一片銀芒四射開來。

阮不悔連退帶舞刀，一片刀芒中，已聽得「叮叮」聲在他那把霸王刀上響起來。

阮不悔連退了五丈才站定，再看醉和尚三人，早已在十丈外了。

龍一飛站定便呼叫：「不悔呀！打中你了沒有？」

阮不悔道：「全被我手中刀沾上了。」

四個人立刻又聚在銅盒四週，沈萬財臉也嚇白了。

大家低頭看，銅盒中甚麼也沒有，只安裝了個機簧，有個小鋼管在裡面，阮不悔一看就知道是呂文彬的東西。

「大叔，呂文彬帶在身上的就是這鐵管，梅花針就在這管中。」

龍一飛咬牙道：「惡毒呀！如果不是咱們小心應付，只怕咱們四人好慘了。」

醉和尚道：「寶物不在，難道……」

龍一飛道：「如果不在此地，又怎麼會把機關藏於來石澗中？」

醉和尚道：「對，有理！」

於是，他與阮不悔三人又躍到那個潮濕的洞中。

* * *

洞中仍然有火在燃燒，他二人各又舉着火把在洞中仔細的敲敲打打。

阮不悔甚至還把神像移開了詳細的檢查一番，尤其是神台，幾乎每寸都敲個仔細。

醉和尚的杖一寸寸的頂着洞頂找那可疑的地方，只不過找了半天也白忙。

洞中甚麼也沒有。

醉和尚與阮不悔又躍回水潭對面。

龍一飛帶着幾分失望的道：「咱們的希望落空了。」

醉和尚道：「快把小短褲取來我看。」

龍一飛立刻把小短褲取出來攤在石頭上。

那醉和尚看了又看，道：「有山不見樹，有水不連洞……這難道還是偈語？」

阮不悔道：「爲甚麼分別繪在四個位？」

醉和尚道：「這就令人不解！」

他頓了一下，又道：「至少在這個地方應是不會差錯的，但，會藏在甚麼地方？」

龍一飛道：「山與樹相隔五丈，洞與水相距二丈五，這個形狀又是甚麼？」

阮不悔道：「會不會是這四個標明物之中間呀！」

醉和尚呵呵一笑，道：「難道放在水潭中？」

阮不悔道：「水潭雖小，水却甚深，只不過還難不倒我，我下去找！」

龍一飛道：「四物之間應是水潭正中央，不悔呀！你脫掉衣褲帶着刀下潭去瞧瞧！」

阮不悔立刻把衣褲脫掉，光赤溜溜的就跳往潭水中，霸王刀握在手中。

潭水涼如冰，阮不悔咬牙苦撐往水中游，很快的他游到洞水山樹中央，立刻猛吸一口氣便往水中潛去。

嚄，上面潭邊站的人可緊張了。

龍一飛喃喃自語：「天爺，個惡師爺，爲財六親不認吶，可恨吶！」

沈萬財道：「龍老哥，是小弟連累你受煎熬了。」

醉和尚沒開口，直着兩眼看水中。

阮不悔在水下好一陣子彆氣，忽的水花四濺，他露出水面來。

「有，有呀！」

龍一飛道：「怎不取上來？」

阮不悔道：「我單臂難使力，那是個用油布包纏着的銅盒，與剛才石洞中的差不多。」

醉和尚伸手把刀接，吩咐阮不悔道：「水下有石洞嗎？」

阮不悔道：「水下有石縫，油布包得很密，想取出來不容易，我下去了。」

他說完又猛吸一口氣，立刻潛入水潭。

於是，龍一飛幾人更緊張了。

誰會想到水潭下面還有地方藏寶物呀！

* * *

阮不悔潛入潭下面，大塊石頭堆擠在一個五尺深的水底石洞，也可以說那是個石窟窿。

阮不悔張臂伸進去，他使力的把那油布包的東西往外拉，水中一團灰霧漂開來，他果然把那油布包取在手中。

阮不悔愉快了，雙脚水下猛一蹬，帶着包着銅盒的包包到了水面上。

阮不悔大叫：「來了，取來了。」

匆匆的爬上岸，他光赤着身子把包包放在地上。

龍一飛急忙把阮不悔身子擦乾，道：「不悔呀！快把衣衫穿起來。」

來，不能受風寒吶！」

笑笑，阮不悔道：「大叔，我不覺得冷呀！」

龍一飛道：「看你嘴巴已變紫黑色，怎說不冷，快穿上衣服。」

醉和尚沒有立刻去打開，他對龍一飛道：「龍施主，你以爲這一回是否又有陰毒的機關在裡面？」

龍一飛道：「我掂掂看。」

他果然雙手托起油布包在手上掂了又掂，道：「與剛才的一個不相同，重了許多，好像十來斤那麼重。」

沈萬財道：「純金打造的寶物共四大件呀！」

醉和尚道：「咱們這就打開看看了。」

阮不悔已穿好衣衫，他還在想，所幸馬小倩沒有跟過來，要不然，祇好連衣褲下水了。

阮不悔提着霸王刀道：「各位，由我來啓開。」

醉和尚三人往外閃，龍一飛特別叫阮不悔要小心。

這一會阮不悔聰明了。

阮不悔先把包打開來，嚄，一隻銅盒亮晶晶的還發着金光吶！

他把銅盒擱放在高處石頭上，高度超過他的頭，然後用力削落那支精巧的鎖。

「各位，小心了，我要挑開盒子了。」

遠處幾人看得仔細，祇聽「錚」的一聲響，霸王刀立刻抽回來，嚄，好一片精光照日月，銅盒中那有甚麼機關。

銅盒中一片金光照出來，龍一飛單腿一躍過來了。

醉和尚與沈萬財也來了。

醉和尚看得眼一眨，道：「阿彌陀佛。」

沈萬財道：「寶物是可愛，但怎比游水仙的美喲！」

聽他這話，好像他的魂早被游水仙勾去了。

人吶，都有愛與恨，這愛與恨也毀了世上不少年輕人，有些人爲愛拋性命，有些人爲恨動刀兵。

龍一飛如今爲恨重走江湖。

沈萬財却是爲愛無怨尤。

* * *

四個人圍上銅盒仔細看。

祇見盒中除了八大件中的兩件之外，金元寶也塞了二十個，翡翠玉鐲藍寶石，盡是精品耀人眼。

那兩大件最是引人入勝。

祇見一個栩栩如生的壽星老，笑容可掬的手捧着一粒紅寶石仙桃，可愛極了。

另一大件乃是東海夜明珠一對，極光便是由這珠身上迸發出來的。

太令人目迷十色了。

醉和尚道：「好了，如今已把呂文彬的兩件寶物取到手，還連本帶利的多取不少！」

他衝着龍一飛笑了，道：「龍施主，你打算怎麼辦？」

龍一飛道：「走，回船去，我有計較。」

醉和尚一笑，道：「若非船上有酒吃，和尚這就回轉普陀了。」

龍一飛對阮不悔道：「收起來，咱們走！」

沈萬財道：「龍哥，咱們上船先回福州去，八大件追回這兩大件，我以爲游家應該相信我不是騙他們，而且十年之期快到了。」

龍一飛道：「我陪賢弟去福州。」

四個人愉快的往海岸走去。

阮不悔挽着銅盒精神佳，一路上不時的笑哈哈。

* * *

馬家寨的大船停在海灣近岸處，馬小倩與大掌鞭馬安太緊守在大船上，他們等得正焦急，忽見四人自山中走來，馬小倩立刻飛一般的迎上去。

馬小倩見阮不悔扛着個精緻的銅盒子，便問道：「阮兄弟，你們找到寶物了？」

阮不悔哈哈笑，伸手拍拍銅盒子，道：「找到了，嚄，眞不容易呀！」

醉和尚已呼叫道：「酒，累壞人了，快快上船喝個痛快！」

船上的馬安太把幾人背上船，祇聽得龍一飛大聲道：「馬家寨兄弟們，都過來吧！」

馬家寨的大船上連着掌舵的馬三元，一共是六個人，如果連同馬小倩也算上，那就是七個人了。

大夥擠進前面艙裡，龍一飛已把銅盒放在矮桌上了。

龍一飛先對馬小倩道：「馬姑娘，我這裡除了兩大件是寶物之外，餘下的全是呂師爺私藏。」

他看看身邊的醉和尚，祇見和尚正自喝着酒，甚麼也不願過問了。

那沈萬財微微笑，他祇對兩大件感興趣。

龍一飛對阮不悔道：「不悔呀！打開。」

阮不悔伸手用力掀。

「哇！」

「嚄，眞寶哇！」

馬家寨的人都驚叫起來了，大掌鞭看得直瞪眼。

龍一飛可大方了，他伸手取出金元寶，祇一瞧便知道盡是十两一個的。

「我送你們每人一個金元寶，爲我們放船到福州。」

大掌鞭馬安太驚呼道：「太多了！」

馬小倩不開口，她祇冷冷的看

着阮不悔。

馬小倩是奉她爹的命前來找阮不悔的，這些金元寶她當然不會看在眼裡。

馬家寨的金銀有的是，馬家寨在溫州縣城的生意全是能賺銀子的。

突聽龍一飛對馬小倩道：「馬姑娘，這裡有幾塊美玉，送妳留在身邊吧！」

馬小倩道：「大叔，我甚麼也不要，祇要阮兄弟盡快隨我回溫州。」

龍一飛道：「馬姑娘，今天船往福州放，船過溫州妳回家，咱們還有許多事未辦成，不悔若是跟妳走，祇怕他也不答應。」

阮不悔道：「馬姑娘，大叔說的是，我還有許多事要去做，等做完了，我一定去馬家寨找妳。」

馬小倩道：「聽你這麼說，我好像祇有先回溫州了，唉！你可要記住，辦完事快來喲！」

阮不悔道：「那是當然了！」

馬小倩道：「我沒忘你對我說過的話，我等你三個月，三個月內你要去我們馬家寨。」

阮不悔道：「妳回去，老爺子面前代問安！」

馬小倩微笑了。

笑着，她忽然低聲對阮不悔道：「我爹眞的很喜歡你，他說你……老成持重好青年……」

阮不悔呆呆的笑了。

* * *

馬家寨的船往南駛，沿海岸越過幾處孤島，只聽馬三元對大夥說：「天亮之後就到溫州灣了。」

有個年輕漢，燃上一隻燈籠掛在前桅上，另一人又把吃的送進前艙裡，熱烈的招待龍一飛四個人。

醉大師的第二罈酒快喝一半了。

他托着酒碗笑開懷了，他對龍一飛道：「世人都醒我獨醉，酒醉之人似神仙，江湖恩怨理不完，不如一醉到天明，來，乾！」

龍一飛淡淡一笑，道：「大師，你已與醉仙同列神位了，祇不過龍一飛一脚仍在江湖泥淖裡，一時之間難拔出來罷了！」

他拾起酒杯，又道：「乾！」

一邊的沈萬財笑笑，道：「倒也羨煞沈某人了，來，我敬二位！」

阮不悔祇喝了一碗酒，忽見船尾邊馬姑娘一人站在那裡。

於是阮不悔走出前艙外。

他走近馬小倩，輕聲道：「馬姑娘！」

馬小倩不回頭，祇淡淡的道：「我好悲哀！」

一怔，阮不悔道：「馬姑娘，何出此言？」

馬小倩道：「往日，我總以爲我是公主，至少在馬家寨大家都寵我，愛護我，我也便自以爲是公主，我也知道溫州不少年輕人暗戀着我，而我却一個也瞧不中！」

阮不悔一笑，道：「大小姐的身份總是這樣子。」

馬小倩忽的面對阮不悔，她雙目厲芒直逼阮不悔的臉上，道：「可是，當我認爲有個不錯的人物出現，而且也動了我的心時候，換來的却是多麼冷淡呀！」

阮不悔道：「馬姑娘，這會是那一個幸運兒呀！這人在那裡？」

馬小倩道：「你難道眞的不知道？」

阮不悔道：「我不知呀！」

馬小倩道：「如果你眞的不知道，我便更悲哀了！」

阮不悔一楞，道：「馬姑娘，莫非妳指的是我？」

馬小倩低頭了。

她還眞的在悲哀，祇差未拭眼淚。

阮不悔伸手了。

他拉住馬小倩的手，低聲道：「馬姑娘呀！我阮不悔何許人也，我一文不值是個苦哈哈，承妳的抬愛，我不敢擔待呀！」

馬小倩順勢歪在阮不悔的胸前，道：「權與勢，功與利，那祇是過眼雲煙，人才最重要！」

阮不悔道：「說到人，我更是一文不值！」

他推起馬小倩的肩，又道：「我可以告訴妳，馬姑娘呀！過去，我未遇上龍大叔的時候，我祇不過是杭州府南城內四維鏢局的小徒弟，既無出身，又無本事，和個飯館小伙計差不多。

「妳想想，似我這種人，怎敢奢望着一步登天呀！我自慚形穢，不作妄想，姑娘抬愛，令阮某人受寵若驚了！」

馬小倩道：「看你把自己說得果然一文不值了。」

阮不悔道：「我實話實說。」

馬小倩道：「那是過去，如今已大不相同了。」

阮不悔道：「有何不同？」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武小郎連哄帶嚇將錢大夫帶到十字坡為兄弟治傷後，估計滄州司馬亮必會率更多殺手前來尋寶及屠殺，為保存實力，決定撤上橫山暫避，伺機再搬兵血洗落雁堡。錢大夫不甘心銀子被盜，密告官府十字坡出現了橫山响馬，官府便派一百多名官兵圍剿十字坡，撲空轉回泰山縣城。滄州方面也派多名高手殺到十字坡，也是一無所獲……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巧扮送貨攻敵堡　英雄獲勝凱旋歸

兩批人馬分開來找，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地方。

二十多人自外圍林子找到牆邊與房後，他們甚麼也沒找到，於是一個個走到院中來。

有幾個殺手坐在井邊四下看，有人說，寶物不會在這兒，寶物早被他們帶走了，傻子才會把寶留下來。

另一人用石頭往水井中拋，他還低頭看水井，道：「天冷，要不然下井看看。」

他這麼一說，五個人圍着水井往水中看，井水清澈可見底，甚麼也不見。

有個矮子道：「弄根繩子到水面，再仔細看。」

「好哇，只不過我以爲……」

就在這時候，忽聽屋內有人高聲叫起來。

「喂，這兒有地道呀！」

大伙一聽不下井了，立刻都往屋內跑。

這時候，正在前面屋內的巴里格與呼圖中二人跑得快，他們後面跟來了張展與白爲仁，還有個石堅。

五個人是帶隊的，五個人的功夫也最好，張展還大叫：「在那兒？我看看！」

大伙擠到柴屋中，有塊木板掀開來了，果然是個地下道。

張展推開衆人，道：「我下去瞧瞧。」

巴里格道：「我們一齊下去瞧！」

誰也不願留上面，五個人一齊下去了。

那地道本不長，只不過三幾丈，前面黑漆漆的不知是甚麼怪地方，但聞一股羶味叫人捏鼻子。

張展回頭叫：「快燃支火把來。」

立刻間，兩個殺手把兩支火把燃起來，低頭彎腰遞向地道口的張展。

這位有血刀之稱的大殺手接過火把來，其中一把交到巴里格的手中，這二人併肩往內走，立刻發現裡面是個地下室。

地下室眞寬敞，兩張大案板床，一邊還放了個大鍋子，煮上一鍋足夠五十人的吃喝，再看四週牆壁上，嚄呀呀！又是鈎來又是叉，剝皮刀子兩三把，牆角堆了一大堆的衣褲帶血跡。

巴里格五人看一遍，幾個人齊瞪眼，張展走過去掀鍋蓋，裡面還有幾塊肉，若非是冬天，早臭了。

石堅去提那堆衣褲，一看之下他開口大罵了。

「我操他娘的，這是咱們落雁堡戰士的衣着呀，你們看有多少？」

白爲仁忙再仔細看，不由吃驚道：「不好了，上一回咱們在此死了十一人，怕是被剝肉抽筋了！」

巴里格看得一驚，道：「可惡呀，人死還剝皮呀，那骨頭……」

呼圖中一聲低叫：「這是甚麼？」

他指着一個大石臼，一邊還放了兩根搗子，搗子是鐵的，因爲只有鐵搗子才能把骨頭搗碎掉。

五個人不知這臼是做甚麼用，圍着石臼直瞪眼。

忽的，那呼圖中自案板下面拖出一個大蔴袋，他匆匆地把蔴袋解開來，嚄呀呀！嚇死人！裡面裝有未搗的骨頭一大堆，半成品也有半蔴袋。

張展大怒，吼道：「奶奶的，武小郎一伙人呀，他們比咱們還狠十分！」

白爲仁道：「原來這裡是屠宰場呀，咱們十一位好兄弟慘也！」

石堅道：「走，把一應東西拖出去，娘的，咱們去搏殺武小郎那伙人！」

巴里格道：「找寶塔也要緊呀！」

呼圖中道：「咱們是爲寶才來的。」

張展心中不舒服，他只爲兄弟的慘死悲傷，至於找寶塔，娘的，去他的！

話雖如此說，五個人還是舉着火把在這地室中仔細地找了一遍才出來。

所有的人圍在柴房門外院子裡，那張展把地下室的發現對大伙說了一遍，又見白爲仁把死者的衣物拋地上，可不正是同大伙穿的衣裳一個樣。

於是，每個人也驚怒得開了罵，不過再罵也沒用，武小郎十幾人早就快到橫山了。

滄州來的這批殺手們在一陣兔死狐悲中走了，他們沒有燒房子，他們等着捉武小郎幾人，好爲他們的伙伴們報仇。

這批人陰差陽錯的沒吃到他們同伴的肉，也沒喝滲了馬尿的高粱酒，也算是幸運的了。

* * *

山道上白雪舖地尚未溶，西北風刮得呼呼響，山林中一羣寒鴉窮呱噪，顯得荒蕪和凄涼。此時，自大山口衝來十四騎，這十四人中有男也有女，可就是沒有老人與小孩。

是的，武小郎一夥連夜自十字坡奔來了，武小郎不是來入夥的，響馬二字是個新名詞，至少當時人們聽了還帶着那麼一點陌生。

在中原，山東響馬也是從那時候才興起的，起初響馬絕非善惡不分打家劫舍的匪類，就如同李小龍的這夥人一樣，他們也要打聽查訪，認爲是惡霸土豪之後才會下手的。

這以後有人打着響馬旗號六親不認，好壞不分一律窮搶一通，反而完全壞了「響馬」的字號，這光景直到幾百年後仍然如此，令人們聽說響馬二字便認爲是土匪來了。

* * *

那個與武小郎併馳的矮小子時九子手指山中最高處，道：「武哥，你瞧。」

武小郎順着指頭看過去，祇見千仞絕壑雲捲山腰，峯插雲端飛鳥難渡，白皚皚的雪罩山頭，烏溜溜的林連成片，看不見有人煙。

時九子道：「過了那座最高最尖的絕峯就有人出現了，咱們再走一個多時辰吧！」

武小郎道：「人吶，不是爲了一口氣，誰願意住在這荒山裏，眞叫清苦。」

後面的李杰道：「武兄弟，咱們沒人叫苦，咱們苦中有甘，淚中有飴，你兄弟去了便知道。」

呂忠道：「大伙山上過日子，有喝的大碗喝，有飯沒人會挨餓，下山出征一身是膽，打抱不平動刀槍，兄弟們一條心，石頭也會變成金。」

武小郎一笑，道：「常聽人言『逼上梁山』，各位好哥哥們必也都有一段難過的時光，忍無可忍才上山來的，這一點我明白。」

後面騎馬的張水柔道：「我仍然懷念我的十字坡，武哥，你呢？」

武小郎道：「我也是一樣，祇不過咱們走上絕路了，是不是？」

張水柔道：「咱們被逼上橫山了。」

武小郎道：「水柔啊，咱們動動腦筋，先扳倒那個司馬亮，再爲小玉把仇報，到那時，咱們仍然可以回去十字坡，妳說對不對？」

張水柔感動得快流淚了。

盧小玉道：「武哥呀，這件事情不能拖，越早辦越好，咱們要落雁堡的人吃一驚。」

武小郎立刻大聲道：「這一回全仗各位好哥子們了！」那公孫浩敞開喉嚨大笑，道：「若非咱們都受了傷，奶奶的！今日就去滄州落雁堡。」

張千里在馬上道：「武兄弟，別那麼說了，你夠義氣，我們也是性情中人，咱們傷好了以後再出征。別說甚麼了，便是落雁堡傷了我兄弟，李當家就會生大氣。」

楊三郎道：「咱們同李當家合穿一條褲，這一次他是絕不會忍受的。」

大伙邊談邊往山中馳，那山道越走越窄，有的地方雪未溶幾乎已

不見路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朱才道：「寒鴉谷過了就會有兄弟出現的。」

武小郎道：「甚麼寒鴉谷？」

朱才道：「寒鴉谷就在橫山附近五里處，那兒山谷又窄又長，谷中烏鴉特別多，聽人說烏鴉抱窩生小烏鴉就是在那個山谷中。」

李杰接道：「要去橫山必經寒鴉谷，人若經過寒鴉谷，烏鴉成羣飛天空，那些烏鴉呱呱叫，好像罵人前來打擾牠們的平靜日子，嗨，這麼一來，山上的兄弟們便知道有人入山來了，當然也會提高警覺了。」

武小郎道：「如果夜半潛來呢？」

朱才笑笑，道：「一方面沒人會想到這一點，另方面半夜一樣會呱呱叫，這地方的烏鴉很特別，武兄弟，以後你就知道了。」

武小郎微微笑，道：「烏鴉成了兄弟們的前哨守衛之士了。」

朱才道：「所以咱們橫山兄弟既便餓死也不殺半隻烏鴉，有時還拿糧食餵餵牠們！」

一路上大伙談笑很開心，幾乎忘了身上的傷痛。

* * *

一行人馬經過前面的斷崖，拍馬山嶺剛翻過半峯腰，忽的一羣烏鴉上了天，半天空中呱呱叫，武小郎哈哈笑：「娘的，這是一羣討厭人的可愛傢伙呀，哈哈哈！」

就在他剛把話說完，忽見遠處一支響箭射在半空中，立刻間遠處山腰人影在晃動。

朱才很高興地道：「武兄弟，咱們回來的消息已送到大寨中了。」

衆人又往山中馳了三里多，前面就快出烏鴉谷了，忽見遠處斷崖上一羣藍衣大漢們包着大半個頭站在上面往下面瞧，有個人大聲吼：「是朱頭目他們回來了嗎？」

那朱才拍馬迎過去，道：「兄弟們辛苦了，我正是朱才，與衆家兄弟回來了。」

公孫浩也大聲道：「快向當家的報告，十字坡武家兄弟也同家眷來山中了。」

嘍！山崖上傳來大伙的吼聲，道：「歡迎！歡迎！」

武小郎心中一熱，這兒的人不虛僞，這兒的人講義氣，太好了，今天要仔細看看橫山是個甚麼樣！

一行人馬又馳出一里地，谷口迎着是峭壁，祇有到了峭壁下，才發覺左面一道山峽五丈寬。

武小郎大爲驚訝，這地方眞不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易守難攻，是個絕妙之地呀！

武小郎抬頭看，斷崖少說也有二十丈高下，有幾棵虬髯老松盤在山壁上。

出了這道絕地斷崖，抬頭遠處看，祇見一座斜坡上站了一隊藍衣大漢，這些人突然拍手又笑又叫，一片歡呼聲震得四周峭壁迴鳴！

荒山中冒出這麼多的英雄人物來了，這光景多麼令人興奮！武小郎與張水柔還有盧小玉十分的感動，小丁、小馬哈哈笑。

柴大官跟在小丁、小馬後面，他對二人道：「怎麼樣，你二人有殺人剝皮的經驗，想不想留下來呀！」

小丁道：「咱們張老闆留下來，俺們就留下來。」

小馬一聽也點頭，表示他同意小丁的話。

於是，從對面山坡上奔來一個巨漢，這人走地似有聲，這人長得也威猛，這人的穿戴與大伙是一個樣，祇在脖子上圍了一根豹尾巴。

人未到聲先到：「那一位是我渴望一見的武兄弟呀，他來了嗎？」

武小郎這一批來人立刻跳下馬來，十幾個藍衣大漢走過來，分別把馬匹拉去山坡的馬廐上草料。

朱才緊走幾步，他抱拳道：「當家的，武家兄弟來了，就是這一位！」

朱才又對武小郎笑笑，道：「武兄弟，這位就是咱們當家的，也是當年梁山好漢中『混江龍』李俊，李伯伯的長子李小龍。」

何用多介紹，那李小龍已拉着武小郎二人擁抱在一起了，那眞的是相見猶恨晚，昨晚夢已遠！

武小郎道：「我乃武松的侄兒，我乾爹他叫武大呀！」

李小龍一笑，道：「好兄弟，我早知道了，英雄不論出身低，俠士多爲落魄人，兄弟，咱們……」

李小龍突然雙目一厲，他看着走過來的衆家好兄弟，驚怒地道：「你們……怎麼個個受了傷？誰幹的？」

朱才道：「當家的，說來話長，聚義廳上屬下再向當家的仔細講！」

看着走路一瘸又一拐的十多人，他沉聲道：「都受了傷呀，奶奶的，誰他娘的下的毒手？」

石堅道：「當家的，咱們並不吃甚麼虧，咱們也宰了落雁堡十一個殺手，算來有賺。」

李小龍道：「原來是落雁堡呀，娘的老皮，我早就打算去收拾那滄州惡霸司馬亮了。」

他把手一揮，對山坡上的大漢大聲道：「養的豬殺兩頭，養的牛挑肥的宰，大伙先痛飲三天，表示歡迎武兄弟上山來聚夥！」

「好吔！」大伙又是一陣拍巴掌。

武小郎頓覺自己是個英雄人物了，不再是泰山縣城中的小混混小潑皮了，眞是，小子也有出頭天吶。

* * *

武小郎發覺這大橫山有幾處種着大白菜、蘿卜，斷崖邊有個大灶房，半隻牛正在鍋裏煮，再看那間木搭的聚義廳，老虎椅子野狼櫈，兩邊擺的是兵器，廳前一塊平坦地，地上放着石虎石鎖練力的工具，附近還有兩處山洞，好像是存糧地方，幾處茅舍在坡上，每一處插着一面旗，分成紅白藍三色，武小郎不知這是甚麼意思。

大橫山號稱人馬五百員，有個大馬廐拴了騾馬兩百匹，餵馬的漢子二十多，有的在場上割乾草，有的還把木柴堆起來。

橫山上也有女子三十多，這些女子都是三十左右的大脚娘，她們做飯洗衣裳，今天見來了張水柔、盧小玉與扈五娘，她們大表歡迎地拉着三女問長問短，張水柔三人也樂了。

這地方雖然沒甚麼好吃好玩的，但是義氣、人情味就令人忘了一切煩憂。

這兒的人也率直，大伙圍着武小郎，經過朱才的介紹，武小郎又認識了十多個梁山後代。

這一天橫山最熱鬧，大碗酒大塊肉的一直吃喝到天黑二更時，每個人才回房安歇。

* * *

橫山豪傑們得知滄州落雁堡與關外胡人有勾結，已經是氣憤難奈了，又聽幾次找上十字坡傷人，那李小龍火大了，他當衆宣佈，甚麼事也撇一旁，先下滄州落雁堡。

聚義廳上一共聚了三十六頭目，李小龍問朱才道：「幾位兄弟的傷如何了？」

朱才道：「泰山縣的大夫用藥好，也是武兄弟肯用錢，再過一兩天便全部都好了。」

李小龍道：「朱兄弟，你以爲咱們該如何攻打落雁堡？」

朱才道：「若問攻打落雁堡，少不了問一問武兄弟，他同落雁堡已過了幾回招。」

李小龍回頭問身邊的武小郎，道：「武兄弟，你說說，我聽聽，咱們如何下手攻打落雁堡？」

武小郎道：「若問攻打落雁堡，我祇能說出我的意見，眞正調動人馬，那是你李當家的事！」

他看看週圍坐着的三十多名大小頭目，又道：「各位要知道，落雁堡位在滄州府城南面不過五里處，那地方相距府城近，城中除了府衙捕役外，還駐有官兵，聽說太歲是個功夫不錯的人物，咱們不能招惹他。」

武小郎道：「我的意思是咱們選個好日子，三更天悄悄摸進落雁堡，給那司馬亮來一個措手不及，殺他個莫名其妙，各位看好不好？」

不少頭目在點頭。李小龍道：「日子選在那一天？你們大家算一算。」

朱才道：「以我的意見，年三十最好不過了。」

李小龍道：「那還有二十天，太久了。」

呂忠道：「各位，選日子不如撞日子，以我呂忠的意見，後天就動手，才能一舉成功，更合意的乃是這落雁堡已把穀倉裝滿了糧，燻雞臘肉也滿倉，咱們攻打下落雁堡，又是銀子又是糧的一古腦運到山寨上，以我看，足夠咱們吃一年。」

大伙一聽全樂了，不少人哈哈笑着猛點頭。

武小郎道：「各位，我知道落雁堡也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司馬亮養了近百名殺手。」

李小龍道：「一個小小落雁堡竟養了那麼多殺手，他想幹甚麼？造反？」

武小郎道：「我看他就是想造反，司馬亮勾結了關外的韃子們。」

這時附近坐着的扈五娘開口道：「李當家呀，我在落雁堡住了十多年，他們的陰謀我清楚。」

李小龍見是扈五娘，他已知道這位中年女人乃是當年一丈青扈三娘的堂妹，自是十分客氣地道：「五姐呀，妳說說，咱們大伙聽聽。」

扈五娘道：「落雁堡先是在生意上與關外的韃子有勾結，長白山上人參與天蔴，關外的皮貨全壟斷，這幾年陰謀着要造反，落雁堡成了韃子們在關內的消息站，不少情報早被胡人知道了。」

她邊說邊又看看各位頭目，又道：「在滄州，司馬亮有兩個兒子，都不是東西，老大叫司馬不邪，專門掠奪有賺頭的生意，官府也要讓他三分，那個老二叫司馬不敗，這小子見了女子就喜歡，祇不過他玩弄女人祇幾天，玩夠了着人運到關外胡人陣營裏。」

她看看一邊的張水柔，又道：「張家大妹子有一套，就是沒上當，我留在窗外偷聽她說甚麼……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可也逗得那個小色狠心癢癢，哈哈哈！」

大伙一聽不知甚麼是一四七、二五八，這時候張水柔也無法解釋了。

那李小龍一聽火來了。

他大巴掌拍得「叭叭」響，道

:「原來滄州地方出了一條惡龍，爲害一方呀，兄弟們，咱們今天決定了，血洗那可惡的落雁堡！」

「血洗落雁堡！」大伙齊聲應。

李小龍再問武小郎道：「武兄弟，咱們三天之後下山去，你還有甚麼意見說出來，我聽聽。」

武小郎道：「我沒意見，各位去，我也去，各位不去我也要去。」

李小龍一怔，道：「怎麼說？」

武小郎道：「我若一人去，祇是小場面，我要整一整司馬父子三個人，如果大伙都去，這種場面我是不會錯過的，非去插一腿不可！」

「哈……」

「哈……」

聚義廳上大俠全笑開懷了。

* * *

先是橫山好漢議定行軍路程，響馬出動必會被人察覺，爲此，大伙分批下山，講定在滄州落雁堡西北方的七里灣會合。

七里灣是個荒林的河岸邊，那條河也是黃河支流，野林子每一片方圓也有數里寬，野豬林也在這一帶。

七里灣相距落雁堡只不過五七里路遠，大伙到了七里灣，馬匹藏在林子裡派專人看管，等着血洗落雁堡以後，搶到的錢糧往林子裡搬，搬上馬背再回山。

* * *

落雁堡中有殺手，李小龍便把橫山上功夫最好的人員加以編組，這李小龍好像學過兵法似的，把人馬分成前鋒，左右翼，還有專門攻堡的，另外再派出一組專門負責支援的。

爲了奇襲，橫山上的馬匹全派上用場了，橫山上的馬匹一共有二百四十八匹，也只好派出兩百四十八人去攻打落雁堡，餘下二百幾個人，便負責看守山寨了。

武小郎道：「李當家的，這一回前去攻打落雁堡，她們女人留下來。」

張水柔反對道：「爲什麼？我要去教訓那小色狼。」

武小郎一笑道：「別去了，我好專心去殺人。」

盧小玉道：「我呢？武哥。」

武小郎道：「妳更不必去，妳等着找機會去殺韃子們，我會製造機會的。」

盧小玉道：「武哥不能欺騙我呀！」

武小郎道：「放心，我早晚合計出好主意。」

扈五娘道：「我應該去吧，那地方我熟呀！」

武小郎道：「五娘呀，妳也受了傷，還是留下養傷的好，且等攻下落雁堡，去了咱們心腹大患，到那時咱們仍回十字坡，好妙哇！」

一聽仍回十字坡，三個女人都笑了，雖說山寨上各位兄弟都義氣，但比起十字坡來總還是不自在，更何況十字坡的那口水井中，井壁上有個大窟窿，內藏珠寶金銀帶寶塔，不回去能行嗎？

李小龍一聽武小郎的話，他嘆口氣道：「我這兒廟小無法留大神呀，武兄弟！」

武小郎立刻自懷中摸出一把銀票來，他雙手呈上去道：「李當家的，這是我們的心意，我武小郎把話說在前面，我們雖不在山上，但我們也是橫山一員，往後我們在山下多留意，你們在山上練武藝，咱們互相支援，有飯大家一齊吃，收下！收下！」

李小龍一聽，點頭道：「這麼說我還能囉嗦？」

他把一把銀票打開瞧，「嚄呀呀！可不少，這麼多呀，幾千兩……」

大伙一聽幾千兩銀子，都對武小郎的義氣豎起了大拇指，他們起立齊唱喏，直叫「謝謝武兄弟！」

武小郎抱拳一禮回敬道：「各位好兄弟呀，想一想當年咱們前輩梁山泊聚義，我這點銀子又算什麼？」

李小龍點點頭道：「武兄弟，有你這句話，銀票我收下，你不在橫山沒關係，你們仍回十字坡，這一回咱們攻打落雁堡，消除掉你肉中一根釘，再住就不會有麻煩了。」

武小郎道：「多謝李當家，咱們心中有橫山。」

這一天又是肉又是酒，橫山兄弟們熱鬧到天黑才收場。

* * *

一間小屋裡，地上墊着厚厚的乾草，草上面鋪的是野狼皮，有一張虎皮原是李小龍鋪的，就因爲李小龍的堅持，非得要武小郎鋪上不可。

因爲李小龍發覺武小郎夠義氣，他身邊有兩個女人在陪他，睡得當然要舒服才可以。

一張虎皮墊下面，上面蓋着老棉被，外面刮的是西北風，山上要比平地冷上七八分。

山上蓋的是茅草屋，怕被火波及，也就少有人升起火來取暖。

說苦嗎，這是對一般人而言，對武小郎就不對了，因爲武小郎睡在虎皮上，他把老棉被攤開來，左邊緊挨張水柔，右邊躺着盧小玉，兩個女子挾兩邊，他就如同與兩個熱水袋睡一起一樣。

這光景睡得是舒服，但要想來個男女相配，辦那件事就不太方便了。

張水柔並不嫌多了個盧小玉，她已喜歡這盧小玉了，因爲盧小玉也是爲了報公公一家的血海深仇。

當然，盧小玉更是感激張水柔，所以，睡到半夜她推動武小郎，她要武小郎去同張水柔效鴛鴦。

不料張水柔心中也明白，她又用屁股去抵武小郎，把武小郎抵得貼緊了盧小玉。

妳推了，我抵了，武小郎終於開口了。

「喂，幹什麼呀？妳們兩個別這樣，這麼冷的天，鳥歸巢了，誰有心去叫鳥出窩呀，睡吧，想折騰那得等有一天回去十字坡再說。」

盧小玉不吭聲，她裝睡着。

張水柔直哼哼，好像武小郎吵得她睡不着似的。

武小郎想笑，但他左擁右抱的不好意思笑，就這樣，亂七八糟的也把黑夜混過去了。

等到第二天坐起來，三人相視又哈哈笑，人們心裏會說：「什麼玩意嘛！」

* * *

外面大隊人馬在集合，想是在派人出征了。這時，小丁、小馬也走進來了。

那小丁急道：「武爺，我哥倆去不去？」

武小郎道：「去那兒？」

「落雁堡呀！」

小馬也點頭道：「武爺，你去我兄弟就去。」

武小郎搖搖頭道：「你們不必去，山寨上也只去二百四十八個人，少不了你們兩個的……」

小丁道：「我們幹什麼？」

武小郎道：「侍候你們的老板娘還有盧姑娘。」

正說着，扈五娘進來了。

「好兄弟呀，昨夜山中睡得好吧？」

「好，好極了。」武小郎看看身邊兩個女的在笑，她也笑起來了。

扈五娘道：「明日大隊人馬就下山，我是特別來對武兄弟說件事情的。」

武小郎道：「扈姨，什麼話妳說吧！」

扈五娘道：「這一回落雁堡要倒楣，所以我是來央求你的。」

「你求我？什麼事？」

「落雁堡中有許多可憐的女人，她們當年多是被拐騙的，也有家貧賣去的，這些女人很可憐，血洗落雁堡時，求求他們別殺了這些可憐的女人。」

武小郎雙目一厲道：「落雁堡中還有那些可憐的女子呀，扈阿姨，妳放心，我會向李當家去說的。」

扈五娘這才微微地笑了。

* * *

這幾天地上的積雪溶化得差不多了，道路上有些泥濘，灰蒼蒼的暮色裡仍清楚地看到落雁堡正面有一條小河，小河上橫躺着一條只夠通過一輛馬車的小橋，一輛馬車正徐徐地過了河駛向落雁堡的大門來。

有個漢子駕着雙轡的馬車，抖着長鞭，發出叱吒聲：「駕！」

長鞭「叭叭」響，趕大車回頭數着車上的大木桶，兩匹馬昂首長嘶中，車已快到堡門下了，天剛黑堡門就已關起來，這是落雁堡的門規，落雁堡位在滄州府南面，那兒再過幾十里便是老黃河，沿河往西北便是太行山區，那年頭，太行山區有山賊，橫山還有幾百個響馬盤踞，所以事事得小心。

此刻，落雁堡外來了這輛大車，趕車的抬頭往堡上面大聲叫：「開門呀！」

從堡牆垜口伸出個黑呼呼的人頭往下瞧：「喂，你是幹什麼的呀？」

趕大車的道：「運年貨的呀，落雁堡在城裡訂的年貨呀，芝蔴油二百斤、糖稀兩大桶，還有高粱酒四百斤，今年你們買的可不少，快開門了。」

堡上面又伸出另外一個人頭來：「就是這一輛大車嗎？我瞧瞧。」

這人似乎很仔細，不但看大車，他也看看附近的大道與林子。

「去，開門放車子進來，我去叫管事的來清點，娘的，偏在吃晚飯才把貨送來！」

於是，堡樓上下來人一雙，一個下來往堡裡跑，另一個開了堡門走出來。

這人到了堡門外，他站在大車邊道：「那家店舖的？你說還有高粱酒？」

趕大車的回身拍拍兩個大木桶，笑笑道：「不相信，你瞧瞧，再不你把鼻子伸過來聞一聞。」

那人拍拍木桶一笑道：「那一桶是芝蔴油？」

趕大車的道：「吸，最後一桶吧，你去聞，芝蔴香味濃，聞了就知道。」

那人忽然臉皮一緊，道：「喂，我就奇怪，高粱酒裝在木桶裡呀，還有芝蔴油也裝在木桶裡，你們這木桶不漏呀，操！」

趕大車的一笑道：「別操呀，不信你可以看嘛！」

他伸手取了個搬手，又道：「我開一桶你瞧瞧。」

趕大車的跳下車，他走到車後面，那堡丁也跟着過來，他手上還提着一把刀。

趕大車的用力撬，他把桶蓋撬開來道：「過來，朋友，你瞧瞧。」

那堡丁把頭伸過去，嚇了一跳，他還未曾開口叫，嚄！好一把尖刀已抹過他的喉管了。

刀過喉管想叫也叫不出聲了，只見趕大車的沉聲吼：「出來，出來，堡門開了，殺進去了！」

「轟」連聲響，六個怒漢由六隻大木桶裡躍下地，那個出刀殺死堡丁的怒漢落下地就伸手往臉皮上一抹，抹去鮮血一大把，他出刀就在眼皮下，距離近，才被濺了一臉的血。

趕大車的也變了，他從車上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七個人立刻衝進落雁堡中了。

這時候落雁堡中人們剛吃晚飯，門窗關得嚴，外面刮着西北風呼呼的响，誰也不相信會有人夜襲落雁堡。

* * *

七個大漢舉着刀斧就往堡內衝，他們先把堡門推開來，迎面一個傻小子還大聲吼叱：「什麼人敢在落雁堡動粗撒野，不想活了。」

這人邊說邊舉刀，忽的斜向一把斧砍過來，隨之一聲吼叱：「去你娘的！」

「卡喳」一聲，這人叫了半聲「啊」，人已被連肩帶背的掉了一半，當場死在堡門內。

遠處有人大叫：「咱們幾曾訂什麼年貨了？」

只見來的兩人中有個是堡丁，指手喝叱：「喂，你們幹什麼的？」

有個怒漢厲吼道：「咱們是殺人來的！」

灰影中，迎面那人一聲叫：「快，鳴鑼呀，這是橫山响馬來了，他奶奶的，他們的膽子也太大了。」

這人不往前奔却往後跑，有個怒漢追向他：「王八蛋你別跑呀！」

那人仍然不停步，這時候堡外面又冒出了大批的黑影來，這些人不是別人，正是橫山下來的好漢們。

那趕大車的不是什麼上套漢子，他乃劉風是也。

這劉風乃劉唐的兒子，上一回與燕大山二人受了傷，是由柴大官架上驢車送他二人回到了橫山，這些天傷早好了，這些天也同武小郎在山上猛碰杯，那地方人叫乾杯不叫乾杯，他們叫碰杯。

從六隻大木桶中跳出來的怒漢們正是那曾經受過傷的呂忠、朱才、李杰、楊三郎、公孫浩與張千里。

七條大漢狂風捲浪似地掩殺過去，這時候堡垜子上傳來急驟的破鑼聲，在這沉冷的黑夜裡，顯得特別刺耳難聽，還眞恐怖。

附近有人自房中奔出來，還有人高聲喊：「幹什麼你們堡牆上在敲鑼？」

這些人怎麼也想不到竟然還有人敢找上落雁堡，落雁堡不找別人麻煩就算好的了。

這些人剛到門外，便見朱才幾人舉着兵刃殺過去了。

有人眼尖看得清，立刻大聲喊：「他奶奶的，是响馬，响馬殺來了！」

「快抄傢伙殺呀！」

這時候落雁堡的堡門外，一古腦地衝進上百人，這些人一進入落雁堡，立刻往屋子那邊衝過去，隨之高聲狂叫：「殺呀！」

落雁堡看上去就是措手不及的樣子，但也算俱有應變能力，只見自兩個巷道中奔出五十多名大漢來，這些人也只吃一半，聽到喊殺聲，又聽是响馬，他們才操刀殺出去了。

雙方這時在巷中遇上了，就聽那金鐵撞擊之聲宛如燃起陣陣鞭炮聲，有人撕破喉管大叫：「衝呀！」

果然，衝入巷道中的一百多名大漢一鼓作氣，也是不要命的亂刀砍過去，立刻把那五十幾個漢子砍倒在亂刀之下了。

這是混戰，誰也管不了那麼多，只有狂殺而無回頭的，只有流血掉肉，更無掉頭逃生的。

誰還聽誰的呀，就算是司馬亮這時在大廳前狂吼着：「住手，住手！」也沒有人回應了。

「殺了這老賊！」

這人不是別人，乃橫山當家的李小龍是也。

李小龍身先士卒，他手中舉着一管丈五亮銀槍。

要知李家槍法自成一派，當年混江龍李俊的槍法是出了名的辛辣。

那李小龍師承家門功夫，早已青出於藍了。

此刻，李小龍一聲暴吼，舉槍便向司馬亮扎去，口中厲叱：「老子刺死你這勾結韃子的惡霸！」

司馬亮受了傷，左臂吊在脖子上，他右手拿的是鬼頭刀，見來人一槍刺過來，疾忙側身舉刀擋，口中厲吼：「快叫大伙都出來，給我殺光這批可惡的响馬。」

「殺！」又見二十多人向附近奔來，這些人有的還受過傷，只是這些人剛殺到，來路上又奔來近百人，一時間又是另一場混戰幹起來。

司馬不敗與司馬不邪也奔殺過來了，這兄弟二人却被柴大官與武小郎二人堵上了。

柴大官咧嘴哈哈笑，道：「娘的皮，你還認識你家柴大爺嗎？」

司馬不敗大怒，吼叱道：「個狗娘養的，你便化成灰，老子也不會忘記那夜你救走那個野店女人之事。」

柴大官冷笑道：「小王八蛋，你今天上路吧。」

司馬不敗回罵：「娘的，上路的是你，殺！」

眞狠，他隨聲而上，立刻同柴大官狠幹上了。

司馬不邪被武小郎逼得已退到了牆角上，他的馬鞭難施展，武小郎的刀已到了他的胸前。

司馬不邪一聲吼：「殺！」他的鞭把上忽的抖出一把尖刀來，太近了，尖刀扎中武小郎的臂，扎得武小郎一瞪眼，隨之武小郎厲吼如虎：「死吧，我兒！」

「噢！」

武小郎挨一刀是出他意料之外的，這光景他不再多猶豫，一刀砍在司馬不邪的肩頭上，入肉三寸深，司馬不邪的那一聲叫，眞叫人聽了嚇一跳。

大廳那面，司馬亮聽出是兒子的喊叫聲，他正與李小龍殺得兇，立即一聲喊：「不邪……」

李小龍不放過機會的一槍便往司馬亮胸口扎去，槍尖就快沾上肉了，突然發出「噹」的一聲響，有一根短槍攔住了他的一槍扎。

迎面不但出現一個人，而是三個人，三個中，一個手握一對短槍的人擋下了李小龍那要命的一槍，另一人伸手拉過司馬亮，道：「堡主快退！」

這人邊說，邊抖手打出兩把飛刀，把挨上來的兩個漢子扎得哇哇怪叫退閃開去。

還有一紅臉怒漢舉刀斷後作掩護，司馬亮掙扎不退，吼道：「不邪，不邪呀！」

忽的又是一聲厲嘷：「哎……呀……」

這一聲更響亮，乃是司馬不敗發出來的凄叫。

與司馬不敗搏殺的乃是柴大官，而司馬不敗死在誰人手中，沒看見，因爲這時候人潮洶湧地湧進三十多個大漢到了廳前面，有人就那麼一刀砍，先把司馬不敗的頭砍下一大塊。

司馬亮一聽又是一聲叫：「不敗呀，是不敗！」

他要玩命撲過去，但那人拖着他往廳後退。

這三人不是別人，正是司馬亮貼身的三名高手——血刀張展、雙槍將白爲仁，飛刀手石堅三人是也！

這三人平日少言語，却對司馬亮很忠心，他們發覺來了這麼多響馬，又見武小郎那幾人在裏面，便知道今夜落雁堡要倒楣。

如果硬是往上拚，八成全部都沒命。

他三人拚命護着司馬亮往後退，中途命落雁堡的殺手武士全力阻住撲來的人。

雙方就在這大廳前後狠幹起來了。

這時候那最後一批衝殺進來的橫山響馬三十人，他們盡量不殺人，他們繞道往落雁堡的後面跑，這三十人手上拿的是火種子，打算要放火燒房子了。

落雁堡後面住的是女眷，近百口女眷娃兒住在一片大院中，如今前堡殺得兇，有十幾個武功不錯的女人也提刀奔殺出來，偏巧遇上了奔來的三十個響馬，雙方遇上了不殺也不行了。

有幾個女子功夫果然了得，出手就傷了七個響馬漢，大伙一見吃一驚，有人已大聲喊叫：「快叫索爺來支援呀，這些女人眞兇悍！」

有人也呼叫：「再撥來五十人，咱們猛着往上衝！」

忽的有人一聲厲叱：「閃開！」

是索明的聲音，他是負責支援的，如今已在落雁堡中雙方混戰起來了，他便叫他的三十個人到後堡放火燒，祇要火起，落雁堡就算完了。

他怎知落雁堡還有厲害的女人，單祇一個老太婆就舉着龍頭拐掃打得五個大漢難近身。

另外還有個半百婆娘也厲害，雙刀舞得寒氣逼人，一路刀法叫人難接近。

七個婆娘使的是長棒，她們好像還擺了陣勢，誰靠近免不了頭上挨棒打，還有三個抱頭退下來了。

於是索明奔來了。

那索明使的是丈八長矛槍，他見後廳前女人擺了陣，不由一聲冷笑，道：「大伙都進來，今天收拾這批娘子軍，給我下刀狠宰人！」

隨後又來了四十人，索明乃橫山三大頭目之一，他這次領軍七十人，現在全到齊了。

索明左右瞧一遍，他厲吼：「撥出十人先放火，另外的人給我拚！」

忽的有人大聲叫：「不可以，不可以！」

索明回頭瞧去，從前面提刀奔來一個人，火把之下他看得清，立刻叫道：「武兄弟。」

是的，武小郎奔來了。

原來武小郎在前面挨了一刀之後，他一刀劈死司馬不邪，看看各處打得兇，他便提刀奔向堡後來，可眞巧，聽得索明要放火燒，他立刻叫住了。

他走到索明面前，道：「索兄，千萬放不得火呀，這時候放火有麻煩！」

索明道：「人都殺了，甚麼麻煩？」

武小郎道：「索兄，此地放火

燒起來，火光衝天照得遠，幾里外就是滄州的府城，滄州有官兵，見落雁堡起了火，他們必會趕了來，萬一引來了大隊官兵，索兄呀，你想一想，官兵是幫忙呀？」

索明一聽，點頭道：「對呀，官兵當然打響馬。」

武小郎道：「想通了就千萬別放火。」

索明指着正在圍殺女人的兄弟們，道：「武兄弟，你瞧瞧，落雁堡的女人也不得了，咱們攻不進大廳呀！」

武小郎一笑道：「索兄，咱二人聯手上，咱們架住厲害的，兄弟們便一窩蜂地往裏面衝！」

索明忙稱善，道：「就依武兄弟之言，咱二人戮力去先殺那兩個老太婆！」

武小郎突然一聲吼：「殺！」

他奔向那位花白長髮的老奶奶，那老奶奶眞能活，她活得也不累，好像是快八十的人了吧。

老奶奶見來了武小郎，示意別的人分兩旁，便端起拐杖冷沉的喝道：「你……這野蠻的小潑皮，這些人可是你帶來的？」

武小郎嘆口氣，道：「我也是個伙計呀，奶奶。」

老奶奶叱道：「誰是你這潑皮的奶奶，你們這是那裏冒出來的一羣厲鬼，敢來落雁堡撒野還要燒屋。」

武小郎道：「奶奶呀，不是來撒野，是來殺人呀，而且前面已幹得兇，那兩個甚麼不邪不敗的已經翹辮子了呀，奶奶，你是他們的……」

老奶奶一聽大嗥，道：「我的乖孫呀！」

武小郎道：「喲，他二人是奶奶的乖孫呀，操，我知道他二人並不乖！」

老奶奶拭淚道：「我的乖孫我知道，他二人對我最孝順，一天三四次來看我，好吃好穿的由我先挑選，他二人心腸軟，落雁堡誰人不知道他二人最乖巧！」

武小郎聽得一聲叱：「哦呸！」

他戟指老奶奶道：「妳不配叫我稱你奶奶了，妳是個驕縱孫子的老糊塗，娘的皮，那司馬不邪多殘忍，滄州他殺了不少人，好生意由他攬，好地皮由他炒，操他娘的！那個要是同他講講理，他辟啪辟啪就是幾巴掌，如果同他有爭吵，他劈手一刀砍死人。」

他越說越火，又道：「還有個司馬不敗更不是好東西，是個小色狠，他專門坑害人家大姑娘，滄州城外有個大菜園，他在那兒築香巢，抓來姑娘他先上，玩膩了把人家姑娘送去關外當妓女，我問你，誰家沒有姐和妹，把你們司馬家姑娘玩弄夠妳怎麼想，老太婆！人要天地良心放中央，天理報應在眼前。」

老奶奶一聽大怒，叱吼道：「這是何人造的謠？你們怎麼會知道？」

武小郎道：「老太婆，我就是受害人呀！」

老奶奶大怒，吼道：「你們是響馬，也不是好東西！」

武小郎道：「響馬又怎樣？咱們講義氣，咱們扶弱濟貧不坑人，咱們專門殺惡霸，娘的，落雁堡就是標準的惡霸，咱們出刀心平氣和了。」

老太太一聽，大怒，叱吒一聲：「打死你這小潑皮！」她舉拐掃打，武小郎就是要她發火出招，果然，這老太太亂了招式地撲打過來。

武小郎賣個身法閃得妙，他閃到了老太太的右後方，他的刀已快砍上老太太的頭上了，但他未落下。

老太太側面抬頭看，見刀已快落在頭上了，她老人家也許常打殺別人，這一回輪到她，嚇得一聲「啊！」

老太太倒在地上了，她倒地就沒再動，嚇死了。

武小郎也一怔，這老太太怕挨刀呀。

他再看那個五十歲左右的女人正與索明殺得兇，更有十幾個女人聯手對付三十多個藍衣大漢。

武小郎立刻奔過去，他大聲吼叫：「喂，我是扈五娘拜託的人吶，扈五娘已脫離落雁堡去當好人了，她交代要我不要殺她的姐妹，妳們誰同扈五娘是好姐妹，那就快快地逃走吧，今夜來了五百個英雄漢，今夜血洗落雁堡，那兩個少堡主已死了，妳們不要命了？」

他把來的響馬多說一倍，果然這十幾個女人收招了。

有個四十多歲女子道：「五娘眞的這麼說？」

武小郎道：「說謊我是王八蛋！」

武小郎指着地上的老奶奶，道：「瞧，這老太婆已經斷氣了，是嚇死的！」

十幾個女人一聽，立刻來個一哄而散，不旋踵間，一大半抱起娃兒往堡後奔去。

武小郎提刀走近索明，他又用心理戰了。

「嗨，還殺甚麼呀，人都死的死跑的跑，就祇剩你一個娘兒們了。」

那婆娘不爲所動，仍然殺得兇，武小郎又道：「司馬亮父子三人全死了，妳……」

他此言一出，那婆娘一聲大吼：「阿亮呀！」

祇見她忽地躍身而起，幾乎踩着人頭往前衝去，當她剛到二院門，迎面奔來幾個人，却是呼延壽與李杰、朱才三人率人過來了。

三人見來了個女人，立刻圍殺上去，這女人見三人殺來，不要命地揮動手中雙刀，她殺出一條血路又要往前面衝。

眞不幸，當她快衝到前面大廳的時候，忽的三點寒星打來，這女人哎呀一聲倒在地上了，黑暗中跳出時九子，原來時九子打出喪門釘，均打在她的兩腿上。

這女人彈了幾次未起來，她披頭散髮的雙刀左右掄，那已不成招式了。

「噹噹噹」聲起處，忽的一槍扎過來，這女人仰天一聲尖嗥，張口吐出鮮血倒在地上了。

這時候整個落雁堡已陷入鬼哭神號中，雙方殺得忘了自己祇有一條命，有幾處更見幾個面目全非一身是血的大漢已不按章法出刀，他們雙手舉刀發瘋似地狂砍怒斬，幾乎不分敵我的亂殺一通。

突然間，落雁堡後面衝出九個怒漢來，爲首的是橫山李小龍，李小龍雙手端槍在吼罵：「娘的，怎麼逃的？」

隨在他身邊的乃是大頭目呼延壽，另外就是三頭目花化人了。

三人氣咻咻，另外六個頭目也發楞。

於是，武小郎迎上來了：「李當家的，眼看大獲全勝了，恭喜！」

李小龍憤怒地道：「娘的，司馬亮同他那三個貼身保鏢逃了！」

武小郎也一怔，道：「逃了司馬亮？」

呼延壽指着後面堡牆，道：「眼看他們四人到了堡牆下，等我們追到，娘的，怪了，都不見了，眞他娘的邪門！」

武小郎道：「必是進入機關遁了！」

李小龍發了火，他一聲吼，道：「今夜殺光這些可惡的狗東西。」

隨之就聽有人厲吼：「殺光呀，雞犬不留！」

「血洗落雁堡呀！」

祇這麼此起彼落的狂吼便已令落雁堡中武士們心膽俱裂，再看到堡主一家的慘狀，士氣頓挫下來，就在這時候，忽的有人又叫：「快逃呀，響馬好厲害！」

這句大叫眞管用，還有七八十個落雁堡的大漢們，有一半帶傷往堡外奔去，這伙人不殺了，調頭全逃了。

於是，有個人哈哈笑着走出來了，這人不是別人，乃武小郎是也！

剛才的那些話也是武小郎喊出來的，武小郎心中明白，如果這些人拚上命的幹下去，祇怕雙方都凄慘！

武小郎叫出響馬的厲害，要血洗落雁堡，這一招還眞管用，叫了幾聲便把落雁堡的人唬跑了。

李小龍自後面奔過來，武小郎道：「李當家的，趕快叫大家救治傷員，再分出人員搬東西，落雁堡乃滄州大戶，堡中藏了不少咱們需要的東西！」

李小龍一聽可愉快了，他仰天一聲吼：「兄弟們，按照來時的任務編組，咱們立刻幹起來。」

「是！」還眞精神，挨刀受傷的也叫了！

橫山哥們來時有二百四十八人，如今能動的祇有二百差三個，來時任務已編組，支援的，救護受傷的工作由索明率人去擔當。

於是一百多人開始在落雁堡中找東西，又是錢又是糧，又是牛馬帶酒缸，還有地窖中藏的醃味上千斤。

有人把馬匹拉進堡中來，很快的把門外的東西馱在馬背上，然後再把受傷的兄弟也扶上馬，這時候武小郎對李小龍道：「落雁堡的馬房中良駒也不少，兄弟們趕快騎上回山寨，晚上祇怕有官兵追來就麻煩大了。」

李小龍十分佩服武小郎的主見，立刻下令人馬開始行動，落雁堡的馬厩也打開了，上百匹健馬都出了槽，橫山兄弟們樂歪了，除了幾十四馬上馱了東西之外，餘下的每人一騎還有剩。

武小郎催着李小龍快快走，這一行才拍馬馳出落雁堡直往橫山奔去！

大伙在馬上哈哈笑，這一戰賺得眞不少，有人就說，回去吃上三年也不愁。

＊　＊　＊

滄州府衙早就接獲報案的人前來報告，說是橫山響馬攻打落雁堡，可眞巧，剛巧府衙的杜大北，杜押司剛由泰山縣回來，杜大北一聽響馬攻打落雁堡，他幾乎心花怒放得哈哈笑了。

那報案的是個女子，這女人有頭腦，一路奔到府衙來，祇可惜她遇上了杜押司，杜押司恨死落雁堡了！

杜押司故意拖延時間，他提筆似問案，先是姓名年齡與籍貫，再寫關係人與當家的，然後再去向府台大人提案由，再問今天誰當班。

就這麼一折騰，直到三更天，然後又問響馬多少人，這才知道來了五百多。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金老二持有古墓建築圖樣的戮情劍匣，與精通土木建築學的楊文堯一齊進古墓，欲獲取墓中的奇珍異寶，金老二以墓中藏有玉蟬、金蝶引誘楊文堯與他眞心合作。進墓後，楊文堯發現有水淹痕跡，他估計已有人進來。二人各懷鬼胎，暗中勾心鬥角，結果金老二被機關斷去一臂，爲恐被陷在墓中，金老二受了傷亦祇好忍氣吞聲……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 龍 生・文
可 飛・圖

玉釵盟

獨吞藏寶起禍心　巧言令色霸劍匣

楊文堯冷哼一聲，接道：「金兄再這般自吹自擂下去，恕兄弟沒有興致再聽下去了。」

金老二道：「楊兄還記得兄弟在古墓外說過胸藏一件隱秘，牽扯了領導當今武林的少林派中很多高僧的事嗎？當可想到兄弟此言，並非故作誇大了。」

楊文堯暗道：「這倒是有點道理，也許他知道少林寺中一些難以見人的隱秘……」

祇聽金老二大笑道：「如論武功，兄弟祇怕難及少林寺元字輩中高手，但兄弟却能以所知隱秘，迫使少林寺當今方丈元通大師就範，聽命兄弟，楊兄如若不信，等咱們出了這古墓之後，兄弟立時就做給楊兄瞧瞧。」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來，如果咱們今生今世無法出這古墓，金兄胸中之秘，也是永遠不肯說給兄弟聽了？」

金老二心頭暗道，此人言詞之中已流露出殺我之意，看來要想逃出他毒手，已非容易之事……

心中雖然甚感焦急，但外形仍能保持着鎮靜，淡淡一笑道：「那也不是，不過此事說來話長，眼下咱們身陷危險之中，生死難料，兄弟縱然不惜毀棄對人承諾之言，把所知隱密告訴楊兄，對楊兄不能有所助益，但對兄弟却有極大損害，難道楊兄願兄弟臨死之前落下不義不信之名麼？」他微微一頓之後，嘆道：「如果楊兄有把握能夠出這古墓，兄弟縱然身負不守信諾之名……楊兄可以兄弟宣洩隱秘，威迫少林寺掌門方丈元通大師，要他獻出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秘錄，若能對楊兄有所幫助，兄弟死也無憾了！」

楊文堯暗道：任你舌粲蓮花，也難消去我殺你之心……心中殺機雖堅，口中却微微笑說道：「據兄弟所知，數百年來，少林寺僧侶之中，尚沒有兼通七十二種絕學之人，就算金兄所言非虛，確能以吾兄宣洩之隱秘脅迫少林寺掌門方丈交出七十二種絕技秘錄，可是兄弟已是五旬以上之人，行將就木，雖有絕學秘錄，也難練成幾種武功……」

兩人相對望了一陣，楊文堯緩步向第二隻鐵箱走去，舉起右手，一掌向鎖上劈去。

但聞「嗆」的一聲，銅鎖應手而落。

楊文堯回頭望了金老二一眼，笑道：「如果這隻大鐵箱中，也是放着珠寶，咱們就一人一箱……」

金老二接道：「兄弟孑然一身，四海飄蕩，珠寶雖然名貴，但對兄弟却是毫無用處，這一箱如是珠寶的話，兄弟願把應得一份，奉

送楊兄。」

楊文堯笑道：「那金兄是志在玉蟬、金蝶二物了？」

金老二道：「玉蟬、金蝶，兄弟祇想得到一件，已經是心滿意足的了。」

楊文堯微微一笑，心中暗道：「祇怕你連一顆珠寶，也難到手中……」舉手打開箱蓋。

但見滿目碧光，耀眼生花，原來在這具大鐵箱中，盡都是翡翠珊瑚之物。

鐵箱正中，橫放兩條粗如兒臂，長約一尺二寸，晶瑩透明，碧光特别强烈的玉尺，分別雕刻着龍、鳳花紋。楊文堯探手抓起雕刻着一條飛龍的玉尺，正待拿起來仔細瞧瞧，剛剛拿起數寸，突然又放了下去，向後疾退。

金老二早已暗中留神楊文堯的一舉一動，看他突然向後躍退，不禁心中一動，提聚眞氣，側身一擋，左肩猛向楊文堯背撞去。

楊文堯猝不及防，吃他一撞之勢，身不自主的向前一栽，伸手向鐵箱上面扶去。

祇聽輕微破空之聲，鐵箱之中忽的飛出了一片銀針。

楊文堯冷哼一聲，身軀疾向一側躍去。

任他動作迅快，右小臂也被那飛出銀針射中了兩支，祇覺傷口之處一陣痲木，趕忙運氣閉住穴道，回頭望着金老二微微一笑，道：「金兄可想把兄弟謀害在古墓之中，獨吞這兩箱珠寶翡翠麼？」

金老二看他神情，已知他中了暗器，不覺膽氣一壯，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兄弟剛才無意中撞了楊兄一下，縱然有錯，也是無心之過。」

楊文堯緩緩舉起右臂，捲起衣袖，道：「金兄一撞，撞得恰到好處，使兄弟這右臂連中兩支毒針。」

金老二仔細看去，果見楊文堯臂之上「曲池穴」下，插了兩支細如髮絲的銀針，不知銀針全長多少，但見露在肌膚之外的，大約有分許長短，不禁望了斷去的右臂一眼，道：「彼此，彼此，楊兄說咱們生死同命，兄弟深以爲然，兄弟既然斷了一條右臂，如果楊兄完好無恙，不覺有些不太公平麼？」

楊文堯笑容可掬的笑道：「兄弟還可以告訴金兄一句，我臂上中的銀針，都是毒藥淬煉之物，幸好是射中了兄弟，如是射中金兄，祇怕難以活過一十二個時辰。」

金老二微微一怔，道：「這麼說來，楊兄是不怕毒針了？」

楊文堯左手突然向懷中一探，摸出兩粒藥丸，以迅速無比的動作吞入腹中。金老二想出手阻止時，已然不及，不禁臉色一變。

楊文堯哈哈大笑道：「可惜！可惜！金兄白白的錯過了一個殺死兄弟的機會！」楊文堯微微一頓，拂髯笑道：「剛才兄弟必須運氣閉住穴道，以防止毒氣侵入內腑，如果金兄出手迫攻兄弟，逼得我無法運氣封閉穴道，縱然我能夠擋得金兄幾招，但時間一久，毒氣攻入內腑，金兄就是不殺兄弟，兄弟也難保得住性命。」

金老二道：「那也未必見得，楊兄身懷丹丸，縱然有起死回生之能，但在藥力未行開前，祇怕也難阻毒氣入侵。」

楊文堯微笑道：「天下武林道上，誰人不知我楊文堯擅長土木建築，和醫術丹道之學！兄弟這自製靈丹，祇一入口就可阻止毒氣內侵了。」

金老二暗自忖道：「這倒不錯，江湖之上確實盛傳他的醫術，我斷臂傷勢未愈，如果和他動起手來，勢必將震破傷口，血管迸裂，流血難止，如在他未服用解毒藥物之前，還可以動手和他硬拚一下，現在他已服下解毒之藥，再要和他動手，無疑自取滅亡，他說得不錯，我確實錯過了殺他的機會，即使同歸於盡爲時亦晚了。」他沉忖了良久，才決定冒險等待下一個機會，當下微微一笑，道：「楊兄這等多疑，叫兄弟有口難辯，別說兄弟從未存暗害楊兄之心，縱然是有，也不會在這古墓之中下手，就算兄弟一擊成功，把楊兄傷在手下，但這古墓中機關重重，叫兄弟如何出去？」

楊文堯一言不發，祇是望着金老二微笑，神情之間，毫無憤怒之意，但那和藹的笑容，在金老二的眼中，却比憤怒厲叱更顯得可怕。

兩人相對沉默了一陣，楊文堯忽然舉手拔下右臂銀針，說道：「金兄，你又錯過了第二次殺死兄弟的機會了……」他大笑了一陣道：「要知任何靈丹妙藥，也不能一入口中就可阻止毒氣內侵，金兄雖然猜想得到，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想，白白放過了第二次殺死兄弟的機會，兄弟深爲金兄惋惜，現在，我已借金兄沉思說話的機會，暗中運氣行開了藥力，這針上之毒，不但已被藥力阻止，而兄弟借運氣的機會，把右臂之毒迫集在小指之上，祇需劃破小指，放出毒血，這針上絕毒即將隨毒血流出體外。」

金老二道：「任楊兄如何揣想，兄弟不願置辯。」

楊文堯陡然冷笑一聲，道：「如若兄弟想殺金兄，獨吞古墓之寶，那金兄又將如何？」

金老二聽他居然把心中所想之事，說出口來，不禁臉色一變。

但他畢竟是久走江湖之人，略一驚駭之後，立時恢復了鎮靜，淡淡一笑道：「這個，兄弟很難作得主意，楊兄如何對付兄弟，悉聽尊便就是。」

楊文堯倒是想不到他會這般答覆，不覺怔了一怔，說道：「兄弟本沒有存下殺死金兄之心，但金兄却處處存了謀害兄弟之心，自入這古墓之後，時時準備下手，如若我此時不殺金兄，金兄日後勢必將殺我，與其兄弟被金兄殺害，倒不如先下手殺掉金兄。」

金老二笑道：「兄弟斷臂不久，自無抗拒楊兄之力，以楊兄在江湖上的盛譽，殺一個毫無抗拒能力之人，日後傳言江湖之上，勢必被天下英雄恥笑。」

楊文堯淡然一笑說道：「這古墓之中祇有你我兩人，殺你之後，我不告訴別人，又有誰人知道？」

金老二看楊文堯眉宇間果然泛現殺機，看樣子就要出手，不覺心頭大駭。正感難以應付之時，心中一動，想起一件事來。當下冷笑一聲道：「祇怕未必見得，楊兄還記得咱們入墓之時，已發覺有人先咱們而入古墓之中的事麼？想這古墓之中機關重重，如果是不懂機關埋伏之人，相信在這機關重重的埋伏中恐難擅入墓中一步。」

楊文堯沉吟一陣後，突然笑道：「當今武林之中，還未聞在土木建築之學上超越區區，縱然碰巧入得墓來，祇恐也早被洪流淹沒，滅頂而死了。」

金老二此刻一意求生，凡是可能求得生機之事，無不用心索想，略一沉忖說道：「武林之中，知道古墓隱秘之事，並非僅在下一人，兄弟雖不通土木建築之學，但想這古墓建築定極精巧，如果對方沒有及時找到控制水勢的機關，水道頂上積壓，亦必將爲洪水冲去，可是此刻接水道頂上積塵並未被冲……」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如果精通水性之人，祇要水道積水不及石頂，留給他換氣的空隙，在水中過個三天兩夜，並非甚麼出奇之事，依此論斷，先入古墓之人，仍然活在此中的成份極大。」

楊文堯目光烱烱，一直盯在金老二的臉上，滿臉笑意，但却不接一言。

金老二停頓良久，看楊文堯一直不肯接口，繼續說道：「如果這古墓中果然有人，一旦相遇，勢必難免一場拚鬥，咱們眼下先來個自相殘殺，祇怕要給人坐收漁利的機會。」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任憑金兄說得天花亂墜，祇怕也難逃得性命。」緩步直欺過來。

金老二冷笑一聲，道：「楊兄如果這等逼迫兄弟，說不得兄弟祇好一拚了。」暗中一提眞氣，運聚功力，蓄勢待敵。

楊文堯笑道：「金兄如能接下兄弟十招，我就饒你不死。」舉起右手，「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在這等狹小之處動手，縱躍閃避的身法極不易施展得開，而且楊文堯劈出的掌風潛力强猛異常，如果讓避不開，反給人以可乘之機，當下奮起眞力，揮動左掌，硬接了楊文堯一記强勁劈空掌風。

兩股潛力一交之下，立時分出功力的深淺，平常望去文質彬彬的楊文堯站在原地未動，金老二却被震得一連向後退了四五步，才拿住樁，右臂斷處血管也被震裂，鮮血如雨，滴在石地上。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這是第一招，第二招讓金兄試試兄弟的『大力金剛掌』，看是否有名無實。」

金老二心知再難擋得住他的一掌，與其動手被他打死，倒不如束手受死，也免得臨死之前，受他一番羞辱，金老二當下一挺胸，閉上雙目等死。

楊文堯伸出右手食中二指，輕輕在金老二胸前一劃，笑道：「金兄怎麼不睜開眼睛，難道兄弟就不值一顧麼？」

金老二道：「楊兄要殺就殺，再要出言羞辱於我，可別怪我出口駡你了。」

楊文堯笑道：「金兄想痛痛快快的一死了之，可是兄弟却不敢苟同高見，寧願受金兄駡上幾句，也要慢慢的讓金兄嘗試一下各種滋味……」他敞聲一陣大笑道：「現在，我先把金兄兩臂肩上的關節擊碎，使你兩臂殘廢，然後再挑斷你腿上『足厥陰肝經』，使你雙腿殘廢，無法行走……」

金老二聽得心頭一寒，全身微微顫動了一下，楊文堯却哈哈大笑了一陣，接道：「然後兄弟再施展分筋錯骨的手法，錯開金兄身上三百六十五處關節……」

忽聞石壁之上，傳來一聲輕微的震蕩之聲，不禁心頭一駭，主意忽變，故意提高了聲音，接道：「讓金兄留居這古墓之中。」

金老二忽的睜開眼睛，道：「楊兄和兄弟無仇無怨，這般折磨於我……」

楊文堯突然舉掌按在金老二前胸，接道：「金兄快些運氣調息，兄弟以本身眞氣助你一臂之力。」

金老二受寵若驚的奇道：「楊兄是甚麼……」

楊文堯微笑接道：「兄弟剛才之言，祇不過是說說玩笑罷了，豈能眞做出來，金兄身懷戮情劍匣，不找別人合作，單找兄弟，分明是瞧得起我。」

金老二看他忽然間態度大變，直疑似在做夢，口中連聲應道：「江湖傳言，一宮、二谷、三堡中人，以楊兄人最謙和，肝膽照人，不失書生本色，眼下想來，傳言……」

楊文堯道：「金兄快些運氣療治好內傷後，咱們再談不遲。」

金老二依言閉目運氣調息，楊文堯果然以本身眞氣相助，掌心熱流滾滾，傳到對方身上。

他內功精深，一面以本身眞氣相助金老二療傷，一面凝神靜聽壁間動靜。大約有一頓飯工夫，石壁上又傳來輕微的震蕩。

這震蕩聲音微弱異常，非有極好的內功，無法聽得出來。

以楊文堯廣博的見聞，也無法確定這聲音因何而起，也可能是墓外山崩引起的震動，或是這古墓某一部份倒塌下來引起震蕩之聲……

他仔細的分析了每一件可能發生的事，但却無法判定哪一種推想正確。

忽聞石壁間傳來一聲大震，打斷了他心中忖思之事。

楊文堯收回按觸在金老二身上的掌勢，問道：「金兄可覺得好了些麼？」

金老二道：「得承楊兄相助，兄弟眞氣已納回丹田之中。」

楊文堯霍然站起身子，道：「金兄臆測不錯，這古墓之中，確已有先我們而入之人，而且來人看來就在和我們一壁之隔的另一座石室之中呢。」

他聽得石壁第三次震動之後，已確定那是一種强勁的掌力，或兵刃擊中石壁後引起的震蕩聲。

金老二長吸了一口氣，問道：「咱們要不要想辦法過去瞧瞧，也許那金蝶、玉蟬就在隔壁石室之中存放……」他連番吃過苦頭之後，驕狂之性已然大減，言詞神色之間，流露出唯對方馬首是瞻之意。

楊文堯心中怦然一動，暗道：這話倒是不錯，如若那金蝶、玉蟬確爲來人得去，縱然這室中四箱都是罕得一見的珠寶翡翠，盡都歸我所有也是得不償失。

楊文堯微一沉吟，說道：「金兄之見和兄弟心意相同，咱們得過去瞧瞧是哪路英雄，不得戮情劍匣指引，竟也能深入這古墓之中。」話中隱含譏諷之意。

金老二尷尬一笑，默默無言。

楊文堯連續闖過四個機關之後，他對戮情劍匣上原圖已有了信心，全圖雖然叫人無法推算出來，但個別的機關佈設，都和圖上脗合，當下取出戮情劍匣，仔細瞧了一陣，緩步走向鐵箱之處。

金老二默默相隨身後，也不敢多問他一句。

楊文堯合上鐵箱蓋子，回頭望了金老二一眼，立刻急步向一處壁角奔去。

祇見他在壁角處摸索了一陣，忽聞一陣軋軋連響，石壁陡然裂開一道六尺多高，二尺寬窄一扇石門。

金老二縱身一躍，落到石門口邊，笑道：「兄弟替楊兄開路。」身子一側，當先穿過。

楊文堯緊隨身後穿過壁間石門。抬頭望去，但見滿室森森劍氣，逼得人心生寒意。

金老二身子緊貼石壁而立，一瞧楊文堯過了石門，低聲說道：「楊兄可識這兩人麼？」

楊文堯仔細瞧瞧，祇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右手舞着一柄短劍，幻化成一片劍幕銀虹，封住了一個洞門，另一個中年大漢，右手握劍，左手拿着鐵骨摺扇，站在一側，滿頭汗珠如雨，滾滾而下。

金老二看楊文堯祇管瞧着兩人默不作聲，立時道：「那手執摺扇銀劍之人，就是豫、魯、鄂、皖四省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鐵扇銀劍』于成，手舞短劍的少年姓名，兄弟雖不知道，但却和他有過數面之緣，那短劍就是傳誦江湖的戮情劍……」

楊文堯啊了一聲接道：「戮情劍……」

金老二道：「不錯，兄弟這戮情劍匣就是從他的手中取得。」

「鐵扇銀劍」于成眼瞧徐元平劍勢如虹，追趕不捨的怪物都被擋住，連頭也不敢再伸出石門，不禁放了心中一塊石頭，心神略定，舉手揮拭一下頭上汗水。

他緊張心情消失之後，耳目恢復了靈敏，立時覺出了石室中有人，摺扇護胸，陡然一旋，轉過身子。

于成目光一瞥兩人，立時辨出來人是誰，立時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金兄……」他微微一頓後，目光投注在楊文堯的臉上，道：「大駕可是金陵楊家堡楊兄麼？」

徐元平忽的一收短劍，滿室銀虹忽然斂收，目光轉投到楊文堯和金老二臉上瞧了一陣，低聲問于成道：「哪一個是姓金的？」

「鐵扇銀劍」于成道：「那位臂上裹藍布的就是。」

原來古墓中沒有裹傷的白紗，金老二傷臂裹用的藍布還是從衣服上撕下的。

徐元平道：「他可是人稱金老怪的金老二麼？」

于成道：「不錯，不錯，金老怪正是此人。」

徐元平突覺一股熱血直衝上來，縱身直向金老二猛撲過去。

楊文堯立時揚手一招「天外來雲」，猛對徐元平劈了過去，喝道：「年輕輕的孩子，怎麼一點禮貌也不懂？」

徐元平看他掌勢凌厲，立時一提丹田眞氣，身懸半空，橫裏向右躍開三尺。

「鐵扇銀劍」于成縱身一躍，落在徐元平身側，和他並肩而立，舉劍指着楊文堯道：「這位就是名列三堡之一的金陵楊家堡老堡主楊文堯，號稱『神算子』，以精通機關埋伏之學而馳名江湖。」

徐元平目光烱烱打量了「神算子」楊文堯一眼，冷然問道：「在下和楊家堡主素昧生平，不知爲何出手劈我一掌？」

楊文堯微微一笑，接道：「你撲來之勢，强猛至極，話未說明之前，很難不使人生出誤會，老朽隨手一擊，志在自保。」

此人狡猾無比，先把自身關係推脫乾淨，然後再以局外人的身份見機而作。

徐元平聽他說的倒也有幾分情理，因爲金老二和他停身之處，相距不過二尺遠近，自己和身猛撲而上，自難免不使人生誤會。當下說道：「楊堡主說的也是，既是出於誤會，在下也不願計較。」轉臉望着金老二，高聲問道：「大駕可是人稱金老怪的金老二麼？」

金老二畢竟是老謀深算之人，覺出當前局勢對自己不利，當下正容說道：「不錯，不知少兄何以得知在下姓名？」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是一點也不認識我了？」

金老二道：「這個……金某人實是記不得了！」

徐元平立時一揮手中短劍，怒道：「你記不得我，該記得這支戮情劍。」

金老二道：「戮情劍是武林奇寶，切金斷玉，削鐵如泥，武林之中人見人愛，兄弟在江湖闖蕩半生，焉有不識之理？」

徐元平聽他東扯西拉，不覺心頭火起，雙肩微晃，直欺過去，舉劍逼在金老二前胸，問道：「我那戮情劍匣現在何處？快說！如再借詞推拖，哼哼！可不要怪我出手毒辣……」

金老二祇覺逼在胸前短劍寒氣逼人，但外形仍能保持着鎭靜之態，說道：「那戮情劍匣確然是我取得，不過，謀奪劍匣並非在下之意，我祇不過受人所託而已，志在劍匣，於人無關，是以並未注意少兄的形貌。」

徐元平道：「在下身懷戮情劍之事，知道之人並不很多，不知你受哪個所託？」

金老二聞言問道：「你這把寶劍得自何處？」

徐元平冷笑道：「這等事，也是你問的麼？分明借詞推搪……」

忽聽楊文堯大喝一聲，舉手一掌直劈過去。强猛絕倫的劈空勁氣，立時劃起輕微的嘯風之聲。

徐元平心中悚然一驚，陡然轉過身去。

祇見一條頭如巴斗，滿身鱗甲似蛇的怪物，蠕蠕向外爬來，上半身已然探出石門數尺。

楊文堯劈出的强勁掌風，雖然凌厲絕倫，但那怪物竟然毫不在乎，大頭微微一搖，突然「咕」的一聲大叫，前進之勢忽然加快。

「鐵扇銀劍」于成大喝一聲，欺身直躍過去，他不敢正面迎擊那怪物的來勢，却由側面攻上，左手鐵扇護面，右手銀劍一招「直搗黃龍」，疾刺過去。

但聞「呼」的一聲，于成手中銀劍正中那怪物頭上。

那怪物又是「咕」的一聲大叫，巨頭一轉，張口疾向于成咬去。

他早已知此怪物厲害，一劍擊中，立時向後疾退。

金老二低聲對徐元平道：「眼下如讓這怪物衝過石門，咱們幾人都難活命，當前之局，合力擊退這怪物要緊，至於戮情劍匣之事，待擊退這怪物之後，再談不遲。」

他本可陡然下手暗擊徐元平背後「命門」要穴，但他早已暗中反覆推想，徐元平武功雖高，但却毫無江湖閱歷經驗，祇要用點心機，哄騙他並非難事，楊文堯却是個極難對付的脚色，心中又存必殺自己之心，留得此人性命，可兼收制衡之效，必要之時想辦法挑起他和楊文堯的火併，以保自己的性命，楊文堯武功雖高，但如聯合自己、于成和這少年之力，決不致敗在他手中。

徐元平回頭瞧了金老二一眼，道：「好吧！我先將這怪物擊退，再和你算賬。」忽的縱身一躍，直向那似蛇非蛇的怪物撲去，手中戮情劍劃起一圈冷森森的銀虹，連人帶劍直撞過去。

那怪物似是極怕徐元平手中的戮情劍光，大頭疾縮，以迅快無比動作退回那石門之內。

牠向外爬時，蠕蠕而行，緩慢異常，但後退之勢，却迅如電閃一般。

徐元平逼退那怪物之後，手執戮情劍守在石門口邊，皺起兩條眉頭發愁。

他明白自己一退，那怪物定然又重出追來，但是守在門口，亦非善策，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之策，呆在那石門之前。

楊文堯四下張望了一陣，縱身躍到石門旁邊，舉手在壁間一拂，祇聽一陣隆隆之聲，石壁之間，陡然湧出一塊石板來，剛好把那兩壁之間的石門封了起來，笑道：「那蛟頭怪蛇，已被我關在對面石室之中，你們有甚麼糾葛之事，可以放心談啦。」

此人心機陰沉無比，眼瞧金老二輕放傷害徐元平的機會，已知他留得此人性命，目的在借用對方對付自己，眼下古墓藏寶之地已知，入墓之人也在眼前，而且傳誦江湖的戮情劍也在此地出現，如若能把眼下之人一網打盡，毀屍古墓，不但墓中藏寶和戮情劍盡爲自己所有，而且人不知，鬼不覺。但如憑仗自己武功，一舉盡殲三人於古墓，別說毫無把握，縱然是力能勝任，也必累得筋疲力盡，最上之策，就是先挑起眼下之人自相火併，自己再俟機出手，先去强敵，逐一搏殺。

徐元平雖然聰穎絕倫，但毫無江湖閱歷，哪裏能想到楊文堯、金老二在互相鬥智，自己却變成兩人爭奪的盾牌，以擋强敵，當下舉劍指着金老二道：「那蛟頭怪物已被這位楊老堡主關在石室，現下已無怪物威脅，咱們也該算算偃師郊外，謀奪我戮情劍匣的一筆賬了。」

金老二暗自忖道：楊文堯果非易與之輩，我想利用此人對付他，想不到却被他搶了先着，看來如不下寧爲玉碎之心，實難鬥得過他了。心念一轉，微笑說道：「兄弟和閣下素不相識，却想不到那名揚武林道上的戮情劍會在兄台手中。」

徐元平想道：「這話說的倒是不錯。」不自覺微一點頭。

金老二哈哈一笑，接道：「閣下身懷戮情劍，不過是數日間事，天下武林同道能知此事的又有幾人？兄弟這麼一說，想兄台定然想到兄弟是受了甚麼人所託的了。」

徐元平略一沉思，道：「託你之人可是少林寺的慧果大師麼？」

金老二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說道：「閣下身懷戮情寶劍，想那授劍之人，必已把寶劍上蘊藏之秘告訴少兄了？」

徐元平暗道：「此人既能謀盜我的劍匣，自非好人，我如坦誠相告於他，他定然會欺騙我，不如給他來個莫測高深的答覆，看他說些甚麼，再作計較。」當下冷笑一聲，道：「他既肯授劍於我，自然會把劍上蘊藏之秘相告在下，難道這還用問不成？」

他這幾句謊言，倒是說得金老二和楊文堯都有幾成相信，如若他不知劍匣上蘊藏秘密之事，絕不會找到這古墓中來。

金老二有心把墓中藏寶洩露，挑起他們爭奪寶藏之心，雖然對徐元平之言還有幾分懷疑，但却毫不猶豫的說道：「閣下失去戮情劍匣，仍能找到這座古墓，安渡重重機關，才智記憶，實叫金某佩服。」

徐元平道：「那也沒有甚麼，祇要能夠謹愼小心一些，這也並非甚麼難事。」

金老二道：「兄弟既有戮情劍匣上刻繪的古墓原圖，又有被譽爲當世精通土木機關之學的楊兄同行，仍然被墓中機關斷去一臂，少兄祇憑記憶所及，深入這古墓之中，自非常人所能。」

楊文堯鐵青着臉冷哼了一聲，道：「那祇怪金兄學藝不精，又不肯聽兄弟指示之言，斷去一臂，已算是萬分僥倖了。」

金老二呵呵一陣大笑，道：「如果兄弟句句聽從楊兄，祇怕早已橫屍古墓了！」

楊文堯突然微微一笑道：「難道金兄此刻還存着生出這古墓之心不成？」

金老二暗罵道：「可惡，我如不挑起你們一場火併，金老二算白跑了半輩子江湖。」因此愈堅定洩露墓中寶藏隱秘之心，道：「當今之世，知這墓中隱秘的人，寥寥可數，兄弟機緣湊巧，三十年前無意中得知此墓隱秘，這其間還包含着一個震驚武林被譽爲泰山北斗的少……」

他似覺得說溜了嘴，忽然住口不言。

徐元平心中一動，忽然憶起和慧空大師在那幽室中相處三日的諸般情景。

慧空雖未告訴過他少林寺中爭權之事，但他已從慧空和慧因、慧果的對話之中，聽出了一些端倪。

徐元平祇管凝神思索往事，忘記了眼前險境。

忽覺一股强勁的掌風由身側擊過，不禁心頭一驚，其實他此時武功已精進甚多，反應特別靈敏，心念初動，掌勢已出，揮手一掌斜斜拍出。

一股潛力應手而出，正和那由身側疾過的掌風撞在一起。

兩股激蕩的潛力一接之下，捲起一陣旋風，徐元平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

回頭望去，祇見楊文堯滿臉殺機，站在原地未動，暗吃一驚，忖道：此人掌力好生雄渾。

原來楊文堯聽金老二滔滔不絕，大有盡洩墓中所有隱秘之意，心中忽然覺到事態嚴重起來，如若他毫不顧忌把墓中藏寶盡皆說出來，就是鐵石之心也要怦然而動，

那時三人合力對付自己一個，勝敗之數，就難預料了……念轉心動，殺機陡生，暗中提聚了功力，一語不發，遙空一掌向金老二劈擊過去。

楊文堯存心殺人滅口，一擊成功，是以運足了十成勁力，却不防徐元平橫裏插手，斜劈一掌，竟把自己擊出的强勁內力撞開。

金老二目睹徐元平一擊撞開楊文堯的掌力，心中大感快慰，當下哈哈一笑道：「楊兄好毒辣的手段，可是準備先把兄弟劈死，然後再暗算于成和這位小英雄，獨吞這古墓寶藏，但這墓中存放的珠寶富可敵國，楊兄哪能要得這許多……」

「鐵扇銀劍」于成聽得怦然心動，一揮手中摺扇，道：「江湖規矩，見者有份，這古墓中有多少珠寶不管，但得四份均分，誰想獨吞咱們就聯手先把他除了。」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這墓中藏寶，在下倒無意分得……」

金老二怕他撒手不管，急急接道：「那小兄弟深入古墓定是志在玉蟬、金蝶了？」

徐元平道：「甚麼玉蟬、金蝶？在下一概……」

「鐵扇銀劍」于成大聲叫道：「玉蟬、金蝶也在古墓中麼？這話可是當眞？」

他在聽得玉蟬、金蝶之後，神經陡然緊張起來，大失常態。

徐元平聽他大叫聲中，微帶顫抖之聲，心中甚感奇怪，回頭問道：「玉蟬、金蝶難道比珠寶還要珍貴不成，你這般大叫作甚？」

金老二搶先接了一句，道：「兄弟素來不打誑語，玉蟬、金蝶確在這古墓之中。」

于成似是自知失態，長長吁一口氣，道：「徐兄有所不知，那玉蟬、金蝶乃傳誦武林中的兩件奇寶，玉蟬能解百毒，致於金蝶……」

他祇聽到江湖傳誦之言，說這兩件奇物諸多珍貴神奇之處，但究竟有何用途，「鐵扇銀劍」于成根本就弄不清楚，說得兩句之後，瞠目結舌，再也說不下去。

金老二長長一歎，道：「玉蟬、金蝶的神奇之處，兄弟倒是知得一二……」

楊文堯接口道：「不是兄弟小覷金兄，祇怕你對那玉蟬、金蝶所知也極有限。」

金老二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楊兄定然知道那玉蟬、金蝶的用處了。」

楊文堯仰臉緩緩說道：「玉蟬、金蝶，祇不過是巧匠名手雕刻而成的兩件死物，其神奇之處，還在人去運用，知其特性，用得得心應手，使兩件死物傳出了諸般神奇傳說，如若不知兩物特性，那就形同腐朽，哈哈，可是當今世人，又有幾個能知得玉蟬、金蝶特性？」

金老二道：「楊兄別太過夜郎自大，土木築建之學，兄弟自知不如楊兄，但如講江湖間傳誦的奇珍掌故，不是區區誇口，祇怕楊兄難及兄弟了……」

徐元平忽然插口接道：「這些事在下殊無興致多聽，不說也罷！金兄竊取兄弟戮情劍匣，先請還了兄弟再說。」

金老二目光一掃楊文堯道：「那戮情劍匣，現在這位楊堡主的身上……」

徐元平不等金老二的話說完，轉頭望着楊文堯道：「劍匣既在楊堡主的身上，快請還給在下，此劍鋒利無比，沒有劍匣，携帶極是不容易。」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這劍匣之邊，刻繪着古墓築建之圖，眼下咱們在古墓之中，生死一體，這劍匣先由兄弟保管，待出了這古墓再奉還不遲。」

徐元平想到他剛才手拂石壁、封堵石碑、擋住那蛟頭怪蛇之能，心中暗暗想道：此人之言倒也不錯。一時之間，不知是否該逼他討回……

金老二突然冷笑一聲，道：「楊兄帶着戮情劍匣，利用這墓中重重機關，如想把兄弟和于成兄弟關閉在古墓之中，那可是舉手反掌的易事。」

楊文堯做賊心虛，一聽金老二點破了心中陰謀，突然縱身一躍，直向一側石壁躍去。

金老二大喝一聲，舉手一掌劈去，口中大聲喝道：「楊兄當眞要把兄弟等關閉在這古墓中麼？」

楊文堯一語不發，左掌一推，硬接了金老二一記劈空掌風，把金老二震得向後退了兩步。

這時候，楊文堯身子已到石壁之下，舉手在壁邊拍了一掌。

楊文堯和金老二兩人得入此室之後，那壁間石門早已自動合閉，此時吃他拍了一掌，那合閉的石門突然又大開。

「鐵扇銀劍」于成大喝一聲，揮動手中銀劍追了過去。

楊文堯半身已然過了石門，聽得于成大喝之言，冷笑一聲，說道：「三位就請留在這古墓之中，陪陪那孤獨老人吧，一年之後，兄弟再來此奠祭三位的週年忌辰。」說話之間，他右手便虛空劈出。

于成疾向前衝的身子，吃那擊來掌風一撞，立刻摔落地上。

忽聞衣袂飄風之聲，徐元平以快捷絕倫的身法，立時躍奔到石門旁邊，他探手一把抓住了楊文堯的

左腕。

「神算子」楊文堯暗中讚道：「好迅快的輕功身法。」左手一翻，五指也扣在徐元平的左手腕上。

他見多識廣，對敵經驗豐富異常，心知脈門如被對方扣上，立即將受制在對方手中，當下反手一把，左手五指也緊抓在對方腕上，暗中潛運內力，加大手勁，準備搶得先機，把對方制服。

徐元平雖得先機，但却不若楊文堯變化速快，祇覺對方五指一着腕上，立時如鐵箍緊縮一般，趕忙運氣抗拒，同時運勁疾收扣在「神算子」楊文堯腕上的五指。兩人同感如扣鐵箍之一般，暗中運氣加力，互較力勁。

「鐵扇銀劍」于成挺身爬起，衝了上來，長劍一抖，直向「神算子」楊文堯前胸刺去。

這座石門，祇不過有兩尺多寬，徐元平、楊文堯各居一方，佔住了大半位置，所餘空隙甚小，「鐵扇銀劍」于成一劍刺去，閃避自是不易。

哪知「神算子」楊文堯確有過人的武功機智，一瞧刺來劍勢來得猛惡，立時大喝一聲，猛然一抬左手，把徐元平的左臂，疾向劍上迎去。

徐元平驟不及防，一時之間，要想把左臂收回，大是不易。

于成出劍雖快，但收勢更快，銀劍疾收，摺扇一合，點了出去。

楊文堯冷哼一聲，擧袖一拂，立時劈出一股潛力，震開摺扇，伸手疾攻一招。

這時金老二也已逼近身來，但因石門之處，早已被站滿，無法擠近門去，祇得站在數尺之遠，高聲說道：「那石壁一面，乃是這古墓藏寶之地，四大箱明珠翡翠，件件價值連城，如若咱們被他按動壁間機紐關在此處，不但那珠寶被他獨吞，而且永難出這古墓，決不能讓他退過石門。」

金老二遠遠地說了這幾句話，對楊文堯、于成、徐元平三人都發生了一種作用。

楊文堯既驚震徐元平過人的武功，又躭心金老怪的狡詐，怕他點破自己的陰謀，在生死利害之前，這少年必然會全力相搏。是以在聽了金老二這幾句話後，目光斜掃了金老二一眼，冷冷哼了一聲，手上的攻勢同時也更爲凌厲，他此時已存了速戰速決之心。

「鐵扇銀劍」于成一面醉心富堪敵國的寶藏，一面也怕楊文堯撥動機關，將自己困死古墓，是以聽了金老二之言，也起了力拚之意。

徐元平雖然無意那些奇珍珠寶，却當然不甘被困古墓，這時見楊文堯和于成隔着一道石門，在自己身旁互相搏鬥，而自己又和他互扣腕臂，相持下去也無法解決問題，倒不如索性鬆開對方手腕，看他如何，憑自己的輕功，相信不至於輕易的讓他跑掉。

就在徐元平念轉心動之時，于成已右劍左扇，猛烈擊向楊文堯，但見于成右劍挾着一股勁風，由二人脅下穿過，直向楊文堯腰際的「章門」要穴刺去，左手猛抬，銀扇「啪」的一合，一招「俯瞰神州」疾點楊文堯左臂「臂臑」穴。

楊文堯左腕被徐元平緊緊扣住，突見于成劍扇齊到，要想避讓，行動上自是大受拑制，但凌厲的攻勢已到，哪裏能允許他多作考慮，祇得拚着左臂受傷，避讓開劍勢再說，心念及此，左手一加勁，借着扣住徐元平腕臂，猛吸一口眞氣，雙脚一頓，人已斜飛而起，正好讓開于成的劍鋒。

于成一劍未能刺中，左扇也已落下，但因楊文堯是借徐元平的手腕之力騰起，所以二人的手腕都不免移動了一下，于成眼見落下的扇勢，勢必要殃及徐元平，逼得倏的猛收鐵扇。

徐元平心既不願互相扣拿住手腕，苦纏無益，是以在楊文堯讓開一劍，雙脚放落之時，暗聚眞力，開聲吐氣，一抖左臂，激發一股强勁猛烈的反震之力，楊文堯此時正氣聚丹田，力量全用到下半身提騰之上，徐元平這一用力，他陡覺左手五指如裂，心頭一凜，再想回運功力，已是不及，左臂一麻，人已被震摔向隔室跌去。

金老二一見徐元平震開楊文堯，急得大叫一聲：「不好」，人已騰身躍。

徐元平聽金老二一叫，不由回頭望去。

楊文堯被摔落隔室，手臂雖感一陣疼痛，但心中却暗暗高興，迅速的由地上爬起，放眼張望，閃電般的探出右手，用力的一拍，但聽一聲隆然大響，那道不及二尺寬的石門，竟迅速的移起動來，楊文堯哈哈一笑，道：「三位就請永留古墓，陪陪孤獨老人吧！」

徐元平見石門移動，心知不好，雙臂平推，使用神力擋住移動的石牆，金老二和「鐵扇銀劍」于成電火般的由徐元平臂隙下穿越而過，猛追上去，口中喝道：「楊文堯你往哪裏跑！」

楊文堯頭也不回的袍袖一拂，立時劈出一股潛力，直擊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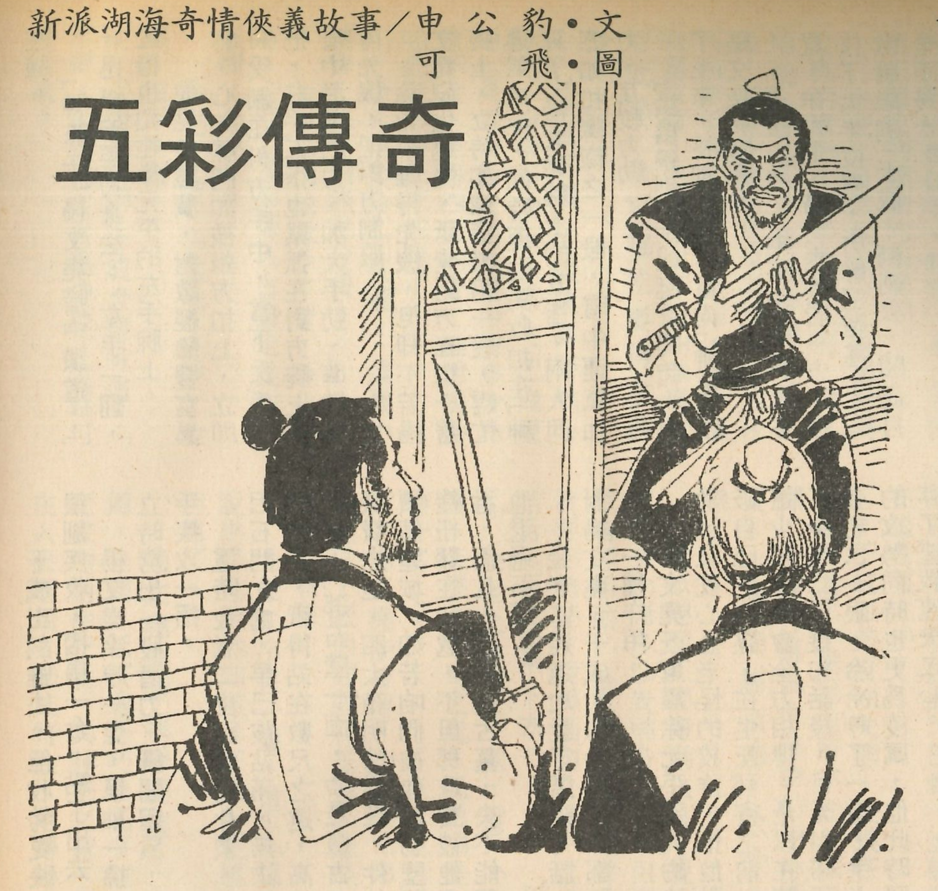
「鐵扇銀劍」于成走在前面，首當其衝，他已知楊文堯功力深厚，此刻急忿之際，定然是全力出掌，哪裏敢硬接掌勢，趕忙橫向左側一躍，讓開了擊來潛力。

（未完・十八）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欲帶別世雄去找八邪討回失去的金磚元寶，而百花谷的上官玫瑰三姐妹以及四位女婿也要前往找八邪報殺劉言「絕一鏢」之仇。上官玫瑰自從帶小五子去百花谷之後，就認定小五子是自己的小丈夫，一路上小心呵護，唯命是從，一改以往孤傲的性情，但小五子已從翠翠口中得悉她是殺母仇人，虛與委蛇，暗中作弄她……



蓄意挑起大圍攻　逼得八邪均受傷

小五子猜對了，那確是一場精彩的搏殺。

孤獨的三間土屋，冷冷的矗立在青衣江邊，銀色的月光下，看不見土屋裏面絲毫動靜。

木門關得緊，便兩扇窗子也從裏面拴上了。

「禿豹」別世雄雙手抱着大砍刀，發出比月光還耀眼的冷芒，他已輕悄悄的登上那塊青石台階上。

別世雄十分篤定，大模大樣的用腳踢着門，吼道：「開門，開門！」

裏面有悉悉嗦嗦的穿衣聲。

別世雄不等裏面開門，橫着肩膀猛一頂。

「咚！」木門立刻被他頂開來。

土屋裏沒有燈光，却撲過來一條人影，寒芒如流星，尖刀已往別世雄的脖子上抹過來。

別世雄早有備，他踢開門以後就往外面退，目的只是把屋裏的人引出來。

撲出來的大漢尖刀好像長了眼睛，就是不離別世雄的前胸半尺遠，如果別世雄直往屋裏闖，只怕早已傷在對方的尖刀之下了。

暴旋身閃出兩丈外，別世雄的大砍刀已拚命狂殺十七刀，他才發現對方已站在三丈外未追殺過來。

那人，嗯，十分粗壯，雙手托着兩把尺長尖刀，短髭就好像貼在他那瘦削的臉上似的，露出一雙像是天上最亮的星兒般的冷眼，道：「閣下半夜帶刀闖屋，想幹甚麼？」

別世雄嘿嘿笑道：「這才幾天，你竟然忘了是誰會找來，嘿……」

冷面一仰，雙目又厲，那人冷沉的道：「你是……嗯……你是別家寨寨主別世雄，哈……」

別世雄吼道：「你總算記起來了，狗賊，快還我的金磚來！」

冷面壯漢四下看，冷然道：「你不會發瘋吧？」

別世雄怒道：「老夫清醒得很。」

冷面壯漢道：「既然清醒你就不該來！」

別世雄咬牙咯咯响，道：「久聞八邪一出動，必是大手筆，怎會看上我別家寨那點小油水，好小子，這不是你們八邪應有的作風吧！」

冷面壯漢哈哈笑道：「找上別家寨，只是鬆散筋骨，別世雄，你也太小氣了吧，找來，難道再搭上你的這條老命？」

突聞得土屋內轉來女人聲音，道：「成器哥，就來了他一個？我也懶得再下床了，你快快宰了他把屍體拋入青衣江，再來睡了！」

別世雄沉聲道：「都出來，屋子裏一定是『死要錢』嬌嬌個妖女人。」

土屋裏又傳來一陣尖笑聲道：「別世雄，成器一人就足以送你上路，你還不配我們二人聯手！」

她話聲未了，突然夜空裏傳來一聲冷哼道：「別寨主不配同你們二人比鬥，我酒肉和尚算一份總可以了吧？」

這話聲有氣無力，像是遠遠自風中飄來，聽來有些模糊，但越是聽不清，就越發留意聽，一聽之下，就好像一聲悶雷，立刻令冷面壯漢一楞！

屋子裏又有了聲音，聲音是尖銳的：「好哇，酒肉和尚也來了！」

話聲甫落，人影已到，果然是「死要錢」嬌嬌出來了。

大石後面，搖搖晃晃的走出酒肉和尚來。

土屋裏住着「死要錢」嬌嬌，也住着「冷面小刀」成器。

這兩個人就是不喜歡住在無憂洞中。

嬌嬌本來無所謂，但成器是個醋罈子，他擔心嬌嬌在無憂洞中亂來，所以就住在這土屋了。

「死要錢」嬌嬌披着衣衫躍出來，一把尖刀横在胸前，月光下，刀芒閃閃反射在她那低胸大紅兜肚上面的一大片白淨細肉來。

酒肉和尚哈哈笑，道：「嬌嬌，妳快把妳的衣衫扣起來，動起手來可別把衣衫掉下來！」

嬌嬌冷笑連聲，道：「老娘年過四十多，便脫光衣裳我也不在乎！」

酒肉和尚大笑道：「你如果脫光衣裳，我和尚免費看脫衣表演，樂死人了！」

嬌嬌尖刀一指，叱道：「就廝煩你剝下老娘的衣裳吧，老禿驢！」

尖刀閃耀出銀圈七個，難分方向的直往酒肉和尚罩過去，厲烈不足，潑辣有餘。

酒肉和尚跳三跳，便也掃出七次金環如海浪。

「叮叮噹噹」之聲甫起，另一面，「冷面小刀」成器也同「禿豹」別世雄殺在一起。

別世雄不是成器對手，幾個照面便被成器逼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成器已嘿嘿笑道：「別老狗，你太不自量力了，大老遠的跑來送死，可怨不得成大爺心狠手辣了！」

別世雄奮力劈出九刀，厲吼道：「眞是可惜，土屋裏只有你們兩個野鴛鴦！」

成器冷然道：「足夠打發你二人上路了。」

嬌嬌忽然高聲道：「阿器，你在嚕嗦甚麼？姓別的好打發，你就快下殺手，完了之後我二人合力宰和尚！」

就在這時候，從左右兩個方向又有人走出來，只聽一人沉聲道：「整整十年了吧，關大爺找了你們十年。」

那人雙手揣着一把大關刀，四方步的走過來。

不錯，正是當年總督府的把總關百忍。

另一人應聲道：「這十年之間可也耗去費大爺許多精神，直到今天……」

成器與嬌嬌跳出戰圈，兩個人不約而同的站在一起。

成器未開口，嬌嬌已尖聲道：「好啊！該來的來了快一半了！」

「關洛大刀」費艮冷沉的抖着虬髯，道：「華陰一戰，你們七惡八邪眞會躲，而且一躲十年，哼……你們還是弩不住的走出洞外了！」

嬌嬌尖笑道：「出來又怎樣！只不過老娘拿你們幾個磨刀而已。」

費艮的大刀暴斬如電，大吼道：「這也正是我要說的。」

別世雄已大聲道：「費兄，我們快斬，速戰速決。」

兩個人一左一右的圍住嬌嬌就狠幹起來。

關百忍與酒肉和尚一打招呼，也撲向「冷面小刀」成器，再動上手，便是一陣狂殺。

天上的月兒亮，土屋前的刀光更亮，暴吼之聲此起彼落，喝罵之聲連接不斷，却又不時的傳出一聲大笑。

那是酒肉和尚的乾笑。

嬌嬌本來也笑了幾聲，但當她發現酒肉和尚與關百忍二人並不急進，且有意在拖延甚麼，她眞的笑不出來了。

笑不出來，便是發覺甚麼不對勁，敵人一定有陰謀，在陰謀未弄清楚之前，她怎會笑得出來？

就在雙方搏殺得大喘氣的時候，附近又傳來一聲冷叱，道：「可以換班了吧！」

這一聲才令嬌嬌與成器大吃一驚。

酒肉和尚已躍退三丈外，笑道：「孟天君，你們也應該出來了，當年『絕一鏢』曾傷在七惡八邪之手，最近又死在天山不老峯，你們怎會袖手不管？」

來的正是百花谷四個女婿。

嬌嬌已訝異的吼道：「好啊，連百花谷蝴蝶門的東床快婿也來淌混水了！」

成器戟指別世雄吼罵道：「個老王八蛋，你的面子可眞夠大，竟然連上官堯的女婿也搬請來了！」

其實這全是小五子的安排，別

世雄沒有那麼大的面子。

關百忍恨透了七惡八邪。

「關洛大刀」費艮更恨，他冷視着成器，當年他雖是被羅老大與白爾艷合擊而重傷落入水中，但事後他知道，「八府總捕」歐陽龍是死在成器的短刀之下。

關百忍在躍進的時候已沉聲道：「今天你們死期到了！」

孟天君與「瀟灑劍客」冷如水二人已往嬌嬌殺去。

「劍書生」關山河與「乾坤扇」司馬亮便立刻往成器逼……

於是，第二度搏殺便立即展開來了。

奇怪的是這一波仍然與前一波的殺法相同，沒有一個人急躁出手，這種殺法就像是餵招，也更像自家人在切磋武功。

嬌嬌越覺不對勁，心中便也越吃驚。

成器並不多沉思，只要敵人殺過來，他便不要命的揮刀狂殺，完全卯上幹的樣子。

其實，嬌嬌與成器二人還不知道，上官姐妹三人還潛在江邊的石頭後面未出動。

這種殺法自然也是小五子所安排。

先累垮嬌嬌與成器，他再把文公度幾個人誘過來。

只有把文公度幾人誘出無憂洞，小五子心中才快樂。

他現在就很快樂，因爲他看見無憂島的頂端坐了個人，那人正是他要找的。

找的人當然是小彩。

小五子知道小彩每個月圓之夜必定到山頂苦練吐納之術，那是修練「摧陰滅絕氣功」必經之最後一途。

小五子就經過這番苦練。

奔騰的聲音驚得小彩一聲叱：「誰？」

小五子道：「未婚妻，是你的未婚夫來看你了！」

小彩心中冷笑──等我練成了，一掌劈死你，南大俠的女兒怎會嫁你這小惡人！

小彩還是站了起來，她輕聲笑道：「三更到了吧，你這時趕來做甚麼？」

小五子道：「今夜你練得如何？」

小彩道：「正要再練一遍的。」

小五子道：「別練了，江邊來了幾個厲害的，只怕嬌嬌阿姨與成器叔快完蛋了！」

小彩吃一驚，道：「誰？」

小五子道：「我是來找你的，暗中看到了，你快去叫文公度他們出去支援，晚了八邪變六邪了！」

小彩道：「我問你是誰找上嬌嬌阿姨？」

小五子道：「其中就有別家寨的別世雄，這些人大概就是別世雄邀來助拳的。」

小彩笑笑，道：「別世雄能邀甚麼樣高手？嬌嬌阿姨與成器叔二人足可應付了！」

小五子見小彩心中並不着急，心中有些奇怪！

他怎知小彩已知道自己的老爹是南大俠，老禿子告訴過小彩，自己是被嬌嬌抱進無憂洞來養大的，只是並不知道嬌嬌是怎樣把自己抱來的。

小五子不知道，小彩已經知道自己的身世。

小彩不說，是因爲她怕說出來會引起八邪的猜忌，就像小五子也不說是一樣。

小五子甚至也不告訴小彩自己的老爹是南大俠，他也怕小彩這個邪女去告訴八邪，甚至七惡。

小五子只是在四五歲的時候，偶爾聽得七惡說自己的身世，他只是偷聽到的。

偷聽到的話往往就是眞實的話，小五子永遠也忘不了。

此刻，小彩不急小五子急！

小五子忙拉住小彩，道：「快呀，別世雄邀來十多高手，他們分批圍殺，嬌嬌阿姨連逃走的機會也沒有，你眞的想他們死？」

小彩道：「聽你說得多怕人？你爲甚麼不助他們一把？」

小五子道：「一個跳蝨頂不起一張床單，我一個人也難挽狂瀾，你快去叫文公度他們吧！」

小彩道：「看你急的樣子，眞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好吧，好吧！我這就回去叫文大叔他們！」

小五子這次眞的打心眼裏高興。

兩人飛奔向半山懸崖處，那地方小五子很清楚，嬌嬌曾帶他來過那裏。

突然，小彩停下來，道：「小五哥，你不能再走了！」

小五子一笑，道：「我得在這兒停下來等你？」

小彩點點頭，道：「是文大叔交代的，無憂洞的叫洞暗語是不能外洩的！」

小五子道：「就像惡人洞一樣！」

小彩回身走了。

她走得十分快，轉眼之間便不見了。

小五子心中在冷笑：「等有一天我弄清楚無憂洞的秘密暗語，我會把江湖上最厲害的人物全找來，要你們好看！」

風聲傳來小彩的叫聲，小五子豎起耳朵也聽不清，便不由得冷冷道：「個邪女郎，堂堂南大俠的兒子，我會要你當老婆？」

小五子等在月光下，他四週看了幾遍，正覺無聊，附近忽然傳來一聲厲吼，道：「小五子！」

小五子猛回來，文公度已到了他身邊，道：「小五子，你是來通風報信的！」

小五子道：「我不能看着嬌嬌阿姨與成叔叔被那麼多厲害的人圍殺！」

就在這時候，「黃雀」巴結、「病羅漢」齊飛、「笑面虎」勞一匡、「閻王舅」李黑子、「鬼見愁」石老三六人全來了。

巴結打着哈欠道：「小五子，三更半夜你來報喪，太可惡了！」

小五子道：「還不到報喪的時候，如果各位叔叔再晚去，怕是眞要報喪了！」

文公度見小彩也來了，便對小彩道：「妳的『摧陰滅絕氣功』練成了嗎？」

小彩點頭道：「已能隨心所欲了！」

文公度撫掌笑道：「那好，你與小五子二人聯手，天下無敵，好，太好了，我們走，今夜且看你二人聯手去擊斃那些該死的東西。」

小五子心中吃一驚，小彩心中也不是滋味。

小五子心中在想：「如果自己動手去搏殺別世雄與百花谷的人，以後的日子就難過了！」

小彩也思忖：「我剛練成絕世氣功，倒先要殺死許多好人，這不是南大俠女兒該做的。」

「鬼見愁」石老三大笑，道：「聞得這兩種氣功乃武學之大成，我們今夜可要見識見識了！」

巴結拍拍小五子，笑道：「你不會令巴叔失望吧！」

小五子笑道：「好哇！我們馬上去！」

小彩心中在罵：「個小惡人！」

文公度當先往島的北方行去！

勞一匡道：「快上船吧！嬌嬌那女人如果有個閃失，這對我們八邪可有失面子。」

「黃雀」巴結冷冷道：「別世雄那老猾頭，他來得可眞快呀！」

「閻王舅」李黑子沉聲道：「可也死得快，嘿……」

「病羅漢」齊飛道：「這才幾天？姓別的邀來幫手，照這種樣子看，成器與嬌嬌就不該住到江岸邊，大夥躲在洞裏享太平，豈不逍遙自在！」

石老三道：「嬌嬌本來無所謂，都是成器那小子醋勁大，他怕嬌嬌同我們說閒話，打情罵俏嘛！」

李黑子道：「一個女人，成器就是個死心眼！」

石老三道：「這一點我就比他高明，我的老婆在大散關開酒館，只要她高興，我管她同誰一張床！」

他回頭看了李黑子一眼，又道：「這種事你可以證明吧，你敢說我老婆石大娘沒同你一張床？」

李黑子吃吃笑道：「文公度他們都有份！」

這種事只有八邪才幹得出來。

石老三說得是心平氣和，他到現在還不知道石大娘已經被小五子一刀捅死了。

石大娘已經死了十年，石老三至今還不知道，他當然不是不關心石大娘，石老三不願冒險去大散關，石老三也相信石大娘會照顧自己，就好像她照顧她那間小酒館一樣的安全。

如果石老三知道石大娘已死，他一定不會驚奇，他只有抱怨，他抱怨石大娘爲甚麼不願意同他住在無憂洞。

石大娘是個活躍的女人，叫她每天住在地洞裏，守着無盡的寶貝睡大覺，她寧願在大散關開酒館。

此刻……

文公度一行走到一處巨石後，那兒有個水洞，文公度六人立刻併肩站定，六個大漢奮力推那巨石。

「轟隆」一聲，巨石橫移三尺，文公度立刻當先走進去，只見水洞中有兩條小舟。

小五子對小彩道：「這兒還藏了兩條小舟？」

小彩道：「我也才知道！」

文公度已對小五子與小彩吩咐道：「快去，坐上你來時的小舟，速速划向土屋，救人如救火，不能稍遲！」

小五子拉着小彩就跑！

他正在動腦筋如何去土屋，如何才不對別世雄他們動手，如今文公度叫他與小彩先去，他立刻有了主意。

小五子絕對不願意直接出手殺上官玫瑰，更不願去殺酒肉和尚他們。

文公度六個人抬出兩隻小舟往江邊走，小五子與小彩已跳上小舟往江岸划。

青衣江上月光照得銀星閃閃，好比小彩的兩隻水汪汪大眼睛。

小五子坐在小彩對面看，他心中在想：「你長得眞是美，只可惜你是八邪的繼承人，滿腦子的邪主意，出的氣也是邪，我怎麼會要你！」

小彩也沒開口，只是冷冷的牽起嘴角在思付：「哼！小五子，過去我小，不知你的出身，如今我既然知道你是七惡的繼承人，將來爲惡江湖，我怎會嫁給你？你想啊！哼！」

小舟已到江心，遠處兩點黑

影，那是文公度與巴結六人的小船。

小五子這時候對小彩道：「我們學了一身本事，就是不知道殺人是甚麼滋味！」

小彩道：「那一定很好玩，就像當年在華陰，你躲在船舵邊殺那人的腿是一樣，把那人殺得一聲大叫！」

小五子道：「當時我們年紀小，做些甚麼事我們也不知道，如今長大了，而且也學了一身本事，再動刀就不一樣了！」

小彩道：「你喜歡殺人？而且喜歡亂殺人？」

小五子道：「不錯，你呢？」

小彩道：「我不知道，不過，我想知道你殺人之後有甚麼感覺？」

小五子道：「爽！」

小彩心中忿怒的道：「爽你個頭！」

她瞪着大眼睛直逼小五子，她眞想這時出手，一掌斃了這小惡人。

小五子也看出小彩目露凶芒。一個人在控制內心的忿怒時候，往往就會流露出這種似豹目一般的眸芒。

小彩道：「小五子，你今夜眞的要殺光他們？我們已經整慘姓別的了，你還要殺他們？」

小五子心中冷笑：「小邪女，你在試探我的心志了，妳還裝的甚麼蒜？」

笑笑，小五子道：「文大叔不是交下任務了？他要你我聯手搏殺那些圍殺嬌嬌阿姨與成叔的人，難道你……」

小彩道：「我擔心我的武功不能殺得了那些早已成名江湖的人！」

小五子道：「你的『摧陰滅絕氣功』加上我的『拔陽回生氣功』，一旦聯手，足以對付他們了。」

小彩道：「看你的表情，聞得去殺人，興奮成那樣子，你啊……」

小五子忽然站起來高吭的一聲長嘯：「我要殺死他們所有的人，殺……」

「呼啦啦」一聲爆響，小船船底竟被他踩裂一個大洞，江水立刻往舟上冒出來。

小彩不怒反笑的道：「小五子，你興奮得過了頭，小舟也被你踩破了，怎麼辦，怎麼辦？」

小五子雙手一攤直搖頭，道：「這可怎麼辦？文大叔說，救人如救火，我們救不成成叔了！」

江水已經濕透了二人衣衫，小舟已裝滿了水。

小彩仍然無動於衷的坐着。

小五子道：「聞得你的水下功夫不錯，小彩妹，你可要幫助我。」

小彩道：「好哇，我們游水吧！」

小彩伸手拉着小五子，二人立刻游入水中。

小彩心中暗自好笑：「先叫你喝一肚子江水。」

她拉緊小五子頭低向水下，忽然拖着小五子直往水中潛去！

小五子正想叫，江水又堵住他的嘴，他便也跟着小彩到了水裏面。

小五子發覺小彩往深處潛，心中不由冷笑：「別看你住在青衣江，我小五子在老龍潭也學過了水下功夫，且看咱們誰整誰？個邪女！」

兩個人在水中卯上了，誰還想到土屋那一面？

* * *

土屋那面眞慘烈。

孟天君與「瀟灑劍客」冷如水採取分進合擊戰法，冷如水的長劍幾次擦過「死要錢」嬌嬌的身上，削得嬌嬌衣衫破裂，鮮血飄灑，但嬌嬌只是冷笑不已。

她已披頭散髮，但並無退走的跡象。

成器仍然在拚命，嬌嬌就不能走。

他們其實還未發覺，江岸邊還藏了上官三姐妹，一旦她與成器往江邊逃，便立刻會受到迎頭痛擊。

忽聞孟天君冷叱道：「你還能支持多久？」

忽的閃身逼進，右拳暴打中途，左手却疾出一刀，猛往嬌嬌的肚皮上捅去！

嬌嬌掠向後的右腿疾收，忽的一個觔斗自孟天君的頭上躍過，便聽得嬌嬌道：「足以支撐到你躺下去！」

就在嬌嬌落地的刹那間，就在冷如水的長劍尚未遞到的時候，一支飛刀直往孟天君的面門飛來。

孟天君頭一偏，才發現另一飛刀已至面門，原來嬌嬌一直不使用飛刀，這時候她覷準了才出手，而且是志在必得。

孟天君不及再問，張口就把飛刀咬住。

嬌嬌已吃吃笑道：「夠了，姓孟的，你去死吧！」

孟天君並未覺出疼痛，但有一些麻痺的感覺。

他立刻吐出飛刀，沉聲道：「刀上有毒？」

黑暗的大石後面傳來一聲尖叱，道：「天君快退，這婆娘的刀上有毒！」

來的正是上官茉莉。

孟天君果然聽話，他立刻閃退一邊。

冷如水的長劍已再把嬌嬌圈進劍光裏。

上官茉莉人在空中，三隻花瓣飛鏢直往嬌嬌罩過去。

嬌嬌拚命甩頭，「錚」的一聲，一支花瓣鏢打在肩頭的劍傷處！

嬌嬌「啊」了一聲暴退不迭，邊尖聲道：「好哇，七金釵也來了！」

上官茉莉落地又起，冷冷道：「來送你們上路的！」

成器浴血苦鬥「劍書生」關山河與「乾坤扇」司馬亮，他的背上裂了一道血口，連腰帶也幾乎被挑斷。

苦戰中，聞得嬌嬌一聲厲叫，便立刻想去支援，但被關山河殺得左閃右掠，還得小心那把內藏暗器的乾坤扇。

成器無法脫身，便大聲道：「嬌嬌，快退，你立刻往回退，快！」

嬌嬌咬牙，道：「阿器，看來……已無退路可……走，他們……好像有計劃……的要累死……我們……」

一邊，別世雄哈哈大笑，道：「你們知道得太晚了，今天正是八邪共赴黃泉之時，哈……」

「放屁，就憑你們幾個人？」

這話聲不高，但却有一種震撼力。

嬌嬌已尖聲道：「文公度，你們來得正是時候，再晚一點來，你們就再也看不到你們的嬌嬌了！」

又是一聲大笑，道：「看不見你，老子也不敢想你，誰也不願成器那老小子生氣！」

是石老三的聲音。

雙方立刻各自閃退，別世雄等看向江岸，只見月光下站了六個大漢。

八邪全到了。

成器抖着滿身鮮血，厲吼道：「文老大，沒有把別家寨燒掉，惹來一場禍事，眞是不值得！」

別世雄已大吼道：「文公度，你們八邪眞會裝，老子竟然被你蒙騙過去，我那些金磚呢？」

文公度冷笑道：「你還想你的金磚，保命吧，兒！」

「黃雀」巴結低沉的對文公度道：「奇怪，怎麼不見小彩與小五子，他倆到哪兒去了？」

文公度四下看，心中不由忿怒，道：「連船也不見了，可惡！」

石老三道：「說好了，要他二人聯手對付他們，怎麼會溜了？」

對面，成器已撲近嬌嬌，他十分心痛的在擦拭着嬌嬌身上的幾處傷口。

上官茉莉扶着孟天君坐下來，百花谷的解藥立刻爲孟天君服下。

上官蘭花已對上官玫瑰道：「七妹，那婆娘是你的了！」

上官蘭花已往成器逼去。

上官玫瑰右手短刀，左手握了三隻飛鏢，一步步逼向嬌嬌，她冷然的道：「嬌嬌，妳死的時候到了，可記得當年妳毒死南大俠的事？」

嬌嬌伸手抹掉嘴巴上的鮮血，喘息的道：「上官玫瑰，有一件事妳應該明白……」

上官玫瑰道：「說！」

嬌嬌道：「我們並不怕蝴蝶門，八邪怕過誰來？」

上官玫瑰道：「我也最欣賞挺着腰桿赴死的人！」

她的尖刀指向嬌嬌，不料「冷面小刀」成器猛古丁衝過來，口中厲吼如豹，道：「成爺陪你過幾招！」

兩把尖刀上下捲削，便也出現極光如電的分取上官玫瑰上下盤。

半旋身暴閃側進，上官玫瑰已騰空兩丈，左手疾甩，三隻飛鏢出手——三隻全打在成器的肩背上。

成器不叫不喊，他就像瘋了一般，右手尖刀已劃過上官玫瑰的左上臂。

「嗆！」上官玫瑰尖叫一聲倒掠出三丈外，回手又是三隻飛鏢。

「噹噹」兩聲，成器頭猛甩，便也甩灑出一溜鮮血——他的鼻樑上又中了一鏢！

嬌嬌驚呼着撲上去，文公度已厲吼道：「殺！」

文公度迎着別世雄殺過去，酒肉和尚也一併算上了。

鍊子爪發出「花瑯瑯」窒人的響聲，文公度出手粗野如獅，別世雄立刻感到難以抵擋。

酒肉和尚舞動金環硬接，咧着大嘴叫道：「文公度，十年不見，你依然無長進！」

文公度的半個身子幾乎已被極光所掩，鍊子爪飛過別世雄的頭頂直往酒肉和尚的大臉團上抓去，心中暴吼道：「你馬上知道是誰沒有長進！」

酒肉和尚頭一偏，一招橫掃千軍，連閃帶打，毫不稍讓，三個人便走馬燈也似的戰在一起。

「黃雀」巴結撲向關百忍，他大笑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晃眼就是十年了，姓關的，當年害你差一點死在大荒山，你還丟了官，對不起呀！」

積壓在內心十年仇恨，關百忍恨不得一刀劈死「黃雀」巴結，只是巴結比他還慓悍，一朝動上傢伙，巴結就像瘋虎，他一頭便闖進關百忍的刀芒中。

巴結是一把二尺長尖刀，他當然明白兵刃長短的道理，他非要近身肉搏不可。

關百忍八刀劈空，「黃雀」已尖刀及身，他不及抽刀，便以刀把橫阻暴退，巴結已發出吃吃冷笑聲。

費艮便在這時候出手了。

大砍刀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斜劈而至，費艮已狂吼道：「姓巴的，還記得費某人嗎？」

巴結豎刀力阻，冷笑道：「華陰水上吃彎的費大俠也來了，難得，難得！」

費艮厲聲道：「今夜輪到你吃彎了，兒！」

巴結展開身法力敵費、關二人，關百忍也不由得暗暗吃驚，八邪的武功果然不可輕視。

「劍書生」關山河迎上「病羅漢」齊飛，這二人誰也不打話，動上手便狠幹起來。

正在扶着孟天君的上官蘭花，突聞上官玫瑰一聲尖叫，連多想一下也沒有，立刻騰空而來，她人未落地，五隻花瓣飛鏢一股腦的便往成器罩去，便也把成器打得直往斜刺裏橫向地。

成器未倒下去，他被重傷的嬌嬌使力扶住身子。

上官蘭花不及再傷敵，立刻扶住上官玫瑰，道：「七妹，妳傷得怎樣？」

上官玫瑰低頭看了破衣處，冷聲道：「我要殺了他！」

上官蘭花忙抽出一條絲帶，匆匆把上官玫瑰的傷包紮起來，道：「我去宰他們！」

她剛剛抬頭看過去，只見嬌嬌與成器二人正往江邊走去，就好像兩個受傷的狗熊，拖着沉重的步子。

上官蘭花大吼一聲，道：「那裏逃！」

她人已騰空，立刻發覺空中有個人，這人好像根本就在半空中似的等着她的來到！

有一聲夜梟般的笑，笑得令人頭皮發炸。

粗壯的身形前面，扛着一根鐵扁擔，生生將上官蘭花阻落在地！

上官蘭花忿怒的一瞪眼，她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粗漢，那副笑樣就好像是印在臉皮上似的不自然。

不自然的笑令人不愉快，皮笑肉不笑就是這個樣。

這人正是「笑面虎」勞一匡！

上官蘭花怒目相視，道：「你找死！」

勞一匡道：「放屁，老子不是被人嚇大的！」

他雖然聲色俱厲，但臉上還是個笑樣！

勞一匡永遠就是那個樣子——他的臉皮就是那種笑的模樣，即使是睡着了也像在笑！

上官蘭花銀牙咯咯響——她自從丈夫「絕一鏢」劉言死後，她的人幾乎變了，變得更暴躁，更冷酷！

她再也不願多說一句話，再次拔身，猛往勞一匡撲擊過去，就在一片劍芒中，三點寒星已到了勞一匡的胸前。

鐵扁擔上下攔打，勞一匡哇哇大叫着掃出七扁擔，他旋身閃在三丈外，張口在手背上咬下一支花瓣鏢，隨着血水吐出飛鏢，勞一匡揮動鐵扁擔又打過去，且厲吼道：「他娘的，蝴蝶門就會暗器傷人！」

原來勞一匡在力阻飛鏢的時候，他撥落兩支，最後一支却打中他握着鐵扁擔的手背。

上官蘭花冷笑道：「我要你死！」

兩個人立刻殺在一起，鐵扁擔對長劍，上官蘭花不時的甩動左手，就像她又要發鏢一樣，逗得勞一匡咬牙切齒，上官蘭花却不即出手。

她打定主意，只要再發鏢，就要找敵人要害地方打。

勞一匡似乎也發覺上官蘭花的陰險了。

另一面，「閻王舅」李黑子的一支大板斧與「瀟灑劍客」冷如水繞着一塊巨石在纏拚！

冷如水的一支長劍忽軟忽硬，一伸又縮，劍芒瀲灧中，有幾次差一點飛刺中李黑子。

李黑子的大板斧只是一味攔擋，一旦冷如水的長劍用老，他便毫不放鬆的直往敵人的頭上劈過去。

「乾坤扇」司馬亮迎上「鬼見愁」石老三，這二人都是短兵刃，石老三的尖刀對上司馬亮的鐵扇，兩人幾乎是貼身纏鬥，誰也不稍讓。

正如小五子猜的，土屋前面必然是一場精彩的搏鬥。

這裏不但搏殺精彩，也十分慘烈。

文公度的身上已在冒血，他是被別世雄在一旁抽冷子滾地近身下的手，那一刀切在他的左胯上。

那本是一刀要他命的殺着，別世雄本來是要開他的膛，却被文公度橫身閃過。

文公度挨的一刀見骨，別世雄的前胸被爪撕下半斤肉，酒肉和尚的金環未打中文公度，腿上也挨了一爪。三個人帶傷幹，空中灑的鮮血也分不清是那一個的了。

關百忍的大關刀把巴結的頭皮削下一片來，長髮在空中飄散着，巴結的一把尖刀從關百忍的左臂穿進，進入他的左上脅半寸深，這兩個人還在卯足了勁的幹。

關山河與齊飛狂殺在一起，「劍書生」關山河的長劍龍飛鳳舞，的確是名家出手，不過，他遇上了「病羅漢」齊飛，一時間也難得到便宜，反而被齊飛逼得攻少守多。

李黑子已經豁出去了——他那根鐵扁擔好一陣狂砸，呼呼呼聲比江邊刮的風還強幾倍，冷如水已被

他發瘋也似的一掄暴砸而閃躲不迭。

上官茉莉已對上官玫瑰道：「小妹聽話，你在一旁歇着，我去同你四姐合殺那個皮笑肉不動的勞一匡。」

就在這時候，江邊那面傳來一聲極其尖銳的口哨聲。

這口哨絕不是小五子吹的。

小五子同「八隻手」錢一串學吹口哨，他的嘴唇不見動，便能吹出十分悅耳的曲調，十分逗人，也十分好聽。

小五子只要高興起來，他就會吹起口哨。

但這一聲尖銳的口哨響起，土屋前面忽然人影亂飛，宛似一羣鬼魅般的直往江邊飛掠過去。

第一個大叫大吼的是別世雄。

「快！攔住他們，他們要逃了！」

局面如此突變，這是酒肉和尚幾人所想像不到的。

上官姐妹也沒有想到。

本來雙方已不要命的狂殺在一起，却突然一方拔腿就跑，每個人俱都一怔。

只是刹那間的一怔，便也給了八邪脫身機會。

對於武功高强的人，除非你能比他們更强，否則，這些人要走，誰也難以追得及。

八邪經年住在一起，他們的行動，彼此早就有了默契，誰的一舉一動，每個人心中瞭如指掌。

就在那聲尖銳的口哨聲中，六條人影已幾乎同時到了江邊上。

上官玫瑰第一個斜刺裏追過來。

等她撲近江邊，兩隻小划子已離岸三丈多。

上官玫瑰正要奮不顧身的往小舟上躍，却被後面追上的上官茉莉一把拉住。

小舟上的巴結已大聲笑道：「來呀，我可愛的小娘子，無憂島上同我一起過日子去！」

上官玫瑰氣得直跺脚。

上官蘭花又尖聲道：「不要臉，有種就別逃！」

兩隻小舟上已發出哈哈狂笑聲。

八邪全帶傷流血逃在小舟上，八個惡漢仍然能笑得出來，而且也笑得十分爽朗，就好像他們不是在同人拚命，而是同老朋友在敍舊一樣。

酒肉和尚跛着腿跑到江邊，他頓足嘆道：「七惡八邪爲禍江湖三十年，難道眞要禍害一千年？」

關百忍抹去鮮血，重重的道：「我仍然可以說動官府，派兵圍殺他們。」

別世雄忙接道：「對，動用官府大軍，圍住無憂島，便掘地三尺也要找到這些邪惡之徒！」

酒肉和尚一聲嘆，道：「十年前，官府就來過這裏，無憂島上一片荒蕪，島上怪石嶙峋，怎樣掘地三尺？那一次官家不但來了五百官兵，而且在島上細搜七日夜，甚麼可疑地方也沒有！」

關百忍道：「天山不老峯更是困難，那時候我們甚麼也沒有發現！」

聽了這話，別世雄就像洩氣的皮球一樣，他幾乎要嗚咽起來了。

他傷得不輕，但有形的傷他可以忍，無形的傷最傷人，他忘不了他那些金磚，那才眞的傷了他的心。

這世上不少人看來很不錯，却也有不少人就是在被無形的傷害咬噬着。

小五子的內心就是這樣，自從他小不點的時候偶然間聽到自己姓南起，他就把這種無形的傷痕深埋在心中。

他一直不說出來，直到他以爲老爹死掉，他都沒有說出口過！

小彩也是一樣。

小彩心中也埋藏着傷痕！

無憂洞中，老禿子暗中告訴她，她是一代大俠「刀公子」南英的女兒，她只是被嬌嬌抱進無憂洞收養！

她幾個月大的時候就被抱進無憂洞。

嬌嬌是怎麼抱回她的？小彩一直不知道！

現在她仍然不知道！

* * *

小彩拖着小五子潛向青衣江中，二人就在水底較上勁，小五子不往水面衝，小彩更不會。

她本來就是要藉機會狠整小五子。

小彩心中在想，南大俠的女兒，豈會下嫁你這小惡人。

小五子也在冷笑：還沒嫁給我，就想給我下馬威，要我怕你呀，哼！看誰怕誰！

二人貼着江底潛了一陣，小五子一直不掙扎。

小彩在水中看不到小五子的模樣，還以爲小五子已經喝了不少水，肚皮快灌飽了！

小五子心中在好笑，自己可以抱個大石頭潛在老龍潭中不出來，就算不足一盞茶之久，大概也差不多。

小五子正在冷冷笑，小彩已拉着他往水面衝。

小五子不反抗，兩個人已浮到水面上。

小彩張口吐出半盆水，笑道：「小五子，你沒有喝水吧？」

（未完・卅九）

上文提要:令狐爽跟着四魔中的司馬元去寶鷄,寶鷄已被闖賊洗劫過,連方紅也不知所踪,他便叫令狐爽去探聽方紅下落,結果碰巧看到方紅送一男人出門,小爽哥便告訴她司馬元帶了金銀來找她。司馬元與方紅在小船上幾度春風後殺了她,皆因此女對他不忠……司馬元欲向小爽哥索龍珠,小爽哥提出穿雲指的二次彈升及用手抓斷刀功夫尚未學……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心存復仇勤學藝　掌握指功練刀劍

司馬元道:「險中又險顯本事,練的就是反應快,你就跑在我前面,我在你後面護着你,你可別回頭,一口氣跑過去,最好到了中間翻觔斗,那就成功了。」

令狐爽道:「還要翻觔斗,我的偉大師父呀,你是不是老糊塗了。」

「你敢罵我老糊塗?」

「不是罵,是提醒師父,你想想,我如果失足落下去摔死,那寶珠你老就別想到手。」

司馬元道:「說的也是,那就飛身跑過去。」

令狐爽猛的吸了一口氣,雙臂一張便往石脊上奔去,那寬處不過三尺,窄處祇有兩尺,行馬馬猶豫,走人人駭怕的一里多長石脊,令狐爽飛一般的奔跑着。

就聽耳畔風聲呼嘯,令狐爽一口氣跑到了盡頭才站定。

令狐爽回頭看,司馬元才走一半。

令狐爽心中想:「這老混蛋想坑我呀,門都沒有。」

司馬元緩緩的走過來了。

走過來便拉住令狐爽,笑道:「恭喜呀,徒兒!」

令狐爽道:「我喜從何來?」

司馬元道:「你的輕功呀,如此凶險之地,你能一口氣奔過來,除非俱有高超輕功之外,否則何人能辨得到?」

他把手一伸,又道:「寶珠!」

令狐爽這才明白,這老奸眞巨猾,在此驗收成果了,目的爲了龍目珍珠。

笑笑,令狐爽道:「師父,年初生意談妥的,如今未滿三個月呀!」

司馬元也一怔,道:「小子,八成你想耍賴。」

令狐爽道:「師父,這話應由我說。」

司馬元暗自咬咬牙,道:「好,回去吧!」

他大步往前走,令狐爽在後面暗自嘆。

* * *

二人走了幾里縱深,快到老龍洞了,令狐爽不由轉而看遠處,那地方實在是個收藏東西的好地方。

令狐爽的十七顆寶珠就是藏在那兒。

現在,司馬元學狼嗥,聲音嚇死人,聲音冲九霄,又好像死了人一般。

忽聽得山壁上有响動,荒草矮樹間露出個洞口來。

司馬元拉了令狐爽立刻閃到洞中。

令狐爽這是第二次進洞,但他甚麼也沒看見,祇覺得身後忽通一聲響。

令狐爽回頭看,老龍洞關起來了。

老龍洞本身就像一條巨龍,蜿蜒曲伸三里深,其中有一段地方叫一綫天,抬頭看,兩邊峭壁幾乎撞在一起,可是就這麼似碰未碰的露出一段天空藍藍的,看上去便形成了一條綫。

一綫天下面有洞室,洞室中住着四大魔頭。

令狐爽與司馬元二人剛到一綫天,突然傳來幾聲哇哇叫,叫聲帶着些許凄厲。

令狐爽急問:「師父,他們幹甚麼?」

「他們快樂。」

「快樂就快樂,叫甚麼?」

司馬元哈哈一笑,道:「叫是發洩,發洩得越狠越快活,你知道個屁!」

令狐爽道:「夏侯金師父同那個丁白,爲甚麼他們不會大叫,他們半點聲音也叫不出來,他們難道不痛快?」

司馬元道:「他們吶,嗨,你怎麼也不會知道的。」

令狐爽道:「怎麼說?師父,我是不知道,祇不過你對我說了以後,我不是就知道了。」

司馬元道:「你眞想知道?」

「是呀!」

司馬元道:「我對你說了,你口風得緊。」

令狐爽道:「我是不對第二人說的。」

司馬元道:「夏侯金有個怪毛病,他喜歡親嘴,不論他辦不辦那件事,總是把一張大毛嘴挺起來,叫那丁白壓在他的身上親他的嘴,一嘴就是大半夜,兩個人就這麼的窮折磨,你……哈……」

他拍拍令狐爽,又笑道:「嘴巴被嘴巴封死了,還叫得出來呀,叫個屁!」

令狐爽一聽就楞了。

「娘的,還有這種毛病的。」

司馬元道:「小子,天下人的毛病千百樣,葱薑炒大蒜,各人的喜歡。」

說着到了他住的山洞口,他自腰帶上取出鑰匙來,很快的開了門。

令狐爽道:「師父,這一趟來回眞累人,今天好生歇一歇。」

司馬元指着銅盆,道:「你不能歇,去,練!」

令狐爽不能不聽話,他無奈的走到銅盆邊,司馬元已把火升起來了。

如今令狐爽練的是金剛指,他也早已把銅盆中的火燃得熊熊燙手,然後運氣在雙手,便一個勁的插進又插出。

他這裡沙沙的插,司馬元躺在老虎皮石床上已呼叱呼叱的打起鼾來了。

* * *

一綫天龍洞中,每天祇有兩個時辰有亮光,每天都是一個樣,亮得晚,黑得早。

祇不過這就不用人擔心,每天洞中有亮光,長明燈十二個時辰有人照顧。

令狐爽也不知道甚麼人照顧,就好像他也不知道甚麼人爲他們做吃的一樣。

令狐爽既然不知道,他也就不多問,他祇是一心練他的功夫。

司馬元的金剛指一共有三招九式,那是擒龍手變化出來的。

司馬元祇教了兩招六式,他才不會把那一招「搏龍殺」教給令狐爽。

司馬元祇把「龍泣血」與「大屠龍」二招傳了令狐爽,因爲他不想令狐爽同他並駕齊驅。

* * *

令狐爽自跟了司馬元習功夫以後,他對於另外三魔,除了在大散關見過那位鐵拐李夏侯金以外,至今未見過宇文鳳與東方東二人。

令狐爽祇聞二人大聲叫。

從時間上數日子,令狐爽已覺得差不多了。

似他這種年紀,學習能力最強,成長得也最快。

令狐爽也覺得自己長大不少了,他不時的在想着一件事,那是他最近常在心中想的。

令狐爽心中想的是他藏的龍目珍珠。

是的,再有一天滿百日,他必需要送一顆給司馬元,否則,另外幾人必對他不利。

令狐爽等,他等到半夜三更天。

令狐爽是不能單獨出這老龍洞的,但他如今膽子更大了,因爲他的雙手十指已能插入石中三分深了。

百日是不可能練就如此成就的,那是因爲司馬元有偏方,司馬元在鐵砂中用了藥。

令狐爽站在一綫天下面,身邊有清泉在流,他在泉邊細琢磨,是不是能從這個上面溜出去。

令狐爽以爲,從上面到洞底,少說也有三十丈,這麼高如果掉下來,他就是十條命也會摔死兩個五條命。

他還眞的猶豫一陣子。

祇不過他想了一下,也祇有從這個地方出去了。

令狐爽甚麼也不想了。

乾脆,他是豁出去了。

先是內運一口氣,雙臂貫力氣,兩腿左右開,他一步一提的往一綫天上面攀去了。

上面有荒草，有老籐，山花叢叢飄着香。

上面偶爾會打滑，令狐爽一步也不敢慌，他總是十指扣緊了崖壁，然後找地方下脚定身子。

他幾乎已走了大半，低頭看，我的乖，已經上來二十丈高了。

令狐爽從未如此冒險過。

令狐爽忽然想起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西門吹花。

他相信，如果西門吹花在此地，她必會攔住他，不能冒這種險。

令狐爽有點想念西門吹花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傳來一聲蒼老得不能再蒼老的聲音。

那個幾乎把令狐爽嚇得滑跌下去的聲音，令狐爽楞然的抬頭望。

今夜有月色，上面有月光，但上面並未看到人。

令狐爽低呼一聲，道：「誰？」

那聲音又傳過來了。

「老夫齊大天。」

令狐爽這一回聽清楚了，急忙問道：「你叫齊大天？你在那兒？」

那濃重的聲音傳來，道：「就在你身邊幾尺遠。」

令狐爽一聽，道：「有鬼呀，你是人是鬼，我這兒是峭壁呀！」

「沒有鬼，老夫是人，老夫被囚在此已失去歲月的記憶了。」

令狐爽道：「齊大天，你人在甚麼地方？」

「山腹之中。」

「你怎麼看到我？」

「你有功夫，你有穿石功夫，老夫耳朵特別清明，一聽便知道你是用十指穿石而上。」

令狐爽道：「你怎麼被囚在山洞之中，是誰把你囚在此地的？」

那齊大天道：「先問你，八仙是你甚麼人？」

令狐爽道：「其中四人是我師父。」

他此言一出，那齊大天一聲吼叱：「滾，滾開！」

令狐爽吃一驚，道：「齊大天，你千萬别誤會呀，我當他們徒弟，不爲别的，爲的是修練他們的武功，我其實對他們無好感。」

他左右再細看，仍未看到齊大天人在甚麼地方，於是，急又道：「我是個少年人，但屎香屁臭我知道，好人壞人分得清，要不然我也不會冒險在半夜三更天，從這一綫天往上攀了！」

齊大天一聽，小聲道：「這話是眞的？」

令狐爽道：「全是大實話！」

齊大天道：「好，老夫就相信你的話了！」

令狐爽道：「齊大天，你是不是要我幫你出來？」

齊大天道：「你幫不了我，因爲你打不過他們！」

令狐爽道：「早晚我會打敗他們！」

齊大天道：「我不能叫你久掛在山崖上，小友，我祇告訴你，這兒有秘道，我是被他們囚在這兒的。」

他急速的又道：「我的妻子叫明月，江湖人稱天魔女，她被囚在賀蘭山清風谷，我們……已二十年分離了！」

齊大天的話令令狐爽有些不相信。

令狐爽急問：「不對，據我所知，宇人鳳是八仙中的何仙姑呀，她看來不過二十幾，怎會在二十多年前聯手對付你們夫妻？」

齊大天道：「宇人鳳已四十多歲了，她生就那模樣，看上去她好像很年輕，就是她善於修煉！」

令狐爽怔了一下。

令狐爽又喃喃的道：「賀蘭山在甚麼地方？四邪他們回去八仙洞了，他們也囚了你妻子，爲甚麼？」

齊大天道：「小友，你若有心助我夫妻，快回去，回去把武功好生苦練，老夫的希望就寄託在小友身上了！」

漸漸的，聲音越聽越小了。

令狐爽頓時覺得累得慌，已經停在這上面手脚帶痳了，再不往上升，可能就會掉下去。

於是，令狐爽猛吸一口眞氣，一路往上挺升，他也漸漸的看清楚了，上面是個斷崖並無落脚之處，那光景一個不小心就會摔個粉身碎骨。

於是，令狐爽攀升到斷崖上了，月光下他往老龍洞口方向看去，好像十分遙遠的樣子。

令狐爽拔身疾走，他如今有身輕如燕的感覺，雖然峯崖無山道，荒林亂石難插足，但已難不倒他了。

令狐爽點地疾起，騰身在高山雲霧中。

令狐爽抬頭看天上，那月兒眞明亮，好像爲他照山道，山風在呼叫，又像爲他在喝采。

令狐爽的精神振發，幾乎要大叫一聲爽。

他在老龍洞中百日，如同被囚一般，多苦悶呀，還躲在洞中受氣挨駡，吃苦受累，若非決心習武功，令狐爽非得找個機會整一整這幾個老怪！

現在，他騰身越過老龍洞，也奔到了老龍洞附近那片山巒荒蠻的地方。

令狐爽不動了，他忽然閃身在一塊巨石後。

令狐爽坐在大石邊四下觀看着。

他不是傻小子，他心中明白，如今他面對的是江湖上四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一個不小心，他就死定了。

由下方看四週，月光之下看得清，四週很靜。

令狐爽斷定未被人跟來，他才再一次騰身而起，他入了這片老荒林。

＊　＊　＊

令狐爽進入林中幾乎半個時辰才出來。

出來他就笑呵呵，因爲他懷中揣了一顆龍目寶珠，隔着一層衣衫，還隱隱的有淡紅光透出來，眞寶也！

令狐爽把十七顆寶珠藏在甚麼地方，他又是怎麼藏的，那得找個機會仔細說。

當然，令狐爽如果要藏東西，一般人是不容易找到的，因爲令狐爽的心眼就是比别人多一個。

＊　＊　＊

令狐爽不能在洞中大聲叫，那會惹得洞中魔頭們知道，就不得了啦！

他仍然由原來地方走回去，祇不過這一回他在一綫天上面動了個小小手脚。

他割了一細老山籐，山籐的菓子連帶着，這樣便是下面有人發現山籐，也不會多疑。

老山籐接連引下三十多丈長，他用五根聯成老籐繩，上面拴牢在石洞上上，這才溜着山籐往下滑。

令狐爽滑到十丈左右他停住了！

「喂！齊大天，齊大天吶！」

附近傳來鐵鍊聲，聽得令狐爽吃一驚。

於是齊大天的聲音過來了。

「是小友嗎？甚麼事？」

令狐爽道：「齊大天，你的家鄉住那裏？」

齊大天道：「家住開封城！」

「開封城，河南人嘛，咱們是老鄉，我是虎牢關的。」

齊大天道：「中原大俠『獅王』齊大天就是老夫。」

令狐爽道：「我年紀小，不知道你是甚麼人物，不過聽聲音仍是好人。」

齊大天道：「江湖上好人壞人早已分不清楚了！」

令狐爽道：「你的妻子怎麼叫天魔女？」

齊大天道：「明月嫉惡如仇，仗劍江湖殺了不少人，也是黑道爲她起名叫天魔女，你如果見到她本人，就會明白她多麼善良。」

令狐爽道：「我就奇怪，八仙爲甚麼不住在一起，原來他們有兩個根據地，又分别囚了你夫妻二人！」

一聲冷笑，齊大天道：「那也是我夫妻二人分開的關係，如果那一回未分開去辦事，他們八人又奈我何？」

令狐爽一聽，爽了。

他急忙問：「你夫妻二人聯手可打他們八人呀！」

「不錯。」

「乖乖，你的本事一定大。」

齊大天道：「也不錯！」

「齊大天，你最大的本事是甚麼？」

齊大天道：「老夫全力一聲獅子吼，一般武功稍差的人會七竅出血。」

令狐爽一驚，道：「乖乖，那是不用出手就要人命的功夫了！」

齊大天道：「也可以這麼說。」

令狐爽道：「你老婆天魔女的功夫是甚麼？」

齊大天道：「她幾乎有馭劍殺人的本事，劍光一現，人頭落地。」

令狐爽道：「比之宇人鳳的劍法又怎樣？」

齊大天道：「便是這浪女同那東方老道聯手，也不是她對手。」

令狐爽道：「齊大天，你安心的等着我，有一天我一定救你們。」

他頓了一下，又道：「有一天我也把天魔女救出來，送你們回中原。」

「唔……啊……」

齊大天似乎感動的在唏噓了。是的，一個人被囚在山腹中，早已希望渺茫了，如今突然有人答應救他們出來，難免心情激動。

令狐爽也聽出來了。

他對齊大天道：「我要下去了，晚了必被他們發現，我就慘了！」

「多加小心吶，小友！」

令狐爽已沿着老籐根往下滑去。

老籐根還有十幾丈才接到地，令狐爽便又運起金剛指，一抓又抓的下來了。

這一回眞的是神不知鬼不覺，令狐爽回到大間石室中，他愉快的趺坐在地上舖的虎皮上。

這近百日以來，令狐爽就住在這間大石室中，他不能住在司馬元的石室中。

每次練過功，司馬元就會把他趕出去。

司馬元的石室中藏有寶物，單祇疊在洞室一角的金磚，就有近百塊。

令狐爽不但練司馬元教他的功夫，偶爾，令狐爽還會練一練花子頭西門風教他那一招「一本萬利」！

當然，宇人鳳傳他的那一招「開腸破肚」，他也偶爾使出來！

此刻，令狐爽眞高興的有了計謀，爲了取得下一位師父的信任，他打算來一個瞻寶儀式。

令狐爽的瞻寶儀式很簡單，他把另外三位師父請出來，然後當衆把一顆龍目寶珠交在司馬元的手中。

他當然是有目的！

令狐爽的目的就是告訴另外三位師父，他是個守信的人，祇要師父們認眞的把本事傳他，他就會當面送上一顆價值連城的寶珠。

令狐爽手按口袋笑瞇瞇，坐在虎皮上睡着了。

他早就習了打坐功夫。

天亮了，其實天早就亮了，祇是外面的亮光比不過老龍洞中的長明燈更亮！

令狐爽正在魂遊列國呐，猛古丁一聲暴吼傳進來。

「令狐爽，你小子滾出來。」

令狐爽大吃一驚，急忙把眼睜開，祇見洞室門口站着東方東！

東方東仗劍而立，一副要人命的樣子！

宇人鳳也來了，當然，附近還站了個司馬元。

夏侯金不在，夏侯金還在大散關同丁白口對口呐！

令狐爽一驚而起，他還未開口，東方東已抖出三朵劍花直往令狐爽刺殺過來。

令狐爽本能的出掌疾拍，半旋身平飛側閃，雙掌又是疾抓又撥。

東方東撲進門毫不放鬆，長劍疾刺，又是二十一劍罩過去！

令狐爽可急了，他不但把那一招「開腸破肚」用上了，甚至單掌一立，「一本萬利」也用上了！

東方東旋劍怒殺，令狐爽漸入佳境。

令狐爽封住門戶，他的那掌就足以堵住東方東的劍勢而有餘。

這光景連宇人鳳也驚喜的笑了。

司馬元又大聲道：「別打了！別打了！」

東方東果然退到石門口，他也笑了。

祇要三人不發怒就好！

令狐爽還以爲自己半夜的出走，被這三魔洞悉了，找來要殺他呐，今見三人笑了，他也喘了一口大氣。

「我的媽呀，一大早就出劍殺我呀！」

司馬元却對東方東道：「怎麼樣，我以百日寶貴光陰，傳了他的這幾手功夫，夠了吧？」

東方東道：「祇多不少，夠了夠了！」

司馬元再問宇人鳳道：「我是不是應該討一顆龍目珍珠呀？」

宇人鳳尖聲道：「應該的，應該討一顆！」

司馬元笑了。

他也走向令狐爽，道：「徒兒，你既已學了老夫的本事，名正言順是老夫的徒弟了！」

令狐爽道：「這一輩子你都是我師父。」

司馬元愉快的又道：「拿來吧，藝業已成，你總應該把我這百日辛辛苦苦流汗受累的代價給我了吧？」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應該的，應該的！」

他此言一出，東方東與宇人鳳二人直瞪眼，且看他這小子怎麼把寶珠取出來。

令狐爽道：「我雖年紀小，志氣高，一心要爲幾位師父們發揚光大，揚名萬年，對於甚麼寶物，實在不放在眼裏，爲了習武，祇是暫時的保管着，他日還不都是各位師父們的，我要那玩意幹甚麼！」

司馬元伸手要：「小子，別耍嘴皮子，先把老夫應得的一顆拿出來。」

令狐爽道：「別急呀，徒兒我先在袋中摸一摸！」

他仔細的摸，慢慢的掏，急得三人張大了眼！

令狐爽道：「我記得在這個口袋中，怎麼……」

「掉了？」

「小子猾頭！」

忽的，令狐爽把手一攤，一團剔透的紅光射出來了。

這紅光自令狐爽的掌中射向四週，引來三魔齊聲驚呼與雀躍！

令狐爽眞會做作，他走向司馬元，而且雙膝跪在司馬元面前。

先是低頭叩三下，雙手捧上龍目寶珠：「師父，這是徒兒孝敬你的，你收下，你笑納，你別客氣，但願以後多多指點我！」

「哈……」

司馬元笑歪了嘴，樂歪了腰，爽壞了腿，因爲他幾乎昏倒！

急忙接過龍目珍珠，司馬元道：「眞是我的好徒弟，快起來，有機會再教你一招！」

令狐爽道：「還有一招來教我呀！」

司馬元自知失言，忙把寶珠塞入袋中了！

是的，金剛指有三絕招，他已把其中兩招「龍泣血」、「大屠龍」兩招傳了令狐爽，還有一招「搏龍殺」他不教了，他得留一手。

此刻他自知說溜了口，急忙笑了，道：「等師父研究出更高的殺招再教你！」

令狐爽心中罵：「眞是老狐狸！」

就在這時候，令狐爽突覺背後一痛，東方東的長劍已抵在他的命

門上了！

東方東冷笑，道：「好小子，原來寶珠就在你身上呀，給我搜！」

於是，宇人鳳下手了。

司馬元也下手了，這老兒眞是貪心不足。

令狐爽被劍尖頂住，他不敢稍動，東方東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司馬元剝衣裳，那宇人鳳脫褲子，立刻間便把令狐爽剝了個精光！

宇人鳳脫下令狐爽的褲子，發覺令狐爽的「小子」似個蛹，她吃吃笑道：「這叫甚麼玩意兒，你是小人國來的呀！」

她還伸手拍一掌！

於是，三個人下手搜衣裳，三個人又是抖又是揑，弄了半天齊發火。

東方東叱道：「怎麼祇有一顆？」

宇人鳳道：「另外十六顆呢？」

令狐爽道：「因爲我習了司馬師父的功夫，所以才有一顆，別的，那得等以後我習了二位師父的功夫以後，就如同小子侍候司馬師父一樣，三叩首，然後雙手再捧上！」

他此言一出，宇人鳳忽的道：「難道他把寶珠藏在老龍洞了？」

東方東道：「不可能呀，剛來的那一天，咱們不是也搜過他嗎？」

司馬元道：「他不可能走出老龍洞吧？」

令狐爽道：「可敬的三位師父，別再亂猜了，只要依約傳我武功，也許有一天我高興了，每人送兩顆也有可能呀！」

司馬元道：「到那時小子你得補發一顆給老夫！」

令狐爽道：「當然，當然！」

宇文鳳笑了！

「快穿上衣衫吧，跟我去練功……」

東方東收劍，但他仍然對令狐爽叱道：「你同宇文姑娘在一起，你的手脚要乾淨，少打宇文姑娘的歪心，小心我殺了你！」

令狐爽道：「我只有尊敬呀！」

宇文鳳吃的一笑，劍指令狐爽的「小雞」，道：「像似蠶蛹，他能辦甚麼事，哈……」

「哈……」司馬元笑笑，道：「打從今天起，這小子就交給你了，老夫也該淸閒淸閒了！」

他笑着走回自己的洞室中了！

東方東也走了，當然回他的洞室去了。

* * *

令狐爽被宇文鳳拉着，他把頭一揚，道：「師父，你打算怎麼教我功夫？」

宇文鳳邊走邊笑道：「我的功夫有兩種，柳葉飛刀與劍法！」

令狐爽道：「如何習法？」

宇文鳳道：「練功之人都明白，晨練劍、昏打鏢，半夜三更練打拳！」

令狐爽道：「如何練法，我聽師父的。」

宇文鳳道：「太好了，你跟我來！」

令狐爽走入宇文鳳的洞室中，只見宇文鳳取出個木箱子，打開來，竟然是五十兩重的銀錠。

宇文鳳道：「把這箱子搬起來，跟我走！」

令狐爽搬起一箱銀錠走到洞室外，只見那宇文鳳指着五丈遠處一塊圓石頭，對令狐爽道：「看到了嗎，你就站在這兒，用銀子砸那圓石頭，甚麼時候全部都砸中，甚麼時候你對我說！」

令狐爽道：「太遠了吔！」

宇文鳳冷冷道：「一個時辰一千次，少次都不行，你練吧！」

令狐爽見宇文鳳回洞室去了，他只好拾起銀錠砸石頭，眞叫絕！

木箱中的銀錠擲完，再把銀錠拾回來，然後重新擲過去，這頭四天，他一個也沒砸中……

第二天，他的右臂抬起來就痛！

宇文鳳仍然逼他擲銀錠，算一算就是三斤二兩重，要擲向五丈外的一尺方圓的石頭，還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令狐爽苦也！

* * *

奇怪的是再也看不見司馬元了！

東方東也看不到了，就好像這老龍洞中只住了宇文鳳與令狐爽二人。

那令狐爽練砸石頭是假，練擲東西增長臂力才是眞的！

眞乏味，令狐爽擲銀子擲了整個十天，他才一半砸在那塊石頭上。

宇文鳳見了直搖頭，她甚麼話也不說又回去了。

令狐爽心中明白，他們這是一邊傳技一邊整他，總是叫他不舒服爲止。

但令狐爽却也下了個決心，便是再苦也認了！

單只一項擲銀錠，就練了快一個月！

果然，令狐爽已有能力把一箱銀錠枚枚砸中那顆圓石頭，而且幾乎把石頭砸爛……

宇文鳳這才滿意的笑了！

「徒兒呀，跟我來！」

令狐爽立刻跟上來，二人走進宇文鳳的石室中了！

令狐爽這還是頭一回進了宇文鳳的石洞中，立刻就發覺這內洞室

與外室大不相同！

內洞室中無獸皮，一切收拾得如同姑娘的閨閣一般，十分優雅華麗。

一邊有個架子，上面擺的盡是古玩玉器，兩口大箱子分別放的是珠寶金磚。

令狐爽可不敢看，他站在內洞一邊，一副十分靦覥的樣子！

宇文鳳從一角抓起一把長劍，她還用一隻絨袋在劍身上擦拭，然後交在令狐爽的手中，那隻絨袋也一同交在令狐爽的手中，道：「去，好生把劍身擦亮，明日開始，登山練劍！」

令狐爽道：「登山？」

「不錯，練劍不只招式，也同時練氣，所以要在早上，而且是高山之巔！」

令狐爽立刻恭身而退，他退出了宇文鳳的石室，又匆匆的走回那間大洞室中。

如今令狐爽手上已有劍了，那是令他興奮的，他把那隻絨袋抖開來，不由一怔！

令狐爽喃喃的看着那絨袋。

「這個絨袋好眼熟呀，好像是我家中的東西。」

於是，他趺坐在虎皮上仔細的看這絨袋，他忿怒了！

只見這絨袋一角，上面繡了個敬字。

令狐爽他爹叫令狐敬，他爹的銀子是放在這隻袋子裡面的。

令狐爽他爹丟了袋子，當然也丟了銀子。

如今他這麼一想，那天上了這八人的當，他回家弄銀子，必是暗中被這婆娘盯上了。

這婆娘偷走了爹的這一袋藏銀，也偷了老爹逃難的希望，沒有銀子怎麼逃？所以全家沒有逃，全家也被人殺了！

老爹還以爲是令狐爽偷的，把令狐爽關在地窖中。

如今看到這隻袋，令狐爽不由眼淚流出來。

令狐爽咬牙切齒暗發誓：「他娘的，你們坑我呀，我是不會叫你們爽的，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那隻絨袋他不用了，好生的裝入衣袋中，好歹也是爹的東西，也算留作紀念吧！

就憑這隻袋子，令狐爽就決心幹掉這婆娘。

* * *

令狐爽很想再看到司馬元，但司馬元就是關了石門不出來。

他就不明白，這些人眞的如此孤癖嗎？

就在第二天剛天亮，宇文鳳走來了。

「小子，跟我上山去！」

令狐爽一聽，精神又來了！

他發現宇文鳳的長劍背在身上，一副出征的模樣，宇文鳳對令狐爽道：「你已習了上乘輕功，可以跟我走了！」

令狐爽還不知道要怎麼上山頭吶！

以爲必是由老龍洞口走出去的！

令狐爽跟在宇文鳳後面走，漸漸的他發覺不是由老龍洞口走出去，而是繞了個小彎又往回走！

前面走的宇文鳳，她越走越快，快得就好像有人追着要殺她似的。

令狐爽開始用跑的，因爲只有用跑才會跟得上前面走的宇文鳳。

一線天過去了，漸漸的走入一道細小的山洞，洞口還可以直立，漸漸的只有彎下腰才能往裡面走。

宇文鳳走到一處小洞室，那兒放有火種火把。

只見她取了火把交在令狐爽的手中：「拿着，路徑你不熟，小心撞到頭！」

令狐爽說道：「師父，這是登山嗎？」

宇文鳳道：「別多問，我的時間寶貴！」

她邊走邊又道：「張果老花了百日教你速成，我只兩個月，教你劍術與飛刀，你可要用心的學，別叫我失望！」

令狐爽道：「師父，你不會失望的！」

令狐爽覺得山洞越走越小了，幾乎要用爬，他也覺出這是往高處走，而且走得十分辛苦。

終於，有一股冷颯颯的冷風迎面壓下來，清晨的陽光就在遠方。

等到前面的宇文鳳躍而登上山巔，令狐爽便更加看得清楚了。

「把火把熄了，放在洞口，快上來！」

令狐爽依言而行，匆匆的跳到那細小的洞口！

宇文鳳指着這道狹長的絕嶺，對令狐爽道：「你看，這兒就是老龍嶺，也是龍尾朝天，除了走老龍洞之外，甚麼人也難以登上這兒來。」

令狐爽看過去，還能看到那兩三里遠處的山脊，那是個絕險之地。

但這兒更險，鳥獸絕跡，稀疏的幾棵荒樹，形成一個小小的方頂，宇文鳳拔劍在手，她劍指中天，對令狐爽道：「你看這一招『朝天一炷香』，原是刀法的一招，但在劍術上却千萬變化在其中。」

就見她劍走中途，忽然後殺前劈，得意的又道：「你再看這一招，乃『劍挑地獄門』，是個狠招！」

令狐爽在一邊比劃，他用心的默記，却突然，宇文鳳收劍了！

令狐爽一怔也收劍。

就聽宇文鳳又道：「其實劍招大半是唬人的，對敵的時候無定規，千招萬招殺人只有一招就夠了，學的劍招再多，眞正用上的只有一招！」

令狐爽怔了一下，道：「一招？」

宇文鳳道：「我的一招奧妙無窮，江湖人均知道，西北道上女煞星，殺人不是以劍，而是以飛刀，你眞正要練的只有一招劍法，飛刀就要下眞功夫了！」

她言之非虛，宇文鳳對敵出招，總是另一手上握着一把飛刀，那不但隨時出手，而且也令敵人心有猜疑而分神！

宇文鳳對令狐爽又道：「記住，我的這一招劍法名叫『隨心所欲』，你可要看清楚了！」

忽見她騰身而起，長劍劃出一道長虹，中途立變，挑刺劈砍，旋身有聲，等她穩住身形站定，附近幾株樹上的枝葉已開始往地上落下來了。

令狐爽看傻了。

「師父，妳眞行！」

宇文鳳冷冷道：「所以我才當你師父！」

令狐爽道：「徒兒又將喪失一顆龍目寶珠了！」

宇文鳳冷冷道：「你可要收藏好了，別被人偷走了，到時候你交不出來，你這小命就難保了！」

令狐爽道：「放心，大羅神仙也偷不走！」

宇文鳳急問：「在甚麼地方？」

令狐爽道：「在……一個只我一人知道的地方！」

宇文鳳恨得咬牙，但她還是吃吃笑了。

於是，宇文鳳開始提劍走勢，慢慢的揮劍出招，那長劍繞體似靈蛇，長劍抖殺似驚雷，長虹眨現，流光疾閃，看得令狐爽眼花撩亂，頭昏腦脹。

至於打飛刀就不能在山上練了。

她有多少飛刀打，這兒地方小，飛刀一擲就下山谷中了，多浪費呀！

令狐爽打飛刀就在老龍洞中練。

他果然是早上山頂練劍，過午洞中練飛刀！

令狐爽已廢寢忘食了。

可是那宇文鳳並不像司馬元那樣嚴厲，她只要看到令狐爽練功，她就會在一邊微微笑。

她偶爾還會用她那靈蛇一般的舌頭，用力的舐着她那濕潤的雙唇。

有一種飢渴的樣子出現在她那雙眼裡。

令狐爽就看不出來，宇文鳳心中在想甚麼。

令狐爽只是一味的苦練。

他只練一招劍法，過了二十天他已練得隨心所欲了，哪一招也叫「隨心所欲」！

一個人天天只練同一招式，當然會很快的練成功，只有飛刀，那玩意可不是短期就能練成功。

令狐爽在飛刀上下了苦功。

他現在不是擲的石頭，有一塊木樁插在泉溪一邊，他在五丈遠處投擲，每天一千次。

宇文鳳規定，必須刀刀擲中，才算略有成就。

而令狐爽十把飛刀中一半，他就心滿意足的爽了。

* * *

天剛黑，令狐爽準備回大石室打坐練內功了，宇文鳳伸手拉住他。

「走，跟我回去！」

令狐爽一怔，道：「師父，你把我拉去你洞室中？」

宇文鳳道：「替我去暖被窩……」

令狐爽道：「師父，我不想挨揍呀。」

「誰會揍你？」

「東方東師父呀，他會殺了我……」

宇文鳳道：「我不叫他，他是不會出來的。」

令狐爽道：「師父，我想知道，東方師父，司馬師父，他們關上室門不出來，他們也不悶呀！」

一笑，宇文鳳道：「他們……不，應該是我們，我們都是清靜有爲之人。」

「甚麼？我只聽說老子清靜無爲……」

「那是傻子，我們幾個天之驕子，我們關上房門更快樂，因爲室中有寶貝，室中有畫絹，另外就是從秘笈之上練神功！」

令狐爽吃一驚，道：「我的媽呀，你們各位一身功夫，已是天下無敵了，還有甚麼秘笈在練呀，那必是至高無上的武功了。」

「不錯！」

「我小子可以學嗎？」

「就是把你那所有的珠寶呈上來，你也休想學得到！」

令狐爽一聽，他不爽了！

原來這幾個魔頭，竟然還躲在自己的洞室之中修練甚麼武功絕學呀！

令狐爽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他必千方百計的查個水落石出不可了。

* * *

令狐爽又開始動心眼了。

令狐爽被宇文鳳拉進她的房中，宇文鳳哈哈笑，伸手去摸着令狐爽身上的肌肉。

「你看看，自從來到咱們這兒，吃得好住得好，功夫天天練得好，你的一身骨架也長高了，變成個美少年呀，嘻！」

令狐爽被她摸得全身鷄皮疙瘩也立起來了。

他實在不習慣宇文鳳這一摸。

宇文鳳一見更喜歡，她打算試着吃這隻童子鷄了。

她也不管令狐爽要練金鐘罩鐵布衫。

宇文鳳指着她的緞被大床，笑笑道：「過去，脫光衣褲替師父我暖暖床。」

令狐爽道：「師父，衣服可以不脫嗎？」

「脫！」

令狐爽道：「一定要脫嗎？別人會說閒話的。」

「這兒祇有你和我，誰會說閒話？」

令狐爽道：「你一叫就會把人引過來。」

「我不叫。」

令狐爽早就知道這宇文鳳同東方東在一起的模樣，那眞像呼天搶地貓兒叫。

此刻，他就要面對這野貓的挑逗了。

他開始慢慢的脫衣服，脫褲子，忽的鑽進被窩裡，半個頭露出來，烘托一雙吃驚的眼神。

宇文鳳哈哈笑，她取過酒壺吃了幾口酒，然後過來石床邊，她呀！

她笑哈哈的把手往被子裡面伸。

「我摸摸，是不是被窩暖熱了？」

也不知宇文鳳這一把摸到甚麼地方了，摸得令狐爽哎呀呀一聲狂叫。

「哎呀！」

「哈！」宇文鳳忍不住大笑起來。

於是，洞室外傳來一聲吼：「混帳小子啊，老子非宰了你不可。」

「轟」的一聲石門被撞開了，祇見東方東仗劍衝了進來，一個大步便到石床前。

「好小子啊，你死吧！」

他不容令狐爽開口，一劍直刺過去。

令狐爽嚇一跳，祇見宇文鳳閃在一邊哈哈笑。

門外還有個哈哈笑的是司馬元了。

司馬元大叫：「好，好，好，殺呀，哈！」

令狐爽抓起棉被疾忙閃，他在床上抖起來了。

東方東長劍把被子刺了個大窟窿，令狐爽閃得十分技巧，他又不能跳下床，因爲他身上未穿衣裳。

東方東殺了幾劍未消氣，腰間猛一摸，嘩的一聲一股濃煙飛起來，直往石床上飛過去。

令狐爽知道這東方東乃峨嵋僧人，又傳言他是白蓮教的法道，邪術了得，見東方東施起法術來了，不由驚叫一聲把一張被子往撲來的東方東罩過去，長身而起，一把抓起衣裳就奔向石門外。

門口的司馬元哈哈笑，道：「娘的，這小子嚇成個小太監了，那玩意兒不見了。」

令狐爽已把褲子登上了。

他還來不及披衣衫，東方東衝出來了。

東方東長劍一揮，大吼一聲：「你死吧，兒！」

令狐爽一邊閃，半空中一道光焰疾閃，宇文鳳尖聲大叫：「接着！」

令狐爽的長劍在手，他膽子也壯了。

宇文鳳尖聲笑道：「機會教育呀，徒兒！」

令狐爽毫不思索的大叫一聲：「殺！」

空中响起叭啦啦聲，兩把劍在空中一陣糾纏，東方東已疾閃兩丈外。

東方東驚呼，道：「小子成精了。」

令狐爽就是用的那招「隨心所欲」，他擊退了東方東，這才緩了一口氣，道：「殺了我，你們的損失就大了，難道不要寶珠了？」

提到寶珠，東方東收劍了。

「小子，我早警告過你了，不許對你宇文師父動邪念，你他娘的不聽勸，脫光衣衫想幹甚麼？」

令狐爽道：「是她叫我脫光衣衫替她暖被子的，我不幹，她不依呀！」

「哈……」司馬元笑了：「娘的，我就說嘛，他要是辦那事兒，童子功就完蛋了。」

東方東道：「你小子眞的沒邪念？」

令狐爽道：「我發誓！」

東方東道：「看你剛才的劍法，好像學得還不錯，你該送你宇文師父一顆龍目珍珠了。」

令狐爽道：「等我飛刀百發百中，我一定會取一顆送給我宇文師父的。」

「哈……」宇文鳳笑開懷了。

東方東對宇文鳳道：「妳不累呀！」

宇文鳳道：「我動心。」

東方東拉着宇文鳳走進石室中，立刻間把石室又閉上了，立刻

間傳來幾聲哈哈笑。

笑甚麼？不知道，大概是很好笑吧？

要不然司馬元爲甚麼也笑了。

＊　＊　＊

令狐爽木然的走回大石室，他心中不知是對東方東感謝，還是忿怒，但至少東方東替他解了危。

男女之間那種鷄毛子喊叫事，對他而言，何止是味同嚼蠟，簡直就是骯髒。

男子似他這種年紀的人，就是這種感覺，如果他再長個兩三歲，那可就不一樣了。

＊　＊　＊

要如何才知道令狐爽的飛刀練成功？

宇文鳳帶着令狐爽走出老龍洞去了。

這一回是從老龍洞前面洞口出去的。

如今東方東對令狐爽也放心，因爲他已知道東方東也在練習金鐘罩鐵布衫功夫。

那種功夫非要童子才能練。

東方東看着令狐爽跟在宇文鳳身後走出去，他哈哈笑對司馬元道：「這小子一口氣想學我們的功夫，娘的，他倒是雄心不小呀！」

司馬元道：「如果他肯眞誠的接棒，發揚我們的傳統精神，搜盡天下至寶，不爲官府利用，倒也還不錯。」

一怔，東方東道：「張果老，難道你眞的把一身本事傳了這小子？」

「老夫不傻，留了一手。」

「哈……」東方東笑了。

東方東道：「祇有留下幾手，才能再第二次索他的龍目珍珠，哈！」

「哈……」

司馬元的心事竟然也是東方東的心事。

原來他們眞正留一手不全部教令狐爽，那不是怕令狐爽將來會造他們的反。

這八個黑道邪魔才不擔心令狐爽反擊，他們關心令狐爽的寶珠。

他們在洞中潛研秘功，他們甚麼也不用怕了。

令狐爽祇答應學會了送上一顆寶珠，祇一顆是不會叫他們滿意的。

於是，他們留下幾手絕活兒，等着令狐爽以爲學成了，他們再設法敲令狐爽的竹槓。

到那時，令狐爽非再每人送上一顆不可。

＊　＊　＊

距離老龍洞西方有個狹谷，那兒有個名字叫百鳥谷。

百鳥谷中甚麼樣的鳥都有，從四週的峭壁上，直到荒林野草間，還有山溪石縫中，甚麼怪鳥都有。

宇文鳳把令狐爽帶到這百鳥谷中，她對令狐爽道：「這兒才是練打飛刀的好地方，徒弟呀，練吧！」

令狐爽一怔，道：「拿活鳥當靶子呀！」

宇文鳳道：「怎麼，你不忍心？」

令狐爽道：「不是不忍心，是下不了手。」

宇文鳳怒叱道：「你存慈悲心，就非吾輩中人，今天鳥都不忍殺，他日如何去殺人？」

「人不殺我我不殺人。」

「放屁！我不殺人如何快活。」

令狐爽心中一沉，這眞是個女煞星，眞正的何仙姑是不會坑人的，所以她是冒牌的。

令狐爽祇好點點頭，道：「好嘛，殺就殺！」

有些鳥不怕人，竟然飛到二人附近來了。

宇文鳳道：「今天看你能殺幾隻鳥。」

令狐爽飛刀出手了。

初時他還眞的不忍往鳥身上擲刀，但當宇文鳳怒目視來，他狠下心了。

這一天令狐爽有些不愉快，百鳥谷中的野鳥上了天上不下來，因爲他已殺死上百隻野鳥。

他已是刀刀中的，喜得宇文鳳直拍手。

「成了成了，你有這樣成績，已可傲視江湖了。」

令狐爽祇有聽了這句話才略略舒展眉頭。

宇文鳳道：「學功夫是幹甚麼的？學功夫就是殺人的，如今你雖殺的是鳥，至少你已有了那股子狠勁了，也是一個動刀之人必不可缺的精神。」

令狐爽聽得更不愉快了。

＊　＊　＊

奇怪的是宇文鳳天天帶着令狐爽來此百鳥谷練飛刀，百鳥谷的野鳥倒楣了。

祇不過練了一個月，百鳥谷中的野鳥死一半。

祇要這二人一出現，鳥兒立即飛上天。

於是，宇文鳳把手一伸，對令狐爽道：「拿來！」

「甚麼？」

「寶珠呀，你已學會了我的功夫，應該可以給爲師的一顆寶珠了吧？」

令狐爽一聽哈哈笑了。

「師父，別急呀，我是不會對師父失信的。」

「那就快去取來呀！」

「取來？」

（未完・十）

上文提要： 陸浩隱於暗處發現死而翻生的黃玉前來找麥夫人報仇，並發現麥夫人武功奇高，與蒙面高大女人武功路子亦不同，可惜只扯下蒙面人僞裝的光頭布套及發現她使十三節鞭，返回追問夫人，夫人寫下張百萬兩字據作破案酬勞……紫水晶原名韋紫琴，是「西天敎」的代敎主，白雲和尙俗名喬步天，七年前是西天敎壇主，綽號「千手子都」，紫水晶命他尋找法衣……

飛鷹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司空可飛‧圖

言因謊信採被不　家麥告嫌兇到找

紫水晶本想揭開她的眞面目，卻未能如願意，結果被這女人點了穴道，挾起就走。

這是一幢很幽靜的民房，四周被竹篁包圍，竹籬上爬滿了豆莢和牽牛花，前院有十來株菓樹，後園有幾十畦菜，如果一個人膩了武林生涯，對這田園風光必生嚮往之心。

現在，紫水晶躺在內屋床上，初夏之夜，不冷也不熱，她身上只有一襲蟬羽似的睡褸，襯托着那脂玉般的胴體，形成了朦朧的美。

她的確是麗質天生，夠上這四個字的女人，那眞是造物者偏愛的寵物，肌膚之細嫩柔軟，使人有不忍觸碰的感受，雙股的圓潤、修長，渾如無骨。

她靜靜地躺着，閉着眼，等待不可知的命運降臨。

大約過了兩盞茶工夫，前院人影一閃，已自果樹上射下，落在窗前，眞正是點塵不驚。

此人先回頭四下打量一匝，才向窗內望去。

室內的景象似見似不見，因未亮燈，隱隱可見玉體橫陳，仰臥不動，祇要是個正常的男人，此刻此時不生綺念，恐怕是未之有也。

此人再次回頭打量一陣，這才推窗而入，落在床前。沒有一個男人，會不以爲這是人類視覺上的最高享受。隱隱若若，可見玲瓏玉體上丘壑起伏，儘管熱血湍奔，卻又不忍生那褻瀆之心。

他低聲道：「紫姑娘……紫姑娘……」

她睜開眼，道：「陸大俠來得正是時候，小女子無狀。」

「紫姑娘，有人寄字通知我，說是妳在此等我，有要事相商，且以金釵爲憑，我馬上就來了。」

「見過那人嗎？」

「沒有，祇有這張字條，放在客棧櫃枱上，連掌櫃的也未看到送字條的人。」

「你知道我爲甚麼躺在這兒？」

陸浩一驚，這才仔細看她的氣色，道：「莫非被人所制？」

「你也許猜不到原因的。」

陸浩也許能猜到一點，不是有人願出一百萬兩成全他，爲紫水晶贖身嗎？而麥夫人不也懸賞一百萬兩捉拿眞兇破案嗎？由此聯想，他相信有人想成全他，希望他順理成章地佔有她。

「我的確猜不到，莫非妳已被制住了穴道？」

「不錯，如果你不重視『君子』這虛名，而重視實際的話，目前你可以主宰一切。」

「的確，目前我有這種機會。」

「你現在有甚麼感覺？可不可以告訴我？」

「當然可以！我也是凡夫俗子，別的男人需要的，我也需要，而別的男人所不敢企求的仙女，卻已在我的面前，祇要我肯動手，我就馬上變成萬千男人所羨慕的對象了，如果我那麼做了，也許至死不悔，因爲它是值得的。」

她沒有甚麼表情，一個美女聽到這話，應該高興還是不屑呢？

「你有甚麼打算？」

「其實此時此刻，還會有甚麼打算，即使我錯了，也該不顧一切地和妳……不管那人的動機如何？這種人生機遇可一而不可再。」

他已脫了上衣，正在脫上面的內衣，接着是解下衣及褲帶。

紫水晶沒有說甚麼，她祇能說話而不能動彈。被他佔有，她沒有甚麼太大的遺憾，但是，總不免有看錯了人的感受。

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一個被自己一向看得極高尚的人，一旦發現他和一般庸俗的人完全一樣時，大概也祇有時間及情感的虛擲和浪費之感吧？

她對陸浩早已另眼相看，但是，還沒有付託情感，更無委身的打算，而現在，她將付出一切，變成一朵狂風暴雨中的花，也許就像那朵突然開放的牡丹一樣。

但就在他已脫了長褲，祇有內褲及鞋襪時，她閉上了眼睛，忽聞急遽的衣袂破風聲，睜眼一看，陸浩的人影已杳。

陸浩一出屋，就發現了一條人影掠入前面客廳之中，這分明是個高大的女人。

這女人不往屋外山野中跑，卻往漆黑的客廳裏鑽，陸浩最初納悶，但進入之後，他明白了。

這女人不願被看清面貌，即使眼下有塊黑紗蒙着，仍然要在光較暗處與人面對面談話及動手。

「不用問，就是妳把紫姑娘弄來，又以一張字條把我騙到此處來的了？」

「嗯！」

「世上居然有妳這樣的心腸，成人之美的人。」

「聽口氣，我似乎是多此一舉，出力不討好的了。」

「請問，妳如眞有成人之美的善意，爲何不敢暴露身份？」

「那位朱夫子不是說過：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嗎？」

「如果我沒猜錯，妳正是那位連續殺死仲裁人滅口，又殺了些巨賊，送到縣衙，掛上我的名義要我領賞格的人？」

「是又如何？好心未必有好報，你陸大俠居然故示大方，把近萬兩的銀子捐了出去了。」

「作好事有甚麼不對？」

「我看陸大俠不過是拒吃嗟來之食吧？」

「這麼說也無不可，請問這位夫人，妳的企圖到底是甚麼？」

「成人之美。紫水晶天生尤物，你是男人中的男人，你們配成一對，眞正是天作之合。」

「夫人如此工於謀人，總要讓受惠者看看妳的尊容，也好俟機圖報吧！」

「我一向是施恩不望報。」陸浩又撲了上去。「八步趕蟾」施出上乘身法，因爲他知道，這位夫人絕非易與之輩。

但這位夫人掌影與腿浪交瀉，又把陸浩逼了回來。

兩人再次由分而合，陸浩猛攻七八招，未能把這位夫人逼退兩步以上，而是稍退又進。

當陸浩全力以赴，一掌砸中夫人的左後肩背，夫人向一邊飛去時，沒想到她雙足在牆上一墊足，有如一道人箭，又射了回來。

陸浩有點意外，左腋下被輕掃了一掌，奇痛鑽心，幾乎同時，兩人再次近身相搏，幾次想扯下夫人的面罩，都未成功。

「小子，你想看到我的廬山眞面目，還差一截。」

陸浩意外地斜探一爪，猛一撩甩，「啪」地一聲砸在夫人的腰臂之間，道：「夫人，其實我剛剛進客廳，和妳第一次近身相搏時，已知妳是誰了。」

「小子，別吹！」

「夫人，你還記得不久之前丟失了一包衣服嗎？」

「你，你這是甚麼意思？我丟了衣服與你何干？」

「夫人，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妳能把衣服洗得一點味道也沒有嗎？」

「這……」夫人陡然一震，她這才知道「九爪飛鷹」的確厲害了。突然厲嘶一聲，不遺餘力，猛攻猛撲。

陸浩出道這些年，不能說未遇上這等高手，但是，他未見過如此拚命、狠毒的攻擊。有很多次，他攻出的得意招式，她會予以破解，而她認爲必然得手的奇招，也會被巧妙地擋回。

高手出招略同，他們的判斷也極相似。

大約七十招之後，陸浩才摸出了這夫人的路子。冒險攻堅，近身狠搏，才砸中了夫人一掌，也踹了一脚，他相信她已受了傷，所以並未追出。

這也是因爲關心紫水晶的安全。

紫水晶還躺在床上，顯然她曾努力過，尚未能自解穴道。

「紫姑娘，妳想不想知道這女人是誰？」

「陸大俠原來是故作姿態，誘使這女人全神貫注屋中的情景，而突然出屋擒敵。」

「是的，因爲這個敵人很狡猾，身手也極高。」

「結果呢？」

「受了點傷，我放她走了。」

「這麼重要的主兇或唆使人，你會放她走？」

「爲了妳的安全，不得不如此，況且，我已經知道她的身份了。」

「本姑娘可以與聞嗎？」

「當然，她就是武林三大家之一的唐家唐夫人。」

紫水晶本以爲他會猜爲麥夫人，因爲幾乎所有的人都會以爲建議舉行女子論劍大會，賄賂仲裁人及滅口等等，都是麥家一手包辦的，實在不會往其他人物身上去想。

其實要是往唐家身上去想，不是更爲可能嗎？麥家要保持傳統，所以希望武功高而較醜的姑娘當選。然而，唐家決心將美好的女兒送入麥家，成爲未來的女主人，加之麥奇又比較喜歡美的姑娘，那麼唐家賄賂仲裁人，事後殺之滅口，而事後誘殺陸浩不成，乃想示恩收買，不是更爲合理嗎？

紫水晶本應大爲驚奇才對，但她却十分平靜，道：「陸大俠，剛才你們在漆黑的客廳中動手，你怎能証明這女人是唐夫人，而不是麥夫人？」

「說起來非常單純而有趣，不久之前，我的朋友自唐夫人所住的客棧房間內盜取一包衣服，有些內衣上尚有輕微的狐臭，而剛才和夫人近身相搏，這夫人身上也有。」

「陸大俠，身上有狐臭的人很多。」她雖這麼說，內心却十分折服。

「紫姑娘，事實上身上有狐臭的人不多，而女人更少。我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見到身上有狐臭的女人。」

「陸大俠還不爲我解開穴道？」

「看我，光是說話，竟忘了解開妳的穴道。」

紫水晶穴道已解，立刻坐起，雙手護胸，道：「陸大俠，我幸虧遇上了君子。」

陸浩苦笑道：「君子之名很好聽，可是人人都想有君子之名，而享受非君子之實惠。」

紫水晶嫣然一笑道：「陸大俠眞會開玩笑。」

「其實我說的是實話，祇是肯說這種實話的人不太多而已。」

「陸大俠，我這樣怎麼回去？」

「這……如果妳不介意，我背妳回去如何？」

「固所願，不敢請……」

「這句話應由我來說，紫姑娘，這對我來說，眞是一件美差。」

在路上，他曾問她：「紫姑娘，我說那夫人是武林三大家的唐夫人，妳似乎不信。」

「我總以爲可能性不大。」

「我可以找到鐵証，要她俯首認罪的。」

「有甚麼鐵証？」

「找到麥夫人一談便知。」

紫水晶沒說甚麼。

＊　＊　＊

小譚在他爹處要的六千兩銀子不見了，最初懷疑「泥鰍」，當然，泥鰍可能開開玩笑，却不會向她下手。

六千兩祇兌現了五百兩，花用了百十兩，其餘的銀票不翼而飛，這麼一來，三個人又要啃燒餅了。

「這他娘的算甚麼？」泥鰍跳脚嚷着，道：「簡直是閻王不厭鬼瘦，這個沒良心的賊，偷了小譚的銀票，讓他去買藥吃。」

陸浩道：「怎麼？銀票丟了？放在甚麼地方？」

「放在屋中床板之下。」

「那不是甚麼牢靠的地方。」

「甚麼地方才牢靠？」

陸浩道：「會不會放在身上失落在街上了？」

「不，我祇兌現了五百兩，其餘的全藏在床板下面。」

陸浩道：「客棧中眼皮子最雜，銀票丟了簡直是無法找回來。」

「是啊！客人多，進進出出地，到哪裡去找？」泥鰍道：「問問掌櫃的會不會有慣竊，專門到客棧串門子順手牽羊？」

陸浩道：「我看不必問了，咱們以後注意點就是了，其實幾張銀票，帶在身上最可靠，你們別離開，我出去一趟。」

＊　＊　＊

要見麥夫人，須經過好幾道傳話手續。

時已黃昏，麥宅中傳出鳴鐘傳膳之聲。

還好，麥夫人接見了他，而且麥大熟也在大廳中。陸浩道：「麥大俠，夫人，陸某打擾兩位用膳，不過在下說幾句話就走。」

麥大熟道：「我們希望陸大俠在此用便飯。」

「多謝，在下是用過來的。」陸浩道：「麥大俠，夫人，可以說案子已經破了。」

麥氏夫婦同時一震，道：「破了？那好極了，那元兇到底是甚麼人？」

「說也不信，竟是武林三大家之一的唐家。」

麥大熟一楞，道：「唐靖？此

人身手有限，平時也與人無忤，陸大俠，沒有弄錯嗎？而且他不是已經……」

陸浩道：「麥大俠，絕對沒弄錯。」

「有甚麼人証物証？」

陸浩說了一切，麥氏夫婦互視一眼，麥夫人道：「大熟，以陸大俠的經驗和爲人，這件事是不會弄錯的，不過我也有點不明白。」

陸浩道：「夫人有甚麼不明白？」

夫人道：「試問唐靖作案目的何在？」

「夫人，是唐夫人，而不是唐靖，而唐夫人且是『白雲和尚』的表妹，身手了得。」

夫人微微搖頭道：「這我眞弄不清，一個人作壞事，總該有他的動機。」

「夫人，府上富甲武林，人所共知，誰不想把自己的女兒送入麥府，而聽說令郞又想改變傳統，討位美好的姑娘，因而唐家小姐的條件自是不作第二人想。但爲了不至落空，於是賄賂仲裁人，事後殺之滅口等等事件，也就不足爲怪了。」

麥大熟道：「陸大俠，有件事在下必須澄清一下，犬子在外或有逢場作戲，偶爾冶遊之舉，那不過是年輕人所難免的私事，但一談及終身大事，麥家的人絕不含乎。」

「麥大俠是說，令郞絕對願意討個不美的終身伴侶？」

「絕對願意我不敢說，可是身爲麥家子孫，遵守麥家傳統之事，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事。不過我要說明，麥家上一代要求的是德貌兼備的媳婦，並非一定要醜的，但德比貌更重要而已。」

「即使勉強答應，恐怕也是爲了麥家偌大的財產吧！」

麥氏夫婦同時微微皺眉，麥大熟不悅地道：「陸大俠，愚夫婦敬你是一條漢子，不畏強暴，不向邪惡妥協，但今日之言，就有失大俠的身份了。」

陸浩道：「不知在下那句話措詞不當？」

麥大熟道：「陸大俠言重了，有人爲了此次女子論劍大會，背後猜疑，甚至說是我們麥家操縱大會，賄賂仲裁人，達到目的之後再一一殺之滅口，麥家正感百口莫辯，出面澄清不好，不說話也不好，有陸大俠出頭偵兇，麥家感激還來不及呢，不過，麥家子孫有一點可能不同，那就是對於傳統之絕對遵守是不容置疑。」

「據在下所知，令郞迷戀『百花塢』的紫水晶姑娘，正在籌措百萬兩銀子爲其贖身，若說這祇是逢場作戲，恐怕就不大對頭了吧！」

「有這種事嗎？」麥氏夫婦似乎大爲吃驚，道：「來人哪！」

「在！老爺有何吩咐？」一個極醜的傭人已在門外。

「快把少爺叫來。」

「是……」

陸浩有點迷惘，這也是他來此之前，絕對未想到的事，麥奇要百萬兩爲紫水晶贖身，這件事麥氏夫婦會一點都不知道嗎？

不一會，麥奇入廳，向父母見了禮，道：「爹，娘喚奇兒有甚麼教諭？」

麥大熟道：「奇兒，陸大俠說，你迷戀『百花塢』的紅窰姐紫水晶，準備以百萬兩銀子爲她贖身，可有此事？」

麥奇突然怒視陸浩道：「陸大俠，我却聽說你爲了紫水晶，近來拚命捉賊，希能湊足百萬兩爲她贖身，可惜是杯水車薪，不知哪一年才能湊足，你的事別人也懶得管，爲甚麼要扯上我？」

陸浩笑笑道：「麥少俠，要說男人不喜歡美好的女人，誰也不信，你有意討紫水晶，這種事也無法秘密進行，怕別人知道也是辦不到的，麥少俠怎麼又不承認這件事了？」

「不是不承認，而是根本沒有這回事。」

「這……」陸浩苦笑道：「麥少俠，看來你必是在令尊及令堂的苦勸之下改變主意了吧？」

麥奇大聲道：「陸大俠若是不信，何不把紫水晶請來印証一下？或者咱們去『百花塢』印証一下。」

陸浩道：「麥大俠、夫人，在下今天來此，主要是告訴二位破案的事，爲此事爭執，甚是無聊，這件事賢伉儷是否應該出面澄清或協辦？」

麥夫人道：「陸大俠，能破案那是最好，試問，陸大俠來此之前可曾去過唐府？那唐夫人是否已承認殺死仲裁人而俯首認罪了？」

陸浩隱隱覺得，自己非但出力不討好，很可能自討沒趣，甚至被雙方夾在中間，變成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的局面。他道：「還沒有，但証據確鑿，任何狡辯也沒有用的。而且，有個有力人証，屆時可能出面。」

「是甚麼人証？」

「夫人到時候就知道了。」他看得出來，至少他爲破此案終日奔波，末了非但不討好，可能還有麻煩。

最後他陪同麥氏父子等三人去見紫水晶。

絕對意外地，紫水晶矢口否認麥奇曾答應要籌措百萬兩銀子爲她贖身的事。問老鴇子，也說沒有這回事。而紫水晶的贖身費祇有十萬

兩，而非百萬兩。

陸浩隱隱感覺被人耍了，或者被人出賣了。

繼而他去找小譚，那兒還保留了一件唐夫人的內衣，嗅嗅上面，確有狐臭。但再去見唐夫人時，唐夫人矢口否認有那麼一件衣服。

至於唐夫人身上，據麥夫人連連嗅了一陣之後表示，並無狐臭氣味，爲了愼重，麥夫人徵得唐夫人同意，也請陸浩上前貼近去嗅，祇有一種香味，沒有狐臭。

反正他相信，自己已落入了人家的圈套之中，唐夫人腋下必定擦過去臭藥物，然後再洒以香料。

陸浩分明早已發覺唐夫人可疑，可惜他的行動遲了一步，至於麥家的人爲何相信唐夫人的話，而不信任他的話，他暫時是想不通的。

最使他想不通的還是紫水晶，爲甚麼要對他說謊？她明明說過，麥奇是他的情敵之一，正在籌措贖金之中。

事情弄得如此不順，麥氏夫婦就要告辭。

「賢伉儷請留步！」陸浩還有一條路可走，他信任白雲和尚，他以爲去找白雲，可以澄清一件事，就是唐夫人是白雲的表妹，夫人常去纏他。

祇要白雲合作，他即使不能馬上扳倒唐夫人，至少可使麥家的人不以爲他在信口開河。

到目前爲止，陸浩相信麥家的人不會和唐家一鼻孔出氣，這一點他有自信。於是好說歹說，把麥氏夫婦說服，衆人來到白雲寺。

此刻早已起更，他們直接來到「寂廬」之中。

「白雲大師，你是得道高僧，絕不會打誑語的，今有一事請你公正說句話。」

「阿彌陀佛，陸施主有事請說，出家人不打誑語是本份，得道高僧却是當之有愧了。」

陸浩道：「大師，唐夫人叫你表哥，這件事大師應可証明吧！」

白雲猝然抬頭，一臉茫然神色，吶吶道：「陸施主，這話從何說起？」

陸浩心頭一涼，道：「大師，難道你這位方外之人也要替她掩飾罪行？」

白雲又肅然頌了聲佛號，道：「陸大俠，貧僧雖也聽到對大俠的不利批評，但讚譽大俠爲人正直者，總是佔大多數，所以對大俠十分敬重，但不知陸大俠今夜來此，忽然口不擇言，硬把貧僧和一位夫人扯上表親關係，居心何在？」

陸浩全身熱血一陣翻湧，他見過一些狡詐、詭譎的人物，却還沒有見過這麼多的詭譎人物合在一起來對付他。

或者這祇是一種巧合，儘管到此爲止，他確信唐夫人就是唆兇殺人的主謀，但對麥家的人他就不敢妄斷瞎猜了，至於他一向深信道行高深的白雲和尚，雖然被他衝散了元神而要從頭苦修，未來的修証仍然可期，也不該瞪着眼說謊呀！

而事實上，却正是如此。

陸浩內心不斷地問着自己：爲甚麼……爲甚麼？

事情到此，麥家的人立刻向白雲告辭，連和陸浩打招呼的禮貌都不顧了。陸浩抱拳道：「麥大俠、麥夫人，雖然事情略有出入，在下仍然相信自己的看法，遲早會有個交代的。」

麥大熱道：「麥家的人有耐心，就等你的交代吧！」

陸浩對白雲和尚道：「大師，也許你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出家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該口是心非的。」

「阿彌陀佛，善哉！陸施主要貧僧說甚麼，作僞証嗎？一個出家人，又怎可信口開河，隨便稱一位夫人爲表妹。施主，你好糊塗……好莽撞……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啊！」

陸浩抱拳道：「多謝大師，你爲我上了一課。」由於他衝散了他的元神，總是負疚在心，明知他說謊，也不願弄得太僵，說完就走。

「慢着！」唐夫人正要攔阻，白雲睜開眼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這工夫陸浩在門口止步，道：「唐夫人，妳祇能逍遙法外於一時，不可能逃出天地之外，妳有何話說？」

唐夫人冷蔑地把手一揮，道：「請吧！『九爪飛鷹』不過如此，此時此刻，我要是多嘴多舌，那就是打落水狗了。」

陸浩回頭看看白雲，他閉目靜坐，唐夫人道：「白雲大師，今夜打擾，下次建醮大會，本宅要多捐些香油錢，告辭！」

白雲道：「兩位好走，恕貧僧不送客了。」

* * *

泥鰍和小譚又在啃大餅，這種既硬又乾的麪食，本是出苦力的人吃的，祇要啃上一二十口，太陽穴馬上就很痛。

小譚忽然把一塊大餅丟在桌上，忿然道：「媽的，有六千兩銀子的人啃大餅，吃下去怎麼能消化？」

「小譚，不是我說妳，憑妳長的模樣，臉蛋是臉蛋，屁股蛋是屁股蛋，哪一樣也未必輸人，爲甚麼總是粘不住陸浩？」

「要你管？誰稀罕？」

「小譚，妳可別嘴硬，妳喜不喜歡陸浩，能瞞得了人嗎？告訴妳，陸浩並不是老腐迂，並非喜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女，可是一位姑娘，動不動就『娘的，娘的』，連我也不喜歡。」

「你是甚麼東西？」

這工夫祇聞東偏院中的張青和趙斌正在大聲談吃，趙斌道：「小張，你有沒有吃過火腿銀絲卷？」

張青道：「媽拉格巴子，你要是談吃喝，不是我吹牛，你還差得遠哩！你吃過南乳扣肉、魚香鷄絲、芋泥鴨、燒焗鳳肝、杏花炒雙條、蠔油鳳翅……」

「得得！」趙斌道：「你姐！口水都淌下來了。」

張青道：「老趙，我就不懂，幾天前，你和那個半掩門半夜裡雞毛子喊叫地，店裡的人沒有不知道的，爲甚麼昨天晚上你又叫了她？」

「這你就不懂！」趙斌似乎怪笑了幾聲，道：「這娘們很對胃口，而她也挺欣賞我老趙這一套，就這樣，在街上又偶然遇上，指頭一勾，她就自後門進來哩！」

「你眞行，換了我，她再好我也倒了胃口。」張青道：「這小店的栗子鷄做得不賴，怎麼樣？你有沒有意思請客？」

張青道：「不但栗子鷄，還有脆皮鷄，成都子鷄，葱油淋鷄，以及八珍扒鴨等等，我都吃過，不怎麼樣。」

「我說你外行，吃鷄我是大內行，不信找個証人，看看誰是方家？」

「找人來白吃？」

「小器！多個人他能吃多少？告訴你，我們長白派掌門的堂弟，昔年在醇王府作過廚子，再早些，也在大內作過御廚子下手，所以我品嚐的名菜名席如龍門宴、金花宴、鹿鳴宴、玉堂宴，甚至滿漢全席等等不計其數，祇要有客人上門，幾乎全是這些名席，你要唬我，門兒也沒有，當然囉，玩邪的，酗酒、玩女人那一套，八成你比我强。」

「你說找誰作公証人？」

「這……」張青道：「就找『九爪飛鷹』陸浩吧！人家可是見過世面的人。」

「陸大俠恐怕不在家。」

「不在家，那麼小譚或泥鰍也成。」

「那兩個小子？曾幾何時還在穿開褲襠子哩！」

「笑話，別小看泥鰍，他可是武林中小巧功夫有數人物之一，他那份德性不怎麼樣，手底下可不含乎，尤其對吃喝不馬虎。至於小譚，你知道她是誰？」

「是誰？還不是和泥鰍差不多，像個小叫化子！」

「呸！狗眼看人低，她是南海派掌門人譚長風的唯一掌珠，她叫譚珍。」

「甚……甚麼？她會是譚長風的女兒？你姐，你別在這兒胡扯哩！」

「咱們打個賭好不好？誰輸了誰請客，而且至少要叫六個大菜以上才行。」

「好，就這麼辦，我才不信譚長風有那麼個女兒呢！」

「好好，咱們走！」

* * *

泥鰍自床上蹦了起來，道：「小譚，眞是有點怪呀！今天一大早起床，左眼就跳個不停，俗說左跳喜右跳凶，果然有人請客大吃一頓了。」

「這種下三濫的人請客你也去？」

「這有甚麼不可？不吃白不吃嘛！」

「泥鰍老弟在家嗎？」張青在院中呼叫着。

泥鰍向小譚眨眨眼，故作似醒未醒，懶洋洋地道：「娘的，是甚麼人在外面聒噪？」

「泥鰍老弟，我是張青，愚兄和趙斌打賭，請二位作個見証，也等於請兩位吃飯。」

泥鰍道：「成，祇是小譚不舒服，也不想參加。」

「有老弟一人也成。」

於是泥鰍放開肚皮猛吞，至於評審結果，他的結論是，這小店做的幾道菜不太好也不太壞，所以兩個人誰也沒贏誰也沒輸。

不過泥鰍表示，要分出高下，明天應再選七八道菜，重行評估才能算數，張、趙二人也答應了。

* * *

陸浩被擺了一道，他實在不服氣，尤其是紫水晶也對他說了謊，更不是滋味。祇不過，像唐夫人、麥奇，甚至於白雲和尚等人，都是口是心非，他們的確虛假得太明顯，也太露骨了，所以他偵案的信心並未動搖，反而更覺得這件事更可疑，也更複雜了。

因此，本想公開去拜訪錢裁縫，也就是錢媒婆，却決定暗中進行。

他並非懷疑紫水晶故意賺他，而是恐怕有人威脅她，要她對他說謊的。

才不過晚炊稍過，日頭剛落不久，陸浩已找到了地頭。他發現錢媒婆三十七八，頂多四十出頭一點，徐娘半老，雖是姿色平平，倒是收拾得乾乾淨淨。

頭梳得亮亮的，腦後有個髻，月白細布衫褲，青色繡花鞋，混身一塵不染。

祇見屋內一張長桌上，堆放了

些已經剪裁尚未縫製的衣料，錢裁縫她却坐在一邊吸旱烟。

這工夫後門外有隻狗「汪汪汪」吠了三聲，她屋中的小哈叭狗也「汪汪汪」吠了三聲。

錢媒婆眉頭一皺，把烟灰子磕在地上，拿起烟荷包鎖上門就上了街，原來手中還拿了一包香和一疊紙。

陸浩覺得，雖然媒婆不免帶點流氣，或者江湖氣，只是這娘們絕不是個單純貨色，這由她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來。

錢媒婆出了鎭，一路往西，路是越來越窄，天也越來越黑，竟走向一座小廟。

不，這是個道觀，「三清觀」三字的匾額已經歪斜，隨時都會掉下來，大門只剩下一扇。顯然，這兒不大可能有住持，大概香火也談不上。

他是由右後方跟踪而來的，所以未看到錢媒婆有沒有進入道觀之中。

但由於她出門時拿了香紙之類，應是到此拜祭的，那知他一進大門，只見大殿門口，黑黝黝地站着三個人，隱隱可見是三個道士，道：「三位道長可會見到一位婦人進入貴觀？」

「沒有，你是何人？」

「在下姓陸。」

「你說的婦人是幹甚麼的？」

「這不關三位的事，打擾……」

「站住！」中央一個道士冷冷地道：「你說你姓陸，大名呢？」

「陸浩……」

「嘿……」這道士陰陰笑道：「自動送上門來，倒也省了麻煩。道爺們遠自滇北趕來，找的就是你九爪飛鷹。」

「幸會！不知三位道長法號如何稱呼？」

「道爺一芥，師弟一塵和一虛，我們的二師弟一清，被你送進了保定府衙門，已於去年秋天……」

「噢！原來是爲一清來找我的，三位可知一清都做了些甚麼事？」

一芥厲聲道：「姓陸的，你並不能代表王法。你欺人太甚，道爺來此之前，發誓要食你之肉，剝你之皮！」

「很好！近來生意清淡，幾乎連生活都難以維持，三位爲我帶來了三四千兩的財運，也不無小補……」

三個道人下石階，撤下了一色的雁翅厚背刀。

陸浩隱隱猜到，錢媒婆在此觀外晃了一下，把他誘進觀內，遭遇三惡道，似非無意巧合，而是有意安排的。

甚至於那時後門外三聲犬吠，她的哈叭狗也吠了三聲，都可能是暗號，那麼，錢媒婆是紫水晶的人，這是否代表紫水晶的來歷不單純？

當初擒一清淫道，並不是手到抓來，那惡道手底下頗有一套，所以陸浩撤出了「九節烏龍鞭」。

紫水晶會和這些惡道一伙嗎？

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一芥領先攻上，「白雲出岫」，一招三式，蘊合無窮變化。一虛自左後側攻上，一塵自右側攻上。

絕未想到，三個方位三個道士攻出的招式都是白雲出岫。

同樣的「白雲出岫」，由於方向不同，角度自然各異，加之三人的功力也有高下之分，這攻勢不好應付。陸浩以「幽腸百轉」廻掃一匝，人已拔起六七尺高。

「嗆郞郞」聲中，刀是盪開了，但三人心意相連，又同時攻上，而且又是一色的「野馬分鬃」。

這種打法他是第一次遇上，過去也未聽說過二三個人使用同一招式一起攻擊一人。

而這打法非但特別，也極具威力。

攻擊的方向不同，正反各異，應付的方式也就要不同，不是老手，僅一招就會丟醜顯眼。

陸浩手抓鞭的中央，九節鞭其直如棍，迴旋掃砸，又把三人逼退三四步。

這三人眞正是玩命，再次反撲，又是「單擄手」。這本是散手。

正因爲是散手，才叫人防不勝防。

陸浩心頭一滯，如果大意也可能吃虧，立刻起了戒心，像今夜這場面，他「九爪飛鷹」隨時都會遇上的，急切中以「丹鳳朝陽」消解。

幾乎不容他有喘口氣的工夫，三人又是同一招「出爪亮翅」，就這樣，不出招則已，出招必然相同，雙方折騰了四十餘招。

陸浩感覺，這一芥道人的功力深厚，而且經驗老到，以他爲主攻，二人皆看他的眼色出招，端的厲害。

這工夫一芥道：「鳳點頭……」

但是三人施展的却不是「鳳點頭」，而是「魁星奪斗」。「刷」地一聲，陸浩的背部衣衫被一芥的雁翅刀划破半尺長的口子，也傷及皮膚，不禁引起了他的殺機。

身子廻旋，鞭影呼嘯中，瞬間，至少挪換了五個不同方位，只聞兩聲尖呼，「嗆郞郞」出聲中，兩柄刀已脫手飛出。

因爲一塵和一虛的握刀手肘被陸浩左手中的短匕掃中。

這是他的殺手鐗，也是秘密招式，右鞭左匕，厲害無比，不遇高

手絕對不用。

一塵和一虛暴退一丈，立刻撿起了雁翅刀。

陸浩道：「你們三人惡名不著，所以陸某不想趕盡殺絕，如不再與陸某爲敵，我們之間的恩怨就此一筆勾銷。」

一塵和一虛似尚不服，但一芥頌了一聲「無量佛」，道：「陸施主果然威名不虛，二師弟素行不良，法所不容，死而無憾，今夜承大俠留情，我師兄弟三人當永銘不忘……」

陸浩抱拳道：「道長言重，在下抓的都是十惡不赦之徒，絕非恃技與同道爲敵之輩，難得道長從諫如流，陸某希望多交三個朋友。但不知三位今夜在此遇到在下，是否預知在下必會來到？」

一芥道：「不是，我師兄弟三人來此找場，正準備明夜把大俠引來，沒想到事有湊巧，大俠居然自動來了……」

陸浩道：「這麼說，三位不認識錢媒婆其人了？」

「不認識。」一芥道：「貧道師兄弟三人却聽說有個女子論劍大會，師弟們本要前來湊熱鬧，貧道則以爲此舉不過是好事者玩噱頭，嘩衆取寵而已，沒想到却出了一連串的命案。」

陸浩道：「在下住在『來興客棧』，三位道長如不見棄，陸某非常歡迎！」

一芥道：「敝師兄弟此次來得魯莽，已知二師弟的行爲死有餘辜，決定連夜南返，以後有機會，仍希望再見到陸大俠……」

＊　＊　＊

小軒佔地不大，却是極盡木石庭園之美。

軒中燃着檀香，紫水晶在撫琴，而她的面前五六步之地，跪着一人，正是唐夫人和另一高大的女人。這女人也就是時時跟隨唐夫人的助手。

另外，白雲和尚侍立一邊，錢媒婆站在白雲和尚對面。整個小軒靜悄悄的。

她彈的是「四面埋伏」，殺機四伏，隱隱有刀兵陷陣之聲，連白雲和尚這等高手，也不由一臉肅煞之色。

很久，才曲終收手，琴音繚繞，亘久始絕。小軒中此刻乃是鴉雀無聲。

紫水晶這才抬眼看了跪着的唐夫人，漠然道：「冷清秋，妳可知罪？」

「卑職知罪，不過卑職雖有私心，却是爲了本教……」

紫水晶哼了一聲。唐夫人道：「卑職這些年來，無日不以恢復本教昔日雄風爲念，此次舉辦女子論劍大會，卑職打算把小女送入麥家，取得他們的財產，以麥家雄渾的財力，重振本教聲威，應是指日可待的……」

「喬壇主，給我掌嘴！」

白雲和尚趦趄了一會，才上前摑了冷清秋兩個耳光。但用力不大，冷清秋才四十不到，風姿不差，那美好的臉上立即火紅一片。

紫水晶道：「妳完全是私心自用，哪是爲了振興本教？你已屆不惑之年，居然還去死纏喬壇主，妳不是白活了這把子年紀？」

另一高大女人十分不滿紫水晶責罰她的主人，道：「紫姑娘在『百花塢』招蜂引蜂，一會兒引麥奇，一會兒又蠱惑陸浩，這話又怎麼說？」

「錢壇主，掌嘴……」

但錢媒婆還沒動手，那高大女人已迎了上來，似是吃定了錢媒婆。

原來錢媒婆是第四壇壇主，而那高大的女人却是個堂主。並非這個堂主膽大妄爲，實在是以爲「西天教」早已瓦解，要不，一個護法的女兒，爲何要在勾欄中隱身。

況且，她以爲喬壇主是站在冷壇主這邊的，而唐夫人冷壇主又是她的姑媽。有這麼多的關係，她才敢出言不遜。

所以她迎上錢壇主就是一式「五丁開山」。

此女較喬、冷、錢三人都年輕七八歲，對敵時一直是男人的作爲，以膂力雄渾見稱，以前那些屈死鬼都死在她的手中。

她本以爲錢巧雲已屆四十五六，又不怎麼高大，至少論蠻力必不如她。一估計錯誤可就吃了苦頭，錢巧雲不閃不避，來了一式「橫架金樑」。

這是以眼還眼的硬幹方式。冷清秋知道深淺，大喝一聲：「彭堂主不可以小犯上……」

只聞「蓬」地一聲，彭雪卿硬被震退了兩步，膂力尚且不敵，輕視之心一掃而空，連忙跪下，道：「卑職一時衝動犯上，請代教主賜罪。」

紫水晶道：「本教之因內鬨而失敗，就敗在紀律鬆散之上。冷壇主，由妳帶回管教，再有類似事件發生，決按教規嚴懲！」

「是，卑職遵命！但卑職有一事不明，尚請代教主示知……」

「不明之事可以隨時問明。」

冷清秋道：「喬壇主說，教主已有令諭，要韋姑娘暫代教主之職，卑職以爲，以前本教尚存之時，韋姑娘才十五六歲，根本未擔任何職務，如今教主突然委以重任，這似乎……」

韋紫琴淡然一笑，道：「冷壇

主犯疑，這也是人情之常，理應提高警覺……」伸手入懷，掏出一塊墨玉珮，對喬步天道：「喬壇主，拿給她看看……」

「是……」白雲和尚走近，雙手接過這大小如小兒手掌，還有彩色流蘇的墨玉精雕玉珮，交給尚跪在地的冷清秋。

韋紫琴道：「妳可以站起來看了！」

「是……」冷清秋站起，細看這玉珮的正面，橫雕着小篆：西天教壇主以上職位派令玉珮。

中央雕刻着：茲委派韋紫琴暫代本教教主之職。

這派令玉珮不能假冒的原因有三，第一，必須是北海所產之墨玉，質地一看便知，第二，雕字必須是小篆，而且出自教主個人手筆。他的筆蹟是瘦金體。第三，玉珮背面有教主以深厚內力按下的左手拇指指紋，條理分明，壇主以上人物都能認得這指紋。

到此，冷清秋已深信不疑，立即又跪下，雙手擎着墨玉珮道：「卑職所犯罪行，不容寬貸，請治以應得之罪！」

韋紫琴道：「本教此次內鬨，元氣大傷，原因雖未查明，諒爲奸細從中挑撥所致，此事正在調查中。此次重建，固應嚴守教律而愼于始，但只要教友謹記『知恥近乎勇』五字，自律才更重要，如不知悔改而必須以教律制裁時，那就莫要怨天尤人了……」

「是……」其餘諸人一齊恭喏。

喬步天接過墨玉派令，送還韋紫琴，而且躬身道：「請代教主諭示，今後應以何態度對付五大門派？」

韋紫琴道：「能吸收當然盡量吸收，但寧缺勿濫，且要謹記，萬萬不可暴露身份，昔年很多武林衞道之士，把我們視作異端，一旦不愼，可能萬劫不復！」

「是……」喬步天又道：「請再諭示，今後對『九爪飛鷹』陸浩這種人物，如何應付？」

「問得好！」韋紫琴道：「此人特立獨行，要他參與本教，恐非易事，但此人功力非凡，到底深淺如何，尚不得而知……」

「啟稟代教主，卑職今夜製造了個機會，使他和來此尋仇的『滇北四眞』卯上了……」

「結果如何？」

「啟稟代教主，此人深藏不露，原來他的絕技是右鞭左匕，最初用鞭，拆了二十餘招，『滇北四眞』之三，以一芥爲首聯手合擊，攻勢奇特，每攻必三人皆同一招式自不同方向攻擊，凌厲無匹。所以二十餘招前雙方不分上下。但陸浩施出絕學右鞭左匕，未出一招半，一塵及一虛的雁翅刀脫手，且肘部受重傷……」

「結果呢？陸浩生擒了他們去領賞格了嗎？」

「沒有，由於一芥自知理屈，陸浩說，他們三人和已被擒送往保定府的一清不同，惡名不彰，他們反而成了朋友。而卑職打算予以吸收。」

「嗯……」韋紫琴道：「記住！本教要攏絡陸浩，巧妙設法吸收，如辦不到，也儘量予以利用。」

喬步天道：「假若他處處與本教作對呢？」

「自當除去。但本教教主前曾有令，本教替天行道，志在引渡人人到西天淨土，所以即使對待任何對本教不利之輩，也絕不使用陰詐狠毒手段，絕對要避免不教而誅……」

冷清秋道：「啟稟代教主，關於女子論劍大會仲裁人猝死事件，陸浩似乎勢在必查，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卑職應如何應付？」

韋紫琴沉吟了一會道：「本座派你北上辦事，與失去連絡的教友連繫，趁機暫避鋒芒。這件事待教主親自裁奪……」

（未完・七）